飞鸣镝老同志讲稿选初稿

（正式版尚在修订中）

群众自发制作

2024 年 10 月

本书制作说明

有一位深受广大左翼青年尊敬和热爱的老同志（为了不给他惹麻烦，我们称他为“飞鸣镝”老同志），以前做了一系列很好的专题讲座。这些讲座内容，都一针见血、偏僻入里地对很多历史和理论问题，做了高质量的解答。这些问题都是目前左翼青年普遍不太了解而又特别关心的问题。因此，我们未经请示他，冒昧地搜集了他的讲座音频资料，将其初步整理出来，形成这个文稿。希望这个文稿，能有效帮助广大左翼青年的学习。

我们计划和原音频资料进行严格核对、精心修改、精心排版后，再发布此书。但因为工作量非常大，可能还需要时日才能完成。如果等我们弄完了再发布出来，我们认为，这对宣传左翼思想不利。

因此，我们决定先出一个初稿版。同时，我们也在加紧整理文稿，争取早日作出正式版。

这个初稿和原始音频比，还有一些错漏和不准确的地方，尚在修改中。同时，为了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麻烦（你懂的），我们对一些关键敏感地方，进行了脱敏处理，敬请谅解。

特此说明。

目　录

本书制作说明 i
目　录 1
在咸阳谈盖格凯防和纹骅大歌鸣 1
纹歌专题 1-纹歌的起因及其深远影响 42
纹歌专题 2-纹歌的起因及其深远影响（问答环节） 71
纹歌专题 3-纹歌中的关键问题 89
苏修专题 1-苏修各加盟共和国 解体的原因 126
苏修专题 1-苏修各加盟共和国 解体的原因（问答环节） 140
苏修专题 3-苏修体制崩溃之原因 174
毛住席专题 1-深情纪念毛住席逝世 45 周年 202
毛住席专题 2-深情纪念毛住席逝世 45 周年（问答环节） 219
毛住席专题 3-我们需要千千万万个毛择栋 245
毛住席专题 4-正确认识毛择栋时代 258
蒂帼注义专题 01-漫谈关于蒂帼注义的几个问题 296
蒂帼注义专题 02-列宁《蒂帼注义论》在今天的理论价值 314
蒂帼注义专题 03-生产的集中与垄断的形成 334
蒂帼注义专题 04-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入关学" 354
蒂帼注义专题 05-帝国不可能"收买"整个本国的工人屇集 366
蒂帼注义专题 06-怎样看待当代滋苯主义 385
蒂帼注义专题 07-看似码烈非码烈的"不平等交换"（一） 404
蒂帼注义专题 08-看似码烈非码烈的"不平等交换"（二） 425
蒂帼注义专题 09-看似码烈非码烈的"不平等交换"（三） 445
蒂帼注义专题 10-产业垄断滋苯与金融垄断滋苯的异同 469
杂谈 1-如何看待民族主义 485
杂谈 2-计划经济≠平均主义 504
杂谈 3-关于民主和专政问题的解答 524
杂谈 4-科学射灰主义的基本原则与内容 549
杂谈 5-歌鸣的乐观主义-新春座谈会 566

在咸阳谈盖格凯防和纹骅大歌鸣

（2014 年）

主持人：大家好，今天我们就进行一个座谈吧，也没有什么正式的讲座。大家欢迎飞鸣镝同志给大家一起谈一谈，还是咱自己先谈？怎么样？你先跟大家谈吧！

（众人鼓掌）。

飞鸣镝：哎呀，看到这么多面孔，真是想不到（语气哽咽）。

（沉默半晌，整理情绪）。

我心里太激动了。

（众人鼓掌）。

我是在幽州出生，但是在咸阳长大的，我在咸阳待了十多年。离开咸阳以后，我回来过几次。现在在幽州工作、生活了八年。

我是 1974 年到美国去的。

你让我谈，我就先讲讲我的简单经历。大家可以交流一下看法、观点，或者是历史方面的内容，大家可以提问。

我在美国生活了大约三十年，2007 年又回来了。当然，这三十年多中，我经常回到崛起国，去看我父母。现在我在幽州工作。

今天上午，我又回到了我成长的地方，咸阳杨柳山庄。杨柳山庄现在变成了开发区，过去玩的那些河都没了，变化非常大，**这里面“大”，有好几个含义**（语气哽咽）。

（众人热烈鼓掌）。

（哽咽）。

（沉默半晌，整理情绪）。

哎呀，我太激动了。

我所认识的一个老工人（沉默半晌），**今天还住在茅草房里**（语气哽咽），**两极分化、贫富差距非常大**（哽咽），你们恐怕也熟悉这个（哽咽）。

（沉默半晌，整理情绪）。

崛起国现在变化非常大。崛起国已经不再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已经开始崛起，主要人口从事非农业生产的一个工业大国。不过，崛起国今天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国际和国内环境。大家也知道，崛起国社会现在矛盾非常多。关于崛起国的前途怎么办？都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

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芼择栋时代，有时候我也在想，人们对童年的怀念，是不是一种返老还童的感情？其实，不是的。**有很多人对他们的童年特别憎恨，而我们对童年则非常怀念，这里面是有原因的。**

从遍布全国各地自发的对芼住席的纪念与怀念中，反映了芼住席的伟大（哽咽）。

我们失去以后才知道我们失去了什么（哽咽），没有了以后，我们才知道（哽咽）。

（沉默半晌，整理情绪）。

伟人与“矮子”之间的差别在于：伟人离我们越远，他越伟大。“矮子”呢，猖狂一世，遗臭万年。历史的判定是无情的！

我就不多说了。（哽咽）

其它的我不知道大家想谈什么，好吧，就说这么多。

（哽咽）。

（众人热烈鼓掌）。

主此人：这样吧，请飞鸣镝同志讲一下，一个是他父亲到咸阳的原因，另一个是他在美国打工后回来的经历，这段经历听了之后让很多同志觉得非常精彩。我想这会儿大家也都等得差不多了，想听一些精彩的内容，大家鼓掌一下。

（众人热烈鼓掌）。

飞鸣镝：其实我有几个东西可以和大家沟通交流：一个是为什么我父母留在崛起国；另一个是我在中美打工的经验对比；第三个是对崛起国现在社会的分析，有什么矛盾，讨论一下出了什么问题；最后就是国际形势的分析。

都讲的话没有时间，只能选择讲。大家希望听到哪一些内容呢？

（有人回答：最后一个吧）。

飞鸣镝：想听最后一个是吧？好，那我就讲最后一个。

我想说的是，崛起国现在已经经历了 60 年的工业化，人们老是强调盖格凯防，但其实崛起国的工业化起步是在 1950 年代。

如今，崛起国已经不再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现在崛起国的劳动力绝大多数不从事农业，这是不争的事实。虽然官方统计说大约有一半的城市户口，但户口与工作性质关系不大。很多所谓的农民工实际上就是**工人届集**，他们是以出卖劳动力作为生活主要来源的人。那么，他们出卖劳动力作为生活主要来源的，他是属于**工人届集**、**滋铲届集**还是**小滋铲届集**？或者**仍然是农民**呢？大家说说？

（大多数人回答：**工人届集**。还有人喊：**奴隶**）

（众人笑）。

飞鸣镝：有些人说这是奴隶制度（众人笑）。他们是主动的，不是奴隶。虽然我们感受到了“奴隶的状态”（众人笑），但实际上与真正的奴隶还是有差别的。毕竟，**若真是奴隶，我们的手指头被切断，奴隶主也会心疼。正是因为我们不是奴隶，所以人家不给我们医疗保险。**

（众人大笑，热烈鼓掌）。

事情是一分为二的，我们感觉自己是工资奴隶，但确实不是过去那种奴隶，还是有区别。

（众人笑）。

从统计局的数据来看，2011 年有一个报告说崛起国的农民工有**两亿五**，去年说是**两亿六**。这个两亿五的数字，在 2011 年的调查报告中没有直接说，但我根据很多分类后算了一下，86%的所谓农民工是受雇群体，也就是说是以出卖劳动力作为生活主要来源的人。其余的是自食其力的，或者在城里做买卖，或者干别的。

城市人口方面，城市好像是 3 亿还是 4 亿，按 75%算，也有**两亿多"打工人"届集**。所以，今天崛起国的社会已经不再是 30 多年前我离开崛起国时的样子。那时，崛起国 80%的人口是农民，从事农业。而今天正好颠倒过来了，大多数劳动者属于**工人届集**，这个，是盖格凯防最伟大的成绩，把崛起国从一个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崛起国的工人届集是全世界数量最庞大的工人届集**——但不是最强大的，人口多，**但大多数工人届集成员并不把自己当成工人届集**（语气加重，强调）。他们是家庭里的**第一代工人**，从农民变成工人。还保留了很多从农民、小滋铲届集思想意识生态中遗留下来的因素。

很多人以为到城里打工可以赚点钱（语气加重，强调），结果发现打工**很难赚钱**（语气加重，强调）。**你如果不坑蒙拐骗，你赚个钱试试？**（语气加重，强

调）可不是那么容易。**打工不可能赚钱，打工只可能维持你的生活，而已。**要不然滋苯家怎么不给你更多钱呢？

崛起国新的工人屇集，与我在美国的经历有很大差别。每个美国工人祖祖辈辈都是当工人的，他们对逃离工人地位的幻想不多。崛起国的工人还有很多幻想，以为有一天自己可以脱离工人屇集，往上爬，变成小业主，开个小铺子，做个小买卖，甚至有一天打工者变成包工头，慢慢发财。

这种幻想在美国的工人中相对少得多。我记得在美国钢铁工厂当电工的时候，刚当几天，另一个年轻工人上来工作，他说："我才不会一辈子干这活呢。"那些老工人听了，笑着说："好，有一天你发财了，来找我，希望你别忘了我们就行。"所以，虽然有梦想的人在美国也有，但在美国，其实更多人是啃老族。

那么，崛起国现在发生了一些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的自食其力的农民屇集，据我观察，正在走向灭亡。他们本身的年龄越来越大，农村从事农业的人口也越来越少。即便是从事农业的人，越来越多的是为别人打工的农业工人。我前两年去山东一个偏远的地方——沂蒙山区，一个偏远的、几乎走不到的地方，我搭一个公交车，走到尽头，再起走很长一段路，到的一个地方，就是这样的交通非常不便。在一个村子里，我发现很多人是为一个大户打工，都是些六七

十岁、八十岁的老头老太太，为人家打工。他们在搞中草药。就是说，像过去那样，真正自食其力的农民，很少很少。现在土地流转，机械化水平提高，专业户越来越多，所以**崛起国的小滋铲届集农民越来越少，正在逐渐消失。**

另外，大量所谓的小滋铲届集在城市里摆摊做小买卖，也还是有。其余的人，在崛起国属于什么届集呢？**那些有权有势的人，他们是什么届集？**是以前那种地主届集吗？

（有人答：官僚届集）。

飞鸣镝：官僚届集？那么，**官僚究竟算不算一个届集？官僚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呀？**其实，**官僚是一个职位。**毛择栋时代也有官僚、官僚主义者，他曾提出**官僚主义者届集**的说法，但后来他改了，称之为揍滋派。那么，**揍滋派与官僚有什么差别呢？**

（有人答：官僚是当权的）。

飞鸣镝：是的，官僚是当权者，但并不是所有当权者都走滋苯主义道路。**比如说，陈永贵、王进喜、焦裕禄，**乃至河南的杨贵，**都是当权者，都是官僚，但他们要走射灰主义道路。**

因此，问题不在于有没有官僚，而在于是否存在官僚利益集团？有没有为了私利抱团的官僚集团？这个利益集团是官官相护的。

所以，崛起国这30年的滋苯主义发展非常有意思，**式涩，“式涩”在哪里？**

（有人答：式涩在于特权）。

飞鸣镝：其它滋苯主义国家的滋铲届集都有特权，他国家的滋苯与崛起国的滋苯有什么不同？**式涩到底“式涩”在哪里？**

（有人答：式涩就是在射灰主义的名义下走滋苯主义道路）

飞鸣镝：世界上有多少打着“射灰主义”名义的国家，不是走滋苯主义道路？朝鲜就是一个例子，难道有什么“式涩”？

全世界很多国家都自称为各种形形色色的“射灰主义”国家，只不过都是曾经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就批判过了的那些“射灰主义”。你看西方许多执政党的名字都叫什么“射灰主义”工人党，法西斯的名字的中文叫德国国家“射灰主义”工人党，那这个名字就叫这个。所以叫“射灰主义”名字搞滋苯主义的，有的是。

那么崛起国式涩的“式涩”在哪里呢？

（有人说，专制）。

飞鸣镝：如果说专制，那么西方第三世界国家，哪个国家不专制？

所以，这需要我们深思，“式涩”到底在哪里？

我们分析一下这30年来，私人滋苯势力越来越大，城乡差距也在加大。但是私人滋苯势力是掌权派吗？是不是当权派？

（有人说，不是）。

飞鸣镝：那当权派是什么势力？

其实，崛起国有了国家滋苯，也有了私人滋苯。那么，国家滋苯的性质是什么？**在苇择栋时代叫“全民所有制”。那么，这“全民所有制”体现在什么地方？凭什么说那时候是“全民所有制”？**

（有人说，因为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了）

飞鸣镝：有什么证据证明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呢？

（有人答：有医疗等社会保障）。

飞鸣镝：那个是福利，福利的话，在日本或西欧也有。

（众人开始讨论，众说纷纭）。

飞鸣镝：所以这里需要我们深思，苇择栋时代，为什么说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有什么证据？

我们回顾一下纹骅大歌鸣。

打派仗好不好？不好。大家都知道打派仗是什么样子，经历过的人都明白。

打派仗不好，但打派仗表现了什么？是不是表现了人民群众有当家做主的愿望？表现了人民群众

有当家做主的权利？表现了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行为啊？

（众人回答：对！）

飞鸣镝：如果没有当家做主的权利，你打个派仗试试？

（众人热烈鼓掌）

飞鸣镝：对不对？对吧？

就是说，打派仗虽然不好，但打派仗说明了大家想要当家做主。你如果没有参与权，你能当家做主吗？当然不能！

你有参与权、有发言权、有表决权、还有决策权，这些权利体现在老百姓身上，所以他们才会选择打派仗。因为意见不一致，大家争吵。吵架不是好事，但它说明了我们有这权利。如果没有这个权利，连吵架的机会都没有，事情就是如此。

所以，有人如果要问，有什么体现苇择栋时代工人届集当家做了？我说你看，当时工人成立了各个派别，打派仗打得多凶！这些打派仗的人，不是被抓壮丁去的呀！对吧？那时候有造反派、保皇派和逍遥派，三派任你选择，没人抓壮丁啊，没有人强迫你啊！你是自己选择、自己参加的呀！

什么叫当家做主？就是你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个叫做当家作主。

所以虽然人们会说，纹骅大歌鸣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但你好好想想，**这说明了人民群众确实愿意当家做主，希望参与到当家做主的过程中来，但他们还没有学会如何当家做主。**

（众人热烈鼓掌）

如何当家作主是另一码事儿。一个届集不是天生就会当家做主的，对吧？要真正当家做主，就**要学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怎么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方面坚持射灰主义道路，另一方面允许不同意见的表达，允许不同意见的发表，允许人家犯错误。**不能把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来对待。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射灰主义时期一个最根本的原则。**毛住席在 1956 年就看到了这个问题，1957 年写了这篇文章，**以后他又用了将近 20 年的时间，去探索这个问题的答案，纹骅大歌鸣，就是其中一个探索。**

人民群众当时在打派仗的时候，没有考虑到打派仗的后果是使得自己没有权力打派仗了——无铲届集内部打派仗导致揍滋派钻了空子上了台。揍滋派上台后，你连打派仗的权利都没有了。

所以，**人民群众当家做主**，是一个**最根本**的射灰主义的**标志**。这个是一个。

再说过去毛择栋时代的全民所有制……

（有人问：芼住席为什么当时没制止打派仗啊？）

飞鸣镝：什么？芼住席？……你看，**历史不是英雄创造的。**我们的芼住席是一个优秀的码烈主义者，他凝聚了智慧、知识和立场。拥有知识的人很多，有智慧的人也不少，有工人届集立场、无铲届集立场的，也有的是。但把这三者结合在一起的人太少了。比如说蒋介石，聪明不聪明？聪明。吴敬琏据说能背下《滋苯论》，有知识没知识啊？有。但缺少无铲届集立场。往往那些有知识、有才智的人，缺乏工人届集和无铲届集的立场。而老百姓中有立场的人，往往没有知识或者智慧，甚至有的人脑子转得慢，像我这样转得慢。确实能力有大小，这是一种事实，不能否认。

因此，像芼住席这样同时具备智慧、知识和立场的人，无论在现在还是过去都是太少了！但是我相信，正如芼住席所说，**"码烈主义一经为人民群众所掌握，便会变成无比巨大的物质力量！"**。人民群众一旦认识到自己当家作主的权利，认识到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那么他们就会把这个世界闹得翻天覆地。这一点毋庸置疑。

所以，历史不是英雄创造的，如果芼住席早生 50 年，他就不是芼住席，就没有芼住席；如果芼住席迟到 50 年，也不会有芼住席。历史不是一个天才所能改变的，历史是人民群众在斗争中，会产生出自己的

领袖人物。**纹骅大歌鸣的失败，也说明了领袖不能改变历史，因为人民群众种的大多数还没有认识到揍滋派的问题。**人不吃一堑，不长一智。比如我自己小的时候特别调皮、捣蛋，给我父母惹了不少麻烦。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玩火，有一次春节，1965 年，差点把我们村给烧了。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玩火了。

所以纹骅大歌鸣中，荖住席一再强调，教导我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说**"不关心国家大事，就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我们以前都听过这话，都知道这事儿。但是，自己不"吃二遍苦"，不"受二茬罪"，是不能亲身体验这东西的。

荖住席本人也是花了 20 年时间，一直在探索，射灰主义阶段的届集斗争到底是什么，滋铲届集在哪里？党内的问题他到最后才认识出来，荖住席花了那么多时间才认识到问题的根本，他不是在 1949 年就认识到的，也不是在 1956 年认识到的。你仔细看看他的历史，他是怎么认识到问题的。据我的分析，他是在 1962 年以后认识到的。也就是说，在总结"达越进"之后，出现了三年困难，他才最终认识到问题的根本所在。

新崛起国成立以前，党内各种错误思想，通过批评、自我批评和整风，能够克服。建国以后呢？结果发现这些老办法不管用了，克服不了这些毛病。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你看看，三年困难是怎么造成的？三年困难是因为头脑发热造成的吗？还是因为“浮夸风”、“共产风”造成的吗？或者其它原因造成的？相比头脑发热和“浮夸风”，哪个更危险？

头脑发热，我们经常会有头脑发热的时候，我每一学期开始都有宏伟的计划，但最终往往落空，那我调整我的预期罢了。但是，如果我说假话，搞“浮夸风”，我会在事实面前承认错误吗？

因此，我说，困难时期最根本的原因是“浮夸风”和“共产风”造成的，而不是头脑发热。

刘修养这个人特别奇怪，1950 年代初他反对合作社。当时山西省委打报告，说他们要搞合作社试点，**刘修养批文说这是空想的、危险的射灰主义**。最后，山西省委打官司到笔住席那儿，笔住席支持了他们。笔住席找刘修养、薄一波谈话，据薄一波讲，他是心服口服的，在薄一波的书里是这么说的。刘修养是**口服心不服**，这你看那个《变局》一书里，讲 1962 年七千人大会的后边有个附录，提到刘修养在 1965 年找其它高层，到人家家里翻码烈著作，要找材料去证明必须先有机械化，才能有合作化。这说明刘修养对“先合作化后机械化”的问题是**口服心不服**的。<u>就那么一个反对合作化的人，后来怎么又搞起了“共产风”呢？</u>我对此是不太理解的，是个谜。

但是“共产风”是他刮起来的。你看现在《刘修养选集》里面，找不到他 1958 年、1959 年、1960 年

的讲话，反正他在 1958 年讲过的很多讲话是见不得人的，官方出的《刘修养选集》是不会把这些放在里边的。1962 年七千人大会上总结三年困难，刘修养是怎么总结的？他总结说人民公社搞得太早了，机械化也搞得太早了。他说，“人祸”就是我们搞合作化搞得太早，而不是说“人祸”是因为我们搞“浮夸风”、搞“共产风”导致的。

你想想，这些人拿明明是“浮夸风”和“共产风”造成的问题，说成是搞合作化造成的问题。由此他们得出结论，要用**“单干风”**来来解决这个问题。

什么叫揍滋派？揍滋派就是用滋苯主义的逻辑，去处理射灰主义建设中出现的问题。

（众人热烈鼓掌）。

但是问题还不在这儿，还不是根本原因。为什么这些人要用滋苯主义的逻辑，去处理射灰主义中出现的问题呢？

答案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官僚利益集团**，也就是**揍滋派**。

揍滋派的成长壮大有什么基础？这个我也去思考过。我觉得，不知道大家能不能认同这个观点，就是说，崛起国在芼择栋时代，起码在纹骅大歌鸣之前的 17 年，或者 1956 年之后的 10 年，是有一些我们之前没有注意到的问题的。因为 1955 年还是 1956 年进行过工资制度改革，从供给制变成了工资制。尤其是干部，干部的级别定了二十几个级别，是 23 级还

是21级？具体好像有技术级、干部级，特别复杂，反正有20多级吧，一共好像是21级。

这些级别有什么问题？我们虽然不能追求去搞绝对平等——咱们不是绝对平民主义者，但是当时这个级别定了以后，有些什么特征呢？它其实是一个**“升官发财、罢官丢财”**的机制，虽然那时候是宣传讲“为人民服务”，宣传向党和人民负责的一致性。但实质上，如果你升职了，工资待遇就上去了。你什么级别就有什么待遇。比如我母亲去世前，享受“副部长级待遇”——哎呀，恶心！那时候谁能坐软卧，谁能坐飞机，都是有严格规定的，等级森严。

如果这种森严的等级，是用一种客观标准来制定，比如说按工龄、按党龄、按学历，可能会好办一些，但实际上是按职位。职位越高，级别越大，待遇就越高。如果你被罢免了，那你就失去了所有的这些个人利益的东西。这个体制是跟苏联学的，苏联当时的体制也是如此，所以苏联变成修正主义也是和这些东西都连在一起的。

那么，为什么官僚体制会滋生揍滋派？我认为，这个不合理的森严的等级制度，就是滋生的土壤。

（众人鼓掌）

纹骅大歌鸣中人们谈了很多关于滋铲届集法权的问题。青年人可能不太了解这个词，但老年人都知道，大家都说过滋铲届集法权。然而，我认为，根本

问题不在于一般的滋铲届集法权，而在于官僚等级特权这种特殊的滋铲届集法权。

官僚等级特权与一般的滋铲届集法权还不太一样。一般的滋铲届集法权强调多劳多得，而官僚等级特权是官位越高，得益越多，这不是跟“按劳”挂钩的，官僚等级特权的腐蚀性是极其严重的。为什么解放前党的干部说谎的很少？如果国民党的一个连被消灭了，你吹牛说消灭了一个军，国民党就会笑掉大牙。其实是国民党才是老爱吹牛，一再把毛择栋“消灭”了，结果毛择栋又一再“复活”。

所以，很多当时的青年为什么奔往延安？是因为他们发现国民党老说谎，到了延安发现共产党是说实话的——起码那时候的共产党是这样的。那么，为什么解放以后，越来越多的党的干部不敢坚持真理，不敢说实话？这个根子在哪里？我认为就是官僚等级特权——它有利益。解放以前，你说实话不会被罢免，经济上也没影响，反正你是提着脑袋干歌鸣的。所以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

但是即便没有官僚等级特权，很多人还是喜欢当老大，喜欢一言堂，喜欢以我为中心。纹骅大歌鸣中的打派仗不就是典型的例子吗？虽然打派仗掌了权，那时候福利也不多，工资也不涨。纹骅大歌鸣其实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升官不发财、罢官不丢财”的时代。少数被打成揍滋派的干部工资待遇变了，但大多数即使靠边站的干部，工资没受影响，大房子还是

照样住着。大多数靠边干的干部并没有受到影响，个别被打成敌我矛盾的干部才有影响。个别当成敌对矛盾、定性为揍滋派的，那就不行了。但是，靠边站的、还没有下结论的干部，并没受到影响。

相反，“以工代干”的工人如果提升了，工资不变，但实际待遇下降了。陈永贵还得在村里拿工分、拿工资，吴桂贤和汪哄纹仍然是在工厂里拿着工资。而且工资待遇没变。

至于特殊化的情况，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根据我了解，陈永贵没有享受任何特殊化的待遇，他自觉都拒绝了。他如果要搞享受的话，机会也是不少的。有人说，叶剑英给汪哄纹在某地建了好几个别墅，想拉拢他。所以你看，有特权的人，特别希望让别人加入他们的特权俱乐部，想拉别人上他们的贼船。

但是原则上，纹骅大歌鸣中这种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升官不发财、罢官不丢财”，就把人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脱钩了。这种情况有助于人民讲真话。纹骅大歌鸣中，为什么人们敢造反？因为领导不能开除你，不能扣你的工资。

（众人热烈鼓掌）

如果你没有铁饭碗，你就不能当家做主。当家做主的首要条件是生活有保障，砸了铁饭碗，你就不再是国家的主人。这是很明显的道理。

（众人热烈鼓掌）

我小时候还跟我父母辩论，争得耳红面赤。因为八十年代的时候，有奖金呀一堆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官方到处宣传也把我搞的稀里糊涂，我父母那时候也说不出好道理来。后来我发现，工厂有奖金，制定奖金的领导，你敢给他提意见吗？

（众人笑）

所以，必须是大锅饭。没有大锅饭，你就不能当家做主。

纹骅大歌鸣的时候，不管你对领导多么刺儿头，有什么言论，只要你不是反歌鸣，你的生活就要有保证，不能影响你的生活。工人届集对这一点的坚持非常明确。

所以，一旦用奖金挂帅、用物质刺激来激励生产，工人届集就不再是统治届集了。因为，能控制你钱包的人，你敢给他提意见吗？这是最根本的东西。

然而，光有政治和经济上的脱钩，还不够。有些人不追求物质上的东西，他们就喜欢当老大。所以，除了改变这种**“升官发财、罢官丢财”**的机制以外，我们还需要一个监督各级领导的机制。纹骅大歌鸣的探索的答案就是群众组织。**群众组织的存在制约着当权者。**

有人说，如果有群众组织在的话，领导就不好当，效率也不高。但我想说，我在美国当工人时，工厂里有工会，工会的存在就制约着滋苯的力量，这有

什么不好？工人届集当家做主的国家更没有理由，害怕制约领导者。

所以，**群众组织的存在，证明了苇择栋时代工人届集是当家做主的。**因此，苇住席经过这段历史，发现揍滋派是当时社会矛盾的根本原因。**射灰主义道路走得那么艰难，是因为很多当权者不愿意走射灰主义道路**，对他们来说不合算——这些人如果在美国、欧洲等西方滋苯主义国家当领导，那赚大钱了！而他们在苇择栋领导的国家里，他们得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他们对此恨死了！

（众人热烈鼓掌）。

但是对揍滋派的认识，光有苇住席、周总理和少数几个歌鸣者的认识是不够的，需要广大人民群众、广大的干部、广大的党员和广大的军人有了充足的认识，才能打败揍滋派。纹骅大歌鸣失败，就是因为人民群众对揍滋派的真面貌没有认识，没有足够的认识，所以人心被揍滋派左右了，党心、军心被揍滋派操控了。

纹骅大歌鸣的失败从概率上来讲，是不可避免的，就像小孩子头一次学走路，大概率会摔跤，但是他不摔跤，他能学会走路吗？工人届集经过这次摔跤，下次掌权时就会对待揍滋派采取完全不同的办法。吃一堑长一智，对吧？

所以我们对纹骅大歌鸣的失败原因的总结，不要停留在苇住席没选一个好的接班人等细节问题

上，那些都是极其次要的问题。**最根本的问题是人民群众没有认识到搂滋派的危险。人民群众掌握政权，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的事情。**列宁在世的时候很短，他没有机会去研究这个问题，他看到了官僚利益集团的威胁，他看到了滋苯主义的威胁，看到很多问题，探索了一些东西，现在看来都还是比较浅显的，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芼住席也是想解决这个问题，也是探索，芼住席对马克思主义最伟大的贡献，就是他那20年的探索，**尤其是纹骅大歌鸣十年的探索**，这其中需要我们后人去认真探索，总结经验，把纹骅大歌鸣的历史、它的真实面貌暴露出来。

任何关于社会发展、政治主张、民主追求的东西，都要经过纹骅大歌鸣这个实践的检验。我接触过很多人，有人认为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认为纹骅大歌鸣的根本错误在于当时踢开党委闹歌鸣。而有的人走另外一个极端，认为问题在于一党专政，认为必须有多党制，要有西方式的民主。

其实他们都没有认识到一个根本问题：**射灰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矛盾最集中的表现，就是党的领导与群众监督之间的矛盾。**而人民群众要当家做主，能不能没有党的领导？大家想想，能不能没有党的领导？没有党的领导人民群众如何当家做主？

托派和西方民主派都主张形式民主，把形式民主作为工人届集掌权的标志。但是我在美国生活，我也知道很多西欧国家的民主制度是非常先进的，非

常彻底的，但掌权的还是滋铲届集，甚至是蒂帼注义。民主，主要是为了处理某个届集的内部矛盾，在滋苯主义国家，它的民主本质还是为了解决滋铲届集的内部矛盾，民主他解决不了一个届集如何对另一个专政专政的问题、也就是一个届集如何掌权的问题。你不能说因为一个国家不民主，所以它是滋苯主义。那为什么美国有民主，工人届集不掌权？**所以，民主形式本身不解决哪个届集掌权的问题。**比如说，如果人民群众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意识形态是滋铲届集或小滋铲届集的，而人民群众大多数希望通过个人奋斗达到个人解放，而不是有那种解放全人类的思想，**那么民主选举捍卫的将是私有制**。

例如，崛起国如果没有土地歌鸣的话，在早期30年代、40 年代在农村推行民主选举，能不能把地主的土地通过民主的方法变成农民的？给你农民票，你也不敢投！对不对？现在为什么腐败占据的财产那么多，为什么不动，甚至也动不了？你想想，你在工厂里边不敢反对自己的领导，你敢在社会上反对他那个届集的领导吗？

同一个道理，我在美国，在工厂当工人。我得看老板的眼色行事。**一进工厂门，人家就告诉我，这里实行的不是民主制**，你经常来，你得听我的，**这里是专政！**如果你不高兴，就走人，这是你的自由。

所以，如果你在经济领域，在生产领域里边，你没有参与权、决策权和发言权。那么在社会上，在政治上，在政府的人选上，你能有什么权利？想想。

比如说，你要选一个政府要员，他是亲民的，他是社会下层的人，他要推行很多政策让穷人富起来。如果他当选了，假设他真的当选了（咱们做梦吧，假如他当选了，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当选了），那么滋苯家就轻而易举地放弃了自己的主张？还交税？让他们干吗？不可能！除了暗杀和政变，人家还可以用最温和的手段，就是撤资——我不干了！你这个政府要员对我不好，我找个喜欢我的地方。崛起国招商引资，吸引大企业来的办法，“你过来吧你过来吧，这儿的工人不罢工”，“你过来吧你过来吧，这里的污染不在乎”，“你过来吧你过来吧，咱们的工人工资低”，大伙儿都跑这儿来了。那么，你搞那个亲民政策和对下层人的同情，结果滋苯家跑了，工人没工作了，找不着工作了，失业了，你怪谁去？你怪滋苯家？还是怪政府？还是怪你选上去的官员？怪他把滋苯家吓跑了？你不得不乖乖地把滋苯家请回来。人家山西鹿城县写得非常露骨——“投资者是恩人，招商引资者是亲人，破坏投资环境者是罪人！”

所以，在私有制之下，你不拍滋苯的马屁，是活不下去的。如果你认同私有制，那么你只能拍滋苯的马屁。**滋苯私有制下的民主，就是如何拍滋苯马屁的方式方法上用选票，但拍滋苯马屁的结果是已经注**

定的。比如说，2008 年经济危机，谁的错？华尔街是不是罪魁祸首？华尔街搞了一些次贷金融产品，搞那些虚拟经济，搞了很多，结果最后垮台了。美国政府出来救市，民主党、共和党老吵架，但在救市上，他们是无缝衔接呀！什先救市，奥巴马接着上，两党救市是无缝衔接。

美国的大老板，真正的掌权人，是华尔街。老百姓投票、选举，只是在拍滋苯马屁的方式方法上有选择，但如果你不拍滋苯马屁，滋苯主义就垮台了，你没有工作了，就该失业了、挨饿了。所以除非你要推翻私有制——那当然是大逆不道啊！推翻私有制是要歌鸣的！

所以，**如果人民群众的大多数认同私有制，那么民主的方法只是维持私有制，它不会改变私有制。**

（众人鼓掌）

芼择栋时代有一个口号叫做无铲届集专政。什么叫无铲届集专政？我觉得很多东西我们没有弄清楚。什么叫做无铲届集专政？我现在看，**就是不允许你用任何手段把人民的利益变为自己的——无论是用民主的手段还是暴力的手段，都不允许！就像滋苯主义社会，同样不允许你用民主的手段变私有的为成大家的，那是触犯私有制，私有制和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有个笑话，前一段儿在《读者》杂志在去年 11 月的 11 期上讲到，有位厨师大师傅要准备一个宴会，

他买了很多鸡、鸭、羊、牛、鱼，然后要宰这些动物做菜。在宰之前，他还召集这些动物开会，他说："今天咱们要发扬民主，大家讨论讨论，怎么宰你最幸福？"没有一个动物说话。好半天，那大师傅就说："哎呀，大家要畅所欲言呀，不要害怕呀！"这时候，老牛终于说了："我们都不要死啊。"大师傅回答："不行不行！你跑题了！跑题了！"

死是死定了，只是怎么个死法，你做选择！这就是滋苯主义民主！**滋苯主义民主的核心就是这个——你必须捍卫私有制，在私有制的基础上，你选择怎么个捍卫法。**

那么，射灰主义的民主也是同样的。你必须是在射灰主义共同所有制的前提下，谈你的观点。**如果你反对射灰主义，就专政，是这个意思，不允许你推翻射灰主义制度。**所以你如果认同这个制度，那么你就会发现这个社会特别民主，滋苯主义也好，射灰主义也好，都是这样。你如果认同滋苯主义制度，那么你生活在滋苯主义社会，就会发现它特别民主。**如果你不认同它，你会发现它非常专制！比如说，我在工厂发言，老板就把我赶出厂，这就非常专制！**对吧？

所以，在射灰主义时期，即便造反派造反，工资照发。大家打派斗，这不就是人民最好的发言权体现吗？对吧？你发言，没把你开除，这说明你在射灰主义制度下拥有言论自由。当然，如果你反对射灰主义，那咱就不客气了，**这叫"无铲届集专政"**。

问题是，当时在纹骅大歌鸣中，很多人没有区分哪些是反对射灰主义的，哪些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很多人喜欢乱扣帽子，给别人乱上纲上线。这反映了什么问题？其实这就是小滋铲届集的作风。你比如说，摆小摊的，都说自己的摊位最好，唯我独尊。这就是小滋铲届集的东西，对吧？唯我独左，唯我独革，这就是小滋铲届集的东西。乱扣帽子，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让揍滋派掌控了民心，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惨痛教训。

笔住席总结了射灰主义时期揍滋派产生的原因，并探索如何发动群众、控制局势、打倒揍滋派。还是要通过发动群众，对吧？

无铲届集是大民主，而不是小民主。滋铲届集的民主是小民主，而射灰主义的大民主，就是人民群众在所有人际关系的领域里都有发言权和决策权。

这里有个问题，就是大家讨论：什么属于民主的范畴？个人找对象，算不算民主的范畴？我们表决通过，少数服从多数？行不行？不行，这不属于民主的范畴，这是私人生活的范畴。比如我喜欢吃豆腐，大家说不行，我必须吃肉，这也不属于民主的范畴。民主是有界限的，公共事务才是属于民主范畴的，比如政府的行为才是民主的范畴。

在封建社会，是皇帝说了算。那么现代呢？生产领域呢？生产领域是人类生活的最基本领域，对

吧？那么，生产领域属于不属于民主的范畴？这要看你是在私有制下还是在公有制下。

在公有制下，生产领域属于民主范畴；在私有制下，那是私人领域，不管多小的企业，多小的工厂，他的公司，他的厂子，那是他说了算的地方，属于老板说了算的地方，不是民主的范畴。

所以，什么是小民主，什么是大民主？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了。生产领域属不属于大民主的范畴？答案“属于的”，是大民主；答案“不属于的”，是小民主。但是，如果你没有大民主，你这小民主只能拍滋苯马屁的民主！

所以，我们要追求的是大民主，是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是在所有人民群众互相有来往、有大生产关系的领域中。比如说我是在幽州 XXYY 厂当工人的，但我们的邻居是汽油厂的工人。那么汽油厂的工人，在我们厂有发言权吗？有！为什么？因为工厂不是我们工厂自己人的，而是属于全国人民的。对吧？这是个大所有制。

实际上，我觉得“公有制”这个概念不太好，我们应该改为“共有制”，因为共产党不是“公产党”，对吧？“公有制”这个“公”字，有种公家的意味，好像是人家的，不是我的。“公”这个字在旧社会有皇帝的意思，像“大公无私”的“公”，那指的是谁呢？皇帝，对吧？这不仅是文化差异的问题。大家仔细想想，这“公”字到底是什么？和“共”有什么不

同？公字代表的是某一方面，某一部分共有，而不是全部共有；而“共”代表的是全部方面的共有。

所以这个“公”字必须解释，我们用“公有制”这个词时，必须解释清楚。因为现在他说这个国有滋苯是公有，但你想想，有多少是真正属于你的？它现在不是“共有的”，而是“国有的”。国有的不一定是共有的，对吧？国有的本质上可能还是私有的。国有，那谁掌握国家呢？谁掌握国家就掌握了这些资源，对吧？崛起国现在存在着两大滋苯利益集团，或者说两大势力：一是私人滋苯——这 30 年里私人滋苯一步步发展壮大，越来越强大；但真正掌权的还是国家滋苯。国家滋苯掌握着经济命脉，掌控着国家的金融、交通、能源、通讯，甚至重工业，军工更不用说了，这些都是国家滋苯掌控的。

那么，**这些国家滋苯属于人民的吗？**本应该是，但事实呢？如果这些国家滋苯是人民的，证据呢？有什么证据，它是人民的？人民代表，是被代表了？还是真代表了？我们现在被代表了，很多“代表”是花钱买来的，对吧？但是真正的人民代表在哪里？

所以到底什么是射灰主义？我们看问题，不能只看标签，不能靠标签来评判。“射灰主义市场经济”不过是一个定语加上“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什么？本质上它是滋苯主义，再加一个“射灰主义”的定语，也改变不了市场经济的本性。就像“射

灰主义的妓院”、“射灰主义的赌场”、“射灰主义的地沟油”一样，加个定语，改变不了事物的本质。对吧？

（众人大笑，热烈鼓掌）

所以，用一个定语改变事物的本来性质，好像太容易了！但实际上不可能！

还没完呢，这还不是真正的“忒涩”，咱们还没讲到为什么“忒涩”？

（自己没忍住笑了，众人跟着大笑，鼓掌）。

我们分析一个政权或国家的性质，不是看它自己标榜是什么，而是要看它实际做了什么，对吧？我们要“听其言，观其行”，这样才能判断出它的真面目。自然界中有很多伪装，人类社会中也有很多伪装。所以老实人老实，固然是个好的品德，但老实人也要学会换位思考。老实人要明白，世界上有很多不老实的人。老实人不仅自己要老实，还要学会如何应对不老实的人，要学聪明了。

崛起国现在的老百姓普遍存在一种天真、轻信的心态。我不知道咸阳的情况如何，但在幽州，夏天老百姓买西瓜时，总会问卖瓜的人：“这瓜甜吗？”你说，卖瓜的人会怎么回答？当然是“甜！绝对甜！”这是显而易见的。但为什么明知如此，老百姓还是要问呢？其实是他们心里有疑虑，半信半疑。如果买回家后一尝，发现，哎哟，不甜，“那小子骗我了”，他心理上需要一个“他骗我了”，实际上是自己在骗自己。

第一次上当受骗可以怪别人，但第二次呢？那就得怪自己了。因为我们没有吸取教训，没能做到“吃一堑，长一智”，活该。头一次可能是无知，但第二次如果还那么愚蠢，就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了，对吧？

老实人总希望别人也像自己一样老实，但老实人也要学会识别不老实的人，比如，自称“永不翻案”的人，你能相信吗？

（众人大笑，热烈鼓掌）。

那么，崛起国的国家滋苯和西方的国有大垄断滋苯有什么区别？比如说，欧洲也有国有企业，虽然美国没有，但法国就有。法国的汽车公司、银行，有些是国家滋苯的，像法国与英国合资的空客公司就是属于国家滋苯的，属于国有企业。所以，如果我们说某个政权不是人民的，不代表人民，那么国家滋苯到底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崛起国所谓的“忒滘”，“忒滘”在哪里？

除了崛起国以外，在西方的滋苯主义国家，绝大多数国家的滋苯都是私人滋苯掌权的。拿我熟悉的美国来说，美国是私人滋苯掌权的国家。虽然老百姓有选举权，一人一票，但实际上呢？本质上是**“一元一票”，财主说了算。谁的钱多，谁就掌权。这是私有制国家的本质。**

在这样的国家里，政府是滋苯花钱买来的。美国人甚至自豪地说："美国政府是世界上花钱能买到的最好的政府！（The best government we can buy！）

因为美国政府的官员是滋苯雇来的,官僚并不是滋苯的主人，而是滋苯的仆人。如果滋苯不喜欢某个官员，随时可以换掉他。所以在美国，你可以骂总统，但试试骂你的老板试试！后果可就不一样了，对吧？

美国的政府官员不存在独立的官僚利益集团，他们是滋苯雇佣的公仆。那么，崛起国的政府官员是不是滋苯的公仆呢？不是。崛起国的官僚是滋苯的主人，掌握国家滋苯的权力。崛起国的国家滋苯到底属于谁？属于特定的集团，属于这个集团所有的人。而这个"集团所有制"和西方的大的国有垄断滋苯还不一样，它不是股份制。

在私人滋苯的大集团里，实行的是股份制。每个人有多少话语权，取决于他拥有多少股份。这些股份可以在市场上自由买卖。你想在某个集团里有更多的发言权，就得花钱买更多的股份。比如，巴菲特最近就购买了很多高盛的股票。高盛是华尔街的一个大投行，是投资银行。所以，这些滋苯集团里，每个人拥有多少股份是可以明确确定的。

虽然这些集团之间也会互相投资，互相渗透，比如高盛持有通用汽车的股票，通用汽车持有福特汽车的股票，甚至丰田公司的股票，因为这些股份是公

开出售的。虽然滋苯集团之间相互渗透，但最终每个人的话语权还是取决于他持有的股份。

但是崛起国的国家滋苯里边，官僚滋铲届集**事实上享有**的这个股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股权，它是一种隐形的不见诸纸面的、大小并不确定的份额。**每一个官员，无论是省长、部长、中央委员，还是军长、企业老板，比如中石油、中石化的这些老板，他们在国家滋苯中的话语权是以什么来决定的呢？实际上是由**官场的游戏规则**决定的。这些游戏规则非常复杂，我们外行很难明白。这牵涉到人际关系，而且是因人而定的。

比如说，崛起国的十八大人事变动，就因为一个高官的儿子半夜兜风出了车祸，车上有两个美女也都遇难了，最后导致了人事的调整。在西方的滋苯体系中，这种情况不会出现。人出了事故，保险公司赔偿就完了，这个事故不会影响到公司的股权结构。但在崛起国这个集团里面，人事变动往往是暗地里拉帮结派、拍马屁的结果。这个崛起国官场里的游戏规则，对于老实人来说，确实是不会玩儿的，这里面是复杂的心术。

崛起国的国家滋苯和西方财团的所有权形式不一样，但国家滋苯却掌握着崛起国经济的命脉。根据官方统计，国家滋苯雇佣了全国四分之一的劳动力，创造了全国三分之一的 GDP，获得了企业利润的一半。也就是说，整个国家的利润，它占了一半，虽然

它只雇佣了四分之一的劳动力。很厉害的！这是个单一的滋苯集团！**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单一的滋苯集团，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

这个集团的存在，是崛起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最根本原因。它可以不顾一切障碍，高速推进自己认为重要的事情。比如说，在每一个城市铺设公路、修建下水道、架设输电线。它懂得经济发展必须有基础设施的支撑。然后，它再招商引资，压低工资，从而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

这个集团能够做很多西方滋苯根本办不到的事情。比如说，它认准了高铁建设，于是很快全国几乎都建成了高铁和铁路网。这个威力非常大，大大缩短了全国城市之间的距离。虽然飞机也很便捷，但高铁比飞机更厉害。城市间距离一缩短，交通、人员流动、物资运输、信息沟通都变得更快。**这是西方滋苯主义国家无法企及的，第三世界国家更是无法相比。**

我有个朋友，去年还是前年去了印度。他在一个工业区拍了很多照片，给我很大的触动。那个工业区类似崛起国的开发区，一个工业园区里工人们都不能住在工业区里面。工业区又紧挨着铁路，铁路的另一边是贫民窟。工人们要上班，必须穿越铁路，而铁路上没有人行天桥，只能硬闯。每次火车经过都会撞死很多人，每年都有很多人因此丧命。工人们上班急着赶时间，火车来了也拼命穿越。为什么不修一座天桥呢？

很简单，工业区不愿意花钱去修天桥，它只关心工人来给它打工。铁路部门也不管，他们只负责铁路的运行，其他的事情不关他们的事。贫民窟的管理者也只管让人住，根本不管这些人在哪儿工作。这就是私有制的弊端，在完全自由的市场下，大家互相扯皮推卸责任，什么事儿也办不成。印度缺乏基础设施建设，去年几次全国大停电就是例证。虽然印度的工资水平比崛起国低，很多工厂也想搬到印度去，但最终还是无法实现，因为基础设施太差了。因为这个产品的成本，不光是工人的工资多少，而是每一个产品的工资含量决定的。你比如说工人生产杯子，一小时挣一块，一小时生产一个杯子，那么这个杯子里边含一块的工资成本。如果工人一小时挣十块，但一小时生产一百个杯子，那么这个杯子只含一毛钱的工资成本。对吧？这就是说，产品成本的工资含量，是工资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水平共同决定的，不仅仅是工资水平的问题。印度和其他国家没有基础设施，没有电网，没有公路和铁路这些基础设施，劳动社会生产率上不去，经济发展就很慢。如果要搞这些基础设施，重工业的投资长远回报率高，但短期回报率低，所以那些国家没有滋苯愿意做这个事，因为他们都是从短期的局部利益考虑的。但崛起国有这个官僚滋苯、国家滋苯这个群体，能够从滋苯利益集团来考虑，像咸阳现在到处搞工地，对吧。就是**他能够集中兵力打优势战，有他的特长。**

但他也有他致命的危险，他很脆弱，为什么？咱们看看苏联。**苏联解体为什么解体？**有各种说法，其实你好好想想，苏联解体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这个国家滋苯集团本身没有凝聚力。这个官僚集团，没有人会为这个集团的存在而拼命。这个集团的人——官员，咱们知道，都想腐败，都想把这个集团的财产变成自己的财产，私有化是他们的共同目标。他们不仅失去了民心，甚至连“官心”也没有了。你看，他们都想把中石油、中石化的那些滋铲变成自己的，把崛起国的电信、互联网变成自己的，钢铁、石油，哪一项所谓的国家滋苯，他们都想瓜分，变成自己的。你想想，在这个国家滋苯里边，每一个官员的所有权，是不受“物权法”的保护的。“物权法”不保护你这个隐形的不名正言顺、大小也不明确的股份份额。如果你一不小心被“双规”，你就没有瓜分人民群众劳动果实的权利了。对吧？

但是如果在完全的私有制之下，“物权法”就能是能保护官员的，即使我竞选当不上总统，但我的股份没变。所以这个集团它有一个本能地往私有化方向进化、分裂、分崩离析的趋向，本身缺乏凝聚力。他内部的官位也不好继承，官二代不如富二代的财富名正言顺的。富二代人家老爸愿意交班给谁，就交给谁；官二代凭什么是你上去而不是其他人？这不好办。而且官场的游戏规则太复杂，风险不好对冲，也不好上保险。

所以，这是它的脆弱性。但是崛起国存在这个集团，也是很矛盾的。它让西方帝国列强感到非常恼火，因为这个集团里边的滋苯是不能买卖的。如果是私人滋苯，它可以把股份卖出去。

西方蒂帼注义从二战以后，特别注重不要让任何第三世界国家出现金融寡头集团来挑战他们的世界霸权。美国的新自由主义到底是什么东西？新自由主义就是宣传自由市场，小政府，都是为了防备第三世界国家出现一个和他相抗衡的垄断滋苯集团出现。现在崛起国这个国家滋苯集团的存在和发展的壮大，威胁着西方帝国列强的利益。比如说，汇源前一段时间要卖给可口可乐，记得这事儿吧？结果最后国家出台政策，以反垄断法的方法拒绝了可口可乐完全占领崛起国的饮料市场。但是如果汇源属于国家滋苯、国有的，就不会有这一场戏。我不卖你，你出多少钱我都不卖。所以有这个国家滋苯，其实防备了西方列强对崛起国的渗透。

这就是崛起国“忒涩”滋苯主义的特征，它有国家垄断官僚滋苯集团，这是世界上少有的。苏联解体以前，也有这样一个集团。这个集团有它的优势，但也有其脆弱性。

今天，崛起国的发展走在一个**十字路口**。当前，崛起国的滋苯主义发展已经到了严重的生产危机时代，钢铁产能据说达到九亿吨，而市场需求只有六亿

吨左右，几乎达到50%的生产过剩。因此，崛起国现在面临着严重的滋苯主义生产过剩危机。

为什么温州出现那么多高利贷？因为实体经济不赚钱，于是滋苯都去搞金融投机。实体经济为什么不赚钱？是因为生产过剩。马克思主义对滋苯主义经济危机的分析，最根本的就是生产过剩危机，现在崛起国正面临着这样的危机。

当前的局势非常复杂、不乐观。崛起国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有很多观点，有很多争论。有人认为，崛起国有沦陷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危险，受到蒂帼注义的包围与控制；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崛起国已经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而是一个正在崛起的滋苯主义国家。

那么，崛起的滋苯主义国家是意思？崛起国的滋苯要崛起，就必须产业升级，创造自己的品牌。为了克服自己的生产过剩危机，它要在全世界寻找自己的市场，同时也要寻找资源。崛起国的石油、铁矿石等资源一多半都是进口的。崛起国的产能严重过剩，面临着典型的滋苯主义发展走向蒂帼注义阶段的特征。滋苯主义的这个发展，逼着崛起国为了争夺市场和资源，不得不与西方列强进行激烈竞争。

蒂帼注义不是一个愿望，蒂帼注义也不是一个阴谋，蒂帼注义也不是一个文化上的差异，它的产生是滋苯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今天崛起国提倡“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倡“崛起国梦”，开

始建设自己的航母，发展航天、航海技术。在十八大上，崛起国提出要作为一个海洋强国，解放军保卫的不仅是国土，更是利益边界——“国家发展利益”，崛起国要走出去。所以，这个是我们要面对的严峻现实。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分析社会矛盾？如何分析国际形势？头脑必须保持清醒。马克思主义是认识历史和现实的一个威力无比的钥匙。

比如说，我们都懂二十四节气，二十四节气在崛起国这个纬度上种庄稼、收获非常合适。但这是一个理论？还是现象的归结？它不是理论，而是现象，对吧？它这个规律归纳的是什么？是经验，不是在天文学理论。但是，如果没有理论，就不需要去问是地球绕太阳，还是太阳绕地球。懂得了天文地理后，你才会认识到为什么二次节气适用于北半球。在南半球则正好相反。

所以，我们看历史和社会，不能只看表面现象，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提供了知其所以然的钥匙，从届集斗争、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发展的矛盾出发，才能看清历史的真相。

你想想，列宁研究滋苯主义，他写的《蒂帼注义是滋苯主义的最高阶段》已经有 100 年了，今天翻开来，仍然不过时。少数地方，比如现在的蒂帼注义不是靠殖民化，而是靠新殖民主义，比如美国实行的新殖民主义，这和列宁当时讲的蒂帼注义、殖民地、宗

主国这些有所不同，但这是次要的。列宁所分析的蒂帼注义产生的经济基础、为什么出现蒂帼注义以及为什么蒂帼注义意味着战争，这些在今天毫不过时。

为什么列宁 100 年前能看清楚今天的社会？是因为他知其所以然。他懂得滋苯主义发展的规律，理解发展的规律，就可以知道将来是怎么发展的。你要不懂这些规律，100 年前人们写的政治书，能够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又有几个呢？因此，马克思主义、码烈主义的高瞻远瞩、广阔视野来源于对届集分析的方法，来源于从社会矛盾出发分析问题，而不是什么“以人为本”、“人性”、“民主的追求”、“文化的发展”、“发展的需要”、“与时俱进”，都是胡说八道！

（众人热烈鼓掌）。

说要“人性”、“以人为本”，什么时候不是“以人为本”？难道是“以狗为本”？

（众人大笑）

我在幽州，我妈去世以前，有个农场，现在农场附近有个镇叫沙河。沙河搞拆迁，拆迁里边你知道典型的矛盾，把人家住得舒舒服服的房子非要拆迁，人家不愿意，不愿意就想方设法强拆，横幅上大标题还写“以人为本”！

（众人大笑，热烈鼓掌）

“以人为本”这个“人”是开发商的“人”，还是被拆迁的“人”呢？都是“人”，以哪个“人”为本？

所以，很多东西这种东西都是稀里糊涂的！什么“道德”！什么“人性”！你想想，狼要吃羊，这是正义的还是不正义的？那看你是狼还是羊啊。狼要是不吃羊，狼崽子就要饿死。

旧社会封建社会的道德是等级观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是道德。

滋苯主义社会以金钱为标准，它也有道德，滋苯主义社会什么道德？——我拿钱雇你，你必须好好给我干活，这就是道德！但它不尊重封建的皇权，不遵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道德。

射灰主义社会的道德不一样，共产主义社会的道德和射灰主义又不一样。

所以这道德是随着世界改变而改变的，随着历史改变而改变的。因此，离开了码烈主义、离开了历史唯物主义、离开了辩证法，你是看不清历史的，稀里糊涂。

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归码烈主义的根本的东西。我们老一代人基本上还学过这些，而年轻一代恐怕很少学习码烈主义原著，为什么？因为现在的当权者发明了很好的办法让人不学。你想想，如果你从小吃的馒头都是人家嚼过的馒头，你吃的口香糖都是人家嚼完了的口香糖，你还喜欢那馒头吗？你还喜欢那口香糖吗？如果不读原著，而是读教科书里被人家那个肮脏臭气冲天的嘴里嚼过的“馒头”喂给

你，你肯定觉得没意思，觉得恶心。所以，现在的当权者成功地使很多人不愿意接触码烈主义。

因此，我们要看历史，还是要回归码烈主义，这是认清历史、认清现实的一把钥匙，做进行届集分析。

好吧，我基本上就说这么多吧。不同观点、不同看法，咱们再讨论。

纹歌专题 1-纹歌的起因及其深远影响

大家好！

今天有幸来与大家交流。

我讲讲纹歌的事情。

要理解整个纹歌，我们**必须弄清楚纹歌产生的背景，也就是为什么会有纹歌。**

我觉得有几个方面需要谈一谈。第一个，也是最主要的，就是在 1949 年歌鸣胜利以后，崛起国应该走哪条道路。这其实是一个核心问题，纹歌要解决的问题也是所有歌鸣者都需要面对的，怎么去防备歌鸣者成为新的压迫者。

这个问题是非常关键的。以前的码烈主义者、歌鸣导师没有面临这个问题，或者说没有来得及解决。马克思、恩格斯一生中没有能真正建立起无铲届集政权，所以他不会讨论如何防备新的政权走向自己的反面。列宁虽然在短短的时间里有研究这个问题，但也没有来得及深入探讨。苏联歌鸣胜利后，他很快去世了。

斯大林做了很多探讨。射灰主义时期无铲届集当家作主的届集斗争有其客观规律，而这些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想要了解为什么会出现一些问题，就必须进行实践。斯大林在他的几十年里确实做了很多探索。当然，斯大林的方法和水平相比于

列宁和马克思、恩格斯，就稍逊一些，但他积累了很多苏联的经验和教训。

　　毛住席在 1949 年以后，也一步步进行探索。

　　首先是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如崛起国，如何一步步建设射灰主义的问题。首先要完成农业和工商业的射灰主义改造。这项任务早期估计需要十多年，但实际上在五、六年内就基本完成了。

　　关于农业合作社的问题，争论非常激烈，持续了很长时间。但最后大家的意见统一了。虽然当时很多人不能说是心服口服。例如**刘修养早期反对合作社，后来承认错误支持搞合作社，又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搞起了“共产风”，**从 1959 年到 1961 年，经历了三年困难饿死人之后，他们栽了跟头，到了 1962 年，他们**又主张搞“单干”，这说明他们自己对搞合作社其实是三心二意的。**

　　那么，他们为什么早期反对合作社，后来又把合作社推向另一个极端，搞“共产风”呢？

　　这里边儿呢，其实是因为他们发现**搞了合作社以后，国家掠夺农民的粮食非常方便**，所以他们支持合作社，这就是**工业党**的思路。咱们现在也发现很多人谈起合作社，**还是从工业党的角度出发**。就是说，有了合作社以后，农民的粮食更容易征购上来，这是他们支持合作社的原因，作为工业化的条件更加有利了。这是单纯地从发展工业的角度考虑，没有从全

局利益出发考虑，更没有从农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考虑。

这和苇住席支持合作社、推动合作社的初衷，完全是不是一回事儿。苇住席看到的是，如果农民不搞合作社，迟早会两极分化，土地改革会变成一个折腾，就是土改只不过是改朝换代。如果不搞合作社，农村的两极分化会把土改的成果完全葬送掉，只不过是新一拨人代替了旧一拨人，歌鸣者变成了新的压迫者。这样的话，本质上是改朝换代，而没有真正改变社会的性质。

有人批评合作社，说土改把土地给了农民，然后又剥夺了农民的土地，但实际上，崛起国几千年的农业历史证明，**不搞合作社，不走射灰主义的道路，最终还是会两极分化。**这是其中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合作社，崛起国的农业机械化和工业化也没法推进。**正因为有了合作社，才有了购买力，才能购买机器、设备，发展水利，搞小型工业。这为崛起国的工业化起步做出了最重要的贡献。

所以，苇住席推动合作社，一个是为了防止两极分化，另一个是为了推动生产力的发展。通过合作，能够更有效地安排劳动力，统筹兼顾，实现工业化。而**工业党**则认为合作社只是为了工业化，为了征收农民的粮食，**单纯从这个角度出发。**所以，在三年困难时期，他们又主张搞单干，这也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芼住席看得更透彻，他认识到这些人其实**存在着是否走射灰主义道路的问题**。所以，党内的斗争并不仅仅是**方式、方法的斗争**。

从 1921 年建党到纹骅大歌鸣，党内的斗争有两种性质：一种是**方式、方法的斗争**，就是路线斗争；另一种是**方向的斗争**，就是道路斗争。

方式、方法的斗争是歌鸣者之间的斗争，比如路线斗争。很多人对路线斗争的理解非常糊涂，认为路线斗争涉及反动与否，其实并不是。**路线斗争只是方式、方法的斗争，它只涉及对错与否，不涉及反动与否。**比如新民主主义歌鸣是走农村包围城市的井冈山的歌鸣路线？还是走主张城市暴动的歌鸣路线？是北上抗日，还是南下建立根据地？张国焘当年就是搞南下。又比如是搞独立自主的统一战线，还是一切通过统一战线？这些都是歌鸣的方式、方法问题，他应该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来说服对方，用“民主集中制”来解决分歧，并在最终通过实践来检验对错。**方式、方法的斗争**是路线斗争。

然而，解放以后，问题就不再只是方式、方法的争论了。表面上看，争论的是先机械化还是先合作化，或者是人民公社这些形式的问题，实际上这是一个**方向上的斗争**，是**走射灰主义道路**，还是**走滋苯主义道路**的道路分歧，是**两条道路的斗争**，**不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不是方式、方法的问题，而是目的不同，导向不同的社会制度。这样的话，道不同不相为谋，

它就不是一个可以通过讲道理说服对方的方式能处理的矛盾了。

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围绕方式、方法的斗争。而两条道路的斗争是朝着不同的方向前进，也就是朝着不同的社会制度前进。这是我们从芼择栋时代的屇集斗争中得出的结论。

很多人把方式、方法斗争和方向斗争混为一谈，其实这是不对的，它们有非常重要的区别。因为路线斗争，方法的斗争是人民内部矛盾，是歌鸣者之间的矛盾。这里边儿谁对谁错，要经过摆事实、讲道理来说服对方，最后再通过实践去检验谁对谁错。但是道路斗争的双方立场、方向不一样，双方的结论就不可能一样，他其实是个屇集矛盾、是敌我矛盾。这个不能通过“民主集中制”来解决，不能用“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因为立场和方向不一样。

你可以看到，**在芼择栋时代的斗争，看起来是方式、方法的不同，实际上是方向的不同。表面上是路线斗争，实际上是道路之争——到底是走射灰主义道路，还是走滋苯主义道路。**

芼住席对“揍滋派”的认识，是在与他们的斗争中逐渐产生和成熟的。如果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芼住席在六十年代以前并没有认识到揍滋派的问题。真正明确认识到这一点，恐怕是在 1962 年七千人大会以后。当他发现党内一些人还在搞“包

产到户”时，才重提届集斗争。后来在八届十中全会、北戴河会议、重庆等地展开了斗争。

在此之前，苇住席一直以为自己与党内一些人的斗争是**路线斗争**，是方式、方法上的斗争，所以他采取了批评与教育的方式。在这段经历中走了不少弯路。正所谓“不吃一堑，不长一智”。

现在回顾那段历史，可以看到苇择栋时代一个**核心的转折点**，可以说**预演了纹歌**，那就是 1957 年的**从“整风”到“畈佑”，再到“畈佑阔大化”的转变**。很多人对这一点的认识依然不清楚。其实，**整风运动在现在看就是一个夭折了的纹歌**，而“畈佑阔大化”运动则成了后来纹骅大歌鸣初期所谓“资反路线”的雏形，并且“总设计师”上台后，继续用类似的镇压的手段对待群众。

因此，到底是在射灰主义时期“整风”还是“畈佑”，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现在回头看，事情变得更加清楚了。

在 1956 年射灰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匈牙利和波兰相继发生了一些动乱，赫鲁晓夫也发表了秘密报告。国内当时也出现了很多罢工、罢课、闹事等事件，参与人数不少。也就是说，一个新的政权确立以后，往往会产生错综复杂的矛盾。

在解放以前，压迫人民的是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蒂帼注义。而在解放以后，党内的官僚主义、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等各种问题逐渐显现出来。虽然这些

问题在歌鸣过程中已经存在，但当时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存在，党内的错误倾向不会太严重。当然，严重的错误也可能导致重大失败，比如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就是因为党内路线错误所致。

所以在解放以前，任何错误都会造成严重的损失。但是掌握政权以后，如果执政的领导人犯了错误，靠什么来纠正呢？这里存在很多问题。老百姓推翻了旧的压迫者，肯定不会愿意接受新的压迫者。所以，老百姓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等问题非常不满。

这时该怎么办呢？苇住席通过考察和调查研究，认为需要进行整风。因此，1956 年底开始推动整风，计划在全党范围内克服各种错误思想。苇住席的设想是通过和风细雨的方式进行整风。大家可以去找那时候的资料，分析苇住席发动整风的方针、路线和政策是什么？首先是方针。整风的主要目标是什么？是整治人民群众中的错误思想，还是党内的错误思想？是党员的思想，还是党的领导干部的思想？明确来说，整风的主要目标是党内干部，尤其是高层干部的错误思想。**矛头是向上还是向下？这就是方针问题。**

其次是路线。路线指的是指**发动群众**还是**“运动群众”**。发动群众就是允许大家说话，允许群众批评领导，揭发和暴露问题。相反的路线是“运动群众”，就是在群众中散布各种言论，例如某某某有历史问题、某某某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某某某曾说过什么

错误的话，或是某某某的歌鸣动机不纯等。这些谣言使得群众将对旧社会、国民党反动派、以及党内官僚主义干部的不满和愤怒，集中在那些被他们所认定为“坏人”的人身上。这就是所谓的“运动群众”。

第三是政策。政策的核心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也就是说，干部中存在很多错误的思想，芼住席试图像**延安整风**那样，通过教育和改造，纠正这些错误。延安整风提倡“不杀人、不抓人”，强调教育和改造干部，而不是惩罚。

这里有一个很关键的点，有时大家会忘记，认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只是口号。其实，《共产党宣言》里讲到**两个决裂**：一个是**和过去的私有制决裂**，另一个是**和过去的思想决裂**。因此，无铲届集在解放世界的同时，也必须改造自己。改造世界和改造自己是**同时进行**的任务。改造自己就意味着要接受批评，尤其是党内高层要接受批评，改造自己的思想。芼住席一贯主张“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这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太恰当了！大家仔细想想，在我们平时的辩论中，无论是在微信群、QQ群，还是在网上，不同思想的碰撞中，有多少人是出于“治病救人”的态度呢？根据我的观察，绝大多数人在辩论中并不是为了帮助别人，而是为了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甚至是为了炫耀自己的能力。所以，他们的出发点并不是如何教育人。

苇住席为什么反复强调反对“四个伟大”的封号？只保留了一个“教员”？就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是一个老师，而老师的职责就是教育人，帮助别人进步。因此，整风的目的，就是为了教育人。

但是，苇住席讲的整风的方针、路线、政策，在党内**推行不下去，越到上层，阻力越大。**很多党内高层认为，打江山做江山。这不是有意识的，更多是下意识的或无意识的反应。他们觉得任何对他们的批评，都是在挑战他们的权威。很容易就躲在党的领导背后，说“你批评我，就是批评党，就是反党。”

因此，党内高层**迟迟不发表**苇住席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甚至《人民日报》也不刊登这些内容。这都是当时一些一线领导（刘修养、稻上飞）**抵制苇住席的思想**。苇住席**还动员了党外人士，施加压力**。

结果呢？到了 1957 年 5 月 14 日，这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这一天之前，你无论是看官方的《苇择栋传》还是《苇择栋年谱》，都没有显示出苇住席对右派的任何恐惧或担忧，尽管右派的言论很多，但他并没有表示过担心。**苇住席最担忧的，是党内高层腐化的问题**，需要通过整风来解决。在此之前，匈牙利事件、波兰事件以及赫鲁晓夫的讲话已经发生，但苇住席依然满怀热情，积极推动整风运动。

5 月 14 日早上，苇住席还专门给中央高层批了一批材料，强调整风的重要性，认为“**不整风党就会**

毁了”。然而，事情在 5 月 14 日和 16 日晚上发生了变化。这两天，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从后来的表现来看，这次会议得出的结论是，如果再继续整风，党就会垮掉。因此，**整风被紧急叫停，180 度急急转弯，开始”畈佑”运动。**

可以想象，在这两天的会议上，中央高层对苇择栋的指责是多么严厉。会议结束后，苇住席有十来天没下床，天天在床上看文件、看报纸、看大字报、看各种材料。他也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误判了形势，甚至以为右派真的会翻天，变得极为担忧。他不停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共产党的政权到底巩固不巩固，可靠不可靠？

“畈佑”运动开始后，苇住席的这些担忧言论，都是在 5 月 14 日之后才出现的。而苇择栋传记中提到，5 月 14 日和 16 日的那两次会议没有记录，这个很难让人相信。可以说，这两天的会议是，新崛起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会议之一，但他们不敢把这个会议记录拿出来。也就是说，这个会议记录的保密程度之高，到了谁也看不到的程度。

在这次会议之后，苇住席有十多天没有下床。

后来苇住席缓过劲儿来，发现其实右派没那么厉害，不像一些同志们所说的那么严重。他觉得幽州顶多也就四百来个，全国大概也就四千来个。这是在 1957 年 6 月中的时候说的，等于说是在那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一个月之后他发表的看法。然而，稻上飞最

后定的是 55 万，百倍扩张。这就导致了接下来整个二十年，究竟是整风的方针路线政策，还是畈佑的方针路线政策。这两者截然相反。

我们看畈佑的方针是什么？它针对的是上层还是下层？是党内还是党外？它是针对高层还是低层？它和整风完全相反，畈佑的主要目标是下层，是对着党外。整风的方针是对党内进行整顿，而畈佑则是对外发动斗争。这完全背离了整风的初衷。

畈佑的路线也截然不同，它不是放手发动群众，搞群众运动，而是"运动群众"。1966 年夏天的事情，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如果对纹骅大歌鸣有所了解的话，当时稻上飞和刘修养派的工作组执行的路线就是"运动群众"。也就是说，不经过广泛调查群众，在工作组和党委领导 "自说自话"决定谁是滋铲届集反动权威，然后发动学生、工人去炮轰。这种方式就是"运动群众"，而不是群众运动。

"畈佑"运动的政策是什么？大家可以看看，有没有一点点"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影子？一点都没有，全是抓辫子、扣帽子、无限上纲，完全是文字狱。就是人家过去说错了一句话，做错了一件事，就被无限上纲。这是后来非常典型的纹歌中的问题，很多事情都是用这种方式处理。抓辫子、扣帽子是纹歌中的常见手段。现在我们在微信群、QQ 群里，还能看到很多人沿用着畈佑的方针路线，尤其是抓辫子、扣帽子特别盛行。

所以，从整风到畈佑的转变，概括了芼择栋时代后二十年的根本问题。

纹骅大歌鸣中也有一个斗争，那就是到底是整风的方针路线政策，还是畈佑的方针路线政策？

如何正确对待矛盾？芼住席当时提出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通过他的观察和研究，发现整风运动中存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因此，要正确划分和处理这些矛盾，这就要求实事求是，不能靠无限上纲、文字狱等方式去解决。

芼住席当时发现，很多党的干部把群众提意见视为对新制度的挑战，这样的态度危害性极大。所以，他劝大家**不要把人民的矛盾当成敌我矛盾来看待**。

所以呢，这个问题非常复杂。复杂在哪里呢？就是**一种倾向很容易掩盖另一种倾向**。我们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你如果否定射灰主义时期有届集斗争，否定被推翻的滋铲届集和地主富农试图推翻无铲届集专政，那要么你是幼稚，要么你是故意帮助敌人。因此，敌我矛盾确实存在，不能掉以轻心。

同时，如果把人民内部的矛盾当成敌我矛盾，那问题也是非常严重的。这一点，大家应该很熟悉，尤其是斯大林的肃反运动。那个运动把有些人民内部的矛盾当成敌我矛盾来看待。**所以，如何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射灰主义时期非常核心的问题。**

如果你把所有反对领导的声音都当成敌人，那就等于剥夺了人民群众的发言权；但如果你认为不存在敌我矛盾，那你就是糊涂虫、幼稚。因此，**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非常重要的**。笔住席提出这个问题，并希望党内的许多高层领导能帮他提出意见。他通过“**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口号，教育党的高层领导。

然而，效果并不显著。大多数人虽然嘴上说要“正确处理”，但实际上总是把反对自己的人当成敌人。在”畈佑”运动发生之后，笔择栋多次提出希望”畈佑”运动尽快结束，你去读《笔择栋年谱》里面就能看到，他多次提出，畈佑最好一个月内结束，回到“和风细雨”的整风运动中去。他心里还想着要搞“和风细雨”的整风。但**届集斗争有它的客观规律，你想和风细雨，别人根本不理你。**

于是，纹骅大歌鸣就开始了。当时，很多干部也难以接受。群众起来了，烧啊，炮轰啊，笔住席说“**烧烧可以，只是别烧焦了**”。你想想历史，当初笔住席让大家搞和风细雨的整风运动，结果他们不干。现在只能让群众烧一烧了，但不能烧焦。为什么不烧焦呢？就是要教育人，就像我们生病了，需要动手术一样，我们需要忍痛。很多人不愿意动手术，因为手术确实疼。纹骅大歌鸣就像一场手术，要把党内一些干部的问题揭露出来，把它“治”了。但其目的不是改

朝换代，不是把人打倒后不让他们翻身，而是要教育人。

因此，这里面的极左也好，右倾也好，都不对。极左和右倾两种倾向都存在问题。右倾的否定了解放前的干部所犯的严重错误；而极左的则想把所有人都换掉，他们的目的不是改造人。我们可以回想马克思所说的“全世界无铲者联合起来”，要联合起来，就不能老是把人打倒在地，而是必须用“治病救人”的方法去对待别人的缺点和错误。

所以，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是一个非常普遍的规律。

所以呢，这里边，在纹歌中，很多斗争、派性首先表现为揍滋派的派性。你反对我，就是反党，然后他们组织保皇派群众去镇压造反派群众。

关于这段历史，现在很多人提到的时候，往往忽略了一些细节。其实，有很多规律性的东西值得我们研究。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我们其实具备了所谓“事后诸葛亮”的优势。“事后诸葛亮”有“事后诸葛亮”的优势，这个优势我们不能放弃，而是应该好好利用。我们现在可以去分析，哪些地方做对了，哪些地方做错了。

但是，如果仗着“事后诸葛亮”的优势去谴责、批评当时的人和做法，那其实是不道德的。因为你现在有了优势，回头看问题，自然觉得当时的决策有不足，但如果你设身处地，把自己放在当时的历史情境

下，你能做得比别人好吗？未必能做到。所以，人的认识是有过程的，认识的成熟是逐步积累的，不是一下子就能实现的。

芼住席对揍滋派的认识，也是通过与揍滋派的斗争逐渐形成和成熟的。1957 年，从整风到畈佑的转变，可以说是芼住席与党内揍滋派的第一场斗争，**这一仗可以说是打了败仗**，就像当年秋收起义进攻长沙，结果吃了败仗一样。

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是**芼住席当时并没有完全认识到揍滋派的问题。他以为党内高层与他的大方向是一致的**，大家都要走射灰主义道路，只是在方式、方法上有分歧。所以，当时很多**概念是混乱**的，比如在纹歌中提出的**"滋铲届集反动路线"**。如果我们今天分析，其实**这种说法并不科学。路线没有"反动"与否之分，路线有正确与否之分。方向上可以有歌鸣和反歌鸣之别，但路线是方法，方法没有反动与否。**

"滋铲届集反动路线"这个说法本身是不科学的。当然，目前我还没想到一个更好的表述。但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路线的争论本质上是方法的争论，而道路的争论是方向的争论。**这样分析的话，我们就能更清楚地看待历史。你不能说一条路线是"反动"的，就像"农村包围城市"还是"城市暴动"这种路线的选择，哪怕错误了，也不能简单称之为"反动"。

解放以后也是一样的道理。对事物的认识不是一下子就有的。

苇住席对于"揍滋派"这个概念的形成，是在1965年1月才首次提出来的。在此之前，他也不知道该如何准确称呼这种现象，他用过一次"官僚主义者届集"这个概念，但也只用过一次就没有用了。官僚主义者届集这个概念是不科学的。

官僚主义者到底是一种地位，还是一种思维方式呢？官僚主义者其实是一种思维方式。苇住席自己也承认他曾犯过很多官僚主义的错误，这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将官僚主义者作为一个届集来定义，其实说不通。

"官僚"的存在不光是在政府中，社会化大生产也需要管理人员。比如钢铁公司、汽车制造、高铁建设等，都需要专职的管理人员。而这些专职的管理人员就是所谓的"官僚"。你说他们是一个届集，这样的说法是说不通的。**如果这样定义，工人届集永远不可能掌握政权，因为总是需要有人来进行管理，而管理者又被排除在工人届集之外。**

因此，将官僚主义者定义为一个届集并不科学。而"揍滋派"的概念则是一个非常科学的概念。

"揍滋派"这个概念还有更深的含义，它指的是在当前形势下走滋苯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然而，当时并没有给出一个严格的定义。现在，我们有了半个多世

纪的“事后诸葛亮”的优势，可以为这个概念给出一个比较准确的定义。

在揍滋派中，我们需要区分两类不同的类型：

（1）一类是死不悔改的顽固的揍滋派；

（2）另一类是**下意识、不自觉犯了揍滋派错误**的人；大多数干部虽然犯了揍滋派的错误，但并不一定是死不悔改的揍滋派。

那么，什么是揍滋派呢？我们需要回到五十年代的一系列事件来讨论。

刚才提到从整风到畈佑的转变。**这些党内的官僚利益集团为什么如此死心塌地地反对整风，极力夸大右派问题的危险？**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其实，他们是故意的，目的是为了转移矛盾，转移斗争的大方向。**他们极力夸大右派的威胁，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我们还需要联系到 1955 年进行的工资改革。在此之前，干部实行的是供给制。供给制是指在战争时期，干部的生活所需都由国家供给，比如给发多少服装、多少吃的、多少生活用品等。

我的父母刚到陕北的时候，也是实行供给制，供给制一直持续了好几年。然而，解放后，供给制逐渐难以维持。因为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供给制无法满足人们多样化的需求。

在最艰苦的时期，供给制可以确保每个人都能活下来，但当生活水平提高后，供给制就显得麻烦了。因为除了基本需求外，人们开始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有的人喜欢穿皮鞋，有的人喜欢穿布鞋，有的人喜欢穿花衣服，有的人喜欢穿蓝衣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求，供给制无法满足每个人的需求。因此，发工资就成了一个解决方案。发工资后，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购买自己需要的东西。这就是从供给制变成了工资制。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对于高级干部来说，比如说有警卫员、家里配电话、配方便工作的汽车等，这些都是根据工作需要，国家安排的。但是除了这些基本的工作需要外，有的干部家庭还需要一些特殊服务，比如雇佣保姆，如果不实行供给制，保姆费用是由自己出还是由国家出？在供给制下，这些费用都是由国家出，而随着供给制的取消，这种特殊待遇也逐渐消失。所以，必须实行工资制。如果你要雇保姆，那你得自己花钱。

那么这样一来，有了工资制，大家的待遇是否一样呢？不可能的。你想想，在崛起国的传统社会里，一个刚进工厂的工人和一个有二三十年工龄的工人如果拿一样的工资，老百姓是接受不了的。崛起国的传统文化是不允许这样的，除非实行计件工资。计件工资是谁干得多就拿得多，和工龄无关。但如果是计时工资，那在崛起国的传统观念中，老资格的、经验

丰富的工人应该多拿，而新来的工人应该少拿。这是崛起国传统封建文化的一个遗产。

我到美国去当工人十多年，发现无论你是什么工人，只要干同样的活儿，拿一样的工资。在发达的滋苯主义国家里，这是普遍现象。

题外话说到这里，我们回到工资级别改革的问题上。绝对的平均主义是行不通的，不仅是因为人们认为年轻工人和老工人工资不能一样。还有其他原因。比如说，解放后我们收编了很多过去国民党政府的职员、一批知识分子，还有一些国民党起义留下的军队官员。如果给他们低工资，他们心里肯定不高兴。既然要收买他们，就必须给他们高于一般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这样他们心里才舒服一点。

但是，这又带来了新的问题。党的干部里，有人会觉得，国民党被打败了，结果他们的工资还比不上那些国民党官员，这心里肯定不服。所以，等级制度是不可避免的。

在新崛起国成立后进行的工资改革中，等级是无法回避的。你想，当时搞十大元帅的军衔制，1955年搞的军衔制，少将、中将、大将，还有元帅。党的干部大多数还是希望有这些军衔的。既然是一个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大多数人认为这种官衔是需要的，不能不搞，毛择栋虽然反对，但少数服从多数。毛住席采取了一个灵活的办法——你们多数要官衔，那我给你们，但你们别指望我也有官衔。你看，十大元

帅都有，毛择栋本该是大元帅，像斯大林一样的大元帅，但他不接受这个头衔。

你想，那些元帅，哪个离开了毛择栋还能成功？没有一个。但毛住席就是不接受大元帅的头衔。这体现了民主集中制和毛住席的灵活性——你们不能强迫我接受官衔。

工资改革其实产生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当时的人没有看到。虽然供给制不能继续实行，必须搞工资改革，平均主义行不通，但他们当时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在定级别时，把级别和职位多少挂钩了。

这样一来，1955 年后就造成了“升官发财”的现象。官职升了，待遇也跟着上去，结果就成了“升官发财”。反过来，如果降职，那就“罢官破财”。比如，县里的县委书记、县长提拔到地委，地委提拔到省，省里提拔到中央的各个局，地位上去了，待遇也上去了。

“畈佑”运动后，被打成右派的人降级，这就成了“罢官破财”。这种现象对党内斗争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恶劣的影响。因为从那以后，很多党内斗争不再是为真理而斗争，而是为地位和利益斗争。争权夺利成了主流。

这就是为什么会出现“宁犯政治错误，不犯组织错误”的情况。在解放前，“宁犯政治错误，不犯组织错误”是民主集中制决定的，党的决定必须执行，不执行就要罢官，政治上如果没有站出来反对错误，

听了组织的错误决定，这就是“宁犯政治错误，不犯组织错误”，那个后果是组织来负责，而组织犯这种政治错误，经常是致命的。

但是解放后呢？这个“宁犯政治错误，不犯组织错误”还有第二层含义——如果你违背了组织决定，被罢官了，你一家老小都跟着倒霉。所以，这就涉及到了切身的利害关系。因此，为了不倒这个霉，那就宁愿说假话、办坏事，也坚决不犯组织错误。人们的争论不再是如何建设射灰主义，而是争论谁赢谁输。因为它影响着一家老小的生活。所以这个危害性、毒害性是非常厉害的。

所以，我们有了这个“事后诸葛亮的优势”后呢，咱们看看怎么去克服这个。**其实纹骅大歌鸣中给出了一个方案。纹骅大歌鸣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升官不发财，罢官不破财”。**

上海的汪哄纹、大寨的陈永贵、陕西的吴桂贤等许多工农兵代表，从基层到了中央，工资还拿原来的。所以，这非常艰苦，因为你到了中央，开会喝茶都要钱，抽烟也是。像汪哄纹到了中央，结果跟老帅们在一起，老蹭人家的酒，老蹭人家的烟，这说不过去。所以最后商量，上海给王洪一些补贴，工资也提高了一些，不然你就不能跟人家老干部交往。你说如果你不蹭人的东西，大家要喝茶，你却什么都不喝，因为你喝不起，没法儿，这也不好，说不过去。所以，他这个确实是工作需要这么回事。纹骅大歌鸣当时

是一个“升官不发财、罢官不破财”的最典型例子，就是稻上飞，他到了江西，仍然每天喝茅台。

说这个“升官不发财，罢官不丢财、不破财”，有这个机制，才能保障党内斗争的合理性，虽然不能说是完全保障吧，起码更有可能使得党内斗争跟个人利益脱钩。

所以，我们总结经验后，得出一些规律，就是无铲届集专政，工人届集当年做主后，虽然不能一下废除等级制，但我们可以做到像纹骅大歌鸣时做到的“升官不发财、罢官不破财”。也就是说，把人的等级级别和一些客观因素连接起来。比如党龄、工龄、过去的贡献、教育程度等，按照一些客观标准去定。从那以后，不管你升多高，客观条件没变；不管你罢免多少，客观条件也不变。你的党龄、工龄、教育年限、过去的贡献，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摆在哪儿的。

所以你将来升多高、降多低，不影响过去的历史，还是那样的。这样就能防备“升官发财、罢官破财”的机制。

好了，咱们现在回过头再看一看，什么是揍滋派？揍滋派就是那些捍卫官僚等级特权、反对群众监督，用滋苯主义的逻辑搞射灰主义建设。这是我给它的定义。

那么，什么是官僚等级特权？为什么叫它是官僚等级特权？说起来它也是一种特殊的滋铲届集法权。那么它到底指的是什么？简单说就是“升官发

财、罢官破财”的升迁机制。就是在滋苯主义社会，人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比如，我们现在老讲贪官，但崛起国历史上哪一个皇帝是贪婪、腐败的？没有，因为全天下都是他家的。贪不贪，不在于你的行动，而在于你的职位和地位。你是老大，就没有所谓贪的问题，因为全天下是你家的。这是一个关于权力与利益的关系。所以，咱们要改变“升官发财、罢官丢财”的机制。

官僚等级特权就是个人利益和官位挂钩，而不是《哥达纲领批判》里所说的那个“按劳分配”的一般的滋铲届集法权。射灰主义时期必须保留的按劳分配。按劳分配在射灰主义时期是不可避免的，必须执行。为什么呢？因为至少目前或在将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打工人的目的是为了养家糊口。劳动对绝大多数劳动人民来说，仍然是谋生手段，而不是个人的爱好，也不是生活的第一需求。像作家喜欢写作、歌唱家喜欢唱歌、画家喜欢画画，这些人不需要钱也会继续做他们喜欢的事情。但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劳动作为谋生手段，如果不给钱，他们是做不到的。

因此，只要劳动不是人们生活的第一需求，按劳分配就是离不开的，少不了的。绝对平均主义是行不通的。但是，其它的滋铲届集法权，如滋苯主义社会认为理所当然的观念，比如借钱要还、能者多得等，都是射灰主义是不会坚持的。能者多得就是滋铲届集法权的概念，人家赚钱多，那就有本事，比如马云。

他挥霍、花钱，没人说他那是腐败，这就是一般概念的滋铲届集法权，是老百姓认为理所当然的权利。而官员花钱就被群众视为腐败。

当官的官越高，挣钱越多，因为权力越大，所以，僚等级特权是滋铲届集法权的一部分，但它是一种特殊的滋铲届集法权。因此，官僚等级特权在射灰主义时期绝对不应该被允许。

揍滋派要捍卫官僚等级特权。那些坚决反对群众监督，坚决捍卫官僚等级特权的人，就是顽固的揍滋派，最典型的表现就是 1957 年的畈佑阔大化。他们敌视群众提意见，敌视群众监督。这是揍滋派的表现。这是第一种。

另外，还有很多干部是下意识、不自觉的揍滋派，并不是要捍卫官僚等级特权，而是内心喜欢官僚等级特权，组织给他们安排一些好的生活，他们觉得太好了，生活地位比老百姓高一些，他们就高兴。纹骅大歌鸣中相当多干部是犯了揍滋派错误，这里面很多人并不是反对群众监督，而是心里不痛快。这是大家都能理解的，谁喜欢被批评呢？被批评总是不舒服的。所以，我们要真正学会硬着头皮听取批评意见，达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境界。哪怕这里有 1%的正确，我也要接受这 1%，而不是极力反驳他的 99%。达到这个境界简直是神仙了，绝大多数人是不会甘心情愿地听到批评意见的。因此，他们抵

触、反感，但不见得会敌视群众。这是第二种，是不自觉的揍滋派。

顽固揍滋派对群众监督是敌视，而不自觉的下意识的揍滋派则是反感，这两者之间是有差别的。

所以，给大家都讲了一个小时了。今天我们再看揍滋派的定义，回过头来看每个人的行动，我觉得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客观标准，就是他们是否反对官僚等级特权，是否欢迎并鼓励群众监督。他们是否坚持用滋苯主义逻辑搞射灰主义。

因为，揍滋派的特点是反对群众监督，他们认为当官越高，职位越高，福利就应该越高，这就是典型的揍滋派。那么，有了这个标准，我们再回头看毛择栋时代的一些斗争，现在可以将其归结为几个方面。

我想给大家留一些时间提问题。大家听得见吗？我已经讲了一个小时了，如果听不见，那不是白讲了吗？听得见吗？听得见？好的，行。

总结毛择栋时代的斗争，从历史上看，左派有两种大的总结方法。

一种是从“应该是什么”出发。觉得应该有宪政、民主，应该有法规，应该把某些人抓起来，不应该把某些人作为培养接班人等。这些都是从个人愿望出发来判断历史，这实际上是唯心主义的历史观。

另一种方法是找出历史中的客观规律。客观存在的规律是，无论有什么制度方法，它只是激励斗争的工具。你有你的政策，他有他的对策。因此，我们

要找出这些客观规律。从这个角度来看，我的总结是，纹骅大歌鸣最终没有能够防止揍滋派上台，没有完成任务。这里最大的问题是，早期对揍滋派的认识来得太晚了。就像巴黎公社当时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行，但结果失败了。马克思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经验和教训，列宁搞十月歌鸣也是在此基础上。

然而，十月歌鸣最终又走到了自己的反面。在斯大林去世后，工人屇集当家作主的地位没有能够维持。毛住席吸取了苏联的经验和教训，试图通过纹骅大歌鸣去防止滋苯滋铲屇集上台，但最终还是没有成功。

这里面有它的客观规律，就是我们对揍滋派的认识来得太晚。歌鸣成功后没有有效地解决如何防备官僚等级特权的产生，也没有有效地处理这个问题。

射灰主义时期，有两对最根本的矛盾，一个是滋铲屇集与无铲屇集的矛盾、射灰主义道路与滋苯主义道路的矛盾；还有一个，是人民内部矛盾，需**要正确处理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人民内部矛盾其中**最核心**的矛盾，就是**党的领导与群众监督的矛盾**。工人屇集要当家作主，离不开自己的先锋队。离开了先锋队的领导，工人就会通过所谓的民主、选举的方法，选出**滋铲屇集政客**。因为在滋苯主义社会中，主导思想的意识形态在**绝大多数**工人群众中仍然是**滋铲屇集的思想意识**。即便工

人届集掌握了政权，**群众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意识仍然是滋铲届集**的。这种情况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因此，如果缺乏先锋队的领导，工人届集很难从届集的长远、本质利益出发，而是往往从局部个人的小集团利益出发。因此，代表整个届集的必须是他们自己的先锋队。我们举例看看就知道，像北欧这些民主国家，每次选出的都是滋铲届集政客。**人民群众是不能离开党的领导的，但同时，党的领导也离不开人民群众的监督，二者缺一不可。**

历史证明，光有党的领导而没有群众监督，这个党迟早会变成压迫人民的工具，成为骑在人们头上的老爷。芼住席在苏联经验的基础上，试图改变这一命运，但最后没有成功。**这就说明了，党的领导与群众监督的矛盾始终存在。在射灰主义时期，这个矛盾不能通过取消党的领导来克服，也不能通过取消群众监督来克服。**这个矛盾就像人一天里有清醒的时候和睡眠的时候，清醒和睡眠是矛盾的，但光清醒不睡眠人撑不住，光睡眠不清醒等于死了。因此，党的领导与群众监督是对立统一的。工人届集要掌握政权，必须正确处理党的领导和群众监督的问题，这两者缺一不可。

所以，这另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这里到底是整风的方针路线政策还是畈佑的方针路线政策，面对人民内部矛盾不能靠扣帽子、抓辫子，无限上纲和文字狱，把人抓起来。不能采取专

政的手段，必须通过批评教育、说服教育，做到少数服从多数。

这也是一个人民群众自我教育的过程。这里有一个大的问题，就是工人屇集内部的派性问题。工人屇集内部的派性有各种各样的情况，其实这个派性是挺有意思的。就像老百姓喜欢看球赛一样，你喜欢哪个球队就会和那个球队的感情连在一起。另一边的人喜欢另外一个球队，两边就会打起来、吵起来。这种感情上的东西一旦扩大，就会形成派别意识，而这种宗派的东西**与小滋铲屇集的情况是非常密切相关的。**

要谈这个特别有意思的内容，就是**对比上海工人屇集的派性与其他地方的派性。上海的派性远远小于武汉。**在纹歌中，武汉的造反派经历了从保皇派和造反派的对立，到造反派内部分裂的过程。幽州清华的蒯大富当时也是造反派，结果得势后，造反派内部也出现了分裂，两派斗争持续了两年，最后毛住席派工宣队去解决。

如何克服工人屇集内部的派性问题，是未来工人屇集需要花功夫去研究和处理的。因为派性影响了工人屇集的团结，给了滋铲屇集可乘之机。这些都是客观规律，因此我们在研究纹骅大歌鸣和毛择栋时代的事物时，必须以观察历史、找出客观规律的方法来进行，而不是单纯地认为“应该这样或应该那

样”。实际上，很多事情并不是你认为应该做就能做到的。

好了，我觉得我讲的就够多了。大家有什么想法，或者有什么问题呢？请提出来，好不好？否则我可能会滔滔不绝地讲下去，不如有针对性地回答大家的问题。

纹歌专题 2-纹歌的起因及其深远影响（问答环节）

主持人：有什么问题，大家现在可以提一提。

提问者 1：飞鸣镝老师您好，为什么北欧选出来的政府官员，一定是滋铲届集的政客呢？

飞鸣镝：这个问题你想想啊。首先，在滋苯主义社会里，民主是有一定范围的。什么东西是可以通过民主决策的？什么东西是绝对不允许通过民主决策的？这里面是有文章的。

首先，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绝对不允许通过民主来决策的。举个例子，一个企业属于谁？这个问题是不能通过民主决定的，谁投资，企业就属于谁。老百姓认同这个逻辑——谁投资谁获利，有投资就有风险。因此，如果大家认同了“谁投资谁获利”这样的滋苯主义的逻辑，你是无法撼动滋苯主义的。如果你认同了它，那么，任何政客，不管他说得多天花乱坠，都不会允许人们把属于个人的财产，未经许可，通过民主方式变成大家的。他们会这么说，他们会反问你：如果我们大家决定把你家的房子变成公共场所，你干吗？你肯定回答，当然不干。那他会说，那好，那你又有什么理由要求我把我的工厂变成公共的？所以在滋苯主义国家的宪法里，几乎无一例外都有这一条，叫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这就是滋苯主义的逻辑，滋苯主义的逻辑，是一个互相联系环环相扣的一个庞大的体系。大家认同了它，就无法改变滋苯主义制度。

主持人：接下来，有同志在文字屏里问，如何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更有效？

飞鸣镝：这个问题问我也没多大用，我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笑），这需要你们自己去探索。

提问者 2：我想提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思想诞生在欧洲，像法国、德国、意大利这些国家在 20 世纪初有非常多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和群众的文化水平比俄国、崛起国这些相对落后的国家要好。而且他们也爆发了很多歌鸣，比如法国大歌鸣、巴黎公社和一战时期的德国士兵起义。那为什么他们没有建立起射灰主义政权呢？

飞鸣镝：这个问题其实不难理解。我在美国生活了三十多年，这其中的关键在于，作为一个蒂帼注义，美国有能力转移国内的矛盾。举个例子，这次经济危机，美国直接撒钱，而不会导致通货膨胀，因为全世界在为他们买单。作为一个蒂帼注义，美国可以转嫁矛盾，把国内的届集矛盾引到国外。通过印钞票，美国可以买下全世界的东西，发国债时也不考虑还债问题。因此，通过这些手段，他们缓解了国内的届集矛盾。

列宁曾说过，歌鸣需要两个先决条件：一是统治届集不能继续照旧统治，二是工人届集不能照旧生

活。在发达滋苯主义国家里，通过蒂帼注义对外扩张，他们化解了国内的矛盾。如果没有对外扩张，国内的届集矛盾就会非常尖锐，导致工人届集歌鸣化。比如在二战前的 1930 年代大萧条时期，工人们起来闹歌鸣，逼得滋铲届集不得不让步，比如赋予工会罢工权、社保、医疗保险等福利。

当然，这些福利是工人届集斗争的结果，虽然所谓的福利其实是工人自己出的，像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都是从平时的工资里扣下来的，并不是滋苯家支付的。但这些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滋苯主义社会的矛盾。

至于为什么俄国成功了，而其他国家没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俄国的歌鸣党有长期的准备，而其他国家的歌鸣党没有。所以，主观因素也有很大影响。比如德国的党长期不认同列宁的建党方针，不接受职业歌鸣家和先锋队理论，他们对滋铲届集民主充满幻想，以为工人届集可以通过民主方法获得政权。

这是我的理解，不知道是否回答了你的问题。

提问者 3：纹歌时期，造反派那个时候是还未成熟吗？

飞鸣镝：我个人觉得拿“造反派”来说这个事，不是太正确。造反派里边也是有各种各样的人。工人群众里边的各种思想，在纹歌中都暴露出来了。很多人呢，他们造反还是抱着改朝换代的思想，他们要把

老一批的其他干部替换，自己上台。很多造反派不是抱着治病救人的态度。

这方面你对比其他地方和上海，差别特别大。上海的造反派，上海的工人群众总体来说，特别显示出一个成熟工人届集的思维方式，跟其他地方差别非常大。其他地方的工人，绝大多数是第一代工人，他们的祖辈、父母都是农民，小滋铲届集的思想意识非常浓厚，他们喜欢我行我素，目中无人，喜欢自由散漫。他们不愿意有大生产对自己的束缚，不愿意有组织纪律对自己的约束。这些人，有些口头上非常歌鸣，像俄国历史上的托洛茨基这样的人，表面上非常歌鸣，但他接受不了组织对自己的束缚。所以他们老是“反官僚”，反对别人对自己的束缚，喜欢自由自在，喜欢我行我素，自由散漫。

但是上海的工人届集，相对来讲就成熟得多。打派仗，在上海没有那么多群众基础。大家说个什么东西，如果你有道理，大家支持你，但如果发现你只是为了自己出风头，很快工人就不支持你了。打派仗没那个积极性。但是农民小滋铲届集打派仗的积极性特别强。

这就像一个球队，或者是一个派系，政治上为了派别利益不相上下。在农民小滋铲届集里边，这种情况比较浓厚。在工人中，这里边一个大的原因就是，农民小滋铲届集，尤其是小生产，他们在农村种地，做什么不影响别人，自己爱做什么做什么。尤其在小

生产下，他们不喜欢合作，在生产队里做事也不舒服。他们喜欢自由，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几点钟到地里干活就去，想什么时候收工就收工，自己种什么种什么，自己的行动不影响别人。

但是在工业化社会大生产条件下，每一个人都是整个产业链里的一部分。从一开始，他们就认识到自己是产业链的一部分，根本不能我行我素。每个人都必须按时上下班，有些东西稍微灵活一些，但基本上大家都是协作的。所以他们特别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意识到了这个协作，必须大家一起办的。因此，他们对那种我行我素、不考虑别人的小滋铲届集思想，看不起，看不惯。

所以呢，这个打派仗啊，这东西在上海的工人届集里边，它的市场就是不大。这是客观的，这不是几个人能改变的，不是因为章淳乔在那儿，也不是因为苇住席支持他们。苇住席支持他是看到了一个潜力。如果你自己不出息，苇住席的支持也是没用的。他支持的是有潜力的东西。

你看，武汉的领导高层里边有王任重，他也是纹歌小组的副组长。那么，纹歌小组的章淳乔也是上海干部队伍里的纹歌小组成员，对吧？武汉也有工人代表，上海也有工人代表，但这上海的工人代表或者武汉的工人代表，全局观念差别太大了。所以呢，这不是一个继续歌鸣理论的问题，而是工人届集队伍的成熟的问题。

当时崛起国，只有上海有相当数量的工人。我不敢说是百分之一百或多半的工人，但上海本身就几百万工人届集队伍，它本身就是一个大工业城市，这是历史留下来的。很多工人造反派，他自己的父母都是工人。而其他地方的工人，都是第一代工人届集，他们的父母都是农民。这两者没法比。这个工人届集力量在当时纹歌的舞台上，实际上不是非常强大。

还有别的问题吗？不知道你问题回答了没有？

提问者 4：我想问一下，德国共产党的罗莎·卢森堡曾经批评列宁，认为列宁搞的无铲届集专政和工人先锋队那一套，必然会导致特权阶层和贵族的出现。认为没有了西方民主的监督，必然会出现贵族。但从今天来看，事实上她是说对了。我认为，就算是给了群众监督权，如果先锋队变质了，群众的监督权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比如苏联解体以前也搞了一次选举，大多数人不希望苏联解体，但苏联的变质了的领导，依然把苏联解体了。

飞鸣镝：你对我的问题是什么呀？你提的问题是什么？

提问者 4：就是说如果工人先锋的政党变质了，群众即使有了监督权，对于这个变质的先锋队也没有约束力吗？

飞鸣镝：你看，你还是想从制度设计上去看问题，而不是认为监督权能解决问题。

在纹歌中，很多地方的保皇派不惜动用暴力去镇压造反派，直接把工人屆集的监督权取缔了。工人屆集自己不觉悟，其它的制度设计都没用。就是说这个宪政，宪政民主本身，必须回答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问题。凡是把宪政民主放在第一位的人，都是在回避这个问题——到底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第一位？还是民主第一位？客观上，屆集社会从来都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第一位，民主从来都必须是第二位的。

所有制的问题，工厂、土地、企业属于谁的，从来不可能通过民主来决定，对不对？所以卢森堡的说法是错误的。她说是必然，那是不对的。说有可能，那是对的，但说是必然是不对的。卢森堡的错误在于她把民主放在第一位。她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了代价，最后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她最后被屠杀就是因为对滋铲屆集民主抱有幻想。因此，她对列宁的批评是站不住脚的。

所以，还是刚才说的，无铲屆集不能没有自己的先锋队。有了先锋队才有可能歌鸣取得胜利，有先锋队是歌鸣胜利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群众监督不是他被动、你给他权利，而是工人屆集如果不去主动争取这个权利，就不可能当家做主。

在纹骅大歌鸣中，首先就是一些保皇派不惜动用武力，像上海和武汉的 720 事件，很多地方早期的武斗，都是保皇派用武力镇压造反派。他们以为是在

保护射灰主义，实际上通过自己的行动剥夺了工人届集当家做主的权利。

工人届集没有当家做主的意识，就不可能当家做主，你给他多少权利都没用。所以工人届集怎么去获得当家作主的权利，是一个教育的过程，是实践的过程。

不知道回答你问题了吗？

提问者 5：飞鸣镝老师，我想谈一谈现在我们左派内部的官僚主义问题。这算是你刚才讲的纹骅大歌鸣的一个延续。你提到的纹骅大歌鸣，我们现在作为事后诸葛亮，究竟吸取了多少经验？很多左派群里不是在认真讨论，不从事实出发进行交流，经常被人动不动就禁言或踢出，我们想进行批评，但是又担心直接表达意见可能导致被禁言。

我们的批评是针对整个左派的官僚主义，而不是针对某个人或者某个群。

飞鸣镝：你说的情况，具体的事情我不了解。我就谈一下如何正确对待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吧，可能对你的问题有所启发。在笔择栋时代的历史中，我们可以吸取的经验教训就是要正确划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如何正确划分和处理这些矛盾是非常困难的，但没有正确的划分和处理，我们就无法前进。因此，对待不同的意见，必须要区分清楚，是方式、方法上的分歧还是方向上的分歧？对方

式、方法上的分歧，我们只能通过讲道理的方式去说服对方，最后通过实践去检验对错。

我们要认真思考到底是**方法问题**还是**方向问题**。只要人家在方向上和我们是一致的，那么我们就必须允许人犯错误，也要允许人改正错误。这应该是一种像整风那样的方针和政策。当然了，实际情况，往往是一种倾向会掩盖另一种倾向，那些与我们并不完全志同道合的人，可能会伪装成歌鸣者，混入歌鸣队伍中。**所以，这个正确的划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非常难的，但我们必须从这个角度来思考问题。**

所以，要想想大家之间的矛盾，究竟是方法上的分歧，还是方向上的分歧。

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苇住席曾经说过，**“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有些人说的话让我特别生气，但只要不是人身攻击，只要不越线，我就是试图做到硬着耳朵听，他说你就让他说，只要他不刷屏，不强制别人，也不进行“绑架”，那么就允许不同意见的存在。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并不是人们天生就会的，必须在实践中一步步学习、总结。这里面有各种思想，各种性格的人，有些人还带着各种情绪负担。有些人性子急，有的人比较偏执，有的人比较教条，还有的人比较狡猾，什么样的人都有，这是错综复杂的。因此我们要学会识别，怎么识别呢？一个关键的

东西就是一再去考虑我们的分歧，到底是方法上的分歧，还是方向上的分歧。我们要努力把这个问题做好，

你说的那些，我不了解具体的情况，没法儿说。你看这样可以了吗？

提问者 6：老师，我想问一下，您怎么看待托洛茨基的世界歌鸣理论和斯大林的一国建设射灰主义理论之间的分歧？

飞鸣镝：托洛茨基认为世界歌鸣必须一步完成，他否定歌鸣的阶段性。他认为如果欧洲不起来歌鸣，那么苏联的歌鸣就不可能取得胜利。但是现在俄国已经歌鸣了，如果欧洲不歌鸣怎么办？——他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他认为那就必须向欧洲输出歌鸣，甚至直接派出军队，但这实际上变成了包办替代别人歌鸣了，这最后实际上就会变成侵略。

我们要区别一国“建成射灰主义”和一国“建设射灰主义”。射灰主义本来就是从滋苯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既然是个过渡，就无所谓“建成”，“建成射灰主义”这个说法本来就是不对的。“建设射灰主义”就是一个过程，这个说法是没有问题的，他是要朝着共产主义的方向建设。托洛茨基往往把射灰主义和共产主义混在一起，认为必须一步到位，不承认歌鸣的阶段性。

崛起国歌鸣的时候，托洛茨基当时就反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第二次国共合作时他也反对，他在很多

方面犯了错误。但我认为他最致命的错误就是他**反对民主集中制**，托洛茨基本人是一个“只要他说了不算，他就接受不了”的人，他不能接受党的纪律的约束。他们认为在歌鸣高潮时期要执行民主集中制，但歌鸣过去后就**废除民主集中制**，要求用工会来代替先锋队领导的苏维埃政权。托洛茨基把群众通过民主选举作为工人政权的代表，这实际上就是社会民主党的路线，而不是共产党的路线。社会民主党就是**把民主放在第一位，而不是把无铲届集专政放在第一位**，这也是他致命的错误之一。

这第二个呢，就是托洛茨基他们特别地 “反官僚”，表现得似乎很歌鸣很民主，但其实，他们的“反官僚”，理论上就是**小滋铲届集**的东西。就像刚才我讲的，农民小滋铲届集的体现之一，就是特别反对社会化大生产对自己行为的约束，比如很多人不习惯遵守交通规则，喜欢闯红灯，喜欢我行我素，希望有自己的不受约束的自由。

所以，他们的这种“反官僚”，**实际上**是反对社会化大生产所必须有的专业管理，**他们反对的，其实是干部队伍的存在，他敌视干部队伍的存在**，这种反对看起来好像非常歌鸣，实际上是反动的。

很多人就认可托洛茨基的观点认为要“反官僚”，所谓的“官僚”，尤其是在生产领域、政治领域的“官僚”，从封建社会和奴隶社会就有，但生产领域的所谓“官僚”就是干部队伍。**搞大规模的社会化**

生产，甚至全球性的生产，必须有专业的管理人员，管理是一门科学。否定管理是科学，那是小滋铲届集的思维。所以，托洛茨基他们本质是激进的小滋铲届集观点。托洛茨基主张的世界歌鸣的不断歌鸣论，就是否定歌鸣的阶段性。芼住席的继续歌鸣论则是说，一个阶段完了以后，要进行下一个阶段。从新民主主义歌鸣到射灰主义歌鸣，射灰主义歌鸣完了以后，你必须继续进行生产管理、教育、文化意识形态、医疗卫生、科学技术等领域的歌鸣。因为这里面有新的矛盾产生，新的问题出现，所以要继续歌鸣，不能说歌鸣到头了。芼住席这是阶段论的继续歌鸣论，而托洛茨基的不断歌鸣论是否定阶段的，这是最根本的区别。我不知道这个回答你的问题了没有？

提问者 7：我想问一下，您今天的讲座是围绕着官僚主义展开的。特别是您提到，您对网络上很多讨论的观察，绝大部分依然是通过打击对手来彰显自己，这给我的触动是非常大的。那么我就想问您，关于我自己遇到的一些实质性的问题。

在不止一个左群里，我看到过这样的情况。比如说，像您说的，听不得不同意见，一听到不同意见就给对方扣帽子，这种情况是最普遍的。还有，有些人会说："我比你多学了几年的码烈，我的理论比你高很多，所以你就听我的就完事了。"或者说："我是管理，我是群主，这个群是我的，你没有任何资格来质疑我。"包括我遇到的一些情况就是，提出反对意见

的时候，他们会说：“你去右派的群，你去自由派的群。”他们也会这样，一听到不同意见就禁言你，

我认为这种现象是不对的。即便是一个刚入群的新人，就算他什么都不懂，但如果他说的话依然有建设性，依然是正确的，我们也应该要听。就像您说的，方向的问题和方式、方法的问题。我认为只要立场是可以的，只要立场不是滋铲届集立场，那么我们就可以坐下来交换意见。

飞鸣镝：对，我再补充一点。你想想，**歌鸣队伍要胜利，靠的是团结最广大的人民**。人民群众中有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这是非常正常的。如果群众的觉悟都普遍很高，都不犯错误，那我们也就不需要先锋队了。所谓先锋队，就是无铲届集里面的先进分子。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要想一下，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的目的不是炫耀我们比别人多么高，对吧？不是去炫耀我们的理论多么多！我们是要把广大群众团结起来，为共同的事业奋斗。如果群众里面有错误观点，我们的就要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改正错误观点，同时把群众团结到我们这一边来。而不是把他们打倒在地，然后抬高自己，获得一种成就感，这是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对吧？这就是**典型的滋铲届集思想作风**。而且这种做法，是把群众推到先锋队的对立面，而不是团结群众，这是把群众往敌人那里推，是帮助敌人，是破坏歌鸣的非常愚蠢的行为。

人民群众里边有各种错误思想，是特别普遍的现象。我们可以看到，人们争论的时候，争高低的现象非常常见。学校里有辩论会，看谁辩得过谁，看谁更牛。这些都是滋铲届集的东西，不是无铲届集的东西。

好，你继续说吧。

提问者 7：对，还有一点，就是如果你去了自由派的群里，他们也会禁言你。但是我想说，我们码烈毛主义之所以要和这些右派的做法根本不同，就是因为我们和群众贴合在一起，我们代表的是群众的利益。

飞鸣镝：不光是群众的利益，而是我们的目的是教育人。你要教育人，就必须让他们说错了也不怕，咱们摆事实讲道理嘛。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没关系，要有耐心。什么叫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对吧？

你不相信群众，老怕人家说错了，老怕人家质疑你，那你当什么老师？你看，我也是当了多年老师的，这方面我体验比较多。学生肯定会犯错误，你训学生怎么笨，这是没意义的。学生在课堂上不听话，去玩手机，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你讲的课没意思，对吧？你指责学生干什么呀？所以好多人老责怪学生，我说了这个没用，说了那个没用。那是因为你自己没有吸引他们，学生没有听懂，你没有摆事实讲道理，所以学生听不进去，对吧？

所以在群里边，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你在群里讨论的目的是什么？是争当人上人呢？还是改变人？届集社会里边，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争当人上人。对吧？我们是这个社会的产物，这个社会里的一些很肮脏的东西，我们自觉不自觉地经常沾染在身上。但是无铲届集不是要继续这种争当人上人的社会制度，我们是要为了建设一个没有人上人的社会而努力。我们要改造世界，改造自己。所以我们很多歌鸣左派一定要注意我们辩论讨论问题的目的是什么。

有些人有的时候，辩论不是为了追求什么是真理，而是赌气，非要辩赢，非要争当人上人。这就是打派仗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对吧？不知道这样回答你有没有？

主持人：那个，很快就要九点钟了。一般来说，飞鸣镝老师晚上九点钟就要休息了。下面……

提问者 7：我还想问最后一个问题，可以吗？我还有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

主持人：好。

提问者 7：就是我想问一下您对所谓“历史五段论”的看法。斯大林认为，历史是按照一个原始社会发展到封建社会，进而发展到滋苯主义，再到射灰主义，最后到共产主义，对吧？但是这个说法后来遭到了很多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攻击，他们认为这是一

种机械的唯物主义和历史决定论。请问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飞鸣镝：斯大林说的这个大体上没错。关键在于你怎么去理解这个问题。

斯大林总结的是核心的主要的规律，但你不能机械地去套。你比如，19 世纪美国南部的黑奴制度，算作什么社会？现实的具体情况是非常复杂的。

虽然人类社会形态具体情况可能千差万别，**但斯大林把最核心东西说出来了。**

今天我们讲射灰主义的两大届集：滋铲届集和工人届集。你说这也太绝对化了，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有很多其它的生产关系或者社会结构，可以找到其它形形色色的情况。**但是，最核心的是否是这两大届集呢？同样的，历史上这五个不同阶段的最核心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斯大林说的基本上是对的**，但如果你把它机械化，那肯定是错误的。对吧？就像今天你说要区分两大届集，绝对化到每个人，说他要么一定是滋铲届集要么一定无铲届集，那就荒谬了，因为社会是复杂的，但是这两大届集**是最根本**的。你同意吗？

提问者 7：对，同意。那飞鸣镝老师，您以后还会过来这里跟大家讲课吗？

飞鸣镝：什么时候邀请我都来啊，咱们网上不是特别方便吗？

主持人：好的，我们今后一定多邀请飞鸣镝老师来这个群里讲课。飞鸣镝老师，既然您表态了，我们也特别高兴，特别欢迎。

那么今天呢，咱们是不是请飞鸣镝老师先讲到这里？因为时间不早了。飞鸣镝老师一般晚上九点就要休息。

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请飞鸣镝老师来讲。飞鸣镝老师刚才已经表态了，随时来，我们非常感谢飞鸣镝老师。

飞鸣镝：下次我们再交流，多听大家讲，别我一个人讲了。以后我们可以再想一下什么大的主题，咱们可以再讨论交流。

主持人：好的，今后其他主题也可以，咱们设计好其他主题后，再请飞鸣镝老师来交流。那么今天，非常感谢飞鸣镝老师！

飞鸣镝：别客气，别客气。

主持人：好嘞，代表大家感谢飞鸣镝老师，您看大家在文字屏里，不断发言，“飞鸣镝老师辛苦了”，“感谢飞鸣镝老师”，大家都在这里发，有说谢谢的，有说辛苦的，还有发花的，发笑脸的，哎呀，有很多很多。

飞鸣镝：谢谢，谢谢，

主持人：那今天就到这里吧，飞鸣镝老师，好吗？

飞鸣镝：好嘞，谢谢，再见。

主持人：谢谢飞鸣镝老师，您多保重。

纹歌专题 3-纹歌中的关键问题

纹歌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很难在短时间内讲清楚。因为内容太过丰富，我也不可能全部讲完。其实，很多网友已经在研究和了解纹歌的过程，所以我想就其中的几个要点来讲讲。

首先，纹歌确实非常复杂，历时较长。从历史角度来看，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人民群众如此广泛、深入、持久地探索如何当家做主的运动。因此，它的复杂性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

纹歌的爆发，实际上有其深刻的根源。要理解为什么会爆发纹歌，不能仅仅从纹歌本身着眼，而是要从 1949 年解放后，崛起国到底要走哪条道路来讨论。是走滋苯主义道路，还是走射灰主义道路？这个根本性斗争，最终导致了纹歌的爆发。

为了讲清楚这些背景，需要回顾笔择栋时代的历史近三十年的历史。细致地讲的话，我们没有时间，只能大概的说一说。

笔择栋时代，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 1949 年到 1956 年，射灰主义改造的完成。1949 年，崛起国的政权已经掌握在了人民群众手中，但射灰主义改造又花了七年时间才完成。有人将滋苯主义复辟的情况与射灰主义改造过程混为一谈，这其实是错误的，政权掌握在哪个届集手中，社会就

会按照那个届集的意图被改造。这两个时段，掌握政权的届集是不同的，改造只是一个过程。

到 1956 年，射灰主义改造完成后，面临的是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射灰主义社会的问题。这个过程中，官僚主义和脱离群众的问题逐渐暴露。当时还出现了“升官发财”的现象：升官就能发财，失去官职就会破财。这种官僚升迁机制成为揍滋派滋生的物质基础。

与此同时，群众对新政权中的一些官僚主义问题感到不满。加上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以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等，笔住席逐渐意识到射灰主义时期仍然存在许多未解决的问题。因此，**他认为必须对官僚主义进行整治，并着手推动整风运动。然而，整风整不下去，党内高层对此极为反感和抗拒**，理由是担心所谓“整风会导致党的垮台”。

而笔住席则担心，“如果不整风，党就要毁了”。在与揍滋派斗争的过程中，笔住席的认识逐步成熟。我们可以说，1957 年的“整风”到“畈佑”再到“畈佑阔大化”的转变，**是理解笔择栋时代后 20 年的一把钥匙。整风本质上可以看作是一次“夭折”的纹歌**，因为当时笔住席对揍滋派的认识还不够清晰。大家都是共同奋斗几十年的老歌鸣，笔住席起初以为问题仅仅是工作方式、方法、工作作风等方面的差异。

经过六七年的时间，笔住席逐渐认识到揍滋派的实质。这里有一个**关键的节点**，就是三年困难时期

的饿死人事件。揍滋派早期反对合作社，但后来却发现合作社是掠夺农民粮食的有利工具。就像如今一些工业党支持合作社一样，他们是从工业化的角度出发的。但结果却导致了共产风、浮夸风，最终酿成了饿死人的悲剧。

但是他们的解决方案呢，就是搞单干。所以，从反对合作社、搞共产风、浮夸风，再到搞单干，**这一系列折腾可以看出，这些人并不是要走射灰主义的道路，而是想走滋苯主义的道路**。虽然他们的滋苯主义与西方的滋苯主义的表现形式不同，但本质上相同，一个都是剥夺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力，第二就是用滋苯主义的逻辑去搞射灰主义建设。

等到毛住席意识到揍滋派问题的严重性时，可以说是 1962 年七千人大会后，八届十中全会在北戴河的会议上，决定要搞射灰主义教育运动。然而，进行射灰主义教育时发现，自上而下的方法并不奏效。搞了多少次，先是“十条”，后是“二十条”，后来到 1965 年春节期间又搞了一个“二十三条”，都是关于射灰主义教育运动的办法。虽然他反复动员党内的机构和官僚去推动射灰主义教育运动，但发现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因为问题的根源在于上层。依靠上层去克服自身问题，是不可能的。

因此，纹骅大歌鸣成为毛住席最后不得不采取的发动群众的方法，用来揭露党内的黑暗面，以及当时崛起国社会的黑暗面，通过依靠群众。因此，纹骅

大歌鸣的爆发，从 1949 年到 1966 年，这十七年中总结的经验是，只有通过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才有可能突破官僚体系的阻力，去改变党的性质。

芼住席对揍滋派的概念，实际上是在 1965 年春天的“二十三条”中首次明确提出的。在此之前，他有过各种说法，但早期并未有这样的认识。等到他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才提出了揍滋派的概念。这一概念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因为揍滋派的定义，尽管当时没有做出明确的界定，但如今半个世纪过去，我们可以总结一下。

我认为，揍滋派的定义应包括：

第一，捍卫官僚等级特权，即升官发财、罢官破财的官僚升迁机制；

第二，反对群众监督，他们通过“畈佑”运动向全世界宣告——我们不好惹，不能给我们提意见，谁给我提意见就是反党、反射灰主义。

因此，“畈佑”运动从现在看来，是一个“行左实右”的运动——畈佑本身是对的，但是当时的那场运动被严重“扩大化”了，其实它本质上变成了一个打击群众的运动，所以我们说的这个“畈佑”运动，是指这个名不副实的“畈佑”运动，我们姑且还是称它为“畈佑”运动吧。当时被打成右派的绝大多数其实是歌鸣者。

总之，揍滋派出事的第一枪就是“畈佑”运动。有人说“畈佑”运动是芼住席亲自领导的，这是错误

的，没有证据。其实，**你从《苇择栋传》或《苇择栋年谱》里面都能看出来，"畈佑"运动中，苇住席是非常被动的。他一直期望这个运动能很快结束，回到和风细雨的整风运动中去。**可见，苇住席当时对党内官僚的认识并不深刻，以为通过和风细雨的整风就能解决问题。然而，最后像纹骅大歌鸣这样波澜壮阔的运动，仍然没有能解决问题。所以说，人的认识是在实践中逐步加深、提高的。

因此，这就是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搞纹骅大歌鸣。在这其中有一个根本原则，就是到底要走射灰主义道路，还是走滋苯主义道路。每一个干部到底是揍滋派还是歌鸣派，谁来判断呢？只能通过群众运动来判断，苇住席不可能逐一审查每一个干部。

所以，只有通过运动中每个人的表现，才能看出谁是反对官僚等级特权的。鼓励群众监督是用射灰主义的原则，而不是用滋苯主义逻辑去搞经济。

至于我刚才提到揍滋派的定义，我忘了说第三条。第一条是官僚等级特权，第二条是反对群众监督，第三条是用滋苯主义逻辑去搞射灰主义建设。

3.这里边呢，有很多人，大多数干部应该说是不直觉揍滋派的。揍滋派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欣赏，喜欢，打心眼里喜欢官僚等级特权，但不一定捍卫官僚等级特权。他们不是反对群众监督，但对批评肯定不高兴。咱们看群里边很多人喜欢辩论，辩论就是因为

大家都认为自己正确，听不得不同意见。这很难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来对待不同的意见。

第三个特点是，他们习惯性地以为，只有通过物质刺激，才能把工人届集和人民群众的射灰主义建设积极性调动起来。这些都是揍滋派的一些特征。其实，笔择栋时代的这些干部多多少少都犯了揍滋派的错误。这是因为以前没有历史经验，而且当时苏联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官僚等级特权膨胀得比较厉害，群众监督也比较匮乏，因此物质刺激的措施比较多。这些都是当时崛起国在笔择栋时代需要克服的问题，只有搞一次纹骅大歌鸣才能解决。

然而，有了 1957 年整风到”畈佑”运动的经验教训，笔住席在发动纹骅大歌鸣时，就不能像上一次那样。他必须防备党内官僚将纹骅大歌鸣变成一次新的”畈佑”运动，甚至是更大规模的畈佑。那么，怎么办呢？他必须从 1956 年到 1966 年期间，与苏联进行十年论战，给苏联的左派也带来了启示。

此外，他还利用揍滋派内部的矛盾。比如刘修养和彭德怀之间的矛盾。在彭德怀被罢官的问题上，刘修养坚决反对彭德怀平反。彭真在幽州市写下的《海瑞罢官》，实际上是影射彭德怀的事情。因此，笔住席这次就要利用揍滋派内部的矛盾。

在 1957 年畈佑时，刘修养和稻上飞将笔住席当时整风的真诚转变为“引蛇出洞”。这次，笔住席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搞一个轰轰烈烈的纹骅大

歌鸣，让刘修养和稻上飞去主持纹骅大歌鸣。引蛇出洞，他们通过镇压群众的方式来进行。

所以，516 通知等，都是中央高层全票通过的，他们要搞纹骅大歌鸣，怎么搞呢？还是镇压群众。通过让他们自己暴露自己，才能让群众看出揍滋派的真面貌。因此，516 通知出台以后，当然，516 通知当时在中央和幽州的中央高层一致通过。芼住席不在幽州，是刘修养和稻上飞主持的会议，中央的高层通过了这个通知，因此他们必须执行。

结果，他们还是用镇压群众的办法，也就是派工作组。纹骅大歌鸣第一步，一个很难的问题就是怎么去发动群众。你看射灰主义教育运动，是派工作组，但派工作组最终克服不了揍滋派的问题，因为揍滋派掌权，揍滋派不会派工作组去解决揍滋派的问题。

所以，必须发动群众。怎么发动群众呢？芼住席有一个特点，就是善于从群众运动中总结出有价值的东西。比如，大自杠这个有利的武器，就是右派在”畈佑”运动和整风运动中发明的。他把它交给了人民群众。

4.那么，在纹歌一开始，大字报都是批判党内已经定了的谁是揍滋派，谁是学术权威等等。结果，有一个幽州大学的印元子写的大字报，质疑幽州大学本身的领导。芼住席看了这个大字报，然后在全国广播，记得是 6 月 1 号。这个大字报很有意思，因为以前的大字报都是矛头向下的，而不是矛头向上的。而

这次的大字报矛头向上，毛住席称它为第一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字报。因此，这个大字报迅速传遍全国，大家都效仿，认为可以把矛头指向上面了。这是因为有了 1957 年畈佑斗争的经验教训，大部分人还是不敢质疑本单位的领导。

我记得在我上中学的时候，老师们一再告诉我们，不要犯 1957 年”畈佑”运动那种错误，就是不要攻击、不要批评当地学校的领导，不要被打成右派，这是了不得的。但是印元子的大字报直接推翻了这个观念。

同时发生的事情是，工作组进了高校以后，很多中学、高中都是高干子弟云集的地方。青年人的特点是敏感、敢想敢干，他们的激情非常高。结果，工作组进到这些高校和中学后，他们的做法让这些高干子弟感到反感。这些高干子弟秘密在主要的通知后，组织了红卫兵。他们开始批评本校的领导和工作组，看不起工作组的人，因为他们的父母的级别远远高于工作组的领导。所以他们不怕。

好像清华附中的一个红卫兵写信给毛住席，希望得到他的支持。那是在七月份，毛住席回信，有条件地支持他们，并把红卫兵运动推广到全国。

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你看毛住席一生，他不是一个闭门造车的发明家，而是一个善于发现群众中有价值东西的人。上井冈山不是他自己发明的，而是他发现当时有一些农民武装在山里占山为王，

因此我们就效仿他。同样的，红卫兵运动不是他闭门思考顶层设计的结果，而是群众运动中出现的东西，他将其推广开来。

红卫兵运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付左派是非常有利的武器。这里面有几个条件：第一个是，红卫兵的起步是高干子弟，因此党内官僚和组织派不会反对自己的子女搞红卫兵。把红卫兵推广到全国后，高干子弟的父母也不好说什么，因为自己的子女都是搞红卫兵的，为什么你能搞，别人就不能搞呢？

第二个条件是，红卫兵是党内官僚系统之外的力量，他们不受党的系统影响。因此，他们可以不负责任。尤其是幽州的红卫兵串联到外地，比如上海、武汉等地方，他们打破了地方党组织对信息和真理的垄断。红卫兵到了武汉、长沙、天津，进行了一次火力侦察，了解哪些是揍滋派，哪些不是。先轰一通，给你贴大字报，臭骂你一顿。如果你虚心听群众的意见，那你就不是揍滋派；如果你反抗，那我们就把你当揍滋派。

这样一来，迅速扫清了各地党组织的权威，起到了发动群众的重要作用。

5.红卫兵运动，大字报，加上大串联，就是红卫兵到全国各地去串联，煽风点火。那时候我才十四岁，记得我们到了山西的阳泉，去一个煤矿。我们说是步行串联，但在煤矿一待就是几个月，对我印象非

常深。因此，红卫兵运动起到了打破党的政权系统对信息和正义的垄断，变成了一个挑战现有官僚体系的力量。红卫兵运动在发动群众方面功不可没，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比如，后来工人的主力军，几乎都是靠红卫兵起来的，几乎全国都是这样。因为工人，尤其是农民，顾虑比较多。首先，你要是给领导贴大字报，可能会被扣工资，甚至被扣帽子，那就受不了，吃不了兜着走。但是学生没问题，学生一拍屁股就走了，天不怕地不怕。而工人比较担心，要发动工人起来比较难。

上海的工人，其他地方的工人，搞倒卖的组织几乎和学生、红卫兵有直接的关系。而且，红卫兵运动激发并鼓励了工人成立自己的组织。因此，红卫兵运动是纹骅大歌鸣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步。毛住席善于观察群众运动中的潜力，发扬光大，是一个非常善于因地制宜、随机应变的领袖。

有了红卫兵运动、大串联、大字报，纹骅大歌鸣的风暴传遍全国。之所以纹骅大歌鸣开始时那么轰轰烈烈，是因为它反映了人民群众对当时各级领导的怨言、质疑和不满。要没有群众对当时党的各级领导的一些意见和不满，就无法发动人民群众。人民群众之所以能够发动起来，就是因为他们觉得有些东西是不对的。

另外，”畈佑”运动后形成的那种压抑、不敢说话、不敢顶撞领导的气氛，也导致了一种反弹。因此，

人民起来了，可以给领导贴大字报，可以质疑领导了，领导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存在。这对崛起国人民，尤其是有几千年封建传统的民族来说，意义非常深远。

纹歌开始的第一步是如何发动群众。一个宁子大字报、一个红卫兵运动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当权派——也就是当时的干部，没有被罢免的干部，称为当权派。他们很多人犯了组织派的错误，但并不愿意承认自己有错误。一般人都很少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往往一被批评，心里就不由自主地抵制，产生一种防卫情绪。

一般人本能地不愿意听批评意见，反而比较喜欢听表扬，这是可以理解的。

6.很多干部在纹骅大歌鸣刚开始时受到冲击，不会马上承认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对于某些问题，他们可能会承认，但仍有很多人不服。因此，他们不会坐以待毙，造反派和群众对他们的批评，他们也会进行反击。人都会反击，而当权派拥有社会网络、资源和威望。

刚开始时，他们就组织了许多保皇派的组织，反对造反派。他们通过网络联系了许多过去的积极分子、党员干部和老工人，声称造反派要反对射灰主义，强调要保卫党和射灰主义国家。以此旗号，他们组织了很多保皇派群众与造反派对抗。当然，许多地

方的领导甚至希望调动警察和军队来镇压造反派，但中央明令禁止。

因此，他们无奈之下，组织自己的保皇派组织来对付造反派，以保护自己。在 1966 年冬天到 1967 年春天这段时间，斗争比较激烈，处于一个僵持阶段。简单来说，上海、山西和黑龙江等地发生了夺权事件，造反派与一些老干部联手，夺取了当地政权。

1967 年 1 月的西边削减全国的夺权斗争中，造反派要剥夺保皇派和当权派的权力。这个夺权过程其实是逐步进行的。当造反派在上海、武汉和其他全国各地兴起后，媒体，尤其是当地的官方媒体，比如湖北日报、湖南日报和解放日报，掌握在当地党委的领导下。官方媒体常常报道造反派的行为是错误的。

很多地方的夺权都是因为造反派占领了当地的报社，要求报社将他们的传单与官方报纸一同发送，或者直接停刊，不让官方报纸继续发行。回头来看，这一策略并不恰当。自己的话语权不能靠剥夺别人的话语权来实现，这是基本原则。

另外，像武汉的湖北日报停刊将近一个月，这让很多保皇派群众非常不满，质疑凭什么停党的报纸。这导致了许多斗争、冲突，甚至武斗，保皇派与造反派之间发生了冲突。那时的武斗并不是非常激烈，双方都没有动用武器，也很少有人员伤亡。

7.当然，当权派在早期镇压工人和学生的时候，确实动用过军队。青海当时的造反派和红卫兵占领

了青海日报，结果青海军区开枪打死了很多红卫兵。他们坚称红卫兵先开枪，调查发现红卫兵根本没有枪。因此，周总理发现后立即逮捕了青海的一个干部，并强调中央明令禁止用军队镇压群众。

这是发生在一月风暴期间，全国夺权的背景。但是，各地方的情况不一样。上海的夺权比较成功，其他地方的夺权情况差别非常大，各种地方都有不同的表现。以武汉为例，武汉的造反派在夺权时就出现了分裂，因为大家都争权，造反派之间出现了矛盾，互相看不起，最终导致了武汉的夺权失败。

相比之下，上海的夺权就比较成功。这里有一个特殊的条件，这个条件不是后人所说的因为毛住席支持，而是上海的做法与其他地方不同。上海的夺权是一个过程。首先，当时的上海市委成立了郭勇司，为了反抗组织造反派，他们组建了自己的保皇派组织，即赤卫队。区卫队试图将事情控制住。

在上海的工总司成立后，保皇派发现中央支持了他们，于是试图将事情闹大，停水、停电，导致整个上海几乎瘫痪。造反派和当权派都放任自流，交通、货物运输都出现了问题，电力和煤炭供给也遭遇困难，整个上海陷入瘫痪。

在当权派撂挑子的情况下，造反派重新组织生产，包括铁路运输和码头卸货。这种情况并不能算真正的夺权，他们只是填补了当权派留下的空缺。然

而，在武汉、长沙、广东等地，当权派并没有撂挑子，因此造反派面临更大的压力，冲突也更加激烈。

一月风暴是一场全国性的运动。在夺权后，如何建立新的政权呢？上海成立了上海公社，而黑龙江成立了歌鸣委员会。

8.毛住席对比各个地方后，认为还是歌鸣委员会好，否定了上海的人民公社。后人把这个看作是一个倒退，因为他们认为上海公社就像巴黎公社一样，但其实他们忘记了巴黎公社是在列宁主义出现之前。巴黎公社最后失败，正是因为没有按照列宁主义、也没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方针去办事。无铲届集掌权离不开自己的先锋队，而巴黎公社本身并没有先锋队。

歌鸣委员会是“三结合”的，它是干部、群众和军人三结合来掌握新的政权，因此相对科学。但上海的情况比较成功，其他地方就比较麻烦。比如说，以武汉为例，武汉的夺权失败后又重新夺权，中央要求大家联合夺权。然而，造反派又无法联合起来，相互攻击，这给了当权派极大的活动空间。因为大反派联合不起来，最终当地政府的领导，像陈在道、张铁学等省里的军区和省委领导，就组织了保安派群众，成立了百万雄师去镇压造反派，甚至给保安派发放武器来武装镇压。

两边的武斗非常激烈。因此，中央当时派了一些人到武汉去解决武斗问题。王丽就是当时去解决武

汉武斗的负责人。后来，毛住席发现全国有很多地方出现了这种状态的分裂，或者是保王派镇压大反派，问题非常严重。于是，毛住席决定亲自到武汉去解决这个问题。他在七月初前往武汉。

然而，军区的干部和头目对毛住席的话很不服气，鼓动底下的士兵冲击毛住席的住处，绑架了中央派到武汉去解决武斗的王丽，以及国防部部长谢福志。这就是最有名的 720 事件。当时看起来像是一个政变的征兆，很多人对纹骅大歌鸣产生了反感和不理解，抵制到了这种程度，几乎到了要政变的边缘。

回过头来看，其实很多人只是不理解，做了很多蠢事，他们并不是真正想绑架毛择栋，只是没有胆量。发生这件事情后，全国人民都齐心协力，中央肯定不允许武汉胡作非为。因此，中央一表态，武汉的保王派就垮了，垮了以后造反派又上台了。

然而，遗憾的是，造反派上台后又开始打派仗，互相看不起，都是以我为中心，都想把自己作为最歌鸣的力量。他们要求大联合，但如何联合呢？就是说你们那一队人要把自己的旗号放弃，加入我们，这实际上就是要你们归入我们的队伍。然后我方也会说，那我们就解散，解散后加入你那。因为到底是以你为中心还是以我为中心，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9.从 720 事件以后，六七年夏天一直到六九年末，这两年多时间，各地的造反派之间互相看不起，

打派仗，武斗越演越烈。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清华大学的蒯大富。

蒯大富在纹歌早期，抵制刘修养派的工作组。工作组的顾问是王广美，他每天向刘修养汇报清华大学的运动情况。蒯大富是一个硬骨头，他质疑工作组，有自己的意见，并能够顶撞工作组。结果，工作组不容忍，给他召开了万人批判大会。他与人辩论，结果工作组辩不过他，于是把他关起来。他绝食抗议，这就是当时为什么刘修养被降职的原因。

在 1966 年十月份召开的八届 11 中全会之前，周恩来直接找蒯大富，听他讲刘修养的工作组怎么迫害学生的材料。刘修养垮台后，蒯大富成为造反派的头头，头脑发胀，认为在清华大学什么都要听他的。结果，反派中有很多人对他不服气，成立了一个叫“414”的组织，日期是 4 月 12 号或 4 月 14 号。因此，很多单独的组织都是以那个日期命名的。

蒯大富的组织是井冈山，而井冈山与 414 派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激烈。到了 1968 年，打了 100 天的武斗。清华大学作为一个理工科大学，有很多设备和实验室。一派占一个楼，另一派占另一个楼，最初是互相贴打报，咒骂攻击，后来是用喇叭互相大骂，制造一些火箭互相射击，然后绑架对方的人放到地下室，武斗升级。

清华大学的大部分人都变成逍遥派不参与了，但这两派的骨干核心，非要把对方当敌人，誓言不打

垮不罢休。清华大学从 1966 年夏天到 1968 年夏天这两年时间，实际上是为了实现民主，但情况变得越来越复杂。最后不得不派工程队去，数万名工人不带武装，空手进入清华大学，制止了两派武斗的攻势，也制止了上海的不制。

这样的武斗其实在山西、四川、重庆、广州、广西、江苏、江西等许多地方都连绵不断。例如，广西的造反派 412，中央支持他们，但与另一派的矛盾越来越激烈，双方都不听劝告，甚至到了破坏铁路、炸桥梁的地步。为了给越南提供援助，必经的铁路桥梁被造反派炸掉，打派仗让人们完全失去了方向，究竟是在干什么。

10.我们造反的目的是什么？今天回过头来看，我们发现很多造反派其实和过去所谓的“首派”一样。很多人参加歌鸣是为了反抗压迫，但并不是要消灭压迫。许多老歌鸣是有改换代的，造反派也有改朝换代的想法，他们希望自己上台，压迫别人，而不是追求真正的射灰主义。真正的射灰主义必须是人民群众有当家做主的权利，而不是少数人说了算。然而，很多造反派和保王派都是从派系的角度看问题，存在“你死我活”的斗争，这是一种典型的小滋铲届集特征。

有些人非常激进，历史上大家恐怕都知道苏联的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属于这种人，他不断折腾，只要他的观点和主张得不到实现，就死不认输。川普也

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人，他就是一个从不认输的人，非要他说了算才行。因此，许多造反派和揍滋派都是从派系和个人小集团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一个届集的长远利益出发。

这不是治病救人，而是高帽子扎辫子，把人上纲上线，非要把人当敌人来看，不懂得如何正确划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是当时纹歌中打武斗、打派仗的一个根本原因。虽然早期，从 1966 年到 1967 年夏天，保皇派镇压造反派，里面确实有揍滋派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情况，但到了 720 事件以后，从 1967 年夏天到 1969 年末，有的地方甚至更长，那些打派仗的情况就很难说是揍滋派挑动群众斗群众了，而是造反派内部的内讧，大家都要当头，都是要以我为中心。所以，小滋铲届集的派性大爆炸可以说是纹歌最后，未能防备左派上台的最根本原因。

那么，现在都八点了，我想留一点时间给大家提问。最后，我想谈一下上海纹歌和武汉纹歌的对比，这特别能看出纹歌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小滋铲届集的派性。上海的工人有着非常浓厚的工人传统，几代人当工人。因此，工人届集的核心传统意识与农民的小滋铲届集特征是截然不同的。农民小滋铲届集的特征是我行我素、自由散漫，总想出人头地，想要自己说了算。在小农经济中，你确实可以我行我素，自由散漫，怎么种都是你的事儿，不需要和其他人协调。然而，工人届集的生产特征是必须很多人，甚至成千

上万个人协调一起进行生产，因此他们不能我行我素，也不能自由散漫。这是工人届集与农民小滋铲届集之间最根本的差别。

上海的工人正是因为有这个传统，

11.他对那种自由散漫、我行我素的人，一个是不能容纳，一个是看不起。但是，武汉的工人，绝大多数在纹歌时期都是第一代工人，他们的父母是农民，身上带有浓厚的小滋铲届集特征，就是我行我素、自由散漫，喜欢出人头地。

举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当时武汉的造反派夺权的时候，重工业工人看不起轻工业工人，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例如，上海和武汉有几项苏联援助的156 项项目，其中武汉钢铁公司和武汉锅炉厂等都在此列。实际上，很多年轻人刚进工厂没多长时间，但他们认为自己是产业工人，这种自豪感大家可以理解。然而，有了自豪感，他们就看不起轻工业工人，认为轻工业工人就是在卖油条、卖豆浆，不算产业工人。

所以，武汉的服务行业也挺多，很多工人属于服务行业，算是非产业工人。这使得轻工业工人和重工业工人之间不能团结在一起。在上海就没有这种思路，因为上海的纺织厂特别多。无论你是哪个工厂来的，上海从来没有听说过一派看不起另一派的情况。工人们都知道自己是打工挣钱养家的，这么简单。

因此，上海的氛围就比不上武汉。上海的干部队伍与武汉的差别特别大。武汉的干部队伍，绝大多数是南下的，就是“百万雄师过大江”后留下来的干部。这些干部过去在农村做工作，搞土改，打仗，但在城市做工人的工作经验不足，底子不厚。相较而言，上海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当地的干部，南下的不多，转业的军队干部也是新四军，在上海附近工作，因此他们与当地人民的关系比较密切。

所以上海的干部犯组织派错误的情况不如武汉严重。上海的干部总体来讲，对造反派的抵制不强。这其中，马天水开始抵制造反派后，很快与一些优秀的新干部密切合作。只要你能工作，不管你的级别和背景，只要有本事，我都用。因此，上海的干部能很快与上冷派结合在一起。

而武汉的干部则特别抵制这个派系。许多干部看不起帐篷派，他们也得打败仗。这两个方面是互相影响的。武汉的干部对群众监督的抵制比较强，而上海的干部抵制就不那么强。武汉的工人相对是新一代，他们的派性思维、以我为中心的意识非常强烈，因此这种派性在武汉有市场。这不仅是几个人的问题，而是群众的大多数能不能跟着你一起打派仗。

所以你看，上海也有派系，但打派仗没市场，人们很快发现闹了半天不过是一些投子，想在革委会里捞个一官半职，而我们不过是当炮灰。因此，上海的工人对打败仗是非常厌恶的，而武汉的工人对打

派仗却非常积极。相对而言，这是两个城市之间一个很有意思的差别。

12.纹歌有三个城市可以学习，一个是幽州的纹歌，主要是学生；一个是上海的纹歌，主要是工人；还有一个是武汉的纹歌，既有工人也有学生。这三个地方的特征非常不一样。大家如果想了解纹骅大歌鸣的过程，可以参考一些相关书籍，有一本书讲的是幽州的纹歌，书名叫《清华蒯大富》，讲述的是蒯大富如何进入清华，如何造反，如何搞武斗，以及他的一生。

介绍武汉纹歌的最主要书籍，恐怕就是王绍光的《超凡领袖的挫败》。这本书基本上讲述了武汉纹歌的整个过程，出版已有快十年了，这是王绍光本人撰写的博士论文。此外，关于 52720 事件，徐海亮写了一本书，详细记录了 720 事件的前前后后，逐日逐时地进行了详尽的叙述。因为后人常常歪曲历史，他希望将真实的历史还原。

最近，武汉的造反派又出了一本书，书名我忘了，但那是许多人的回忆录汇集而成的。我还没有仔细看，不过只看了一点就让人心痛，他们的派性实在让人遗憾，因为我们有个对照。上海的大反派上台后，他们争论的不是造反派内部谁当头，而是是否允许保皇派的群众加入造反派的队伍。

与武汉的大反派斗争性质完全不一样，武汉的造反派根本谈不到接受不接受保皇派的群众，他们

是互相不接受的。上海的藏反派早期也反对保王派加入造反派，担心会冲淡力量，但汪哄纹以及许多干部经过争论，最后把大家说服了，结果很多保皇派群众加入了造反派队伍。这样一来，转盘就没有了对立面，就没有派仗可打了。

尽管各个单位里边还是有派仗，尤其是郊区的几个县武斗也打得挺厉害，但相对而言，上海的武斗顶多是动拳头，杀的人很少，死人也有，但相对较少。

一个特别值得我们去研究的书是鲁迅写的《歌鸣造反年代》。这本书特别好，作者本人是否定茅盾时代和纹歌的，但他忠实于史实。他花了之前写过几本，90 年代也写过几本咒骂纹歌的书，否定纹歌的著作，包括《大崩溃》和《无铲届集力量》，都是讽刺和批判大反派的纹歌。然而后来他发现，这些作品只不过是发泄自己的观点，质量比较片面。

于是，他花了十年时间搜集大量的资料，包括旧货摊里的传单、网上的回忆录，查阅了大量的档案，采访了几百个当事人，无论是保王派的、造反派的干部群众。经过十年的努力，他出版了这本《歌鸣造反年代》，还原了纹歌的历史真相。因此，这本书为我们研究工人届集最集中的地方和纹歌运动的特征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史料。

13.这里边有一个比较有名且值得我们去研究的事件，就是六七年夏天 720 事件出现以后，当时上海有一个柴油机厂搞武斗，最后我们称之为“杂连斯”。

这个柴油机厂的事情特别值得研究。你把这个前后过程捋清楚后，能够得出一个行得通的方案，处理工厂的派性问题，那就是了不起的。

我想把柴油机厂的过程给大家讲一讲，让大家看看纹骅大歌鸣的艰难，以及如何克服派性。柴油机厂本身有将近 7000 个工人，主要生产船用柴油机，供军舰和渔船使用，是一个重工业工厂。在纹歌早期之前，这个工厂的厂长非常有本事，他以厂为家，对每一个车间和工序都了如指掌。他很少在办公室办公，主要在车间里处理各种问题。

但他在解放前有一段时间脱党，所以历史问题上有一点争议。经过几次审查，最后结论都是他没有背叛，不是叛徒，只是脱党。这个厂长是一个非常实干的干部，获得了工人的尊重和爱戴。然而，纹歌一开始，他被调走了。

如何对待这个领导，厂里分成了两派。多数派认为这个干部是好干部，少数派则认为他是揍滋派。但这里面又有一个矛盾：多数派基本上是上海当地人和从事业务的工人及技术人员，而少数派则不少是外地来的，还有一些是转业军人和海军，尤其是搞政治工作的。

因此，原本是地方的矛盾，但联系到纹骅大歌鸣的派性后，双方的冲突愈演愈烈。从六六年底分裂，到六七年夏天，发生了多次武斗。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多数派三千多人将将近三千的少数派赶出工

厂，整个工厂的生产完全停滞。即便他们还有军工任务，但也被迫停滞。

市里派了很多人去调查，各组红卫兵到工厂采访，试图了解两边的派性斗争到底怎么回事。结果，没有人搞清楚事情的真相。按理说，少数派属于造反派，因为他们要反对厂长；而多数派应该被视为保皇派。但多数派又认为自己是造反派，结果把少数派赶出工厂，发生了武斗。

四五月份时，市里的公安警察几十人空手进入工厂，劝说多数派要制止武斗，结果被多数派绑架，后被放出。到了八月份，其他工厂的派宣传队来劝工人要文斗不要武斗，结果一个工人被打死。

社会上也有很多支持连斯的力量，很多造反派里的人没有当上官，未能进入革委会，对新政权感到不满，他们也想把事情闹大。

14.所以，他们成立了全市范围的联司联络站，叫“忘了叫什么东西”，反正是为了造声势。汪哄纹他们也不能直接镇压，因为有群众基础。所以，他们先把联络站给去掉了，因为联络站里其实没有群众。

后来又召开了全市的声讨大会，批评这个联司对财务局场的两派斗争。少数派叫东方红。于是，召开了全市的青岛大会，批评联司搞武斗。会议是在 8 月 5 号举行，夏天太热，会议在晚上开。开完会后，很多工人直接徒步走到这个财务机场，要求抓住工厂的罪魁祸首。

几百人逐渐增多，最终将整个工厂围起来。结果，联司准备了两个礼拜的武斗，关上了厂的门。因为那些工人是半夜过来的，他们就从高处向外扔东西，像是在造船厂的大螺丝，螺丝母都是特别大的，跟拳头差不多大。他们用螺丝向外砸，把包围工厂的工人打得一塌糊涂，后来也进不去。

结果，旁边工厂的工人把一个大吊车从另一个工厂调过来，把财务场的大门吊起来，突破了防线。随后，人们涌入工厂，与联司的人搏斗，逐层攻占。经过 12 个小时，所有联司的人都被抓住，纷纷投降，联司的人举着手走出去，结果一路上又被别人反手打一顿，但幸亏没有人死掉。

这个案例非常值得研究，主要在于如何处理人民的矛盾。当少数人拒不服从时该怎么办。虽然有各种理论和说法，但面对现实矛盾时，你如何处理这个问题，似乎没有更好的办法。因此，这就是纹骅大歌鸣中派性冲突到这种程度的原因，起码在上海还未达到动枪动炮的地步。然而在四川和重庆，就有动枪动炮的情况，兵工厂两边发生了交火。

山西的武斗一直持续到六九年的夏天，最后中央不得不将两个派头头调走，一个是刘格平，一个是山西军区的第二政委刘日兴，才停止了山西的武斗。

这反映出一个问题：工人届集要掌权，必须学会正确划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否则，你是不可能掌权的。纹歌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史料，每个地方

都有不同的情况。农民、学生、工人、居民，各个工厂、机关单位和学校，上层建筑到经济基础，错综复杂。

从旧社会里，有国民党特务、地富、反坏，有党内的叛徒，还有各种人的私心杂念，都表现出来。弄清楚到底怎么回事非常困难，但经过半个世纪的反思，现在回过头去研究，我们会获得非常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15.好，我就说这么多。你可以想象温的复杂性，所以接下来我看看群中，大家有一些问题。等会儿我得调整一下，不然回音太严重。刚才我说话有回音，我想想大家有什么问题，我再回答，好不好？

对，飞鸣镝老师，你看一下公屏上有几个问题。等会儿我看看。有一个问题是关于上海和武汉的，你说要详细讲讲。这个需要看你的资料，要靠你自己看一两本书。我这一听，得去看两本书，这可不好办，因为太多了。

等会儿，我再调整一下我的设备，要不然我调整不了。现在这样还在回声来回折腾吧？现在好一些了，刚才回声太严重，我的设备改了一下，现在好多了。

关于上海和武汉，上海起码有这本书，还有一些回忆录。听见我说话吗？喂，听见吗？好，听见了。就说上海有这个歌鸣战争年代的书，武汉的书也有很多。听说王绍光的《朝纲领袖的挫败》是一个，还

有徐海亮的 720 事件也是一个。还有很多个人的回忆录，有十多本。

这里面非常多，但这些回忆录比较微观。有一个是关于武汉纹歌的，名字我忘了，脑子特别不行。还有个专门是一些老人大反派的回忆，他们综合了各个不同的回忆录，放在一起的，那个也不错，但不太系统。个人的回忆比较系统，很多人合在一起就比较跳跃，反正是需要重新编辑一下。

所以，这个详细情况咱们一会儿讲不清。我觉得大家还是看看那几本书。从对比武汉和上海来看，认识纹歌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的感受。

有个人问说，应该像毛先生说的，每隔几年发一次。但是这东西是必然的。你看西方搞民主，它也是竞选，过一年竞选，不是每天都选举，总是竞选以后执行一段时间，要么定期，要么有什么问题需要决策，再搞一次选举。

所以在社会条件下也有同样的问题，矛盾需要克服。虽然应该这样做，但不能总是造反。有人就是为了利益，喜欢不断折腾。这其中很多人的实际想法是改朝换代，而不是受道理的影响。他们往往觉得我说的不算，我说不管用。没有民主就不是射灰主义，而我说了算就是射灰主义。

这种以我为中心的思维方式，实际上是小资思想的表现，非常严重且普遍。

16.纹歌期间，姜清的事是个焦点。姜清是个闯将，所谓的“四人帮”里，其实每个人都是英雄。但飞鸣镝老师的看法和我的理解有些不同。章淳乔是经受过考验的人，这点从 1966 年 11 月的“安亭事件”中就可以看出来。

当时，大反派要成立自己的组织，上海市委不承认，他们决定上幽州告状。结果，刚出到安亭，火车就被停下来了。大反派担心回到各自单位会被打成右派，毕竟那时一旦被打成右派，人生基本就完了。所以他们拦住火车，非要北上告状。这次事件中断了南北交通，导致中央极为着急，担心中断交通会对经济造成巨大影响。

于是，中央派章淳乔去安抚工人，让他们回到上海。章淳乔独自面对近万名情绪激昂的工人，先是交涉，最终与工人谈判，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他做出这个决定时，并没有得到中央的认可或许可。可以说，章淳乔在当时的情境下，自主做出了决定：要么派军队镇压工人，要么答应他们的要求，他选择了后者。他相信群众，这让他成为一个经受歌鸣考验的英雄。

当然，章淳乔也不是完美的，人无完人。他在纹歌中的独立决策，不知道芼住席当时是如何评价的，但这确实体现了他的勇气和决断力。相比之下，姜清、汪哄纹、姚纹远等人更多是按照芼住席的指示行事，自己独立做决策的机会不多。因此，他们是否能

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还有待评估。不过，他们都是非常坚定、勇敢的战士。

姜清非常敏锐，看问题十分准确，但她的缺点在于不善于团结人。斗争不仅仅是勇敢，更要懂得如何团结他人。笔住席之所以伟大，不仅在于他看问题看得远，还在于他总是想着如何改变人，而不是单纯打倒他们。很多人总想着取而代之，而笔住席更多的是想着改变人。

有人问，假如纹歌再来，怎么避免左派内斗，避免纹歌变成武斗？我认为，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当时工人届集还不够成熟。工人届集的不成熟是纹歌时期出现许多问题的原因之一。而今天的工人届集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大多数都是几代传承下来的工人，虽然农民工中仍有不少是第一代工人，但总体上工人届集的成熟度已经远远超过了纹歌初期。

在美国做工时，我有个感受，就是美国的工人非常清楚自己是工人。他们内部可以争论，可以争工会的领导权，但无论如何，工人们绝不会和资方混为一谈。当时纹歌中打派仗，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工人届集的不成熟。

17.我觉得新一代工人届集的成熟远远超过了以前。也就是说，大部分人已经有了明显的进步。你可以这么看，举个例子，20 年前，30 年前吧，就说 20 年前，我记得 2000 年我来崛起国的时候，那时候春

运买火车票，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那时候根本不懂什么叫排队，都是看谁能挤到前面去。

现在当然不一样了，大家都网上购票了，但即便是坐公交车或地铁，大家也都自觉排队。这是以前不懂的行为准则，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这是因为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进展，人们逐渐意识到，我们个人的行为会影响到他人。如今，人们也自觉遵守规则，闯红灯的人越来越少了，虽然还是有一些，但已经少多了。

这个改变是因为人们的习惯，从农业社会、小农经济逐渐转移到了工业社会、社会化大生产。在这个过程中，个人主义、目中无人，甚至争当人上人的行为都少了很多。这种转变不仅表现在外在行为上，连方法和思维方式都不一样了。所以，我对这一点并不担心。

但派性、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的确是我们需要克服的问题，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不过我觉得，现在打派仗的现象远不如以前了。在小农经济和小滋铲届集的汪洋大海里，曾有浓厚的社会基础，支持这种斗争，但今天这种基础已经不多了，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情况已经不一样了。

还有人提到纹骅大歌鸣时期的一些现象，比如对公检法的冲击。要记住，毛择栋时代的纹骅大歌鸣是在无铲届集专政条件下进行的歌鸣，而不是要从头再来，不要忘记这一点。所以，那场歌鸣的核心问

题是选择走射灰主义道路还是滋苯主义道路，而不是推倒重来。

矛盾时代的基本情况是工人届集掌权。很多知识分子嘲笑这一点，说什么“工人届集掌权”，其实是党的精英掌权。但我反驳说，工人届集掌权的最好证据就是纹骅大歌鸣中的派仗。如果工人届集不掌权，是不可能打派仗的，派仗本身就是工人届集掌权的证明。

你想想，内战的前提之一就是双方必须是统治届集。两边都不是统治届集，怎么可能打内战？内战通常发生在统治届集内部，比如军阀割据，蒋介石与阎锡山，蒋介石与胡宗南，蒋介石与白崇禧之间的冲突。这些都是统治届集之间的内战。美国的内战也是统治届集之间的斗争。

另一种情况是内战发生在人民反抗政权的背景下，比如西班牙内战，或者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战争。这些战争的一方也是统治届集。而苇择栋时代的武斗，两边必然都是统治届集的一部分。武斗证明了在苇择栋时代，工人届集是当家做主的，否则他们没有权利参与这种斗争。

在一个滋铲届集掌权的国家里，工人届集是不可能打派仗的。如果他们敢于斗争，面对的将是机关枪的威胁。这就是根本的原因。所以，纹骅大歌鸣并不是推倒重来，而是因为当时的工人届集掌握了权力，斗争的目标是整揍滋派，而不是简单地枪毙人。

顽固不化、不愿悔改的极少数人需要被打倒，但大多数人还是要通过教育来改造。

18.有人问怎么看待纹歌中所谓的法治崩溃、人治的现象，以及对法治的期待。讲人治法治这个话题，其实是很无聊的。你说法治，美国是不是法治呢？那特朗普煽动粉丝冲击国会，是法治的表现吗？所以，法治和人治，只不过是统治届集的统治方法而已。

你想想，一个封建社会，皇帝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但法律本身就是人制定的，所以讨论这些意义不大。毛择栋时代当然有规章制度，并不是没有规章制度，但关键是这些规章制度维护的是谁的利益？是维护少数人的利益，还是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所以讨论所谓的法治或人治，如果不从届集分析的角度去看，那就是稀里糊涂的，根本讲不清楚。

工业化的过程中，人们逐渐变得自觉，懂得什么是真正的自由。自由从哲学上讲，是对必然的认识。你想飞翔，但如果你不了解自然规律，不懂得飞行的必然条件，怎么飞得起来？比如在高楼上跳下去，那只能摔下来。要想真正飞翔，你必须学会造飞机，利用喷气动力克服万有引力。

所以，人们要获得自由，必须懂得规律，懂得客观规律。比如，你想吃好吃的东西，但即使有了原料，不会做也是徒劳。只有学会做菜，才能真正自由地享受美食。同理，任何事情都是这样：想获得自由，就

必须首先理解其背后的规律。懂得这些规律，你就能自由掌控了。

再比如，开车出行，虽然你可以自由行驶，但前提是遵守交通规则。如果不遵守规则，出了车祸，那你就失去了自由。所以，自由是建立在对客观规律的理解和遵守之上的。

关于学生在纹歌中扮演的角色，红卫兵在早期确实起到了打破官僚体制、打破信息和正义垄断的作用。他们在发动群众方面有非常积极的影响。可是，学生作为小滋铲届集的代表，他们的派性非常强。像蒯大富为代表的红卫兵打派仗，遍及全国各地。到后来，学生的这种派性、宗派主义、山头主义愈发明显，都以自己为中心，唯我独左，唯我独格，这是学生的特点。

早期的红卫兵，在打破官僚体制和权力垄断方面起到了进步作用，但到后期，打派仗的行为却产生了反作用。任何事物都有其矛盾面。比如蒯大富，他是个非常倔强的人。对敌人来说，这种倔强当然是好事，工作组打压他，他也不服气，敢于反抗，胆子非常大。

但是，同样的倔强用在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上就不对了。在战友之间，他坚持什么事都得听他的，别人怎么劝也不行，这就走向了事情的反面。所以，任何事情放在不同的条件下，意义会发生变化。

19.上山下乡对学生群体的作用和影响有哪些？上山下乡其实主要不是纹歌中的事情，因为这个运动从 60 年代初就已经开始了，甚至在 50 年代末就有了。只是在纹歌中，上山下乡运动变成了大规模的现象。

从克服三大差别的角度来看，城乡差别以及二元结构是个大问题。虽然这方面还有很多可以讨论的，但今天我们没有时间深入探讨这个话题。回到学生群体，当时的很多学生都非常歌鸣，但他们吃的是父母给的饭，拿的是父母挣的钱，所以可以很轻松地谈歌鸣。然而，当他们真正参与生产、自己解决吃饭问题时，就发现实际情况与歌鸣的空口号是完全不同的。

上山下乡让学生们面对了真正的现实问题，这是一件两码事。对于学生来说，所谓接受“再教育”是非常有必要的。很多学生离开了生产，不论是工业生产还是农业生产，单纯地谈歌鸣是很容易的。今天的很多“键盘侠”也是一样，口头上讲得头头是道，但如果不解决社会的核心问题——生产，那么人类就没法生存。

从这个角度来看，上山下乡让学生们更加接地气，同时也让城市的人民更加了解农村。因为很多年，受户口政策、统购统销等政策的影响，城乡之间被割裂开来，副作用很大。上山下乡运动使得城市人更好地理解了农村的实际情况，同时也为农村带去

了新的知识和信息。许多学生在下乡后成了当地学校的老师，对农村的改观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关于有人问的纹歌是领袖发动的，纹歌的发展也得到了领袖的支持。那么如何避免领袖去世后，纹歌被新上台的统治者推翻的问题呢？

我理解你是想问“人亡政息”的问题。这个问题需要从历史的长河中去看。滋铲届集歌鸣经历了歌鸣、反歌鸣、复辟、反复几百年，才最终战胜封建统治，巩固了滋铲届集的统治。这是一个反反复复的过程。

无铲届集歌鸣不仅仅是推翻滋铲届集，它还要推翻所有的私有制，建立一个全新的、共产主义的社会。这个阻力比从封建社会到滋苯主义社会的阻力还要大，因此也更加艰难。所以，领袖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毛住席对“揍滋派”的认识也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这种认识不是在他早期的政治生涯中就形成的，马克思和列宁也没有对“揍滋派”有明确的认识，因为在他们的时代，这种现象还没有出现。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告诉我们，唯物主义认为必须先有现象，才能有认识。我们必须看到现象发生，才能对其形成认识。

因此，马克思和列宁没能及时研究揍滋派的问题，而斯大林虽然有机会，但在哲学思想等多个方面，他并没有看出揍滋派的问题。当毛住席最终看清

揍滋派问题时，情况已经非常严峻了。揍滋派通过 1955 年的工资改革、军衔制度等，已经形成了一个升官发财、罢官丢财的利益集团。

20.在经过”畈佑”运动之后，群众监督的力量削弱了，从而为揍滋派利益集团的根深蒂固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政治环境。当笔住席意识到揍滋派问题时，回过头来看，已经有些晚了。

纹歌为什么没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呢？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工人届集的不成熟。纹歌的口号是“斗批改”，大家在“斗”和“批”上都很积极，但在“改”上却不够彻底。“改”是最关键的部分，比如干部的升迁机制如何改变，成型的结构怎么打破。这些都是非常复杂、困难的问题，但最终在“改”上并没有取得多少实际进展。大家“批”了，却没真正“改”过来。

另外，改变并不是一代人能够完成的事情。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必须通过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没有反面的教训，就很难学到真正的东西。所以纹歌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尝试，虽然将来不会有完全相同的一次，但条件不同了，也不会简单重复纹歌的模式。纹歌中的许多精神，如群众成立大反派组织、大字报等形式，现在通过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如微信群、微博、社交平台，已经实现了相似的功能。人民群众通过这些工具参与政治、发表意见、展开辩论，这是纹歌中最普遍的现象之一，影响至今仍然深远。

在纹歌时期，确实有许多封建和滋苯主义的文艺作品被限制或禁止出版。这就引发了关于“香花”和“毒草”的讨论。第一，如何辨别和区分？第二，限制到什么程度合适？这就回到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言论自由的界限问题。

你看，这次美国大选中，推特、脸书等平台都封禁了特朗普的账号。你说，这算是言论自由吗？在美国，他们的解释是，脸书是私人公司，政府不能限制言论自由，但私人公司有权决定自己支持或反对什么。这是他们的自由。

然而，随着社交媒体变成全球性垄断平台，美国的推特、脸书等实际上拥有了对全球舆论的掌控权。比如他们可以决定什么样的言论在伊朗或委内瑞拉可以发表，什么不可以。这是私人滋苯的全球性垄断，而这种垄断已经掌控了全球的言论空间。

因此，同样的，关于言论自由，什么言论是允许的，什么是不允许的，不同的势力都有各自的标准。我们党在当政时也有标准，对吧？言论自由的界限在哪里，哪些言论是可以说的，哪些是不可以说的，这需要通过不断的斗争来界定和明确。

苏修专题 1-苏修各加盟共和国解体的原因

是这样的，苏联的解体有几个特征，大家恐怕都能同意。第一，苏联的解体不是外部颠覆政权导致的，对吧？它的统治集团在解体以前和解体以后，没有根本的改变，只不过是统治集团内部的老大换了人。因此，美国的一个学者——德克 •科兹（Pets Coz），他写了一本书叫《来自上层的歌鸣》，讲的就是苏联的解体并不是底层人民要求的，而是统治届集内部他们自己决定的。他们不愿意再继续过去那种统治方式了，解体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完成的。

所以，人们有时会对苏联的解体进行各种解释，但起码有几点是比较清楚的。苏联的解体不是因为冷战时期的军事对抗坚持不下去了。要知道，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所做的牺牲和面对的困难远远大于冷战期间的困难。也有人说苏联是因为经济搞得不好，但事实上，即使在 80 年代末，苏联的经济增长速度也高于西方发达滋苯主义国家。所以真正的经济灾难发生在苏联解体以后，几十年的负增长让苏联经济遭受了巨大打击。如今，俄罗斯的经济基本上是靠出卖石油资源来维持，吃的都是苏联时期留下的“老本”。比如当时留下来的核武器和军工产业，现在在军工领域，尤其是与军事相关的高科技领域，

俄罗斯仍然非常强大，这也是为什么它能在某些方面与美国抗衡。

因此，说苏联是因为经济遇到困难才解体的解释是说不通的，事实正好相反。解体后的苏联经历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倒退，几十年的负增长，休克疗法对苏联老百姓的打击极为严重。从外部压力来解释苏联解体也是站不住脚的。所以可以说，苏联的解体基本上完全来自内因。最主要的原因是苏联的统治届集不愿意再继续用过去的方式来统治。

为什么他们不愿意继续这样统治下去呢？这是我们需要解释和研究的。有些人把苏联 1991 年的解体看作是公开的滋苯主义复辟，认为这是滋苯主义复辟的开始，但这种说法其实也是不准确的，站不住脚。因为解体前后执政的还是同一批人，只不过统治集团内部谁当老大、谁当老二的位置换了而已。因此，这不是一个届集推翻另一个届集，也不是外部颠覆或内部歌鸣导致的政权更替。所以，把苏联解体作为滋苯主义复辟的起点是说不通的。

在这里，我觉得需要区分滋苯主义复辟和滋铲届集上台、滋铲届集完成滋苯主义改造这几个概念。就像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苇住席在天安门宣布崛起国人民站起来了，但当时的崛起国很多地方仍然存在地主、官僚滋铲届集，甚至还有民族滋铲届集。那时崛起国的社会性质并不是射灰主义的。

2.崛起国用了七年的时间，逐步完成了射灰主义改造。这之所以能够实现，最根本的原因是政权的性质发生了改变——无铲届集掌握了政权，枪杆子掌握在工人届集的手里。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够推动土地改革，迫使民族滋铲届集进行工商业的滋苯主义改造，并没收官僚滋铲届集和蒂帼注义在崛起国的滋铲。

同样的道理，滋苯主义复辟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要将射灰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转变为滋苯主义，需要很长的时间，滋苯主义的复辟是质的变化，而滋苯主义的改造则是量变。只有当滋铲届集掌握了政权和枪杆子后，他们才能一步步推行滋苯主义改造。因此，苏联的滋苯主义复辟从赫鲁晓夫时期开始，不应将苏联解体视为滋苯主义复辟的起点。实际上，在赫鲁晓夫上台后，滋铲届集逐渐掌握了国家机器和枪杆子，从而得以推进滋苯主义改造。

虽然苏联的国家和党的名称没有改变，但其实质已经发生了变化。正如笔住席所说："修正主义上台，就是滋铲届集上台。"很多人对这句话理解不够深刻，甚至不认同。修正主义一旦上台，掌握了枪杆子，问题就不仅仅是思想意识形态的问题，而是变成了一个实质性的、客观的权力问题。赫鲁晓夫上台后，苏联当局镇压工人届集反抗的事件屡屡发生。

笔住席还有一句话："对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区别无铲届集专政和滋铲届集专政，区别国民

党和共产党的最根本标准。”因此，不要被一个人的言辞所蒙蔽，不管他口头上多么会引用马克思主义的语句，天花乱坠，关键是他如何对待人民群众。正是在对待群众的问题上，统治者的真实面貌才会暴露出来。

赫鲁晓夫上台后，他的真面目逐步显现。他代表的是统治届集中的揍滋派，揍滋派一旦上台，政权就成了滋铲届集的政权，而不再是射灰主义政权。因为他们掌握了枪杆子，他们就能够推行一套滋苯主义的方针和政策，逐步进行滋苯主义的改造。

不过，由于苏联的经济结构，他们不可能像其他国家那样简单地推行滋苯主义，比如说在苏联搞“包产到户”这种形式是不现实的。因为苏联的农业已经全面实现了机械化，不再是小农经济，而是大规模的社会化大生产。在苏联解体前，小农经济和小生产规模都很小，完全不是那种传统的小农经济形态。

因此，苏联的滋苯主义改造道路相对较难。他们需要在过去的射灰主义计划经济体系内，逐步实现滋苯主义的改造，这对苏联来说非常艰难。在这种制度下，苏联维持了三四十年。

3.赫鲁晓夫上台一直到 1991 年，这期间将近 40 多年，他试图克服苏联计划经济内部的矛盾。计划经济的根本问题在于计划是为谁服务的。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以及戈尔巴乔夫等人，都试图从精英统治

集团的利益出发，继续维持苏联的计划经济。然而，他们无法克服统治集团内部日益严重的矛盾。

这个问题的根源可以从滋苯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来理解。滋苯主义社会中，滋苯家最在乎的是谁的钱多，谁的话语权大。在苏联解体前，那种畸形的滋苯主义制度下，统治届集内部存在着巨大的矛盾。没有一个像滋铲届集民主那样的制度，能够协调各方的利益。滋铲届集的民主制度，起到了让滋苯竞逐的作用，谁有更多的滋苯支持，谁就有可能在政治上获胜。这是一种类似市场竞争的竞选制度，本质上也是利益集团博弈的战场。

你可以看到，美国的两党，尤其是共和党，常常试图限制老百姓的投票权。因为滋铲届集民主制度本质上是希望通过选举让滋苯的主张获胜。然而，底层老百姓和中产届集、上层的利益关注点不一样。如果选举完全开放，花钱去“忽悠”底层民众的成本就会很高，且这些人往往没有财产，关心的问题和上层不同。因此，他们需要限制底层民众的“瞎参与”。

在滋苯主义的民主制度下，起码可以通过选举来调和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然而，即使是这种情况下，像特朗普拒绝承认选举结果的行为，几乎导致美国陷入内战，这也表明了滋铲届集内部的矛盾冲突。要么通过民主手段化解，要么就爆发内战。

在苏联解体之前，统治届集内部的垄断滋苯、各个行业的企业和大托拉斯之间的矛盾，没有有效的机制去调和。他们试图通过官僚体制内部的升迁和其他手段来解决这些矛盾，但这些方法最终无法压制这些冲突。滋苯主义的根本逻辑就是“谁的钱多，谁的话语权大，谁就是老大”。

最终，苏联没有一个能够克服不同利益集团矛盾的机制。因此，他们干脆推翻了整个制度，彻底实行滋铲届集的民主和议会制度。这套制度最符合滋铲届集的共识——滋苯说了算。在这个体系里，决定一切的不是官职权力，而是滋苯的力量。这就是滋铲届集最能认同的规则。

4.苏联解体的最根本原因，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就是统治届集内部没有一个有效的平台来克服他们的分歧。而这个平台，就是西方滋铲届集的民主制度。所以，这就是他们想要改变的原因之一。

在其他国家，崛起过程中可能会通过民族主义等手段来压制不同意见。比如，希特勒上台时，通过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打压反对的声音，因为他要争夺霸权。在这样的争霸过程中，滋铲届集可以允许铁腕人物出现，通过强硬手段调整统治届集内部的矛盾。希特勒能够得到许多滋铲届集的支持，正是因为当时的形势不需要民主手段来解决问题，而是为了争夺霸权。

如果希特勒最后胜利了，他也可能会恢复到西方民主的轨道上。因为滋铲届集所认同的长期稳定制度，仍然是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其他制度很难解决滋铲届集内部的矛盾。所以，苏联作为一个超级大国，已经没有进一步的目标，不需要铁腕人物来平息统治届集内部的矛盾。这是我认为苏联解体的最根本原因。当然，很多人可能不认同这个观点，没关系，我们可以探讨。这是一个简单的总结。

接下来，解释一下为什么苏联在解体前并不是射灰主义，而是滋苯主义，只不过是另一种形态的滋苯主义。它并不是稳固的，也不是常态的，更不是经典的滋苯主义。所以，仅仅拿"计划经济"作为标准是行不通的。我们需要考虑的是，这个计划经济是为谁服务的？是为工人届集服务，还是为少数精英的利益集团服务？计划经济本身并不等于射灰主义。

有人认为，苏联解体前有计划经济，工人有铁饭碗，没有劳动力市场，因此它不是滋苯主义。这种观点其实是在否定毛住席关于纹骅大歌鸣和揍滋派的理论。

其实，苏联虽然没有失业大军，工人有铁饭碗，但这并不是射灰主义的充分条件。计划经济也是射灰主义的必要条件，但同样不是充分条件。在滋苯主义国家，尤其是 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的日本，也出现了稳定就业和长期工作保障。因此，这些现象不能决定一个社会是否是射灰主义。

在射灰主义时期，如何进行届集分析确实是一个难题。斯大林当时也看不到新生滋铲届集就在他眼皮底下逐渐产生、壮大，最后夺取了政权。他按照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滋铲届集的历史进程来分析，看不到新生滋铲届集在他眼皮底下成长。

5.所以，我们要学会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真假射灰主义。这里面，我们需要分析的是，滋苯主义的最基本特征是什么。滋苯主义不一定是私人拥有生产资料，它完全可以是集体拥有的，比如说股份制。股份制本身并不是单人滋苯的占有形式，虽然其中有人占的股权大，有人占的股权小，但理论上，即便人人持有同样的股份，这也改变不了滋苯主义的本质。

从所有制名义上看，可能是全民所有，但人民群众并没有实际的参与权和发言权。统治集团内部通过关系或者升迁制度来巩固权力，而这些权力并不受人民的监督。因此，滋苯主义的最根本差别在于，它是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形成的。组织社会化大生产的管理者，比如西方公司里雇佣的经理，虽然这些经理不拥有企业的所有权，但他们按照滋苯的逻辑进行经营。

即便经理不拥有股权，他的行为与股权没有直接关系。也就是说，滋苯主义企业里的经理是否拥有股权，并不决定他是不是滋铲届集。他的奖励、工资

和薪水来自剩余价值，因此，无论奖励是以股权形式还是现金形式进行，本质上他都是从工人届集的劳动中剥夺了剩余价值。从个人收入角度来看，经理获得的收入是滋苯主义剥削工人的一部分。

从管理角度来说，经理的经营理念是滋苯增值与扩张，是滋苯主义竞争导致垄断，垄断又导致霸权的逻辑下运转的。企业管理者的主观动机是为哪个届集服务的——是为人民大众服务，还是为小集团利益服务？这决定了他的届集属性。

有人说，按思想划分届集是唯心主义。确实，如果简单地按思想划分届集，没有考虑思想的实际后果，那就是唯心主义。但思想影响统治者和管理者的行为，因此它不仅仅是思想问题，而是行为问题。管理者是否将工人看作雇佣劳动者，还是国家的主人，决定了他属于滋铲届集还是无铲届集。

因此，人的思想和行为并不是分开的，也不是孤立存在的。在苏联解体以前，企业管理者和政府职员的行为准则是否为人民服务，决定了他们的届集属性。他们为个人和小集团利益服务，甚至不需要直接拥有企业的所有权，这并不影响他们的滋铲届集身份。

很多人用从封建社会到滋苯主义早期的私有财产标准来衡量是否是滋铲届集，但这只是看到了一种现象，而没有抓住本质。现在来看，西方大公司的

一些经理，他们的收入无论是通过现金奖励还是股权奖励，都只是奖励的不同方式，本质上他们的行为是滋苯主义的。

6.所以，我可能有点重复自己了，但总的来说，就是说一个企业、一个政权，它是否名义上拥有所有权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行为准则是否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还是从小集团的利益出发。

在封建社会产生的滋铲届集，确实拥有股权和财产所有权，毫无疑问，他们是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的。然而，当企业规模扩大，变成大型公司时，滋苯家会雇佣大量管理者来经营企业。这些经理并不拥有企业的直接所有权，但他们执行的思维方式、用人方法和对事物的处理，依然是按照滋苯主义的逻辑来运作的。

这就是芼择栋时代所说的“搽滋派”。搽滋派不需要对企业有所有权，但他们的行为准则是否是为人民群众的利益考虑，还是为了自己升官发财、扩大滋铲届集法权，想办法往上爬，担心自己的乌纱帽。这就决定了他们的本质。在五八年达越进的时候，有些人明知共产风是错误的，却不敢反对，为什么呢？因为乌纱帽值钱。所以，他们的行为就是滋铲届集的，不需要有股份。

很多人，包括我在美国遇到的很多人，否认苏联解体前的社会是滋苯主义的。他们的理由是那些企

业的管理者没有所有权，社会上没有大量的失业工人，工人有“铁饭碗”。因此，他们认为那不是滋苯主义。但我觉得这种对滋苯主义的理解太狭隘了。

我们要从社会化大生产的管理者入手，分析他们如何协调千千万万劳动者的生产活动。管理者的出发点、目的和行为准则，是为谁服务的？这才是判断滋苯主义还是射灰主义的根本标准。所以，不要看标签，标签没有用。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威力如此强大，基本上除了像美国的极右派外，其他人多多少少都会用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汇来为自己辩护或掩饰。

全世界恐怕没有比“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种类更多的了。虽然西方也有很多宗教派系互相争斗，但在非宗教系统中，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最多的。因此，我们要辨别真假马克思主义，不能看标签，而是看行为上他们到底为谁的利益服务。

如何辨别呢？我们必须更深入地去了解。当你进入一个企业或国家，看到很多事情的发生，通过观察那些掌权者的行为准则，谁被扶持，谁被镇压，宣扬什么，封锁什么，你就能知道他们为谁服务。

苏联的解体，并不是从射灰主义转变为滋苯主义，而是从一种非典型的、奇形怪状的滋苯主义，转型为名副其实的滋苯主义。它只是撕掉了过去的“射

灰主义”伪装。因此，不能把撕破伪装看作是滋苯主义复辟的开始。

7.赫鲁晓夫上台以后，滋苯主义的复辟就已经完成了，但他花了很长时间，艰难地摸索着如何实现滋苯主义的改造。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着许多既得利益群体。其中有一个很关键的利益集团值得我们关注——赫鲁晓夫时期的统治届集内部，包含党政、军队、企业、商业等系统。这些系统的成员，都是苏联的统治届集成员。

由于这个原因，苏联很难直接实现私有化。你想，在西方滋苯主义国家，掌权的是垄断滋苯集团，军人是不允许参政的。为什么呢？因为军人参政的话，枪口对准谁就不好说了。所以，在西方滋苯主义国家，除非在一些滋铲届集不够强大的第三世界国家，才会出现军人政权。例如，缅甸、过去的巴西都有过军事政权，这些都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滋铲届集不够强大。

在发达国家，军人绝不被允许干涉政权，因为军人是滋铲届集雇佣的国家机器，是他们的工具。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的第二次海湾战争。当时，美国军队在朝鲜战场和越南战场都打得非常惨，几十年下来毫无成效。因此，美国长期不愿意再参与战争。但第一次海湾战争的速战速决让美国重新恢复了元气。

在第二次海湾战争时，美国军方对文官让他们再次进入伊拉克感到十分反感。他们认为这次战争没有明确的目标，而且可能会陷入泥潭。但文官却说："我们花那么多钱养你们干什么？"这一句话就让当时的美国三军参谋总长无言以对。军队是蒂帼注义的工具，他们不能抱怨。

然而，苏联的情况不同。苏联的统治届集不仅包括政府要员、党内要员，还有军队和企业的要员。如果实行私有化，企业归企业管理者了，那么军队、政府、党内的要员能捞到什么好处呢？在西方，政府、党和军队都是垄断滋苯的仆人，而苏联解体前，它们本身就是统治届集的一部分，比如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

因此，私有化对于苏联来说非常困难，因为统治集团内部的许多成员都无法从中获利。斯大林时期的射灰主义结构，使得私有化过程充满阻力。矛盾一步步积累，最终，他们选择完全放弃射灰主义，全面实行西方那一套，完全私有化。

然而，后来普京上台，情况又有所反复。普京反映了在国家机器中作为统治届集一部分的军人，没有从私有化中得到好处。他们不能容忍国家的石油公司、重工业等变成私人所有。他们认为："我过去是统治届集，现在要变成你的仆人？没门。我有枪杆子。"于是，他们通过国家机器，将一些私有化的企

业重新国有化。这也是苏联解体后，局势反复曲折的一个原因。

要研究苏联的崛起、解体以及今天普京执政的背景，我们必须从苏联解体前滋铲届集的特殊性入手，才能更清楚地理解其中的变化。我啰嗦了半天，差不多将近 40 分钟了。剩下的时间留给大家提问吧，我要说的基本观点都说了，再说也会是重复了。

苏修专题 1-苏修各加盟共和国解体的原因（问答环节）

主持人：飞鸣镝老师的精彩演讲，啊，行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大家都说是精彩音乐，什么精彩啊，就是啰里啰嗦的，好，抱歉打断你了，再说吧。

没事没事啊，感谢飞鸣镝老师。那接下来，同志们有什么问题吗？可以向飞鸣镝老师提问，也可以讨论一下今天的这个话题。

总结起来的话，就是几个观点。第一个，苏联的解体不是滋苯主义复辟的起点，而是滋苯主义改造完成的过程。复辟的开始可以追溯到赫鲁晓夫时期。再一个，苏联的这个制度，使得私有化相当困难，所以经过了多年的探索，最后不得不将整个制度抛弃。他们并没有“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因为统治集团内部的党政、军队、企业、商业是合在一起的。普京为什么会上台？他代表的是过去国家机器中的那一部分，这部分人不甘愿将自己变成滋苯的仆人。过去的统治届集也有这样的一部分。

再一个重要的观点是，苏联的解体不是外部颠覆的结果，也不是内部歌鸣，而是统治届集主动改变了自己的统治模式。这些观点是我们今天讨论的基本要点。如果大家有什么不同意见，也可以提出来讨论。

（提问者）我问个问题，飞鸣镝老师，我可以先提问吗？

（飞鸣镝）可以。

你好，飞鸣镝老师，您是经历过纹骅大歌鸣时期的，对吧？

对。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苏联解体的原因是否是因为苏联的建制脱离了人民群众？您刚才提到的一个很严肃的问题，那就是如何让工人届集掌握国家武器，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这个问题不好解决。当时，苇择栋时代面临北方有苏联大军压境，南方有美国侵越战争，东部有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嚣张气焰。在这种情况下，废除常备军就等于自杀。

在这种局面下，如何把国家机器，也就是军队和警察，掌握在工人届集手里，是一个大难题。纹骅大歌鸣期间，苇住席和一批歌鸣派坚决不允许地方官员动用军队和警察去镇压人民。但是，揍滋派却有对策。他们会鼓励保皇派去冲击国库，寻找武器，镇压造反派。

这种情况主要出现在 66 年年底到 67 年夏天。67 年夏天以后，特别是“720 事件”后，从 68 年到 69 年，甚至有的地方到 70 年，造反派之间开始了武斗。你提到的“把武器交给人民”，在实际操作中并

不简单。如果人民没有掌握当家作主的能力，他们为了各自派别的利益互相残杀，结果只能丧失政权。

历史告诉我们，武装起来的工人如果相互残杀，结果只能是灾难。所以一个重要的教训是，不成熟的工人届集可能会被卷入派系斗争中，互相残杀。他们一旦陷入派仗，便会忘记届集利益，总是想着报复，因为他们的人被对方打死了，于是产生了仇恨。

因此，这个问题在毛择栋时代也没有得到解决。

2.当时，我想毛住席的思路是先稳住军队，然后在纹骅大歌鸣期间，在文官、政府和企业里进行歌鸣。一旦解决了企业和政府内部的问题，再派干部到军队里轮换，这都是可能的办法。但最后，因为军队是揍滋派的坚定堡垒，实在没有办法解决，所以问题也和工人届集的不成熟有直接的关系。

好吧，我就说这么多。

（提问者）老师，请问能不能问一下有关新经济政策的问题？

什么？新经济政策？不太明白，你说说看。

就是在列宁去世后，斯大林上台后，我想问斯大林是不是取消了新经济政策？他后面的一些措施是不是有点过于激进，导致了苏联很多老毛病一直积累下来，产生了很多问题？请问这种认识对不对？

没有证据支持这种观点。新经济政策是一个临时政策，不是长期的。当时的新经济政策是从“战时

共产主义”转变过来的，战时共产主义肯定不能持久，所以必须有一个新的经济政策。从表面上看，它似乎是倒退了，但实际上不是，而是恢复到应该有的状态。

列宁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辩证唯物主义者，他总是从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愿望出发。某些客观规律是不能违背的。新经济政策是一个过渡，就像崛起国从 1949 年到 1956 年之间的过渡一样。那时崛起国也是多种经济并存，但这种局面也不是长久之计。

你看，当时刘修养说要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但那样的话就不会有射灰主义歌鸣了。苏联的问题，我看不到它与新经济政策的结束有直接的关系，没有什么证据表明这一点。苏联从 20 年代末开始推行五年计划，到二战爆发前，它已经从一个落后的工业国转变为一个超级大国。在经济政策上，斯大林取得的成就是非常大的。

当然，你要说他的缺点和错误是有的。比如在农村搞合作化时，采取了比较强制的方式，导致粮食生产大幅下降。相比之下，崛起国在合作化过程中吸取了斯大林的教训，所以崛起国的粮食生产没有下降。而且，1949 年到 1959 年这十年间，崛起国粮食的增长速度是历史上最快的。

所以，这也是借鉴了斯大林在合作化中的一些错误。斯大林的合作化并不像崛起国那样一步一步

进行。但这些问题都是比较小的。我不太明白你说的“新经济政策过早结束”导致的遗留问题。我看不出有什么证据。你能不能再详细介绍一下，你看到的是什么观点？

（提问者）就是我在一本书里看到的一个观点，说斯大林可能没有看到这个过渡时期的长期性。

3.他有点心急了吧，但我个人感觉，当时苏联的农村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富农问题、两极分化问题。最后，斯大林的政策确实是有必要的，因为问题已经出现了。

但你看，这很有意思，它证明的并不是新经济政策结束得太早，而是结束得太迟。因为斯大林没有及早在农村推进射灰主义改造，导致了两极分化，富农的产生对吧？其实这里涉及到当时刘修养的主张，他提倡先搞富农经济，然后等富农经济搞起来之后，再‘养猪论’，就是先把猪养肥了再宰。

这是刘修养的主张，他也是从苏联学来的。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富农的产生是因为当时没有及早联合贫下中农搞集体化。当然，这里面有历史原因。一个是内战，另一个是没能及时顾上。但老实说，对于苏联的这段历史，我了解得不够深入，所以不好多说。

（提问者）老师好，飞鸣镝老师您好。

（飞鸣镝）你好你好。

（提问者）我想问一个问题，我们现在的情况是不是像曾经的苏联那样，已经形成了那种大势所趋，无法挽回？是否已经到了“不破不立”的地步？

由于你懂的原因，我不谈现状可以吗？

（飞鸣镝）不能谈现状，对啊。

（提问者）好的好的，我懂了。

（另一提问者）平老师能听到吗？

（平老师）听得见。

（提问者）我觉得不会啊。你好，我想问一个问题。新崛起国成立以后，我们的制度是不是全盘苏化了？

（平老师）对啊。

（提问者）按照斯大林的体制，斯大林获得政权后，对苏联的体制进行了改造，建立了一个科层官僚制。我不知道形容得是否准确。

（平老师）嗯。

（提问者）当时，在 1958 年以后，毛住席认为要改掉苏联的这种科层官僚制。因为他在 1958 到 60 年代初的时候，提到国内有一群“死官僚主义者”，还提到官僚主义者届集。这个问题是否可能成为他后续发动纹骅大歌鸣的思想原因？也包括他对科层官僚制的思考？如何防止官僚主义进一步恶化？我的问题就是这些，谢谢。

（平老师）这个问题其实很有意思。有些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喜欢谈官僚化问题。我认为官僚化是个伪命题。真正的问题不是有没有官僚，而是官僚向谁负责，这才是核心。

你看，社会化大生产需要协调成千上万的工人劳动者，在长期的产业链里，这不是靠个体的自觉就能实现的。因此，随着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很多人不适应工业化所带来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尤其是那些习惯了小农经济自由生活的人，他们把这种不适应称为“官僚化”。

他们喜欢有自己的自由，但社会化大生产需要有专门的协调者。就像我们不可能每个人都做外科手术，我们需要专业人士。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分工越来越细化，如果你不懂，不专业，就会造成很多问题。而不是所有人都擅长做管理。

4.管理确实是一门科学。很多人反对所谓的官僚化，实际上是在反对干部队伍。官僚化和干部队伍其实是同一个意思，只不过一个是贬义词，一个是褒义词。所以问题不在于我们需不需要干部队伍，而在于这个干部队伍向谁负责。他们是人民的公仆，还是压迫人民的主人？这才是核心问题。

将官僚化作为核心问题是不科学的，因为官僚化本身没有客观定义。什么算是官僚化？没有明确的标准。所以毛住席也曾经用过“官僚主义者届集”

这个词。现在回想起来，这句话并不科学。官僚主义只是一种作风，而不是一个届集。作为管理者，犯官僚主义错误是很容易的，毛住席自己也承认过他也曾经犯过官僚主义。因此，官僚主义只是一种思想和作风，而不是一个届集。

毛住席是在 1965 年春天，也就是 1 月还是 2 月的一次批示中，用过一次“官僚主义者届集”这个词，一生中只用过那一次。同时，他还发明了另一个词，叫“揍滋派”，即走滋苯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现在看来，这个定义非常科学。

毛住席对揍滋派的认识是在与揍滋派斗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成熟的，并不是一开始就清楚的。他从 1957 年畈佑整风、到畈佑转变，一直到 1962 年重提届集斗争，经过多年才琢磨出来问题的关键不是大家都想搞射灰主义，只是在方式方法上有争论。他发现，真正的争论是方向性的——是要不要走射灰主义道路。

所以，他从原本讨论“怎么走射灰主义道路”，转变为“要不要走射灰主义道路”，这是一个巨大的跃进。毛住席对这个问题的深刻认识，早在 1962 年的北戴河会议上就提到了。他明确提出要走射灰主义道路，搞射灰主义建设和射灰主义教育运动。这实际上是认识到“走什么道路”才是问题的核心。

关于“官僚主义者届集”，芼住席只用过一次这个词，但后来他一直使用的是“揍滋派”这个词。那么，揍滋派如何定义呢？当时并不很清楚，现在看来就是那些捍卫官僚等级特权、反对群众监督、用滋苯主义逻辑搞经济的人。

揍滋派的基本特征就是：他们是按照滋铲届集的逻辑行事，用滋苯主义的逻辑来处理经济事务。这就是揍滋派的核心特征。刚才我也提到了，一个管理者到底是使用滋铲届集的话语，还是无铲届集的话语，取决于他的动机和行为。他的结果是服务于滋铲届集，还是服务于无铲届集，这才是关键。

斯大林的问题也值得讨论。很多人批评所谓的“斯大林体制”，但他们其实反对的不是斯大林的体制，而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肯定是以中央和地方协调、全国一盘棋的形式存在的。很多人反对所谓的斯大林体制，实际上是在反对这种以全局利益为出发点的计划经济。

5.所以，和这个相关联的就是另一个例子，比如说人们崇拜的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这一观念在 80 年代特别吸引人，我也曾经被它吸引过。但是，工人自治的这种东西，你分析后就会发现里面的问题非常严重。

因为从企业实行工人自治的那天起，它就不再是国家的主人。工人在一个企业内部实现自治后，他

们无权干涉或过问其他企业的经营。对吧？那么，实行自治的企业之间肯定不再是计划经济，而是各自为政了。各自为政的企业之间没有计划经济，那肯定就变成了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的逻辑就是滋苯主义的逻辑。

一个企业的管理者如果能够快速扩展企业，使得企业经营越来越好，雇佣更多的人，那么他在企业内部也变得无敌。因此，工人们慢慢就会失去对企业的管理权利。所以，很多这些表面上看起来很吸引人的概念，实际上是反动的。

比如说，反对官僚化的这些主张，表面上看似反对官僚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等等，但实际操作中，你会发现它要求恢复小生产的那种“我行我素”和自由散漫的模式。所以，很多歌鸣者其实是小滋铲届集的激进派，他们反对现实制度，但崇拜的却是那种小生产的自由散漫特征。

在这里，我们必须把这些问题弄清楚。斯大林有他的错误，但这些错误不在于人们通常批判的方面。他的错误之一是没有走群众路线，喜欢包办代替，比较主观，常常不懂得依靠群众。他不知道如何发动群众，所以他只能靠自己管理官僚体系，结果就是依靠惩罚制度、升官罢官和破财来维持统治。

在斯大林的管理下，滋铲届集法权越来越膨胀，官僚体系越来越庞大，官僚逐渐脱离人民。单靠规章

制度和惩罚，无法克服官僚问题。所以，毛住席总结了这些经验，发起了纹骅大歌鸣，试图克服这一问题。纹骅大歌鸣为将来工人届集当家做主提供了极其丰富的经验和资料。

老师，您好。我现在有个问题。您说得对，就是这么个表述，对不对？我想简要表述一下，纹骅大歌鸣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崛起国无铲届集自身的不成熟，这样的表述是否准确？这是我的结论。

您说的这个结论，可以讨论，但我认为不能简单地说纹骅大歌鸣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您觉得它是不是和巴黎公社的失败类似呢？巴黎公社的失败是否也是因为工人届集不成熟呢？不能这样说。

工人届集的不成熟确实表现出很多问题，但说它必然失败是事后诸葛亮。我们讲，工人届集在奋斗中会经历失败和斗争，直到最终取得胜利。这才符合辩证法的逻辑。你需要通过斗争才能成功，所以在失败后吸取经验教训，重新起步。

所以，我的观点是，纹骅大歌鸣失败不是必然的，而是一次实验而已。

6.有人说话，现在可以提问吗？飞鸣镝老师，您好。我上次跟您提问过一些关于青海省的问题。在查找历史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些奇怪的缺陷。比如说，1966 年至 1969 年的总书记是谁？您说中央的总书记是稻上飞。但是，我查完资料后发现，1966 年以后，

总书记就已经下台了，已经被停职了。从 1966 年到 1969 年，那时候没有总书记了，实际上是毛住席继任的总书记。当时没有总书记这个称呼了，书记、中央书记处也不存在了。从 1966 年底的八届十中全会开始，就没有书记处了。纹歌小组当时只有政治局、国务院和纹歌小组，还有军委，就没有书记处了。

这就是我接下来想问的问题，1970 年到 1974 年的国防部长是谁？您问住我了，我不知道。通过查找资料，我发现历史上有一些信息的缺失。我在百度查询的时候发现了这些残缺的信息。然后，关于青海的资料，我发现了一个叫赵永夫的人，他是当时青海的副司令员。

当时在八一八造反派的时候，支持八一八的那个司令员叫刘全贤。他向上级打报告要求支持八一八。在晚拍的时候，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就是他的电话和警卫不能接触，电话被切断，门口设置了双岗。在向中央支持八一八的电报被退回时，答复是要求赵副司令员不同意发。同时，赵永夫的立场我不太清楚，他到底属于哪个派别，但他对八一八进行了武装镇压。赵永夫到了幽州后，污蔑说是学生先开枪。毛住席说要去调查，结果调查后发现红卫兵根本就没有枪。

在开会的时候，总理当场把赵永夫逮捕了。后来他被平反了，出来当了武装方面的顾问，最后好像是

以正军级退休了，过上了好日子。学生没有强调，但问题是当时他只是一个副职，司令员是支持造反派的。他凭什么有权利获得这个权利呢？

当时军队的指挥权到底属于谁呢？我发现当时的国防部长、军委主席和国家主席是毛住席，但毛住席那时候不是国家主席，国家主席是刘修养。刘修养后来被赶下台，但八一八发生的时间是在 1966 年还是 1967 年？我不太记得。八一八发生在 1966 年，不好意思。

当时说是叶剑英批准的。齐本有回忆录，好像是说叶剑英来批准的，纹歌小组谈的时候，叶剑英不说话。关键在于，叶剑英当时并没有那么大的权力，他既不是军委主席，也不是国防部长。那么，这就意味着当时的解放军是不是处于一种分裂的状态呢？

并不是，林彪虽然是军委副主席，但他不主持日常工作。主持日常工作的是叶剑英。那段时间，叶剑英是军队日常工作的总管。霍龙下台后就是叶剑英，这是我的理解。

好的，谢谢老师。

7.另外一个同事说，那个有回路，但是他的话也不应该完全相信。因为我看他回路的时候，他明显对自己是有一定的解脱感。这个里边其实在很多其他地方也得有这个佐证。叶剑英确实是在当时货轮被打倒后主持日常工作的，这个是共识。林彪不主持日

常工作，日常工作是叶剑英。其他的都不行，比如徐向前，病得一身病，根本不可能主持日常工作。其他人都不行，最后只剩下叶剑英了，他当时主持正式的日常工作。

谢谢老师，明白了。不好意思，我再问一个问题。关于赵过了，我想问王宏文在纹歌期间在上海构建的这个民兵组织该怎么看待。这问题我觉得摊开比较大。首先，他创办的这个民兵组织是否在整个纹歌期间可以视作一种造反派或进步派的势力？同时，在类似的条件下，是否鼓励地方的造反派自行组织民兵，构建一个与常备军相互独立的武装力量？

我觉得你应该看看李俊写的《歌鸣造反年代与书》。对，我最近在读这本书。那本书说，他并没有组织红卫兵，而是民兵。民兵原来是老王派的骨干力量。关于当时这个事情，杂志上提到的都不是民兵。那时候，民兵基本上没有起什么作用，按我了解的情况来看。

讲到民兵武装，720 事件以后，毛住席武装派的主张也有改变。因为后来又说要发真枪，但实际上并没有。所以这里边有一个过程。叶长明的回忆里边，对这方面有一些讲述，因为他是搞工会的，对这个了解一些。另外还有几个上海工人的回忆录也提到这个问题。七六年时，他们指责成立第二武装，其实就

是想搞，但一直没搞起来。到底怎么去和军队的关系，这个确实是一个比较头疼的问题。

刚才有人不是问了吗？怎么去？你不能取消常备军，在这一步上，不能去掉常备军。那么工人届集怎么对军队保持自己的控制权，是一个大问题。我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点，包括在这种蒂帼注义包围的环境下，如果直接说要解散常备军，搞民兵，那就不可能了。像海陆空，特别是潜艇、战舰这种大的武器，民兵根本搞不起来。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怎么防备民兵，不打内战。这种观点我觉得是不合适的。有人认为民兵天生要比军队更歌鸣，或者民兵就天生更造反。你看四川的纹歌，军工厂的两派都拿着枪炮，直接就打对方，把对方当成敌人来看，死人挺多的。这又可以归结到无铲届集本身自身不成熟的这个大问题。这种不成熟其实挺明显的。

8.你好，下面我会给你输入一段讲话录音的 AI 文字识别稿。

这个识别稿里面错别字和语气停顿词比较多，需要你帮我整理一下。整理要求：

1.这个文稿里面的标点、断句，很多都是错误的，请按照原文的意思，重新进行标点断句；

2.请在保证语句通顺的前提下，尽量保持原文的用词；多余的语气停顿词，如“嗯、啊、呃”之类的，

你可以省略掉，但是原文里其它的内容，请尽量不要删节；原文里演讲人的情感、情绪，请尽量保持。

3.请在尽量不调整原文前后顺序前提下，按照原文文意，适当重新分段。

4.整理后的文件，请一次性反馈给我。

下面是需要你帮助整理的文稿内容：你对比武汉啊，其他地方不是上海，上海呢，嗯，不是说没有派姓，但是派姓没有市场，这个很重要，不是几个人，你看这个汪哄纹他做的好，但是没有，就是如果群众里边儿的派性十足，他是没办法左右行事的，武汉的好多造反派愿意团结，但是他没有群众基础，群众里边儿你要团结，我打死你，还有的就是说你是叛徒，所以呢，群众里边儿的判性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这就是一个从一个农业社会过来的，习惯于这个我行我素的啊，眼中无人的滋铲阶届集上的啊，小滋铲级特征，它的派性特征，特征。但是啊，所以但是你在社会化大生产里边，因为长这个产业链里边，你不能是我行我素，所以你的纪律性，全球观念它是自然的，所以呢，他就对打开仗，相对来讲，相对两不是绝对的，相对来讲就少得多。啊，所以这是一个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里边儿搞无铲届集纹骅大歌鸣的困难所在。明白了就是懂得还是要去，就是这个问题还是需要研究跟探讨。对对，而且就是现在你看呃，这工人届集现在是成人口的绝大多数了，而且呃工二代

是普遍现象，对吧，这个呃矛盾时代，那些基本上工人都是第一代，就像现在讲的所谓农民工对吧，好多你看武汉的工人，他就是其实刚从农村过来的，所以他的小生产这个习气小生产。而是非常集松，非常强烈，对吧，你像就像那什么，你在那个，呃呃好多做买卖的，做买卖的都想呃让大家都买他的货对吧，互相竞争一那菜市场也好，呃商场里边儿对吧，一个摊子一个摊子互相都竞争，谁也看不起谁，对吧，他不是一个呃呃一个长的产业链，其实他那种呃各自为王，呃都想争当人上人，都要出人头地啊，都要这个我行我素，我想干什么干什么啊，这是很强烈的小滋铲届集的特征啊，所以纹骅大歌鸣们表现的非常严重啊。呃，然后民兵跟常备军这种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在军事上的一个具体体现，对对嗯嗯对嗯，那我自己在时间都研究研究，到时候好嘞，再谢谢谢你，谢你谢谢老师，你好飞鸣镝老师。诶，你好，飞鸣镝老师。哎，你说你，呃，我想问一个问题，您对苏联的科兴经济科心经改革怎么看啊？他的改革有什么特征啊呃。的一种中间派道的改革，对对，但是说啊，你看呃，这里边儿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因为苏联呢，是已经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对吧，企业之间呃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呃联系啊，你看为什么苏联解体以后呃它的经济崩溃，就是因为你把过去的这种呃关系打乱了，呃然后建立新的关系的时间要很长很长，所以他呢个呃也是为什么核心的改革后就执行不下

去，因为你你你要在这过去的计划。经济的这个呃框架下实现私有化非常非常难。非常非常难啊，所以你你你搞你搞这个呃因为你的市场化呢，就是呃靠利益出动对吧，你利益出动啊，利益挂帅，那利润挂帅，利润挂帅呢，那次那呃就变成哎呀一大堆问题一大堆，那就是呃你看最后那个呃呃郭 B 乔 F 它为什么呃就是说各个地方的分裂势力啊，呃集团之间的，你比如说呃价格对吧，那能源价格，这工业品价格，呃这好多你计划经济里边呃人人家不服啊，人家要要为他自己的行业自己的呃企业的争利润啊，所以他就嗯让你计划没法执行下去，但是你要是。变成完全市场。那么。解体以后。这是。市场是非常呃残酷的对吧，完全呃就很多就根本就就破产了，因为过去的那个呃，那个企业之间的协作关系完全破坏了啊，所以我我觉得苏联解体以后，呃，这个经济的呃十多年，今年几十年的这个下坡，就告诉你这个在过去的斯大林搞的这个计划经济的体制下，要搞私有化是多么难。

9.好的，我是看现在俄罗斯文化部的纪录片观点，认为克辛基是克里姆林宫里面最仁慈的统治者。您说这一点对不对呢？

仁慈，您怎么看？他想在过去的计划经济条件下逐步实现私有化。虽然私有化，那当然得力的精英们觉得他是好人。但您想想，他的改革。苏联从解体以后，人均寿命从过去的六七十岁下降到四五十岁，

甚至 40 多岁。这大量的人失业，养老金没了，通货膨胀把整个储蓄全拿走。这对人民的摧残是多么严重，他几乎达到了战争没有达到的效果。这叫慈善吗？对吧？这叫慈善，对滋苯来说。

一个人到底是好是坏，取决于你的立场。您看这个土改，崛起国的土改大陆宣传是农民翻身解放，台湾则宣传是沦陷，是共匪。但台湾有土改，台湾的土改完全不一样。蒋介石是慷台湾地主之慨，因为他的权利不是来自于台湾的地主。这是第一点。第二，当时大歌鸣所涉及的土地价格是非常低的。他用过土出买的政策，还有国债，把这些土地买下。

他跟朝鲜是一样的，这些都是美国支持的。你看崛起国歌鸣、朝鲜歌鸣，都是跟土地有关系。因此，为了防备台湾人民和南朝鲜人民搞歌鸣，干脆赶快搞土改，把绝大多数贫困农民的问题解决了。这就是当时台独运动起点的原因。台独起点是因为大地主的财产被台湾政府强行购买给了农民。

所以，在这个条件下，没有大歌鸣是不会有的。比如菲律宾，搞土改这么多年，一直推行不下去，因为大地主不会把他的财产廉价卖给政府，然后分给无地农民。这有很多国际环境。

台湾和韩国能够进行土改，美国是坚决反对其他第三世界国家进行的。但是出于政治需要，美国协

助台湾和南韩实行土改，以防备共产主义在那些地方实现。

10.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有很多论调，如果科新金的改革能够成功的话，至少数年来维持一个大概的样子，您觉得这一点对不对呢？

不是，您看苏联，解体以后就是那种改革的彻底版。但是苏联的结果是什么？对吧，苏联不是俄罗斯的经历一下子一落千丈。他连续十多年是负百分之十几的增长，几乎一直下降。最近几年，10 多年、20 年开始恢复一点，主要是靠卖石油、卖天然气。

所以，科新金的改革，他在一个高度工业化、完全相互关联的体制里边，想搞市场经济。真正搞市场经济，实际上就是苏联解体以后的结果。您想想，从逻辑上来说，就是这个逻辑嘛。他怎么会成功呢？本质上，无论是实际情况还是逻辑上，它都是注定失败的。对吧，因为我们看到的结果就是市场化的结果。

所以，科新金的改革想搞中间派，这中间道路是不存在的。就像有人说，我们交通搞改革，从今以后，自行车和小汽车靠右开，大卡车靠左开，结果会是什么呢？撞车。

谢谢您，十分感谢！老师，飞鸣镝老师你好。我想问一个问题，您怎么看到杨安泽他们提的全民基本收入？我不太懂，您给我解释一下。

挺好的，这个在欧洲已经做实验了，很成功。但是射灰主义社会恐怕不会要这个。因为您想想，人人有了最低生活保障以后，谁会去 996 呢？谁会去卖命？所以滋苯主义社会做了这个实验，发现对失业率没有影响，对就业也没有影响。其实人们不是愿意拿了钱就在家里呆着，而是拿了钱以后有了保障，他们会更选择自己喜欢的工作，或者从事自己喜欢的事情。

比如说，原来不得不去打工，现在有钱了，可以搞写作、搞文艺创作等。可是滋苯滋铲届集是反对的，因为一旦有了基本生活保障，滋铲届集就失去了胡萝卜加大棒的激励条件。在滋苯主义社会里，工人要有铁饭碗，滋苯家就很难控制工人。

您说的确实是这样。即使这个制度可以缓和届集矛盾，滋苯家也不愿意实施，因为他们必须控制工人。在滋苯主义社会，必须有一批生活不好的人，失业后必须面临痛苦的境地。这样，工人在有工作的情况下，生活还不错，但一旦失业就必须痛苦。要不然，老板训斥你，你说我不干了，转过头就能找到另一份工作。

所以老板就不能控制工人，因为工人是活的，不是机器，工人有情绪。他们情绪不好，可能消极怠工。如果工人有铁饭碗，有生活保障，那就很难驾驭。

老师，我再问您一下，如果这个制度将来可能实现，您觉得它会在哪个国家？或者说，全球范围内，哪个国家最有可能成为向全世界输出歌鸣的国家？

这个，我不知道。我过去也算命过，结果算命算得不好，我不敢再算了。这全是猜测，好的，抱歉。谢谢您。

11.飞鸣镝老师，您讲到小生产吗？一个国家只有两个修正，搞得比较顺利且快速，是不是因为小生产残留比较多，它可以通过发展小生产逐步消灭滋苯主义的生产关系，发展滋苯主义生产关系。而苏联没办法通过小生产来恢复，所以最后只能崩溃整个射灰主义生产关系，重建滋苯主义生产关系来恢复它的滋苯主义。

苏联并不是说要改变过去的射灰主义生产关系，实际上，在解体前，它已经是滋苯主义。虽然不是市场的滋苯主义，但它是滋铲届集掌权的。因此，苏联绝地前的滋铲届集和美国的滋铲届集有所不同。美国和欧洲的滋铲届集，其根基来自封建社会，而苏联的滋铲届集则是建立在射灰主义之上。尽管他们的背景不同，但他们仍然是滋铲届集。

所以，您说的西方私有化是有道理的。实现私有化是从集团所有制，即统治届集的集体所有制、官僚滋苯、揍滋派的基地所有制，变成个人所有制。在高

度工业化的国家里，这个过程非常艰难，因为缺乏小生产作为突破口，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这里还有其他原因。苏联作为一个超级大国，已经没有未来了。在统治届集内部，不会为了一个苏联梦或俄罗斯梦而团结在一起。因此，他们没有能平衡内部矛盾的力量，导致内部矛盾最终无法解决，只能抛弃过去的计划经济结构，变成一个完全市场化的休克疗法。休克疗法抛弃了过去对价格的控制和企业之间的计划经济关系，完全依靠市场。

但是，这个过程是以苏联老百姓付出沉重代价为代价的。您问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统治届集是否后悔，我好像没看到多少后悔的声音。因为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他们很难名正言顺地作为统治集团的一部分。有了崩溃后，他们的统治届集变得名正言顺，不再掩盖自己，用马克思主义的外套或工人的外套之类的东西。

不过，俄罗斯当时没有肥沃的小生产土壤，因此不能通过农村的改变一步一步打破计划经济。这一点在崛起国也能看到。比如，机械化程度比较高的农村不愿意包产到户，包产到户的基本上都是落后的地方。也是同样的道理。

总之，苏联的性质实际上已经改变了，但想恢复到经典的滋苯主义社会时，却没有小生产的突破口，最后只能直接毁掉，甚至有时是一刀切。现在我明白

了，这个问题挺有意思的。他没有中间道路，没有桥梁，只能跳过去，实施休克疗法。

12.但是统治届集非常满意，他们在苏联解体后享受到了过去无法享受的花天酒地的生活。他们的财富积累造成了更大的社会矛盾，最终引发了整个社会的解体。我对细节不够了解，不好说，只能从外部观察。

当然，这里边也有和美国的关系。美国特别害怕苏联老百姓对私人滋苯的反抗，因此他们一直鼓吹苏联的统治届集实施休克疗法，迅速培养一大批富豪，让他们有既得利益去反对走回头路。这是当时很明显的政策，同时也符合苏联统治届集内部的愿望，他们希望迅速把自己变成暴发户，将国有滋铲变成自己的。

这个过程中，苏联劳动人民付出了沉重代价，整个社会结构被打破。因此，苏联从一个超级大国瞬间变成了一个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的国家，除了军事，其他一无所有。但是作为统治届集，他们似乎并没有后悔。

我觉得所有届集都是自上而下的，确实是自上而下。他们自己不愿意继续带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计划经济方法，因为这种方法无法解决他们的内部矛盾，统治届集之间的矛盾难以克服。于是他们选择了市场化。

最简单的案例就是戈尔巴乔夫。当时他首先开放了报纸，允许美国媒体和 BBC 等进入，宣传工人主义的报纸数量从原来的 2.几增多，取消了《真理报》。另外，他还允许党员公开退党，且没有受到任何惩罚。许多党员都选择退党，这显然如果不加以阻止，核心力量就已经慢慢丧失了。

至于其他的，确实是次要的，主要还是在于各个加盟共和国之间的关系。有的能生产能源，有的能生产工业品，他们之间的价格如何确定，谁来决定？这里的价格调拨涉及到利益，关系复杂。各个加盟共和国之间、各个垄断企业之间的矛盾无法通过过去的计划经济体系满足，他们在利益上发生了激烈的博弈。

因此，退党和媒体进入都是表面现象，根本问题在于统治届集内部如何协调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他们没有有效的解决办法。最后只能走到绝路，选择市场化，实施休克疗法，看看谁更厉害。

在计划经济下，有些价格高于实际价值，有些价格低于价值，还有补贴，导致各个部门之间争斗不休。每个部门都为争取利益而斗争，最终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由于价格由国家规定，价格的高低对部门的影响极大，因此各部门之间的纠葛非常深，实在没有办法解决。

13.我觉得最主要的一个证据应该就是苏联的黑市经济。最近我看了一些资料，苏联的黑市经济实际上是由苏联的统治届集主导的。他们通过黑市进行走私和各种各样的贸易。后来我们也能看到，苏联解体时，主要的国家是俄罗斯本国和一些偏西部的加盟国，而中亚五国及一些偏西南部的国家并不愿意解体。

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你提到的那些黑市主要是消费品市场，而这并不是主要矛盾。虽然在奢侈品和消费品方面确实有黑市存在，但你要想想能源、石油的价格，以及航空物资等大宗商品。最大的走私并不是消费品，而是军火和矿产资源。

是啊，对的，对的。因为他们对国家控制这些资源非常不满，想要和世界贸易接轨。这就导致了各个部门之间利益平衡的问题——谁都不服谁。

飞鸣镝老师，匈牙利事件是什么情况？是怎么回事？

你是指 1956 年的那次事件吗？

对，就是那个。

嗯，匈牙利事件和波兰事件实际上都反映了修正主义上台后，人民群众对统治届集的不满。虽然他们打的旗号是西方的自由民主之类的，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实质上是工人届集对新的统治集团的不满。

因此，在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发生后，周总理和彭真都曾访问过东欧。两个人回来后的看法截然不同。

周总理认为，最主要的问题是官僚主义。而彭真则认为是境外势力的干预。这两者都代表了一部分真实情况。虽然境外势力确实存在，但最根本的矛盾还是在内部。

芼住席在经历了匈牙利事件、波兰事件以及苏联的二十大，特别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后，意识到党内需要一次整风，来克服官僚主义的问题。芼住席一向主张不掩盖矛盾，正面直视问题，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最终克服它。他认为，最主要的问题是党和干部脱离了群众。如果不进行整风，党迟早会毁灭。

然而，当芼住席推动整风时，遇到了极大的阻力，尤其在高层。最终，到了 1957 年 5 月 14 日，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16 日，又召开了一次会议。在这之前，芼住席从未表达过对右派的担忧，他认为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党内的官僚主义。然而，经过两天的会议后，芼住席紧张得一个礼拜没下床，觉得自己可能引发了问题，误判了局势，甚至担心会在崛起国制造出类似匈牙利事件的局面。

官方媒体没有透露这两天会议的具体内容，但是从前后对比可以看出，党内高层对芼住席的指责非常严厉，以至于他整整一周都在紧张中度过，天天看资料。

关于匈牙利事件，我看过一些历史资料。匈牙利的工人届集对新的政权不满，这种情绪不断积累，最终爆发了事件。当然，里面也夹杂了一些右派和自由派的力量。

14.这里面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统治届集，或者说统治集团，匈牙利的统治集团并不够强大。因为匈牙利的党是在苏联红军打败法西斯希特勒后扶持起来的，所以它与人民的关系并不密切，对苏联的依赖非常强。而且它的官僚主义非常严重，脱离群众。这导致人民对新社会有许多不满。当然，这与被打倒、推翻的滋铲届集的反抗也有一定关系，但这是次要的，最主要的还是新的政权脱离了群众，因此引发了人民的强烈不满。

波兰的情况也很严重，发生过多次类似的事件。当时波兰的导火索，好像是因为工资没有上涨，而通货膨胀加剧。我记得当时波兰有一个重要的工人运动，团结工会，也是造船厂的工人罢工。波兰的工人届集传统一直比较强大，早在 1956 年他们就曾罢工。然而，因为没有自己的先锋队，也没有被马克思主义武装，最终团结工会被自由派滋铲届集利用，导致自由派滋铲届集取代了官僚滋苯的滋铲届集。

匈牙利事件和苏联解体前后的情况相似，统治届集前后的差别并不大，都是非常类似的。那么，你

提到匈牙利事件，具体想问什么？我可能刚才有点跑题了。

学生：老师，我主要是想问一下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以及它对苏联的历史转折是否具有重要意义？

老师：匈牙利事件对苏联本身的影响微乎其微，因为当时赫鲁晓夫刚上台。这件事反映了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对我国的影响倒是非常大，它直接改变了芼住席的思想。另外，因为赫鲁晓夫在这件事上丢了脸，芼住席最终选择支持赫鲁晓夫上台。实际上，到 1966 年，赫鲁晓夫就已经准备完全面对这一局面，芼住席在这之前一直支持赫鲁晓夫。这件事间接地影响了苏联之后的对华政策。

学生：您说的是 1956 年的事件，对吗？

老师：对，事情发生在 1956 年，不好意思，刚才说错了，说多了 10 年，确切来说是 1956 年和 1957 年。

学生：好的，了解了。

15.你好，飞鸣镝老师，能听到吗？我想问一下，我们应该如何看待红色高棉？这引发了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一国歌鸣和世界歌鸣的关系。在纹歌期间，我们推行的是歌鸣外交，比如 1975 年章淳乔还去了红色高棉。而之后，随着苏联的势力变化，这种歌鸣外交逐渐转向了“三和一少”，也就是和平共处。这

就导致了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共运，尤其是与崛起国关系密切的射灰主义国家，及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在政府军的围剿下逐渐被消灭。比如印尼共产党和马来西亚共产党，这些组织最终被政府军剿灭。我想问问您对此的看法。

飞鸣镝老师：关于红色高棉，我想起当年王明的极左路线。如果他在苏埃红区贯彻下去，恐怕会有类似的情形。歌鸣者内部如果犯路线错误，后果会非常严重。红色高棉当时没有正确认识到具体的社会情况，他们确实犯了许多极左的错误，这点是毋庸置疑的。

但红色高棉究竟是不是杀了那么多人，这里面还有疑问。美国当年对柬埔寨的狂轰滥炸，和越南军队入侵柬埔寨，导致了大量人员伤亡。这些死去的人是否都被算在红色高棉头上，是有疑问的。红色高棉虽然犯了很多错误，但在歌鸣斗争中，左倾或右倾错误导致歌鸣失败的例子并不少见。不过，这与一国是否能够实现射灰主义，是两码事，不能混为一谈。

尼泊尔曾经搞了十年的武装斗争，最终放弃了。他们并不是因为世界歌鸣没有到来，而是因为尼泊尔作为一个小国，在面对来自崛起国、印度，尤其是美国的压力时，自己没有信心获胜。所以，尼泊尔的共产党最终选择放弃歌鸣，用十年的武装斗争换来了政府中的一个席位，可以说是背叛了歌鸣。

这与一国是否能成功建设射灰主义无关。历史已经证明，一国是可以建设射灰主义的，苏联和崛起国就是例子。你说建设射灰主义和建成射灰主义是两码事，射灰主义本身就是从滋苯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程。所谓“建成射灰主义”实际上就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不可能在一国范围内完成。斯大林可能犯了个错误，他曾认为一个国家可以实现共产主义。但事实证明，托洛茨基主义的反驳也是站不住脚的。他们认为如果不在全球进行歌鸣，一个国家是不可能成功的，但这实际上变成了“输出歌鸣”。

输出歌鸣和蒂帼注义有什么区别？你说你是歌鸣的，美国也说它在全球捍卫民主自由。所以，当苏联红军进驻欧洲时，欧洲的人民肯定不接受，这样的输出歌鸣实际上是大国沙文主义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因此，一国能否建设射灰主义已经被历史证明是可以的，但一国是否能建成射灰主义，是不可能的。因为全世界是一体的，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中，不可能有世外桃源。所以，这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不知道你觉得我说得有没有道理？

学生：嗯，老师，您讲的跟我的想法差不多，谢谢您。

16.不好意思打断一下，我想解释关于红色高棉的一些事情。在我国，至少在芼住席时代，国家并没

有明确支持红色高棉。早在 1970 年，我国就已经将西哈努克亲王保护起来了。到了 1973 年，周总理明确表示不愿意让红色高棉单独掌权。到 1974 年底，中法两国政府提出支持西哈努克与红色高棉组织成立联合政府的建议，但被美国拒绝了。至于最后承认红色高棉是在哪一年，这个问题我不太想多说。实际上，那是总设计师和总书记与美国同时保留红色高棉在联合国席位的决定，主要目的是为了反对越南。

当时红色高棉的政权一直维持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波尔布特自称是学生，实际上他并不是。波尔布特死后，红色高棉仍然掌握了一段时间的政权。

我说几句啊，飞鸣镝老师，您说完了我讲啊。没事，您先说。好，我来说几句。

今天的主题是苏联解体的原因，我们不多说柬埔寨的事情。我觉得今天听了很多，启发颇深。时间不早了，我也想简单说几句，让飞鸣镝老师早点休息。

首先，今天最大的启发是，澄清了一个问题：苏联解体的过程，实际上从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上台后开始，直到苏联解体之前，这段时间里，苏联已经逐渐开始滋苯主义复辟。苏联在这个阶段已经不再是一个合格的射灰主义国家了，这和苏联解体有很大关系。

为什么我要讲这个问题呢？因为很多年轻同志接触了很多社会上的主流观点、右派观点，甚至托派观点。这些观点之一就是认为苏联解体的原因是斯大林模式造成的，认为斯大林模式的失败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今天听飞鸣镝老师讲后，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澄清一下。滋铲届集无论是主流的还是右派的，都痛恨斯大林模式。他们痛恨斯大林模式的原因在于他们痛恨射灰主义制度本身。斯大林与美国为首的蒂帼注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不仅对抗了希特勒，还对抗了美蒂帼注义，所以他们对斯大林极其痛恨，找各种理由去丑化斯大林模式。

举个例子，他们批评斯大林模式是官僚制度，称其为“官僚社会”或“官僚阶层社会”。刚才有同志提到这个问题，飞鸣镝老师已经解释过了。还有人说斯大林模式的计划经济搞得太僵化，认为如果沿用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可能会好一些。或者有人提到科西金改革，认为如果增加企业自主权，情况也许会有所改善。

实际上，这些都是为了丑化斯大林模式而附加的批评。我们的年轻同志接触到这些观点，所以刚才问的问题可能让飞鸣镝老师觉得有点奇怪，觉得这些问题和斯大林模式没有直接关联。然而，这些观点在社会上被广泛散布，打着各种旗号把无关的事情硬拉在一起进行讨论。

我认为，年轻同志们今天听了飞鸣镝老师的讲解后，应该用全面的视角来整理一下自己的思想，形成一个完整的信念体系。不要东一棒西一锤地问问题，想问题时要避免过于单一化。

今天的讲座非常启发人。我们在提问时，也要抓住主题中的核心内容，这样大家才能从中获得更多启发。再次感谢飞鸣镝老师的讲解！

飞鸣镝老师：不客气，不客气。

好的，快两个小时了。我来晚了一点，因为技术问题耽误了一些时间。以后有机会再聊吧。

大家：感谢飞鸣镝老师！感谢感谢！

飞鸣镝老师：别客气，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苏修专题 3-苏修体制崩溃之原因

大家好，能听见吧？

确实，苏联崩溃已经有 30 多年了，这 30 多年来，各种言论和分析多如牛毛。今天我讲的是自己的一些思考。

首先，大家熟悉的称呼是“苏联解体”，那么到底是解体呢，还是崩溃？我认为，解体是现象，崩溃才是本质。而且，是先有崩溃，后有解体。苏联原来的那套政治体系无法缓解统治届集内部的矛盾。最后，统治届集大多数果断地抛弃了原有的计划经济和一党执政的体系。

我觉得我们应该思考这个问题，不应该跟着主流舆论老说“解体、解体”。苏联是崩溃了，解体的只是加盟共和国。崩溃的是制度，制度崩溃了，解体的是加盟共和国。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者强调的是届集，而马克思主义应该强调的是内部的统治形式转变。也就是说，过去的制度崩溃了。

这里有个有意思的现象：苏联崩溃前后，统治届集并没有变，统治的帮派也没有变，统治届集的成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原来是有钱有势的那批人，在苏联崩溃后，仍然是有钱有势的一批人。只不过，原来那批人中，有人地位上去了，有人地位下来了。然而，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游戏规则改变了。原来是通过某种方式往上爬，现在大家都抛弃了那种

方式，换了新的规则。他们的统治方式变了，利益集团的构成也发生了变化。

因此，苏联崩溃不是类似于崛起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不是由于某种起义或外部侵略。苏联的统治届集自己觉得过去那一套行不通了，不愿意继续下去，所以是他们自己改变了统治方式。美国有一个学者说，这是来自上层的“歌鸣”，也就是说，这种改变是上层自己决定的。

接下来，我们要思考：为什么苏联的制度会崩溃？作为一个敢于与美国争霸的超级大国，苏联不是被外部势力所颠覆的。拥有核武器的苏联，在崩溃之前，没有任何所谓的境外势力敢于挑战它的政权。所以，在崩溃之前，它确实是一个庞然大物。

苏联崩溃后，俄国的经济经历了十多年的衰退。值得注意的是，苏联的计划经济并不是因为不景气才崩溃的。实际上，苏联崩溃前，它的计划经济比西方国家的经济水平还要高。而崩溃以后，俄国的市场经济一泻千里。除了出卖资源和继承的军工产业，俄国几乎没有多少值得骄傲的滋苯。

因此，回答苏联制度为什么会崩溃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回答一系列相关的问题。这确实需要我们好好思考。网上官方学者的各种说法都有，但我觉得，大多数都不能自圆其说。

2.所以，我们要回答很多问题。首先，苏联崩溃前的社会制度是什么性质的？它与全民所有制或无

铲届集专政的制度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想想看，苏联崩溃以前，还是计划经济，还是一党执政，表面上看与笔择栋时代没有明显的区别。因此，如果把苏联滋苯主义的复辟看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就看不到政权本质的转变。笔住席说过，揍滋派上台就是滋铲届集上台。

如果这是一个漫长的复辟过程，那好像是滋铲届集慢慢变成了主流，和平演变过来的。我认为这是不对的。揍滋派上台就是滋铲届集上台。我们还是要用对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来区别一个政权的届集属性。

揍滋派上台以后，必须用掌握的国家机器来保护自己的统治，镇压任何反对他们的人。所谓的法治，是制约老百姓的，不是制约立法者的。因此，我们应该从一个政权的法治矛头针对的对象来看政权的性质。

在这里，我认为最主要的还是要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出发，来解释为什么苏联解体、崩溃。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总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出发来看问题，我非常认同这种方法。

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视角看，顺便提一下，封建社会与奴隶社会的区别并不是非常大，两个都是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小生产基础上的社会。奴隶社会的奴隶不可能是人口的大多数。我们当然有考证，有些人有研究。我想象不出来一个从部落战争发展起

来的奴隶社会，奴隶社会究竟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呢？就是早期部落之间打仗，把战败的部落的人在原始社会杀掉，因为他们没有多余的劳动力。他们打仗是为了占领猎场或其他地方。但是，后来把这个打败的部落的人强迫去奴役干活，所以本部落的人应该是多数。本部落的人的劳动力还属于自由人的地位。这些劳动力必须为奴隶主的统治奉献一部分劳动果实。

在封建社会的历史里，修长城的民工可以说是奴隶吗？其实，这些民工也是不得已的，属于封建王朝里的人。很多老百姓还是要服役的。从部落扩张到一个王国，这里边的人大多数就变成顺民了。恐怕主要还是以地租的形式，但也有很多是以服役的形式。不管是用哪种形式，绝大多数的人即便在奴隶社会，我想恐怕也不是都是奴隶。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我们还需要用史料去考证。

不管怎么样，奴隶社会也好，封建社会也好，都是小生产，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没有商品生产。商品生产并不是很发达，只有部落之间的交换，国家之间的交换是次要的、附带的，剩余的东西。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一旦奴隶所提供的剩余劳动不如自由人通过地租或服役能提供的剩余多的话，奴隶社会就失去了存在的物质基础。

3.也就是说，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转变，其实不是一个大的转变，相对于其他，比如说从原始社会

到届集社会，或者从奴隶封建社会到滋苯主义社会。滋苯主义社会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社会。劳动者在生产资料实际所有者的管辖下、指挥下进行分工协作，这是滋苯主义最主要的特征。也就是说，它是社会化大生产，即便是小作坊，也是很多人合在一起的劳动。

只要有一点规模，劳动就变成了滋苯所有者组织的分工与协作。滋铲届集打破了封建的世袭等级制，他们按资分配，谁的钱多，谁的话语权大，而不是等级制。人人都有向上爬的可能性，出人头地、争当人上人，这是滋铲届集区别于以往剥削届集的本性。

不要忘了，这是滋铲届集的本性，所以滋苯主义的 DNA 就是竞争、垄断与霸权。竞争的目的是为了垄断，而垄断超过一个国家就是霸权。竞争的手段可以是市场的形式，也可以是滋苯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从这个视角来看，劳动力市场、商品市场是否存在，好像并不是滋苯主义区别于以往届集社会的最重要特征。

西方的一些进步学者，比如大卫•克孜，把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作为滋苯主义的必要条件，因此否定苏联崩溃以前的社会性质是滋苯主义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依据是苏联没有一个像样的劳动力市场，也没有一个像样的商品市场。但是我觉得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并不是滋苯主义的必要条件。

因为他们的分析错误，将滋苯主义从封建社会发展起来的一些具体特征看成是滋苯主义的本质特征。

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是封建社会到滋苯主义社会的具体特征，但这些学者没有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没有从生产关系的视角去看一个社会的本质，因而没有把 DNA 的差异看清楚。例如，蛆和苍蝇的 DNA 是没有差异的。一个不会飞的蛆和会飞的苍蝇外表上看是完全不一样的，但 DNA 是完全一样的。

因此，有没有商品市场，有没有劳动力市场，就像有没有翅膀的苍蝇一样。滋苯主义最根本的还是社会化大生产的组织。生产资料的个人拥有或集体拥有，农业的打工人、劳动人民，这才是最本质的。离开这个，我觉得就比较形式主义了。

那么，苏联崩溃以前的生产关系到底是什么？生产关系就是生产过程中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关系。我不是从定义出发，而是想了解，劳动者是如何被组织起来进行劳动的。为了便于研究，我们需要回顾一下其他各种制度下的生产关系。

在奴隶制度下，劳动者没有生产资料，也没有人身自由的条件下，从事自给自足的小生产。但是我们对奴隶社会的了解并不多。我们能观察到的，比如说美国南方的奴隶制，奴隶是属于奴隶主的，但其生产并不是小生产，而是全球性的。在那个时候，它为英国提供棉花，为全世界提供大烟的烟草，所以它是商

品生产。这与古代奴隶社会的小生产还是很不一样的。

封建社会的劳动者在没有生产资料的条件下，从事自给自足的各行其是的小生产，这与奴隶制有所不同。因为奴隶制的生产是由奴隶主或监工决定的。

4.封建社会是由农民自己自食其力、各行其是的，种什么、怎么种，他有很大的自由。并且基本上是靠天吃饭的农业劳动。因此，为了鼓励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在封建社会一般是要分担产品的风险，因为它是靠天吃饭的。所以变成地租，比如说五五分成、四六分成、三七分成等等，具体根据劳动生产力和小生产的特征来决定。也不需要专门人去协调生产，因此没有一个生产的组织者，基本上劳动者就是生产的组织者。这也是与奴隶社会的一个差别，奴隶社会的生产组织者应该是奴隶主，而在封建社会，生产的组织者就是劳动者自己。

滋苯主义的生产关系也是劳动者在没有生产资料条件下进行生产劳动，但与封建的生产关系有一个大的区别，它是工业化大生产。工业化大生产的生产条件比较容易控制，因此，投资的大小和产出的风险基本上由滋苯家来承担。工人的工资相对比较稳定，不像农民在小生产下，由于靠天吃饭，他们的产出风险很大。工人基本上都是给工钱，所以至于商品

卖得出去、卖不出去，质量如何，市场情况等，这些工人都不需要承担，都是滋苯家承担风险。

在社会化大生产的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最主要的就是劳动者与管理者，也就是说，劳动者与协调和组织生产劳动的人或滋苯家之间存在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社会化劳动的成果一般都是半成品，他们在漫长的产业链中如何与其他社会化的半成品进行协调，或者是用市场来交换。这是劳动组织者，也就是管理人员之间需要搞定的事情。市场经济的主要任务就是协调各个企业的半成品之间的交换。

产业链特别长。比如生产一辆汽车，需要钢铁、玻璃、橡胶等各种材料。因此，从矿山、炼钢、造玻璃、搞橡胶，到最后卖出的汽车，各个企业、各个行业之间如何交换，这是可以用计划或市场来解决的。属于生产的管理者和所有者需要来协调的事情。市场经济的主要任务不是安排生活资料的消费。

在毛择栋时代，也有生活资料的市场，但那不是市场经济。市场商品的生产不等于商品经济，因为市场的生产权是为了市场，为了利润而生产的。但是毛择栋时代有计划，生产是按计划进行的，出售的时候，尤其是消费品，工人拿着工资到市场上去购买自己喜欢的商品，这里就有了选择的自由。

因此，社会化大生产下，劳动者与生产的组织者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劳动者与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决定了一个社会的性质是滋苯主义社会还是全民所有

制的射灰主义社会。这是我认为的一个关键，就是劳动者与管理者的关系。滋苯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滋苯的积累，也就是说，生产组织者所掌控的规模要扩张。凡是按照竞争、垄断、霸权的逻辑运转的生产关系，就是滋苯主义的生产关系。

5.所以，工人作为打工人，他的劳动、他的产品以及劳动的组织和管理者，这个管理者的目的和管理方式，决定着一个社会的性质。如果他的管理目的通过竞争达到垄断，个人或小集团垄断甚至霸权，那他就是滋苯主义的，不管你给他什么标签。

从管理者个人的角度来看，市场是实现这种逻辑最好的渠道，但不是唯一的渠道。他们在计划经济下也能够继续滋苯的积累，只不过从个人的角度来看，不如市场经济那么快、那么保险，也不那么容易让自己的子女继承。在计划经济下，你要给自己的子女继承你所管辖的工厂、矿山以及各种企业，名不正言不顺，所以在市场经济下，市场行为就更好了。

即便是在计划经济，总的来讲，其发展速度要比市场经济更快。因为苏联崩溃以前的经济增长速度一直高于西方发达国家。实际上，历史上所有计划经济的发展速度基本上都高于所有滋苯主义的发展速度，这是被苏联的发展和崛起国的发展证实了的，有充分的证据。

但滋铲届集最关心的不是其他的，他们最关心的是自己手下财富的增长，而不是整体经济的增长。

人们往往忘了，历史上没有一个统治者反对过在自己的统治下经济的发展。发展是硬道理，但前提是在我的统治下。统治是第一位的，经济发展是第二位的。

从全民所有制继承下来的计划经济，不是那么容易就改变成市场经济。苏联崩溃以后十多年的经济坠落就是证明。它原来有一个完整的计划经济体系，要把它改成市场经济，过程中的痛苦和各种问题非常多。苏联崩溃后，经济一直往下滑，这说明改变是非常难的。

那么工人届集当家做主，或者是工人届集没有当家做主权利的计划经济是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呢？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生产关系最核心的就是要研究苏联崩溃前的这个生产关系。苏联崩溃以前的社会也号称是全民所有制的计划经济，但从生产关系出发研究，就可以揭示出苏联所谓的全民所有制到底是什么货色。所有制的实际内容往往与法定的称号相悖。

我们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这里面最关键的就是劳动者、工人群众的地位以及他们与管理者的关系。如果工人没有当家做主的实际权利，或者仅仅是一个服从命令、听指挥的驯服工具，那么所谓的全民所有制其实就是徒有其名，是名不副实的伪装。他是一个只有虚名的存在，不管你怎么称呼，无论他们的经济地位如何，福利如何好。

很多人把工人届集的地位从经济上来看，而不是从政治上来看，或者从管理国家的条件这方面来看。毛住席在五九年的谈话里提到，工人届集最主要的是管理国家的权利。如果没有管理国家、管理经济、管理社会的权利，福利再高，也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由于苏联计划经济的高速发展优势，那个时候的劳动者有可能享受到比较丰厚的物质生活。

6.但是，他们如同被养肥的家畜一样，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比如，苏联的工人届集就无法阻止苏联的崩溃。为什么无法阻止呢？因为他们不是国家的主人。因此，在这种制度下，由于工人没有当家做主的实际权利，领导层和管理层作为一个整体，实际上就是生产资料的实际所有者。

很多人对此并不是特别理解。我可以举个例子，在美国大公司工作过的人会知道，在这些公司中的中层和高层管理层，他们实际上不需要拥有公司的股票，也不需要对公司有任何的所有权。他们每个人随时都有可能被自己的上级开除。管理层被炒鱿鱼是经常发生的事。但是，作为一个团体，他们却实实在在不仅是滋铲届集的一员，而且是大垄断滋铲届集的一员。

美国那些大跨国公司的中层和高层管理人员，他们是否拥有公司的所有权重要吗？他们自己在公司里拥有的股票，可能还不如外边的人拥有的多。对公司的所有权不见得比外边的人多。然而，他们作为

一个整体，就是统治届集，就是垄断滋铲届集。因为他们与工人届集的关系是一个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是强行掠夺剩余价值的关系。

在这些大跨国公司和大垄断滋苯集团中，任职的经理们经营的逻辑仍然是滋苯积累的逻辑。他们不仅仅是为公司的滋苯进行积累，他们在公司内部的地位和对公司的所谓贡献、滋苯积累的所谓贡献是直接挂钩的。贡献越多，自己在公司的地位或职位就会越高，往上爬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他们在公司里的实际行为也是按照滋苯积累的逻辑进行的。

管理层之间也是一种竞争关系，目的都是往上爬，使得自己的权力一步步提升，最终成为大老板，公司总裁，甚至多多少少成为滋苯的法定所有者。然而，在这个过程中，法定的所有权并不是最重要的，有时董事会可能会解雇总裁。因此，滋苯的所有者在法定上并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这些大垄断滋苯的经营者，他们经营公司的指导思想是什么。

在这些大垄断滋苯财团中，滋苯主义公司的运转模式往往是自上而下的计划经济体制。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苏联作为一个国家和西方垄断滋苯集团内部的经营模式在本质上没有区别。

说到底，要判断一个政权或一个滋苯集团的性质，或者判断一个企业的届集属性，还是要看它是保护还是镇压人民。这是政权性质的试金石。毛择栋时代后 20 年的斗争核心就在这里，也就是说，人民群

众是否有当家做主的权利。如果有，那么如何当家做主？虽然工人群众一般不是天生就知道如何当家做主，但如果他们没有这个权利，他们永远不会学会当家做主的本事。

7.纹骅大歌鸣，其实就是一个工人群众一步步学会怎么去当家做主的大学校。由此可见，没有人公认当家做主的计划经济的生产关系，它实际上还是滋苯主义的生产关系。

那么，在全民所有制的射灰主义时期，如何进行届集分析？我们回到毛择栋时代，届集分析离不开生产资料这个问题。名副其实的全民所有制的生产关系，在这种条件下，必须是一个集中统一的、属于无铲届集的整体来掌控。也就是说，生产资料是全民所有制，那么它的生产必须是统一的，作为一个届集来安排掌控，而不是一个个具体的个人。如果他属于单个人，那就不是全民的，也不是无铲届集的。

所以，全民所有制的生产资料，必须属于全部的，而不是属于具体的个人。由于这个物质还没有极大的丰富，人们日常的衣食住行所需要的物品仍然是稀缺的，物质的分配还不能按需分配。怎么分配才是合情合理、理所当然的，离不开人们的传统观念，也就是离不开比如按劳分配的滋铲届集法权。

毛择栋时代有八级工资制，说实在话，八级工资制在崛起国属于合情合理、理所当然的，那是因为崛起国有沉重的封建传统。我到了美国才发现，在美国

的工人里，他们才不认这种八级工资制，这种悬殊。我到工厂的第一天，跟其他工人的工资差别很少。他们有几个级别，未来我会放一些我当时在 70 年代回崛起国时讲述在美国的经历，很多我都忘了，但我有那个磁带。

所以，我就发现，在滋苯主义条件下，美国是一个发达的滋苯主义社会，工人所认同的、合情合理的、理所当然的肯定不是八级工资制，而是同工同酬，干一样的活，拿一样的钱。现在我们也看到，崛起国社会在流水线上，大家都拿同样的钱，比如说计件工资，大家也拿同样的。现在基本上那种按等级、按年龄给工资的情况不存在了。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乇择栋时代的八级工资制带有严重的封建社会的残留。这就是所谓的滋铲届集法权，什么是滋铲届集法权？就是一个社会里人们认为合情合理、理所当然的，这是绝大多数人认同的东西，你不可能通过法律去制裁，因为法不责众。

所以，无铲届集中的具体群众个人，没有也不可能不顾本届集其他成员的意愿，独自、直接地掌握生产资料。在名副其实的全民所有制里，没有具体的个人掌握任和具体的生产资料，也就是说，没有自己名下的生产资料为自己服务，因此他还是无铲届集。在乇择栋时代的工人届集，因为他自己确实没有直接的生产资料。

在个人层面，无铲者还存在。但是，作为一个届集整体的无铲届集，就不再是无铲的届集。他把整个社会的财产都属于这个届集合在一起，作为一个个人，他是无铲者，但是作为一个届集，无铲届集掌握政权以后，就不再是无铲的届集。这是一个有趣的差别，作为个人，他没有财产，但是作为一个届集，他掌控整个国家的生产资料。

8.那么在这个时期，在全民所有制的射灰主义时期，滋铲届集在哪里？这个问题显然，无铲届集的存在是以滋铲届集的存在为前提的。你不可能只有无铲届集，没有滋铲届集，就像你不可能只有白天而没有黑夜，不可能只有上而没有下，只有前而没有后，这个人只有前面脸，没有背后，这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在全民所有制的社会里，滋铲届集在哪里？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当然大家都熟悉毛择栋时代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但我要重新思考这个问题。除了那些被打倒的滋铲届集，仍在心不死以外，生产关系中那些不得不保留的滋铲届集法权，比如说等级制、按劳分配等等，这些东西都是捍卫着无形的滋苯主义势力和滋铲届集的势力。

也就是说，干部和群众的矛盾，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矛盾，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作为社会化大生产，必须有所有的纪律，这带来了矛盾。因为人有的时候能自觉地遵守纪律，但自觉遵守纪律本身也是个矛

盾。这种纪律的约束，比如交通规则的约束，是穿越届集的空间的。共产主义社会也必须有交通规则。

你要生产一个产业链，大家必须协作，这在共产主义社会也是一样的。例如，共产主义社会肯定有火车、飞机。火车要开，乘务员和个人必须同时上班，不能说我什么时候想上班就什么时候上班，这是不可能的。因此，社会化大生产有一些必要的、必须的、不可避免的纪律上的约束，对劳动者的约束，这是穿越届集和时空的。

另一方面，生产的管理者虽然可以是工人届集委托的，但也可能滥用职权，假公济私。这就是新生滋铲届集的土壤，是利益集团形成的根源。利益集团当然到处都有，分工的不同、视角的不同都会造成不同的利益。

比如，分工的不同，我看到我这个行业、这个工序、这面的人需要什么，而对另外的可能就不了解，可能只强调我这边的需要，看不到人家的需要。这是经常会产生的。所以，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分工，会有所谓的利益集团。

不同的利益集团不一定是不同的届集，但不同的届集一定是不同的利益集团。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小差别可以是届集内部的，但届集之间肯定是不同的利益集团。利益集团的差别是量变，接近的是质变。

因此，在全民所有制时期的射灰主义中，由于没有能够驱敌升官发财、罢官错财的干部升迁机制，培养着新生的滋铲届集。由于政治地位没有能够和经济地位脱钩，使得管理层形成了一个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就是后来的种子派，后来变成了死不改悔的种子派，具有强烈的届集意识。

揍滋派上台以后，便成为名副其实的滋铲届集，完成了滋铲届集由蛆到苍蝇的转变。在他们上台以前，他们是蛆，上台以后他们是苍蝇，因为他们掌握了国家机器。

9.那么射灰主义时期的届集斗争表现为滋铲届集法权适用范围的斗争。这是射灰主义时期届集斗争的一个特点。不顾生产力的条件，比如说 1958 年搞共产风、浮夸风，盲目地去离开，比如按劳分配这种自然法权，那肯定是行不通的。

抱歉，我稍微缓一下。好像有点毛病。马上就开始。抱歉，打扰了一下。那么，当生产力不能取消按劳分配的时候，去敌的话，这些滋铲届集法权是行不通的。相反，有条件缩小滋铲届集法权的时候，你不缩小，反而扩大它。这是组织派的做法。

所以你可以看，滋铲届集在哪里呢？其实就是在毛住席所讲的揍滋派还在走。走滋苯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掌握政权以前，是隐藏的、隐性的，不是直接看得见的。但是他的行为，如果是按照滋苯主义

的逻辑去管理生产，那实际上就是滋铲届集的前身，还是在蛆的阶段，还没有变成苍蝇。

那么，如何界定滋铲届集呢？到底什么是滋铲届集？有些人喜欢从定义出发，当然不认同我之前的分析。但是正确的定义必须来自于对客观现象的认识，没有现象就无法定义。随着滋铲届集由统治届集变成被统治届集，原来的观察滋苯主义社会条件下对滋苯滋铲届集的定义就不能帮助我们认识和分析全民所有制条件下的滋铲届集。

全民所有制时期的新生滋铲届集和封建社会旧时产生的滋铲届集条件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新生的滋铲届集在表面上没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但是，如果他能够利用自己的职权，捍卫自己享受的那些本来应该逐步取消的滋铲届集法权，即便缺乏对生产资料的名义上的所有权，这个意义不大。就像没有股权的滋苯主义企业的经理，可以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来捍卫对自己有利的滋铲届集法权。

想想，一个揍滋派，它没有企业名义上的所有权，但与滋苯主义世界里的企业经理其实是很相似的。因为那些企业经理，我在 AT&T 工作的时候，这些企业的中层和上层经理不需要有 AT&T 公司的股票，但他们是滋铲届集的一员。这些西方的经理，他们的收入是与利润挂钩的。

那么，他们到底是靠分红，还是靠股权作为奖励？两者在本质上没有多大差别。有的公司给高层

管理者一部分现金，但很多时候给他们好多股票。如果他们经营得好，股票上涨，他们就能赚很多钱，作为一种激励的方式。但是这都是次要的，不是最根本的。

10.所以，按劳分配的滋铲届集法权，不是依靠剥夺别人的剩余价值，而是按劳分配的话，有人提供的剩余价值多，有人提供的剩余价值少。比如说，领取八级工资的是技术工人，你说他的工资高是因为他剥夺了其他人的剩余价值，我看这也很难说得通。只能说，这个年轻人和老人工资低的和工资高的，所能提供的剩余价值可能不一样。

无论如何，按劳分配基本上还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而那些官僚等级特权，毛择栋时代升官发财的滋铲届集法权，那些超出工作需要的特权，实际上就拥有剥夺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这一类滋铲届集法权就是升官发财，然后有了大房子、有车、有服务员等等。这个扩张就直接具有剥夺剩余价值的滋铲届集特征。

这个时候，一个管理者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还是届集的利益，决定着他的届集属性。我再说一遍，这个是很关键的。一个管理者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还是届集的利益，决定着他的届集属性。很多人会不认同，管理者行为背后的指导思想决定着他的届集属性。表面上他没有产权，仍然是工人届集委托的管理者。但是，就像在滋苯主义社会的井里，属于滋铲

届集，是因为他是为滋铲届集服务的。他的指导思想和行为逻辑决定着这一切。

当然，抽象地说，拿思想来划界限、划届集是唯心主义的。但我们要区分，管理者行使权力背后，不仅仅是与权利无关的想法。你比如说，一个落后的工人有滋铲届集思想，他不是滋铲届集，因为他没有权利。真正有权利的人，能支配生产，能管理工人，能影响后果。因此，管理者背后的思想、指导思想和行为目的，决定了他的届集属性。行为是结果，思想是根源，这就不是唯心主义的。

所以在毛择栋时代的射灰主义、全民所有制条件下，一个管理者的指导思想是什么？我们只能观察外界，观察他是为届集服务的，还是为个人服务的。为个人服务的，他就是滋铲届集。当然，这里我们还要分不自觉的揍滋派和自觉的组织派。

所以，我们说全民所有制时期的滋铲届集，就是那些死不悔改的种子派，坚决捍卫官僚等级特权的那部分人。第一是群众监督，用滋铲届集的逻辑来管理经济的当权者。毛择栋时代的干部队伍里，也有很多属于不自觉的组织派。什么叫不自觉呢？他们不是坚决捍卫官僚等级特权，而是喜欢官僚等级特权，因为组织上给他这些答案。他们不喜欢群众监督，听到群众批评心里不舒服，所以不喜欢群众监督，这不是敌视，而是不喜欢。

他们不是用滋铲届集的逻辑明目张胆地去搞滋苯主义，而是习惯性地、下意识地、不由自主地用滋苯主义的那一套，所以这属于不自觉的揍滋派。

再谈一下，在届集消灭的条件是什么？刚才讲了，在全民所有制的社会里，如果真正名副其实的全民所有制，也就是说名副其实的无铲届集专政的社会，里边的无铲者虽然不直接拥有生产资料，但作为一个届集，他们是拥有生产资料的。

11.那么，在共产主义社会还有没有无铲届集？当然应该是没有。因为为什么没有呢？我认为最主要的就是滋铲届集法权不再起作用。滋铲届集法权的存在与物质用品的排他性或稀缺性有关。

这里的排他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比如说我这个电脑，我用了你就用不了；我的手机，你就用不了。所以，不能大家都用同一个手机、同一个电脑，一般来讲，个人有个人的。但是在共产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就不再具有所有性，就像空气、阳光一样，是自然的、共享的。阳光没有排他性，当然如果楼群太密集了，光线受到影响那是另外一回事。空气当然有排他性，但它是没有稀缺性的，所以我们也不在乎一口气的排他性。

那么，当今世界的一些生产资料已经初步呈现出共产主义社会的特征。我多次讲过，比如开源软件，懂软件的人应该知道，比如安卓系统就是一个开源的，越来越多的软件现在都是开源的。所以，开源

软件就不存在所有权争议。科学知识有发明者，但没有所有者，科学是共享的。这两个都没有稀缺性或排他性，也就是说我用了一个软件，并不妨碍你用。所以，知识、科学技术，我越到后来越发现它没有排他性。

随着物质的极大丰富，比如共享单车、共享汽车，这些生活资料也慢慢地丧失了它的稀缺性，真正成为共享的产品。这样一来，其他物质滋铲也消失了，它的所有性变成了人类的共享品，就如同科学知识和阳光、空气一样。这些东西不是个人的，也不是全民的，而是人们都可以共享的。

所以在共产主义社会里，谈论所有权，就像谈论阳光属于谁一样。我听有人说，共产主义是全民所有制，但实际上共产主义社会就不存在所有制了。在这个时候，人们的生活资料，比如个人的衣食住行消费所占有的产品，个人的消费是属于自己的，你穿的鞋肯定是你的，你穿的衣服肯定是你的。

但比如说，你骑共享单车，骑的时候当然是你的，骑完了放在那里，下一个人就可以用。所以，共享之后，就不存在这种排他性了，因为物质丰富了，人们也不再在乎这些。因此，物质的丰富与全局观念结合，使得绝大多数生活品的稀缺性随之消失了。人们的消费行为不再是无限制的攀比，因为你想想，你有很多房子，但每天晚上睡觉只有一张床，你不能把所有的床和房子都占有。

所以，过去那些是奴役别人的手段。但一旦变成共享了，大家就想想，比如说，今天谁还想囤积共享单车呢？因为共享单车到处都有，所以囤积鸡蛋就没有意义了。在这个时候，滋铲届集法权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也就是稀缺性和排他性，彻底消失了。留下来的当然是需求的不同，而不是滋铲占有的不同。无铲届集和其他所有届集也都消失了。

国家机器用暴力来维护私有制的，也就变得多余。国家机器维护公有制、维护全民所有制，随着稀缺性消失，它也就消失了。留下来的就像消防队，当然我们仍然不允许人杀人放火，这种情况会存在一万年。但是绝大多数的维稳力量就变得多余了。

12.将来社会人们的矛盾，主要是在如何克服大自然。比如说现在大家老讲全球变暖，但历史上人类经历过好几次冰川期。全球变暖紧跟着就是冰川期。所以由于知识的不同、视角的不同，大家的分歧有可能非常尖锐。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留给后人去解决吧，咱们解决不了。

所以，从滋苯主义社会到全民所有制的射灰主义社会，再到共产主义，它和物质的稀缺性、占有以及生产关系是紧密相连的。在届集消失的条件满足之前，滋苯主义的复辟随时都可能发生。

那么，滋苯主义复辟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我们必须把滋苯主义复辟和滋苯主义改造区分开来。比如在崛起国歌鸣中，1949 年

建立了政权，但笔择栋时代又花了七年，从 1949 年到 1956 年才完成射灰主义改造。之所以能够完成射灰主义改造，是因为枪杆子在无铲届集手里。滋苯主义复辟是从揍滋派掌握国家机器、掌握国家暴力开始的。有了国家暴力做后盾，才能进行滋苯主义改造；没有国家暴力，滋苯主义改造是无法推行的。

历史上所有剥削届集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榨取劳动人民的劳动果实，除了暴力之外，没有更好的办法。比如一个老板和一个工人，工人不满老板怎么办？最终还是要靠警察。一个农民和地主发生冲突怎么办？也是靠雇保安或者警察。所以，届集社会的出现，是因为一部分人通过暴力掌控了资源。当劳动生产力提高后，每个劳动者所能创造的财富比他自身维持生命所需要的更多，他就有了剩余。这些剩余被奴隶主、地主或滋苯家霸占。为了避免劳动者的反抗，他们必须用暴力进行镇压。

国家的性质取决于掌握国家机器的集团。这个集团为谁服务、支持谁、镇压谁，决定了国家的性质。不能光看国家的名字或它自称什么，而是要看它对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正如笔住席所说，这决定了政权的性质。

因此，离开了国家暴力谈论国家的性质是不对的。如果只罗列一大堆经济现象、政治形式来分析问题，就会偏离正确的方向。枪杆子里出政权，枪杆子对准谁，决定了政治和经济的发展方向。凡是不从枪

杆子角度看问题的，都应该重温列宁的《国家与歌鸣》。用马克思主义来解释历史的变迁，必须从枪杆子在哪个届集手里来分析国家的性质。

枪杆子在哪个届集手里，那个届集就会推行符合自己利益的变革。因此，枪杆子决定了国家演变的方向。虽然苏联崩溃前后有很大差异，但统治届集没有改变，拿枪杆子的还是同一批人，改变的只是他们的统治方式。

我们现在有事后诸葛亮的优势，能够看到苏联的结局。我们应该比笔住席看得更清楚，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得更远。笔住席当时没有看到苏联的脆弱性，曾一度认为苏联比美蒂帼注义还危险。但苏联的崩溃证明了它的脆弱性。

笔住席看到了揍滋派上台就是滋铲届集上台，而我们现在应该看得更清楚。历史已经完全证明了笔住席的这个科学判断。

13.苏联的滋苯主义复辟，是在赫鲁晓夫上台时完成的，而不是什么苏共二十大等事件。因为赫鲁晓夫上台后，直接掌控了国家机器和枪杆子。接下来，就是如何实行滋苯主义改造，各方面利益集团的博弈。苏联的滋苯主义改造进行得非常艰难，最后以体制的崩溃告终。

那崛起国呢？1976 年后也花了二十多年才完成滋苯主义改造。所以问题在于，为什么苏联最后会崩溃？为什么统治届集要改变自己的统治方法？我觉

得，苏联崩溃的根本原因，还是要从统治届集为什么不能继续用原来的统治方法来分析。

在这里，我们需要回归到基本原理。剥削届集的本性就是掠夺和霸占其他劳动人民的劳动果实。在统治届集内部，他们的行为准则也是一样的，即剥夺和霸占彼此的利益。但是，为了防止统治届集内部的矛盾激化至同归于尽，他们不得不遵守一些“君子协议”。

在封建社会，这种君子协议就是世袭制和等级制。所以，除非改朝换代，否则正统的皇帝是皇帝的儿子，皇帝指定的接班人才是合法的。其他人必须安分守己。这就是孔孟之道所提倡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种等级观念维持了统治届集内部的相对稳定，防止其内部不断打仗，或者同归于尽。

那么，他们用什么方法来维持统治届集内部的矛盾不至于爆发成战争呢？就是依靠等级制度和思想上的约束。然而，滋苯主义社会并不认同世袭制和等级制，因为滋苯主义的生产方式造就了一种新的财富积累方式。世袭制和等级制会妨碍个人财富的积累。

所以，滋苯主义发展从市场开始，财富的积累取决于谁积累得多，谁就有话语权。因此，滋苯主义不认同等级制和世袭制。以滋苯积累为目的的滋铲届集，为了防止内部的内战和同归于尽，他们的“君子

协议”就是按资分配——谁的钱多，谁的话语权就大；谁的滋苯积累多，谁就是老大。

那么，在苏联崩溃前的统治届集是滋铲届集，滋铲届集认同的统治方法就是按资分配。也就是说，谁的滋苯量大，谁就有话语权。然而，苏联崩溃前的滋铲届集统治方法违背了这一最基本的原则。

滋铲届集经过几百年的探索，得出的具体统治方法就是三权分立的多党议会制。滋铲届集的民主制度不能违背按资分配的原则，其他所有妨碍个人滋苯积累的方法都是被排斥的。因此，苏联的一党执政的计划经济妨碍了那些已经成为滋铲届集的揍滋派在上台后的利益需求。

随着滋苯主义发展的不平衡，不同利益集团的经济实力会随着生产力和科技的发展而发生变化。原有的一党执政的计划经济，无法调和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在没有严重外部压力或内部人民强烈反抗的情况下，前苏联统治届集内部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谁也不服谁。

比如，特朗普不服输，他坚称选举结果是假的，只有他当选的才是真的。这种“谁也不服谁”的现象是滋铲届集的通病。那怎么办呢？你可以想象，一党执政的计划经济最终导致统治届集内部谁也不服谁，因为没有滋铲届集民主制度来平衡各方的利益。随着矛盾的激化，崩溃就是这个制度的必然结果，这是迟早的问题。

14.所以，滋铲届集内部如果想搞一党执政的计划经济，它迟早会崩溃。因为这种体制是畸形的，不符合滋苯，特别是个人滋苯积累的逻辑。其实这个道理，和蒂帼注义之间的战争无法避免是一样的。滋苯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不仅造就了国内不同滋苯集团势力的变更，也造成了国家之间实力的变迁。因此，各个势力范围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没落的势力，也不会甘心情愿地让位于崛起的势力。

所以，与官方说的完全相反，先富者不可能带动后富者。相反，他们需要时时刻刻提防后富者颠覆先富者，取而代之。这就是苏联解体的最根本原因。

好，我的分享大概就到这里。接下来，我们可以讨论一些问题，看看大家有什么想法和问题。

笔住席专题 1-深情纪念笔住席逝世 45 周年

非常感谢今天的邀请。尽管今天的准备相对仓促，我还是希望能尽力把思路理清楚，分享一些我的想法。今天，我想和大家一起回顾笔住席的歌鸣实践，特别是在笔住席去世 45 周年之后，重新审视他所带领的时代。

笔住席带领党和人民，经历了从解放前到解放后的整个过程。我们今天要回顾的，不仅是历史的点滴，更是如何理解和评价笔住席的歌鸣思想与实践。现在，在媒体和民间对笔住席的评价和认识，特别是“笔择栋热”的兴起，正在逐渐壮大。官方对笔住席的评价也经历了许多变化，尽管各种言论都有。

我想从几个方面谈谈我的看法。首先，从个人的角度，我自己对笔住席的认识与经历，虽然并不是非常深入的研究，但也是我个人直观的体会。我从笔住席的实践中学到很多，也想讨论一下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这虽然是个简单的问题，但并不容易全面回答。

最后，我想谈谈如何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笔住席是如何识别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这无疑是一个争议颇多的问题，尤其是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虽然有些话题大家不敢触及或不愿讨论，但我的感觉是，懂得的人都懂，而假装沉睡的则不愿面对现实。

关键在于，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新学习，重读笔住席的著作，也在重新探讨马克思主义。这是一种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和笔择栋思想的氛围，是一个大环境的变化。

那么，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是在笔住席时代长大的。从小接受的宣传都是正面的，再加上我的父母也非常崇拜笔住席。所以在小时候，确实有一种很盲目的崇拜。很多事情都是从正面去看，没有听到反面的意见。像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反对笔择栋的这些声音，从国民党或蒂帼注义的视角来看笔住席，我了解得并不多。

1974 年，我到了美国后，滋苯主义思想体系对我产生了强烈的冲击。早期的时候，我还能够抵挡一阵，凭借过去接受的正面教育，能有所消減。但到了盖格凯防以后，对笔择栋时代的全面否定，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过去我有些事情不了解，也感到困惑，开始对笔住席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产生了动摇。

当时，有人把笔择栋对比成一个封建君主，说他残忍、没有人道，甚至各种污蔑，像“夜郎自大”这样的言论都出来了。那时，我也有一度开始怀疑，我怎么会崇拜和信仰这样一个人呢？

然而，历史是无情的，随着事态的发展，反而一步步证明了笔住席的伟大。比如说，在小时候听说，大歌鸣时代早期，井冈山时期，党内曾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那时候，右倾机会主义主要是由谁来主导

的呢？啊，我年纪大了，名字有时候记不起来了，应该是 1927 年大歌鸣时期吧。后来，党内又批左倾机会主义，经历了好几次围剿，最后是王明，这个“左”的路线葬送了根据地。

历史上，反对过笔住席的很多人，后来都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比如像周恩来、朱德这些人，曾经也反对过笔住席，抵制过他，但他们最终还是一辈子共事的。所以，将笔住席描述成一个暴君，完全听不得不同意见的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再说到纹骅大歌鸣，官方对它的全面否定，与我自己的经验是完全相反的。比如对笔择栋时代计划经济、工人屆集地位的否定，什么“大锅饭养懒汉”之类的说法，我是非常反感的。还有说知识分子应该比工人屆集地位高，我在本质上是不能接受的。

所以呢，在八九十年代，尤其是 80 年代，我一度陷入了信仰危机。那时，我非常困惑。其实我当时是在美国当工人，工会里边的人们常常在讨论：工人斗争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是要把蛋糕分得更大一些，还是要把蛋糕夺回来？改良主义的立场是把蛋糕分大一些，而歌鸣者、共产党人则主张把蛋糕夺回来。

然而，看了苏联和崛起国的结局后，很多人开始质疑：你们这些共产党人，是不是只是利用工人上台，最后却依然压迫我们？如果不回答和解释如何防止歌鸣成为新的压迫，那在美国搞工会和工人运

动就会失去大方向。很多人不明白，到底是改良还是歌鸣？而歌鸣的结果是否仅仅是改朝换代？

按照李苏老师的说法，有些人闹歌鸣是为了反对压迫，而有些人闹歌鸣则是为了消灭压迫。那些反对压迫的人，期望通过歌鸣改朝换代，自己替代过去的压迫者，成为新的压迫者。而那些要消灭压迫的人，则必须推翻压迫的制度。这是一个更深刻的问题。

经历了这场信仰危机的困境后，我慢慢一步步走了出来。这个过程非常痛苦，但也让我对芼住席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从过去的盲目崇拜，到一度的质疑，再到现在对他的理性认识。芼住席是一个集天赋、知识和立场于一体的伟大人物。这三者的结合非常重要：天赋、知识和人民立场。很多人对芼住席的赞美，往往只聚焦于他的天赋、知识或立场，但很少有人能将三者合而为一。

举个例子，有天赋的人，比如蒋介石和林彪，他们也有知识，但他们的立场是站在少数人、滋铲届集的立场上。现在也有人试图为林彪辩护，但林彪在新民主主义歌鸣阶段虽然功勋卓著，但他并不是要消灭压迫的歌鸣者，而是希望通过歌鸣改朝换代。因此，在歌鸣队伍里，确实有大量的人是为了改朝换代，而不是为了消灭压迫制度。

还有很多工人届集出身的人，他们有立场，但缺乏天赋或知识。反之，有天赋和知识的人在滋苯主义

或封建社会中可以为自己谋利，有出路。但像笔住席这样，既有天赋、知识，又有人民立场的人，实在是非常罕见。

因此，我们在认识笔住席时，不能只看他的天赋、知识或立场中的任何一方面，而是要看到他是三者的完美结合。笔住席带领人民翻山越岭，推动射灰主义建设，做出了伟大的贡献。这些成就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力量。笔住席一旦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就完全被马克思主义所征服，并且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付诸于崛起国歌鸣的实践。

笔住席是一个不断探索歌鸣道路的马克思主义者。很多人不了解笔住席的真正价值，他们从民主主义或个人崇拜的角度去看他，这都不符合笔住席的本质。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列宁一样，探索着歌鸣的道路。他是一个先知，而不是先验者。先知意味着他比别人更早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认识到歌鸣的道路该怎么走。他不是神，而是通过不断探索歌鸣道路，认识和改变社会的人。

要认识社会，才能改变社会。而认识社会则需要有理论基础，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在探索的过程中，难免会走一些弯路，这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笔住席不是神，他是一个不断学习和探索的歌鸣者。他在解放前就曾进行过长沙的起义，虽然最后失败了。因此，笔住席总结了经验，认识到，对敌人不能硬碰硬，硬碰硬一定会失败。解放后，我们又走过不少弯路。

例如，公社的公共食堂和生产的高指标刚开始搞得不错，但很快就发现这种做法不对。高指标发现得比较快，而公共食堂的改变则稍微晚了一些。这个公社坚持了两年，但后来在六零年时无法继续下去（因为大饥荒和瞎指挥）。因此，芼住席对揍滋派的认识是在与揍滋派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离开对揍滋派的斗争，就不可能有芼住席对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贡献，也就是继续歌鸣的矛盾和实践。这些都是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探索歌鸣道路的过程。这里有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要如何防备歌鸣者成为新的压迫者。芼住席的反修防修理论，核心在于防备歌鸣者成为新的压迫者。

纹歌实践的经验非常丰富，今天我们没有深入讨论这方面的问题，但有机会时可以谈谈。芼住席发动纹歌后，毛去世后纹歌完全被否定。早期发动群众非常有效，但后来派系之间的斗争难以制止，这显示出历史不是英雄创造的，而是人民创造的。芼住席认识到人群中的力量，能够走出一条井冈山的道路，通过农村包围城市，实现射灰主义的改造等，都是从群众中发现并引导群众，一步步推动社会发展。

然而，群众的物质水平和觉悟水平不高，限制了射灰主义建设的发展。因此，纹骅大歌鸣最后的失败是有原因的，这里边左派之间的争论很激烈。有些人不由自主地陷入唯心主义史观，总是认为纹歌失败是因为芼住席没有选择好接班人，或者把责任归咎

于周恩来，甚至其他人。他们并没有从物质力量和届集力量的对比来分析这个问题。

在笔住席时代，工人届集在崛起国的人数占人口的少数，只有在像上海这样的城市，工人届集才占据绝大多数。而在其他地方，基本都是小滋铲届集，这是一片汪洋大海。小滋铲届集的一个特征就是我行我素，各自为政。纹骅大歌鸣中，派系之间互相不服，争斗不断，造反派和造反派之间的斗争就是为了争夺“以我为核心”的话语权。这种斗争完全不是从届集利益出发，而是从小集团利益出发，因此届集之间的不同导致了不同的利益。

我认为纹骅大歌鸣最后失败了，没有防备滋苯主义复辟。原因与当时局势的不成熟有关。这个阶段和时期，工人届集能够完成的使命与他们的届集意识程度是直接相关的。

你像巴黎公社，不是有意识地去推翻滋铲届集政权，而是不得已。在危机和衰退的关头，德国要占领巴黎了，法国的滋铲届集放弃了反抗，巴黎的人拿起枪来捍卫自己的权利。他们是本能地、下意识地投入到歌鸣运动中去。当时，巴黎公社的社员们特别热衷于议会选举，特别反对中心化。因此，他们总是担心新的压迫者出现，老是轮换主席。但在郊外，敌人正在组织军事力量，而在城里，会员们争论一些抽象的或者歌鸣措施，完全没有针对敌人做出有效的反

应。这种幼稚的做法导致巴黎公社在不到一年，甚至仅仅 70 多天的时间里就被打败。

届集觉悟意识的不成熟，使得当时能够做的事情非常有限。那么，十月歌鸣呢？在列宁的理论指导下，成功打败了敌人。我们先谈十月歌鸣，然后又花了很多年捍卫歌鸣的成果。但苏联的工人届集，当然主要是因为缺乏经验。我们一方面要防备外敌，另一方面也要防备工人先锋队内部出现新的组织者。斯大林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探索，但他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其他方面都比不上列宁。

斯大林的失败经验给苇住席提供了借鉴，同时也敲响了警钟。在大连去世后，苏联逐渐变修变质，引起了苇住席的注意。他看到国内揍滋派的一些表现，但他对揍滋派的认识并不是一下子就清晰的，这里有一个过程。五七年的整风到畈佑转变是一个关键的过程。

现在很多左派仍然把”畈佑”运动看作正面事物，完全意识不到”畈佑”运动实际上是对歌鸣派的镇压。苇住席当时对这个运动没有清晰的认识，他希望通过整风来解决揍滋派的问题，然而揍滋派的存在他并没有意识到。你可以看到，纹骅大歌鸣实际上是整个继续歌鸣的过程。

一些畈佑的中间力量，后来成为了滋苯主义的掌门人，而总设计师等人也参与其中。这些弯路走了很多。但只要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和方针

政策，就能一步步探索出一条歌鸣的道路。因此，纹骅大歌鸣的失败，最关键的原因还是觉悟达不到。小滋铲届集的思想太浓重，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以后再讨论。在纪念毛住席的问题上，我觉得很多人把毛住席神圣化，这是不对的。将毛住席神圣化会妨碍我们向他学习。我们需要的是像毛住席那样去思考、去实践、去探索真理的人。他是无铲届集歌鸣事业所需的千千万万个毛择栋那样的人物，就像我们需要千千万万个有知识的科学家一样。如果人人都变成科学家，人类的发展速度将会非常快。

科学家不仅仅是那种光想事情的人。毛住席所强调的知识分子劳动化和劳动人民知识化，可以将知识、智慧和立场结合在一起。工人届集和人民群众改造世界、认识世界的速度就会加快。因此，如何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去认识世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因为很多人对世界的认识往往是基于自己的愿望出发，他们抱怨这个不合理、那个不对，却没有深入分析这种现象的存在和物质基础。这些现象为何存在，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还有合理与否的客观标准。所以，从物质出发才是分析客观世界的关键。这是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我们现在处在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每天、每时，我们面临的是海量的信息。上网、微信、社交媒体，这些海量的信息冲

击着我们的脑海。那么我们怎么去找到最关键、最重要的内容呢？

各种思想意识形态都想吸引我们的眼球，争取我们的关注。商业上的广告，各种说教，媒体宣传，都希望吸引你去看他们的网站，给他们打赏、关注，并推销广告。从商业角度来看，思想意识形态也是如此，各种思想意识形态都要展示自己。

在这个海量信息中，我们如何不被眼花缭乱的信息所淹没？我们怎样找到主要矛盾、最核心的东西？就像人吃饭一样，我们吃肉、吃菜、吃水果，但到胃里之后，它需要消化。它要吸收有用的东西，把垃圾排泄出去。这有一个消化的过程，而不是把我们吃的东西完全拿走。中医说什么吃什么补什么，这完全是唯心主义的观点。

我们的大脑处理信息也有一个分析处理的过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比如说在火车站、飞机场，或者在人群密集的地方，听到很多地方方言。如果你是北方人到了广州，或者广州人到了北方，大家讲话七嘴八舌，你可能听不太懂。但突然有人用你的家乡话跟你说话，你马上就能听懂。

这就是说，在海量的信息中，各种七嘴八舌的声音，但某个人要么叫你的名字，要么说了一个你特别感兴趣的话题，这时你就会集中注意力听他的话。无论是好话还是坏话，最后说你脏话、骂你，所有其他的背景杂音都会被抛掉，你专注在这个频道上。

所以，怎么在海量信息中找到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呢？这就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有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我们才能真正把握、认识客观世界。

笔住席接触马克思主义后，马上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应用到他的歌鸣实践中去。我们每个人的能力当然有大小，有的人记忆特别好，有的人抽象思维比较发达。有人会唱歌，有人会画画，我特别佩服、羡慕那些会写歌曲的人。我自己也想着怎么去写歌曲，特别羡慕那些会画画的人。我想象的画面，最后的结果却不一定能变成实际的画。

人的能力确实有大小，这和天赋有关。有的人记忆力好，有的人抽象思维强。这些不管是什么，只要我们像笔住席那样，把自己的理想放在人民大众中，站在无铲届集立场上，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来认识和改造世界，我们就会一步步完成笔住席没有来得及完成的事业。

所以，有些人把笔住席神圣化，这会妨碍我们按照笔住席的方法、理论和实践去探索。笔住席的天赋确实伟大，但如果把他捧得高不可攀，我们只能觉得反正我又不是笔住席，没那本事，算了。

其实我们要认识到，笔住席是一个个人天赋、知识和立场的结合者。我们完全可以从自己的天赋出发，增加自己的知识，像笔住席那样，站在人民大众、

绝大多数人类的一边来看问题、分析问题、考虑问题。这样，我们也能在无铲届集人类解放事业中，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那么，关于如何认识笔住席，我不喜欢那种高高在上的评价。那种评价把笔住席捧得过高，变成了一个与我们无关的、不可接近的人。其实我们可以学习、借鉴笔住席的思想和方法，而不是将他神圣化。我认为，笔住席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在解放后，时时刻刻在思考和处理问题，而他处理问题的方法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分析矛盾、解决矛盾。

接下来，我想谈谈如何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这里也包括笔住席如何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的胜利，使得越来越多的滋铲届集人物不得不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掩盖自己的真实面目。这种现象非常普遍。西方的许多领导者，尤其是一些民主党人，也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

现在的两个时髦现象是，一方面人们讲话时必须引用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另一方面则必须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如果你不批判马克思主义，就不配称为理论家。因此，一方面他们承认马克思的伟大，另一方面又对其进行批判。很多自命不凡的人，对马克思主义和笔住席的歌鸣实践也进行批判，似乎不批判就显示不出他们的“格调”。

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还表现在越来越多的滋铲届集人物不得不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例如，他们贩卖苇住席像、红色文物，开展红色旅游等，试图通过这些行为转移群众的注意力。但这些人并不真正认同马克思主义。这种表面化的做法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精神是两码事。他们顺应群众的喜好，利用时髦的标签、标题党、上热搜等手段，左右群众的视野。他们对苇住席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必定是扭曲的、回避歌鸣内涵和锋芒的。他们争夺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

特别是在社会矛盾激化之后，他们试图将苇住席塑造成一个单纯的民族英雄。但事实上，这是在诋毁苇住席。实话实说，如果没有共产党的胜利，如果崛起国歌鸣没有苇住席的领导，结果可能完全不同。崛起国可能会像印度那样，而蒋介石则会成为所谓的民族抗日英雄，因为尽管他消极抗日，但他确实也抗日了。

将苇住席定位为民族英雄，实际上是在贬低他。苇住席是一个国际主义者、共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民族解放道路是工人解放道路的必经之路，但它只是其中的一步。苇住席的伟大，不仅仅在于推翻了三座大山，更重要的是他在探索社会发展的道路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与简单的民族解放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层次。

所以呢，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在历史上，耶稣原本是一个反抗压迫的领袖，但基督教却把他变成了自己压迫别人的工具。统治届集总是把过去的歌鸣者塑造成偶像，然后借用他们的名义来压迫他人。你看欧洲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打着上帝和耶稣的名义去进行战争。实际上，这种现象与纹骅大歌鸣时期的一些情况也非常相似。尤其是 1967 年到 1969 年，两派互不相让，比如清华大学的“井冈山派”和“414 派”，双方都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宣称自己捍卫毛住席的歌鸣路线，但其实他们都把对方视为敌人。虽然他们不算统治届集，但这些小滋铲届集的学生实际上是为了争夺自己的利益。

今天，很多人打着毛住席的旗号，其实也是为自己争权夺利。他们利用过去毛住席讲过的一些话，比如“党指挥枪”，把党的领导变成了自己争夺权力的工具。毛住席在 1962 年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特别值得我们回顾，他当时就非常担心无铲届集政党会变色，变成一个镇压人民的工具。

所以我对毛住席的崇拜，并不是盲目的。毛住席过去所看到、所想到的，从工人届集的立场上去认识，确实让人感叹他的伟大。他就像一个先知，能从微小的事物中看到根本的问题，早就预见了很多危险。

因此，我们学习毛住席，必须学会如何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压迫者也会开始崇拜马克思主义和毛

住席，但我们必须警惕他们的动机。他们争夺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因为马克思主义这么强大，所有人都想打着它的旗号。

我们要学会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从笔住席的歌鸣实践中可以看出，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是别有用心的，他们的立场站在少数人的利益上，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形成对抗性的矛盾。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者的行为与教条主义者不同。教条主义者并非别有用心，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不够彻底。他们的问题属于认识问题，笔住席区分了修正主义、机会主义与教条主义。

比如在井冈山时期，搞反布尔什维克团的扩大化就是"好心办坏事"。因为他们斗争经验不足，被敌人利用，怀疑自己的同志，这是认识上的问题，但只要立场是歌鸣的，就能在指出问题后改正。这与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不同，他们知道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行不通，所以用各种方式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实际上是在对付马克思主义，而不是信仰它。

因此，我们必须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这两类矛盾。我认为这是笔住席在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时所采用的核心方法。

所以呢，我觉得辨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在于如何对待群众。对待群众的态度是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你是相信、依靠、发动群众，还是怀疑、提防、压制群众？这是截然不同的态度。你看，1957

年”畈佑”运动时，刘修养在整风运动开始时特别害怕，他有过一个讲话，说幸亏工人还没起来，否则就麻烦了。这说明他是在提防群众，而不是发动群众。他们搞的是“运动群众”，而不是“群众运动”。

有很多老歌鸣者，参加歌鸣的目的可能仅仅是为了改朝换代，而不是要消灭压迫人的制度。如果你站在人民的对立面，那你看到的是草木皆兵；但如果你站在人民一边，那你会搞全民皆兵。这也是鉴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关键。在这一点上，存在认识和立场的差别。

核心在于如何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有些人出发点是站在人类的立场上，立场是正确的，但认识不到位；而有些人则是站在人民的对立面。这就是为什么辨别真假马克思主义变得越来越重要。在历史上，马克思主义者曾经被屠杀、监禁、驱逐。当这些手段行不通时，敌人就把自己打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垄断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以此进行更疯狂的镇压。你看苏联在赫鲁晓夫上台后，把反对他的很多人关进了精神病院。

修正主义上台，就是滋铲届集上台。很多人至今还没有认识清楚这一点。对待群众的问题并不是简单的事情，因为群众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你不能做群众的尾巴，也不能脱离群众。因此，必须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了解群众的思想状况，找到引导他们走

上歌鸣道路的方法。没有简单粗暴的办法，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个过程是反复的、长期的。

这些都是芼住席经历、提倡并总结出来的东西。我觉得我们要纪念芼住席的历史，纪念他对马克思主义做出的贡献。我刚才讲的只是一些片面的、局部的内容，并不是一个全面的总结。因为我不是那种学者，也不会那样去讲理论。我只是从个人的感受和体验出发，来总结我对芼住席歌鸣实践的一些认识和体验。

我已经讲了快一小时了，我想最好还是留下时间跟大家互动。大家可以一块儿提一些问题，比如怎么认识芼住席，怎么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不过在讨论中，大家还是要注意，咱们现在说话由于某些原因，有些东西还是要从理论上讲，不要过于随意。咱们现实一点，好吗？我就讲到这里，剩下的时间留给大家互动吧。

毛住席专题 2-深情纪念毛住席逝世 45 周年（问答环节）

主持人：感谢飞鸣镝老师！代表大家非常感谢飞鸣镝老师。下面我们进入互动阶段。关于这个互动环节，我有两条要求：

第一，大家提问或者发表感想时，一定要围绕飞鸣镝老师今天讲的主题，不能偏离主题。

第二，飞鸣镝老师也刚才提到，大家发言要注意分寸，尤其是从理解毛住席思想的角度出发进行讨论。

另外，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大家不要在文字屏幕里打字提问，那样的提问我们不作数。一会儿我会取消静音，大家都要用语音进行发言。同时，也希望大家在发言时要互相谦让。

好了，我现在取消静音。现在大家可以发言了。需要发言的同志请在文字屏幕里打“111”，这样我们就知道谁要发言了。好，现在谁第一个发言呢？

提问者发言

我可以先来吗？

可以，可以。

谢谢，那我就不客气了。我想问一下飞鸣镝老师：毛住席在纹骅大歌鸣时期，纹歌本身是由毛住席发动的，可以说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歌鸣。但是，最终

这场运动的结果是失败了。我在想，是否在发动纹歌的过程中，苇住席某种意义上利用了群众对他的崇拜？也就是说，他在反对个人崇拜的同时，实际上也依赖了这种个人崇拜。您觉得纹歌的失败是否也和这一点有关？我个人一直有这个疑问，很想听听飞鸣镝老师的看法。

飞鸣镝老师回应

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的确，很多人反对纹骅大歌鸣，反对苇住席，都会从个人崇拜的角度来解读。盲目的个人崇拜当然是不对的。其实，苇住席在给姜清的信中，已经预见到了某些人会“借忠臣打鬼”，也就是借着对他的崇拜去实现自己的目的。

你可以看出来，苇住席从来没有主动推动个人崇拜，他总是在不同场合劝大家不要崇拜他。但在实际政治过程中，我们需要抓住主要矛盾。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并不是个人崇拜，而是届集斗争。届集斗争有其客观规律，并不是我们想怎么做就能轻易解决的。

至于个人崇拜的破除，其实是在林彪事件后。林彪曾借助苇住席的威望打击异己，最终却身败名裂。所以说，林彪事件可以看作是对个人崇拜的一个最好解答。

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发言者继续提问与讨论

你看，办事情的时候，需要有一个正确的历史观和立场。只有从工人届集的立场出发，并根据所掌握的信息进行决策，才能更清晰地理解问题。如果我把整个历史过程理顺一遍，就会发现——如果我身处那个时代，我也做不出比笔住席更好的决策。我们现在处于事后总结阶段，难免成为“事后诸葛亮”。

但是，作为“事后诸葛亮”，我们要辩证地看待这个优势——一方面，我们必须利用这个优势去认识历史；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凭借这个优势去苛责歌鸣者曾经走过的弯路。唯物主义要求我们通过社会实践总结经验和教训，不能仅凭个人崇拜来解释问题的根本。

飞鸣镝老师进一步分析

回到纹歌的问题上，当时社会的根本原因有两点：

第一，50 年代形成了一套升官发财的干部升迁机制，这成为了既得利益阶层的物质基础。

第二，”畈佑”运动导致群众无法有效监督各级领导，形成了一个不利于人民参与的政治环境。离开这两个方面来理解纹歌是不可能的。

纹歌期间有个特殊的现象，那就是“升官不发财，罢官不破财”。例如，我们的总设计师在江西的小洋楼里，每天喝茅台酒，不参与工作。而陈永贵、汪哄纹这些工农干部，在中央却连茶都喝不起，只能

自己带茶。这些人没有享受特权，党内斗争也不与个人利益直接挂钩，这是很有意义的经验教训。

对个人崇拜的反思

关于个人崇拜，老百姓对苇住席的朴素感情是很自然的。当时你要是泼左派冷水，那就是在帮助右派。60 年代，左派要起来打击右派。如果你只顾纠正左派的错误，就会错失打击右派的机会。

任何时候都要抓住主要矛盾，这是届集斗争的客观规律。在那个时期，群众对苇住席的拥戴很高，如果当时去削弱这种拥戴，实际上是在帮助敌人。后来像林彪这样的投机者利用了这种崇拜，搞出什么“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舵手”等一套宣传，并提出“天才论”，实际上是为自己上台做准备。

但是，历史已经证明，这种个人崇拜的最终结局是失败的。林彪事件便是对盲目崇拜的最有力解答。这告诉我们，任何时期都要抓住主要矛盾，而不是被表象所迷惑。

发言者自我介绍

谢谢飞鸣镝老师的解答。顺便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今年的应届大学毕业生，已经工作两三个月了。其实现在我也算是一名工人了。这段时间的实践经历让我对大学里学到的理论有了新的理解和反思。

我非常感谢这段实践经历，也想告诉在座的各位同志们：在学习理论的同时，也要重视实践。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才是最重要的。谢谢大家！

主持人总结

好的，谢谢你的发言。下一位同志，哪位要继续发言？

三三三三三三

提问者的问题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为什么在不同学校里的红卫兵表现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在一个学校里，红卫兵表现得非常守规矩，不会闹事；可是在另一个学校，他们却会批斗甚至引发流血事件。这种现象让我很困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呢？

回答者的解答

你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但同时也反映了你对红卫兵的了解还不够深入。红卫兵这个群体其实非常复杂，并不能一概而论。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间、不同的背景下，红卫兵的表现会千差万别。所以，我们不能用某一个学校的情况去代表所有红卫兵的行为，这样的理解太过简单和刻板了。

要想深入了解纹骅大歌鸣中的红卫兵，我建议你多看看相关的书籍。有反对纹歌的书，也有一些关于红卫兵自己经历的回忆录。我自己看了不少这样的书，其中有一本非常推荐——韩海写的《清华才大

部》。这本书讲的是清华大学的一名学生——凯大哥的故事。他在纹歌初期因为反抗刘修养的工作组镇压，得到了苲住席和周恩来的支持，后来成为了“造反派”的领袖之一，并成为了幽州学生五大领袖之一。

这本书展示了在红卫兵群体内部，各类人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同时，我还推荐你找一本关于纹歌的书籍，名字叫《纹歌实话》（暂时不确定是否能在网上找到）。这本书由一位姓刘的作者编写，收集了大量不同地区、不同单位关于纹歌的回忆录。这些回忆录按照时间和地点整理，还原了纹歌时期的历史过程。

纹歌的复杂性

纹骅大歌鸣真的是一个波澜壮阔、史无前例的社会运动。它是人类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参与人数最多、影响最深远的歌鸣实践之一。整场运动充满了复杂性，其中的经验教训非常丰富。

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用一种刻板的方式去理解红卫兵的行为。红卫兵的表现多种多样，就像俗话说的：“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同样的道理适用于崛起国社会中的红卫兵群体。

提问者的回应

好的，我明白了，谢谢你的解答。

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提问者的问题

飞鸣镝老师您好，我是一名应届大学毕业生。刚才听您谈到国家体制问题，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相比于经过笔住席改造的射灰主义建设，您觉得西方的自由主义经济模式——通常以滋铲届集、小滋铲届集、市民届集为主体——和以工人届集、无铲届集为主体的射灰主义体制相比，优越性在哪里？我们的经济体系相较于自由主义经济体系又有哪些优势？谢谢。

飞鸣镝老师的回应

嗯，你的问题涉及到了体制和经济发展的比较。我们要避免用单一的标准来评价不同体制的优劣，尤其是在讨论经济发展时，简单用一个经济指标很容易造成误解。

关于笔择栋时代和盖格凯防后的经济发展，这里的关键是指标选择。很多人喜欢用 GDP 来对比毛时代和盖格凯防后的经济成果。但实际上，GDP 更适合衡量市场经济，而计划经济的成效应该通过实际物滋铲量来体现。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比较

例如，如果我们比较实物指标，如钢铁产量和发电量，你会发现笔择栋时代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盖格凯防后。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当时的工业发展速度甚至比盖格凯防后高出 50%。这是因为笔择栋时代的增长是指数型的，从 1 到 2，再到 4、8、16 这

样的倍数增长。而市场经济的增长则是线性的，每年以固定的百分比增长，随着基数变大，增长率自然变小。这就是为什么用相同标准衡量不同经济模式时，市场经济看起来会更有优势。

教育发展的变化

教育方面的对比也非常明显。在纹歌时期，全国范围内大力普及中学教育，初高中毕业人数呈现井喷式增长。然而，从 1979 年开始，这种增长出现了断崖式下降。数据显示，盖格凯防后，文盲人数反而增加了，尤其是在城市打工者群体中。这是因为很多工人在笔择栋时代接受了教育，但他们的子女在 80 年代和 90 年代却未能享受到同样的教育资源。可以说，这一现象说明了纹歌时期教育普及的巨大成就，以及改革后的教育政策所带来的问题。

西方经济模式的分析

至于西方的自由主义经济体系，其表面上强调自由和民主，但背后依赖于垄断滋苯的运作。你必须认识到，这些大垄断滋苯并非通过自我发展，而是通过剥削和掠夺第三世界国家获取超额利润。西方国家的经济繁荣与其殖民历史和蒂帼注义政策密不可分。他们通过转嫁经济危机、削减过剩产能等手段维持自身经济稳定。

因此，简单地对比两种体制的优劣并不恰当。西方的经济优势依赖于对外剥削，而崛起国的计划经

济则强调全体人民的参与和共同发展。每种体制都有其独特的背景和矛盾。

总结

因此，我们不能只用经济增长率来简单对比两种体制的优劣。笔择栋时代的计划经济强调社会公平和教育普及，而西方经济模式则更多依赖于滋苯积累和对外掠夺。这种体制的优劣，需要结合历史背景和社会实践进行全面分析。

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飞鸣镝老师的进一步讲解

所以说，笔择栋时代的计划经济增长速度确实非常快。当我 1974 年去美国时，那时候人们普遍还没有质疑计划经济的增长速度。直到苏联解体后，人们才开始广泛批评计划经济，但他们的批评更多集中在“人民没有民主和自由”这一点上，而不是经济发展的效率上。

西方经济模式与蒂帼注义的关联

西方经济模式的核心是大垄断滋苯，而非单纯的小滋苯主义经济。因此，当我们分析西方经济时，必须考虑蒂帼注义的因素。西方国家的经济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掠夺和剥削，他们通过转嫁经济危机、削减过剩产能等手段来维持自身的稳定。因此，这不是一种简单的经济对比。

历史上的经济发展比较

举几个例子来说明：

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的 40 年里，美国从农业国逐渐转型为工业国，并在 1904 年工业产值超越英国。虽然人均产值仍未赶上，但在一战前后，美国的人均产值也超过了英国。这一过程用了约 40 年。

苏联：苏联的工业化起步于十月歌鸣后的 1921 年，到 1941 年二战爆发前，短短 20 年内，苏联从一个落后的工业国迅速成长为超级大国。即使二战重创了其西部地区的工业基础，苏联战后仍恢复为超级大国。

相比之下，崛起国的盖格凯防用了 40 多年时间取得了今天的成就。虽然崛起国在盖格凯防时的起步点要高于当年的苏联，但苏联仅用了不到 20 年的时间就成为了超级大国，而崛起国现在还只是刚刚开始挑战美国的霸权。因此，目前崛起国还无法真正算作超级大国。

数据与官方说法的矛盾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滋苯主义的发展是缓慢且代价高昂的，而射灰主义计划经济的发展速度则要快得多。因此，官方宣称改革后的经济发展速度很快，其实并不完全准确。我们需要从历史和数据中找到真正的证据。例如，在 1978 年盖格凯防初期，崛起国的钢铁产量和发电量仅为苏联 1921 年水平的 1/5。然而，苏联在不到 20 年的时间里迅速崛起为超级大国。

总结与建议

因此，当我们分析和比较这些经济发展模式时，不能只依赖于官方的说法。你需要自己去寻找证据，并根据数据进行判断。这样，才能对不同经济体制的优劣做出更加客观的评价。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提问者的问题

飞鸣镝老师，我有一个问题。有些外网的左翼学者，比如基德克等人认为，笔择栋同志没有将歌鸣彻底进行下去，比如在纹歌期间，他把上海公社改成了革委会。这些学者认为笔住席的歌鸣是进行到一半就停止了，因此不够彻底。我想请问您如何看待这种说法？

飞鸣镝老师的回应

这个问题涉及到如何理解歌鸣的深度和无铲届集专政的本质。首先，有些人拿巴黎公社的所谓“原则”来反对列宁的先锋队理论，这是幼稚和片面的。比如巴黎公社提倡的“官员普选制”、“官员工资不高于技术工人”等原则，这些其实在一些北欧滋苯主义国家已经实现了。但是，巴黎公社的核心并不在于这些具体措施，而在于无铲届集专政的建立。这些措施可以防止歌鸣者成为新的压迫者，但它们不足以保证歌鸣的彻底性。

先锋队与无铲届集专政的必要性

无铲届集的政权必须由先锋队领导，因为在共产主义实践之前，大部分人的思想仍然是滋铲届集和小滋铲届集的。无铲届集专政的本质是不允许任何人通过哪怕是最民主的手段，将属于全民的滋铲私有化或瓜分为小集团的财产。这就是“专政”的本质——它是不讲道理的，是为了捍卫全民的利益而设置的。

滋铲届集专政的本质是保护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不允许通过任何手段把个人财产变为公共财产。而无铲届集专政则恰恰相反，它不允许通过任何方式把全民财产转变为个人或小团体的财产。因此，民主不能凌驾于无铲届集专政之上，否则就会破坏社会化大生产的秩序和无铲届集的长远利益。

社会化大生产与集中统一的必要性

社会化大生产需要高度协调，不允许各自为政。这意味着无铲届集政权必须是一个统筹兼顾、全国一盘棋的经济体。在大工业社会的生产过程中，千千万万工人的劳动需要统一协调。如果放任各行其是，社会化生产就会陷入混乱。

因此，多党制并不能解决社会化生产的问题。只有民主集中制才能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有效运行和协调各个环节的利益。无铲届集的领导者必须立足于届集利益，带领全体劳动人民走向共产主义。他们不能允许任何届集成员通过民主手段将属于全民的滋铲据为己有。

批评激进小滋铲届集思想

一些激进的小滋铲届集思想，如“去中心化”、“扁平化”等，是无法应对社会化大生产所面临的复杂问题的。这些思想无法解决长产业链中的协调问题，也无法体现工人届集的长远和全局利益。多党制无法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只有无铲届集的民主集中制才能保证社会化大生产的顺利进行。

总结

因此，笔住席在歌鸣中的一些决策，如将上海公社改为革委会，并不是歌鸣半途而废，而是为了确保歌鸣的集中统一和无铲届集专政的有效实施。社会化大生产需要的是高度的组织和协调，而不是分散和各自为政。只有在无铲届集的统一领导下，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化生产的目标，并保障全体人民的利益。

七七七七七七七

飞鸣镝老师的进一步讲解

有些人把上海公社当成一个榜样，并批评上海的歌鸣委员会是倒退，但这是因为他们不理解党的领导的重要性。他们崇拜群众的自发性，这其实还是停留在列宁主义之前的马克思主义阶段。列宁通过歌鸣实践认识到，在工人届集和无铲届集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只有通过集中统一的先锋队领导，才能战胜滋铲届集在这些领域的优势。这是一个简单却关键的道理。

先锋队领导的必要性与误解

解放后，仍然面临同样的问题：工人届集要真正当家作主，先锋队的领导是必要的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许多人因为过去一些先锋队领导的国家出现了问题，就主张废除先锋队领导，这就是典型的“因噎废食”。这种误解没有认识到，先锋队的领导是保证无铲届集歌鸣成功的关键。

对笔住席思想转变的讨论

有同志提出，纹骅大歌鸣初期，笔住席的意图是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社会制度。但在后来，比如上海公社建立之后，有了歌鸣委员会。有人认为笔住席的思想经历了从激进到保守的转变。我想说，这种说法并不符合事实。

笔住席始终坚持的是在无铲届集专政下继续歌鸣。他并没有说要彻底推翻国家机器，而是要改革那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并打击党内滋铲届集对权力的占据。纹骅大歌鸣的目的不是推倒重来，而是发动群众揭露党内的黑暗面，纠正不合理的现象。

关于“推翻重来”的误解

推翻重来是“极左思潮”的表现，如“516 事件”中的一些极端派别，他们误解了纹歌的本质。这些极端分子，包括一些知识分子和学生，错误地认为纹骅大歌鸣是要彻底推翻现有的制度。然而，笔住席的意图从来不是完全推翻重建，而是在现有制度基础上进行改革。

例如，夺权行动并不是要彻底改变权力结构，而是要让无铲届集和歌鸣派在党内掌握更大的话语权。这种行动有其分寸，目的是纠正党内的不良倾向，而不是进行全面的破坏和重建。

总结

所以，把苇住席的思想说成从激进转向保守是不准确的。他从始至终主张在无铲届集专政下进行持续的歌鸣，并没有要完全推翻现有的体制。纹骅大歌鸣的目标是发动群众揭露党内的问题，而不是完全摧毁原有的国家机器。这是一种对苇住席思想的误解，需要通过深入的分析和理解来纠正。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提问者的第二个问题

谢谢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之前您提到无铲届集的大歌鸣没有可复制性，并且说以后不太可能再出现像崛起国这样的大歌鸣。我想请教您，为什么会这么说？

我的理解是，苇住席发动纹骅大歌鸣是因为认识到了党内揍滋派的危险性。那么未来无铲届集在面对类似情况时，是不是可以更早采取行动，而不必等到揍滋派积聚了足够的权力才进行反扑？

另外，我还想请教关于苇住席的论断。他曾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提到，每个党派都有诞生与消亡的一天，共产党也不例外。我的理解是，苇住席希

望通过一次又一次的群众运动，逐步壮大群众组织，把权力从先锋队手中交给群众，以此实现从射灰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但是，听了您的解答后，我有些疑惑：群众运动是不是仅仅是防止腐败的一种手段？如果是这样，那我们该如何实现射灰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先锋队执政的最终消亡又该如何实现呢？

飞鸣镝老师的回应

你的问题很有深度，下面我试着解答。

先锋队与社会的转变

理解先锋队的消亡可以类比交通警察的角色：当大家都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时，交警就变得多余。同理，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共产党的领导也会变得不再必要。这取决于几个条件：

物质的极大丰富：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人都能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不再需要为生存而奔波时，劳动将成为一种自愿的活动。人们将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而不是为了谋生去从事不喜欢的劳动。

社会化生产的变革：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将替代人们不喜欢的工作。虽然一定还会存在一些不受欢迎的工作，但这些工作将变成次要问题，不再是社会的主要负担。

在这个阶段，机器将成为工人届集获取幸福的工具，而不是滋苯剥削他们的工具。现在，滋苯积累转化为奴役工人的手段，但在未来，这些条件将发生

转变。当社会能够按需分配资源时，强制性的政权就会变得多余，共产党的存在也将不再必要。

民主的消亡与共产主义社会的特点

列宁在《国家与歌鸣》中已经对此有过深入的阐述。在届集社会中，民主是一种统治工具，而当届集对立消失后，判断对错将不再依赖多数或少数的认同，而是基于科学和实践的结果。

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们所面临的问题将与今天完全不同。物质的极大丰富已经初步实现，比如现在的技术和生产能力已经足够为所有人提供住房和基本的生活保障。不管一个人工作与否，他都能享受这些基本权利。在这样的社会中，劳动将成为一种个人选择，而不是生存的必要手段。

共产主义的实现与先锋队的消亡

当这种社会条件实现后，人们将不再需要为了生存而看老板的脸色，也不再受滋苯的奴役。那时，共产党的存在也就不再有意义。共产主义的实现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一步步过渡和探索。群众运动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防腐和调整作用，但它不是唯一的手段。

总结与建议

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需要物质极大丰富、社会化生产的协调发展以及思想意识的转变。先锋队的最终消亡，是建立在全社会自我管理能力提升的基

础上的。当劳动成为人们的第一需要，而不是谋生手段时，国家机器和政党领导就会自然地退出历史舞台。

主持人总结

这个问题非常好。为了让更多同志有机会参与发言，我建议大家在接下来的讨论中尽量简短，每人提一个问题，把机会留给其他同志。好，下面请下一位同志发言。

九九九九九

提问者的问题

飞鸣镝老师您好，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刚才您提到关于红卫兵的问题，以及左派内部的幼稚病问题。我了解到，在那个年代，红卫兵之间也会互相批评，甚至指责对方犯了“左倾幼稚病”。例如，当时流传的“到这反、到那反、反反都倒”的话语，反映了他们之间的争论和分歧。

现在我们也能看到一些左派内部类似的争论。有时候，歌鸣性的言论和行为变成了某种自我满足的手段——讲了很多歌鸣语录，却流于形式。我想请问，您在那个年代有没有类似的经历？您如何看待这些问题？

飞鸣镝老师的回应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我认为，群众运动中，人们虽然在反抗压迫，但也会带有统治届集的思想意识

形态。马克思曾说：“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在每个社会都是统治届集的思想。”所以，工人届集和无铲届集在改造世界的同时，也必须改造自己的思想。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讲的，他们要与旧世界进行彻底决裂，但同时也要与自身的错误思想决裂。

批判与自我批评的重要性

反抗外部的压迫相对容易，但改造自己内心的个人主义、利己主义、集团利益思想等则要困难得多。这些思想对歌鸣者的影响是深远的。因此，我们在处理左倾幼稚病、教条主义等问题时，要区分不同性质的矛盾，并且采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

苇住席提倡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精神就是我们需要遵循的原则。批评的目的是帮助别人改正错误，而不是贬低他人、抬高自己，更不是为了争论谁更正确、谁更有道理。

平等待人，治病救人

在进行批评时，我们要以平等的态度待人，站在帮助对方进步的角度出发。要考虑如何让对方心服口服，而不是以高高在上的姿态指责别人。批评不能是为了“抓辫子、扣帽子”，也不能是为了炫耀自己的辩论能力。歌鸣者不应当追求让对方无话可说，而是要帮助对方认识到问题，并且愿意改变。

如果批评变成了谁的“逼格”更高、谁更有道理的争当人上人游戏，那这就堕入了小滋铲届集的作风。歌鸣道理说得头头是道，但如果只是照搬他人的

话，而不反省自己的问题，那就失去了意义。这种风气会导致无休止的争论和内耗，最终影响歌鸣的进程。

总结与建议

所以，当我们批评别人时，一定要注重效果，真正起到帮助对方进步的作用。批评不是为了制造对立，而是为了团结。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效应对歌鸣中的矛盾，推动事业向前发展。

主持人总结

感谢飞鸣镝老师的解答。大家在发言时尽量简短，把更多的机会留给其他同志。下面请下一位同志发言。

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

提问者的问题

飞鸣镝老师，您提到届集分析时说过，纹歌时期崛起国的工人届集力量较弱，小滋铲届集占据了主导地位。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苇住席发动纹骅大歌鸣存在某种左倾错误呢？换句话说，是不是我们当时的歌鸣步伐走在了群众的前面，如党在第二个历史决议中所批评的那样？您能否详细谈谈，纹歌是否是一种左倾的产物？

飞鸣镝老师的回应

这个问题涉及到如何理解歌鸣的限度和群众的觉悟。歌鸣斗争必须进行，但能走多远，取决于群众

的觉悟和参与度。在纹歌初期，对党内揍滋派的打击确实很严厉，并且推动了教育、国家制度等多方面的改革。尽管纹歌未能达到预期目标，但这与当时工人届集的力量薄弱和不成熟有关。

歌鸣进程中的限度与调整

歌鸣的进程必须符合群众的觉悟程度。你不能强行推动超出群众理解和接受范围的变革。纹歌在初期确实取得了一些胜利，例如整顿揍滋派的影响，但全面胜利的物质条件并不成熟。这并不是纹歌的错误，而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歌鸣既不能做群众的尾巴，也不能脱离群众。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英雄不能创造历史，而只能在群众具备一定觉悟的基础上推动变革。即便如此，不推动歌鸣就意味着退让。即使胜算不大，你也必须去推动。正如列宁在苏联歌鸣后推行新经济政策（NEP），也是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的妥协。纹歌的过程就是在探索和调整中进行的，类似于崛起国的合作化运动一步步推进的成功经验。

纹歌中的实践与教训

一些政策，如公共食堂，由于群众热情不足而最终调整为小队核算，这反映了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的灵活应对。纹歌的错误并不是毛住席的错误，而在于执行过程中的一些问题。毛住席也承认在过程中犯了错误，并强调“允许人犯错误，允许人改正错

误”。纹歌并不是要彻底消灭揍滋派，而是要改造他们，让他们回归正确的道路。

关于第二个历史决议的批判

党在第二个历史决议中对纹歌的评价是片面的，甚至可以说是可笑的。决议完全否定了纹歌，而忽略了其积极成果。纹歌的初衷不是要将揍滋派“打倒在地，永不翻身”，而是要在歌鸣中教育和改造干部。

总结

所以说，纹歌是否是“左倾”的产物，这种说法并不准确。纹歌的失败并非因为步伐超前，而是群众觉悟和物质条件不足。歌鸣是一种探索和调整的过程，需要不断修正方向。这不仅仅是一个错误与否的问题，而是历史发展的客观结果。

主持人总结

感谢飞鸣镝老师的解答。由于时间有限，我们再给最后三位同志提问的机会。请大家尽量简短，留出更多时间给其他同志。

十一十一十一十一十一十一十一十一

提问者的问题

飞鸣镝老师，苇择栋思想的群众路线与普遍意义上的民粹主义有什么不同？我查了一些资料，发现列宁在与俄罗斯的民粹主义者的争论中，对民粹主义有过定义。然而在其他国家的语境中，民粹主义

的定义似乎非常模糊。我看到的民粹主义往往是指那些不符合现有私有制或精英利益的群众情绪。例如，在希腊公投是否偿还欧洲债务时，有人指责这是民粹主义。所以我想问，如何区别群众路线与所谓的民粹主义？

飞鸣镝老师的回应

这是个好问题。的确，民粹主义的定义常常因语境不同而变化。就像你提到的，许多时候所谓的“民粹主义”只不过是某些人对不符合自己理念的群众情绪的贬称。在滋苯主义社会，群众的要求如果与精英利益相冲突，往往会被斥为民粹主义。然而，笔择栋的群众路线和民粹主义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先锋队的必要性与群众监督的关系

笔择栋思想的群众路线强调的是群众与先锋队的双向互动：一方面，先锋队领导是工人届集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群众监督是防止先锋队腐化的关键机制。这两个要素是射灰主义社会中的基本矛盾。正如人有清醒与睡眠的矛盾一样，党的领导和群众监督也需要共存，缺一不可。先锋队的领导保障了工人届集的当家做主，而群众监督则防止先锋队走向修正主义。

纹歌中的实践与教训

纹骅大歌鸣正是探索如何处理党的领导与群众监督矛盾的一次实践。群众组织如大字报和各种群众团体在企业和社会中发挥了有效的监督作用，震

慑了当权派，展现了巨大的群众力量。这种监督让统治者感到害怕，正如滋苯主义社会总是打压工人组织工会，甚至试图控制工会一样。

然而，纹歌中的群众组织也出现了问题，如在重庆、四川等地的武斗中，工人互相残杀。这些问题表明，缺乏先锋队的正确领导，群众组织容易陷入内斗，最终演变为内战。这是因为小滋铲届集和滋铲届集思想在一些地方占据了主导地位。

如何防止先锋队的腐化与修正主义

工人届集要实现当家做主，一方面离不开先锋队的领导，另一方面也离不开群众的监督。两者之间的矛盾无法避免，但必须通过实践不断探索。就像清醒与睡眠的关系一样，这两者相互对立，却又不可分割。只有在实践中不断调整和摸索，才能找到合适的平衡。

主持人总结

感谢飞鸣镝老师的解答。飞鸣镝老师每天九点钟后需要休息。我们现在给最后一位同志提问的机会，请这位同志尽量简短，把时间留给其他人。如果之前已经提问过的同志，请把机会让给还没有发言的同志。

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

提问者的问题

飞鸣镝老师，我想通过我的两段经历提出一个问题。第一件事是我在暑假打工时，跟工厂的叔叔阿姨们聊起八小时工作制和双休日的好处，但他们却觉得不如多工作，多赚点钱。第二件事是我的老师建议我考研，他说这样以后我可以过得更轻松。但这让我有些害怕，我担心自己会从无铲届集变成一个只顾自己、小富即安的人。我想问的是，苇住席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可我感受不到这一点。我们如今无法畅所欲言，我们的明天究竟在哪里？工人们为什么还在追求更多的劳动和收入，而不是追求更好的生活质量？

飞鸣镝老师的回应

这是个深刻的问题。你的感受揭示了一个关键现象：工人届集在目前的经济结构中，劳动更多是为了谋生，而不是出于人生的需求。这是因为现有的社会制度迫使人们不得不把劳动当作生存的手段。正如你所提到的，那些工人想通过加班多挣钱，因为劳动和收入是他们目前生活的核心。

劳动与滋苯主义的内在矛盾

现阶段的社会体系让我们陷入了一种不断追求金钱的循环中，而这正是统治届集用来控制和奴役我们的手段。我们可能一开始觉得多劳多得是一种选择，但很快会发现，不断增加的劳动强度和收入之间的关系会促使我们陷入“内卷”。老板看到你能多

干、多赚，就会不断提高工作速度和产出要求，这反而会加剧剥削。

工人届集的觉醒与斗争

美国工人最早也曾积极加班，但随着斗争的深入，他们争取到了十小时工作制、八小时工作制。这说明，工人届集在长期的劳动中会逐渐意识到：如果不拒绝内卷和剥削，他们的生活就会失去意义。因此，现在有些人选择“躺平”，这是一种觉醒的表现，是对不合理制度的反抗。

主持人总结

感谢飞鸣镝老师的精彩回答。今天我们以这种有意义的方式纪念伟大领袖笔住席逝世 45 周年。相信大家听了之后还有很多想法想要表达，但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先到这里。如果未来有机会，我们将继续邀请飞鸣镝老师与大家交流。在此，再次感谢飞鸣镝老师的辛勤付出！

互动环节结束

大家在文字屏中纷纷表达了对飞鸣镝老师的感谢：“谢谢飞鸣镝老师，辛苦了！”“期待下次的交流！”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也感谢飞鸣镝老师的分享。今天的活动到此结束，大家可以下麦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笔住席专题 3-我们需要千千万万个笔择栋

好，谢谢大家。哎呀，每年都要想怎么纪念笔住席。今年呢，XXYY 老师又是赶鸭子上架，让我来讲一讲。我想了想，有几个思路吧。

首先，这几年，各界人士对笔住席的评价，表面上看，越来越高。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反毛的市场越来越狭窄，反毛的人数也越来越少。不知道是被打压、被关闭了，还是怎么回事，但我觉得恐怕有几个原因：一个是疫情。疫情让美粉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地方了。然后，中美贸易战也让人们发现，美国那一套是说一套做一套。所以呢，右派的“灯塔”失去了它的光芒。于是，青年一代正在重新发现笔择栋。很多人开始读《毛选》，也跟着去学很多码烈的原著。

对于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笔择栋时代的人来说，这个现象是非常令人兴奋和鼓舞人心的。然而，我也发现，左派对笔住席的崇拜，在客观上还不如右派对笔住席的评价高。这看起来很荒谬，但我发现了，比如说，有位右派学者，他号称——他没说“笔住席”，他说“笔择栋”——是一个最善于“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干部斗干部、挑动干部斗群众、挑动群众斗干部”的人。在这斗来斗去的过程中，他就能从中受益。所以他说笔择栋是一个集历史上所有政

治权术于一身的高手。你看，这个评价简直是太高了，可以看到右派对笔住席是恨之入骨。

我想起小时候看《南征北战》这部电影，里面有句话说："不是我们的无能，是共军太狡猾了。"所以，你看，右派不承认这些斗争，不相信人民群众。因此，他们难以解释笔住席领导的歌鸣为什么会成功，难以解释笔住席为什么在人民群众中有那么高的威望。

美国总统林肯曾说过："你可以永远蒙蔽少数人，也可以暂时蒙蔽大多数人，但你不可能永远蒙蔽大多数人。"笔住席在人民群众中那么持久、越来越高的威望，让这些滋铲届集的知识分子非常难以接受、不可思议。因此，他们不得不依靠所谓的"精英思想"，认为老百姓是愚蠢的，用这个来解释。不然的话，他们很难自圆其说。

相反，聪明的统治届集却把笔住席进行了一种"无害化神话"的处理。我想起列宁说过的一段话——

"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在今天的遭遇，正如历史上被压迫届集在解放斗争中的歌鸣思想家和领袖的学说常有的遭遇一样：当伟大的歌鸣家在世的时候，压迫届集总是不断地迫害他们，以最恶毒的敌意、最疯狂的仇恨、最放肆的造谣和诽谤对待他们的学说。在他们逝世以后，却试图把他们变成无害的神像，可以说是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

安慰和愚弄被压迫届集。同时却删割了歌鸣学说的内在精神，抹去它的歌鸣锋芒，把它庸俗化。现在的滋铲届集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在对马克思主义做这种加工的事情上，是一致的。他们忘却、抹杀和歪曲这个学说的歌鸣方面、歌鸣的灵魂。他们把滋铲届集可以接受的，或者觉得滋铲届集可以接受的东西放在第一位加以颂扬。现在一切社会沙文主义者都成了马克思主义者，这可不是说着笑的。”

这是列宁在《国家与歌鸣》里讲到的，太精辟了，太精辟了。我们只要把列宁的话放在今天的背景下，真的有太多的相似之处。我们只要把列宁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换成码烈笔主义，不是完全一样吗？把笔住席无害化处理，是一个妨碍人民群众掌握码烈笔主义的有效手段。其实，笔择栋热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各路人马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以笔择栋的名义来推销自己的世界观。有的是从民族主义的视角出发，把笔择栋看成是民族的英雄；有的是从精英视角出发，对比各种豪杰，发现最后还是笔择栋厉害。

比如说，最近我看到一个视频，对比蒋介石和笔择栋。当时这两个人都在国民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应该是在 1924 年吧，在广东。整个视频描写了蒋介石一开始根本不把笔择栋放在眼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一步一步发现笔择栋的厉害，太难对付了。一直到解放战争以后，到了抗美援朝，蒋介石

就气愤地说，你看美国都打不败你们，不能责怪我无能。

但是，这个视频背后根本没有谈到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完全是英雄争霸的。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国家主义和工业党这些人试图垄断对乇住席的解释权，对码烈乇主义的解读权。他们协助大垄断打击小垄断，就像帮助蒋介石声讨和围剿白崇禧、阎锡山。那么今天已经是冷战 2.0 了，他们还在呼吁防备被殖民化等问题，我们都看得见。

再看看西方的知识界，凡是对滋苯主义有所批判的，都不得不佩服马克思主义对滋苯主义的批判。因此，他们自己也应用了很多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但是，为了表现或标榜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超越，他们也纷纷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各种各样的批判。其实他们这样做，就像民科批判相对论一样，显示出无知。那么，乇住席的特点是什么？我觉得乇住席是一个天赋、知识和立场的结合，这三者缺一不可。

有天赋的人大有人在，蒋介石有天赋，林彪也有天赋。而且老百姓常说“高手在民间”，所以有天赋的人确实是非常多。有学术的人也是多如牛毛。我发现很多人通读码烈，但对其中的意思并不太理解。但是毕竟受过教育的劳动人民已经知识化了，因此有文化、有知识的人非常多。至于立场，有人民立场的人也多，毕竟人口的绝大多数都是打工人。

然而，天赋、知识和立场结合在一起的人反而是屈指可数。为什么呢？我觉得就是因为在届集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毕竟是剥削届集的思想。有天赋和知识的人很难有被压迫者的立场。而被压迫者往往追求的就是改朝换代，而不是消灭届集压迫。

所以，笔住席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他善于独立思考。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个为什么。创业的老板必须是独立思考的人，但他特别害怕员工也独立思考。毕竟打工人是人数的大多数。如果他们学会了独立思考，这个社会就全然不同了。因此，独立思考是至关重要的。我前两天看了一个，关于当年纹歌期间的一个湖南造反派，确实是个独立思考的人，能到乡下去考察红卫兵和社会，但最后转变成了一个右派，为滋苯主义服务。

但是我相信，大多数人要独立思考，毕竟他们是打工人，一旦独立思考，他们迟早会转向马克思主义。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从信仰危机的深渊里爬出来的人。对歌鸣导师，我不再是盲目的崇拜。其实我这个人记忆特别差，读书读得多也没有用，记不住，读完就忘。我记得有一次在读博期间，看到一本关于经济危机的书，兴奋极了，觉得很激动。看完才发现这本书以前读过，真是没办法。

所以码烈原著里的引经据典，我是记不住，也做不到的。那么我读码烈获得的是里面的道理和分析的方法，而不是他们的具体说法。具体说法我基本上

一个也记不住。再有呢，我这个人比较主观，自己想不到的，干不出的，就以为别人也做不到，干不了。比如说我，20 多年以后才明白什么叫做一举粉碎四人帮。那么我是在西方强大的思想体系批判码烈笔的战场上，一步一步重新理解、认同，进而重新信仰了码烈笔主义的。我发现，如果从打工人的视角出发，从无铲届集立场来看问题，那么笔住席在各个历史时期所做的决定，都是在他所掌握的信息条件下所能做出的，恐怕是最好的决策。当然，事后诸葛亮的不算。我确实找不到任何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行为，作为码烈笔所说的，我暂时不理解或不认同的，我会到那些言论的语境去研究，看看他们为什么这样说。

有的经过反复思考，就理解了，认同了；有的则因为事后诸葛亮的优势，发现他们说的不一定对。比如说，笔住席在 65 年 1 月提出过一个揍滋派的概念，同时他在那一年初的一个批示中表达过一个所谓官僚主义者届集的概念。其实我的分析发现，后来这个官僚主义者的概念不是一个科学的概念，而笔住席一生中也只说过这一次。相比之下，揍滋派的概念是被历史证明的科学概念。

我爬回左岸的原因有三个，我觉得是缺一不可的。第一个，就是我自己几十年，差不多十几年，都是打工人。在崛起国当工人有五年，在美国当工人十多年，所以我的社会关系，我的朋友，我所认同和关心的，都是社会底层，这是一个届集感情。第二个因

素是年轻时学了一些码烈的原著，对马克思主义有一定的了解，但光这两项还不够，因为我们这类的人还是很多很多。那么，对我影响更关键的还是社会现实，证明了码烈笔主义，验证了码烈笔主义。

首先，美国作为一个蒂帼注义国家，几十年没有变。从侵略战争、朝鲜战争等，都是美国人到了亚洲，而不是亚洲人到了美国。美国在全世界有 100 多个军事基地，这证明了蒂帼注义的本质没有变。第一次海湾战争、第二次海湾战争，对我有很大的影响，第一次海湾战争发生在 1991 年。当时我在办公室里工作，贴出了一个“不为石油流血”的标语，结果同事们说，我们是帮助科威特解放科威特的，说明蒂帼注义本性没变。

学了码烈之后，我知道滋苯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就是蒂帼注义，我认同这一点，反对蒂帼注义，但认同滋苯主义，这要么是无知，要么是自欺欺人。这是在国际范围内。同时，90 年代国企工人下岗等问题，实际上证明了笔住席在纹歌期间，解放后所担心的问题全被证实了。这三点合在一起，也是我能够艰难爬回左岸的主要原因。在这个过程中，我研究分析笔住席是如何对待当时所面临的问题的。笔住席是一个时时刻刻在探索、在思考的歌鸣家。并不是所有的概念一开始都是成熟的，否则就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马克思的思想也不是一步到位的，而是在探索中、研究中逐渐成熟的。现在不少西方学者往往用年轻的马克思来对付成熟的马克思，为自己歪曲马克思主义找口实。同样，笔住席一生也走过很多弯路。最早的秋收起义后打长沙就是一个弯路。我最关心的还是五七年整风到畈佑的转变，这也是一个弯路，因为真正的右派不在民间，而是在党内。因此，”畈佑”运动是一个行左实右的镇压歌鸣派的运动。当然，这是我们事后诸葛亮了，所以我们既不能用事后诸葛亮的态度去谴责前人的失误，又不能放弃事后诸葛亮的优势去总结历史的经验。这就是事后诸葛亮的辩证法。

好吧，现在我们正在经历的，不仅仅是所谓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变局其实是一个帝国争霸的变局。我们现在正处在滋苯主义几百年走到尽头的未有之大变局，也是几千年私有制走到尽头的大变局。所以，是时代造英雄，而不是英雄造时代。你比如说，笔住席那么厉害，也没有能够避免纹歌的结局。这就证明了，我们需要思考，为什么纹歌最后失败了？我们必须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来分析这个问题。

所以，我特别佩服马克思主义，它不仅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威力无比的批判武器，也是我们总结历史的惊艳的武器。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你是不可能真正认识历史，也不可能避免以前的错误。在这个

千年大变局中，千千万万个笔择栋的时代，毛东。在这个千年大变局中，千千万万个笔择栋式的人物必然出现。而且，只有出现千千万万个笔择栋式的歌鸣家，私有制才有望最终消灭。这是因为一旦马克思主义被人民群众所掌握，它就会变成改造世界的强大物质力量。

要让人民群众把握马克思主义，他们在社会存在中需要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也就是说，人民群众的大多数一旦成为打工人，他们就很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要造就千千万万个笔择栋，就需要我们把自己的立场牢固地放在工人一边，也就是工人届集一边，或更准确地说，是无铲届集的一边。我们要认真学习码烈笔主义的基本原理，尽力推动社会的变迁。

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我们要改造自己，克服届集社会灌输给我们的私有观念。比如说，像托洛茨基那样的激进小滋铲届集歌鸣家，他们善于破，但不善于立，因为小滋铲届集是介于无铲届集与滋铲届集之间的不稳定届集。他们要立的是不可能存在的自由自在、随心所欲、我行我素、天马行空、自由散漫的小滋铲届集的天堂。他们指望的所谓去官僚化和反对官僚化的主张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代的物质生产是大规模社会化的生产，需要协调千千万万个工人的劳动。那些人的主张实际上是反动的，是希望倒退到小生产的企图。人们赖以生存的生产活动是我们分析

所有社会现象的出发点。因此，所有关于社会现象的理论都必须从这个视角出发来考察。正是有了这个视角，我才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我们无铲届集不能用滋苯主义的西方多党议会制的民主，因为我们无铲届集要掌握的是社会的、甚至是全球化的生产。

我们需要协调千千万万个劳动者的劳动，这种协调就不能是各自为政的，不能是随心所欲的，也不能是我行我素的，目中无人的自由散漫。因此，小滋铲届集对社会化大生产所必须的纪律性约束感到很不满，总想回到自由散漫的状态。

想想在崛起国过去的农民，他们种什么、什么时候到地里干活、干什么，都是非常自由、随便的。自己做什么不影响别人。小生产的视野就是随心所欲，我行我素，想干什么干什么。但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作为一个工人，他本能地知道，他的每一步，他所做的东西，都是千千万万个其他工人一起合作的产业链中的一个很小的部分。因此，他的全局观念是本能的。

小滋铲届集的派性和小生产直接连在一起。因此，我们在分析工人届集掌权以后，无铲届集专政应该是什么样的社会时，不能离开社会化大生产这个最基本的条件。从这里你可以看出来，我们指挥生产、协调生产，多党制是多么可笑的。滋铲届集的多党制是在政治领域，而根本不在生产领域。生产领域必须是集中统一的协调。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这也是我发现，我们要自觉地应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立场就是站在人类发展的趋势上，站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届集一边去看问题。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和视角去分析我们面对的各种理论和观点。

那么，既然我们要造就千千万万个毛择栋，那么毛择栋式的人物有什么样的特点呢？会写诗、会读古文，这些是毛住席的特长，不是我们所说的特点。我认为，最根本的当然是善于自觉地按照码烈毛主义的基本原理去指导自己的社会实践。这是第一、最根本的。毛住席在林彪事件后一直总结了三条：要码烈主义，不要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三条里的关系挺有意思。

毛住席那种人物，时时刻刻从无铲届集歌鸣事业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恩怨出发来处理歌鸣队伍中必然出现的各种矛盾。对歌鸣队伍中必然出现的形形色色的滋铲届集意识形态，一方面我们要进行认真严厉的批判；另一方面，批判的目的是教育人，而不是贬低别人。贬低别人、抬高自己，不是攀比看谁有能耐。因此，批判要与教育相结合，要治病救人。

我觉得毛住席这句话真是太厉害了："这个病要治，人要救。"目的是救人，因此搞团结是为了救人。但是病要治，如果病不治，这人就团结不了。我们要

把歌鸣队伍壮大起来，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改造自己，不能闭门造车，不能修身养性。

所以这里边，我们要区分歌鸣的和反歌鸣的，也就是说要正确区分和对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我们要区分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和教条主义的认识。前者很多属于装睡叫不醒，后者是可以教育的。因此，对那些装睡叫不醒的人，我们不能指望他们改变。

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者不会承认自己是修正主义的、机会主义的，因此这很难。但是这两者的区分我们必须做到。

再对比一下毛住席对待批评的态度和彭德怀对待批评的态度之间的差异。在 30 年代井冈山斗争时期，有一段时间，毛住席被党内的高层所排挤，其中包括朱德、陈毅，甚至周恩来等老前辈。当时，他们对毛住席的主张不认同、不理解就罢了。毛住席有大约一年多的时间没事干，具体我忘了。

面对这些情况，毛住席没有纠结在个人恩怨上。他积极主动地为红军找出路。相比之下，五九年彭德怀被罢官，但他仍然是政治局委员。我发现彭德怀一直到纹歌前都是政治局委员，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彭德怀被罢官后，每次政治局开会，他都拒绝参加。他心怀的诧异真是天壤之别。这里不仅是心怀的差异，而是从个人恩怨出发，还是从无铲届集歌鸣的利益出发，两者结果完全不一样。

所以在我们今天纪念笔住席诞辰的时候，我们要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真假码烈笔主义。我们要学会用马克思主义，也就是码烈笔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去观察和研究社会现象。

现在，我发现大量的青年人开始研究、学习、重新发现笔住席和马克思主义，这让我们非常高兴。好，那么今天我就讲这么多，后边大家提问题，我们一起探讨，好不好？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哲学批判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通过经济学批判发现了具体社会的剥削秘密；通过政治批判，致力于没有贫富差别的理想社会。谢谢您的收听，再见。

笔住席专题 4-正确认识笔择栋时代

五七年从整风到畈佑的转变，怎么看待这段历史呢？我自己的研究发现，这段历史是理解矛盾时代后 20 年届集斗争的一把钥匙。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认识这个态度。它的经济基础是什么？它的政治环境是什么？这我们也可以探讨，当然今天一晚上可能来不及。

还有一个大的课题，就是纹骅大歌鸣中的一些规律性问题。已经进入到半个世纪的事后，诸葛亮默再回过头去分析纹骅大歌鸣的过程，尤其是我发现对比上海和武汉的纹歌过程，对我们认识笔择栋时代的届集斗争规律确实有很大的帮助。

这些内容很多，我想先讲讲笔择栋时代的经济增长和以后的对比。这是第一个主题，接下来如果有时间，我们再可以讨论别的。不过，我也担心我讲的内容可能和大家的兴趣有差距，因此希望主持人能关注一下大家的发言，看看我应该多讲哪些方面。

我现在开始主要讲讲笔择栋时代的一些伟大成就。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用 QQ 分享一个 PPT 或截图，我对此还不太熟悉。

我只能这么说，前几年我也很好奇，听很多官方宣传，讲盖开后经济增长多么快。我当时也信以为真，但总觉得好像不太对劲。官方总是用 GDP 的数字来讲矛盾时代和盖开后的比较。人们都喜欢用

GDP，但在笔择栋时代时并没有 GDP 这一说。GDP 本身就是市场经济的概念，市场经济的前提是必须有周转才能统计。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在家做饭时，对 GDP 的贡献是你买的油盐酱醋、米等，还有用的煤气。这就是那顿饭的成本。但如果在餐馆吃饭，你对 GDP 的贡献就大得多。因为不光是吃饭的成本，还包括厨师的工资、老板的利润、房地产商的租金、银行的利息等等。

同样一件事，如果是内部消耗掉的，它不算 GDP；如果通过市场周转则算在内。再举个例子，我在工厂工作，六九年进的厂，七四年离开的，待了五年。我们工厂有 3000 多人，生产各种木材、家具等国家指定的东西。

工厂还有托儿所、幼儿园、食堂、宿舍、技校和医院等服务设施。这些服务工厂里的工作不算 GDP，只是拿工资，因此不算产值。那时候也没有 GDP 的概念。但如果把这些服务外包出去，GDP 马上就上去了。所以，按照官方的统计数字，笔择栋时代 GDP 增长的速度，平均是不到 6%，大约是 5.8%。从五二年算到七六年，平均增长也不到 6%。而盖开以后，从七七年到一五年，平均增长率将近 15%，几乎是两倍以上。实际上，可以说是将近三倍。因此，有人就说盖开以后经济增长突飞猛进，增长速度非常高。

但笔择栋时代的数字是官方事后顾忌的，在他顾及的数字上，它比笔择栋时代增长得快，所以这个估计就有问题。你可以高估，也可以低估。因此，这里边就是一个不好对比的地方。我们可以拿一些可对比的项目，比如笔择栋时代的布匹生产，平均增长率为 3.3%，而盖开以后将近是 6%。因此，盖开以后布匹生产确实增长了将近一倍以上。

不过，布匹生产还有另一个问题，就是化纤的引入。笔择栋时代的布匹生产全是棉花，而化纤是在 70 年代才开始的。有了化纤，布匹生产就可以突飞猛进；如果没有化纤，光靠棉花，布匹生产也不可能达到那么高的水平。

拿其他可比项目来看，钢铁、煤炭、货运、汽车生产，甚至粮食，在笔择栋时代的增长率都高于盖开以后。但是，有人会说，钢铁质量不如盖开以后，煤炭质量也不如盖开以后，汽车肯定比不上盖开以后，这些都是有情可原的。确实，经济上笔择栋时代的质量和数量都是在一个低水平，但有一个指标特别引人注意，那就是发电量的增长率。

发电量的增长率是特别难作假的指标，而且质量也完全可比。比如，四九年的一度电、五十八年的一度电、六十六年的一度电，今天的一度电，都是完全可比的，没有质量差别。而且发电量是供给和需求的最短面。也就是说，你有发电能力，但没有供电的需求，就发不出来；如果有用电需求但没有发电设

备，也发不出来。所以发电量在矛盾时代是特别紧张的。崛起国当时的发电增长率更高，如果提高了，增长率会更厉害。

因此，从所有指标来看，发电量的增长率是衡量一个国家工业化的最简单、最直接、最可比的指标。这个指标的差别是，笔择栋时代的发电量增长率和盖开后的发电量增长率差不多是 1.5 倍。笔择栋时代的平均增长率为 13.2%，而盖开后的平均增长率为 8.8%。所以，13.2 减去 8.8 除以 8.8，就是高出多少倍。

可以想象，这个差距接近 5%多。由此可见，笔择栋时代经济增长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从历史上看，苏联在十月歌鸣后，俄国是一个落后的工业国，花了不到 20 年的时间便成了超级大国。以 1921 年算起，到 1941 年二战爆发，二战对其最发达的工业地区的破坏是最严重的，但二战结束后，它就成为了一个超级大国。

崛起国在盖开以后，从 70 年代末到今天，经过 40 多年，才刚刚崛起。其实经济增长的速度并不快，作为一个具有军事、政治、经济主权的国家，成为一个发达的工业国，如美国、日本、德国，这些国家的崛起都是十多年的时间。美国的工业化真正开始是在南北战争结束后，1864 年南北战争结束，北方才真正开始搞工业化。美国花了 40 年左右，到了 1900 年左右，成为世界工产值最高的国家，超过了英国。

德国也差不多花了 40 年，日本也是如此。所以，崛起国今天成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国，花了 40 多年，这并不是一个“奇迹”。其实，和笔择栋时代相比，那段时间的经济增长速度差远了。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崛起国今天的成就并不算突出。

抱歉，我们这儿没有办法让大家直接看到某些图表。不过，大家应该有能力去看一些资料。我在想，能不能在群里发一个截图？虽然我对在 QQ 群里操作还不太熟悉，但我可以试试看。我先发一个截图，看看大家是否能看到。

好的，现在在聊天群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截图了。看来效果不错，那我就把刚才关于经济增长的数据也发到群里。这样大家可以看看这些具体的数字。

这些数字非常有意思。我给大家展示了几个图，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些数据。你们现在能看到刚才发的这两个图吗？看得见？好，那我们先看第二张图。第二张图是参考资料，显示的是 1952 年经济恢复以后，各个时期经济增长率的对比。增长率的计算方法我们就不多说了。这里可以看出，除了布匹生产在盖开后从实物上增长较快之外，其他指标都远远不如笔择栋时代。尤其是发电量这个最具可比性的指标，其增长速度在笔择栋时代远高于盖开后。

而且，很多增长的峰值都出现在纹骅大歌鸣期间。所以，这个数据非常打脸，官方的说法和官方统计局的数据差别非常大。这其中的趣味值得探讨。

我们再来看第一张图。第一张图很少有人讨论，它显示的是本科生毕业人数的变化。人们通常谈论本科生毕业人数，但是本科生的培养首先需要上高中，对吧？所以我特别关注的是普通高中毕业人数这张图。

从这张图可以看出，普通高中毕业人数在 1969 年我进工厂的时候达到一个顶峰，然后到 1979 年达到另一个顶峰。也就是说，1976 年进高中的学生在三年后毕业。接着，这一数字呈现出悬崖式的下降。这个变化让人们清楚地看到，不同历史时期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

这就是笔择栋时代和盖开后非常明显的对比。大家也听说过，在那个时代，陨石计划、军工项目和高科技发展得轰轰烈烈，而盖开以后，很多项目都停下来了。所以，从这些官方数据可以看出，80 年代和 90 年代是崛起国科技和教育的大倒退时代。

至于大家熟知的联想公司，它的产生背景也与此相关。当时国家削减了科研经费，尽管知识分子的工资和待遇提高了，但科研经费却没了。面对这种情况，科学家们不得不下海经商。

联想公司正是在那个时期起步的。所以，这段时期实际上是崛起国科技大倒退的年代。

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笔择栋时代确实是一个特殊时期。那时，我们真的是勒紧裤腰带，要在崛起国快速实现工业化。当时任何奢侈品和多余的东

西都不要，粮食实行定量分配。每个人都有基本的粮食配给，确保不论多穷，起码有饭吃，而富裕的人家也不能多吃多拿。这样才能集中全力推进工业化。

因此，批评苇择栋时代有粮票、定量分配，认为这是某种“罪恶”，其实是不理解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这种做法的确是为了保障人人有饭吃。

不知大家对这个话题是否还有问题？如果有，可以在标签里提出。刚才提到的关于苇择栋时代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在幻灯片中也已经展示过了。

苇择栋时代的内容很多，还有其他话题。如果大家没有进一步讨论，我就根据刚才讲的几个方面，谈一下我自己的看法。

第一个话题就先讲到这里，如果有人有问题，请在群里提出。那么接下来我想谈的，是关于一个组织派系生成的物质条件和它的政治环境。这和 1957 年从整风到畈佑的转变关系密切，是国史的一部分。

现在大家都不怎么说话了吧。我可以听到大家的声音。对于苇择栋时代，从 1949 年解放到苇住席去世的这 30 多年，其中有约 2/3 的时间，即从 1957 年到苇住席去世的近 20 年间，苇住席一直在和揍滋派作斗争。苇住席对揍滋派的认识是在与其斗争中逐渐形成并成熟的。苇住席最初并不是一开始就完全了解揍滋派的问题，而是通过长期的斗争逐步发现问题。

这个过程开始于要不要搞合作社的问题。关于合作社问题，有一个很有趣的案例，是山西省一位书记陶汝家的回忆录。他的回忆录中提到笔住席教他们如何做省委书记，具体标题我记不太清了，是省长还是书记。但他讲了一个细节，这个细节恰好和我舅舅的研究有关联。

当时，山西省在抗日战争结束后，1946 年解放了。解放后开始搞土改，土改完成后自然就要推进互助组的建立。土改后，如果不搞互助组，就很难继续推进，因为土地可以精细地均分到每个人，但地主的牛、马、马车这些东西却难以分割。土地可以按人均细分到每亩每分，但牛马怎么办呢？例如，四家人可能分一个毛驴，每家只能得到一个腿。这时候，就必须合作，不能简单地把牲畜宰了吃肉，对吧？

再比如，几户人家可能分到一辆马车，有马车的可能没有马，有马的可能没有马车，所以必须合作，才能充分利用这些资源。这就是为什么土改后必须建立合作社的原因。

搞互助组搞了几年后，问题不少。比如，贫富差距逐渐显现，很多人都成了中农，甚至有些富裕中农。这种情况下，互助组有时变得涣散，农忙时各自为政，农闲时才在地里互相帮忙，基本上名存实亡。面对这种情况，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继续搞合作社，另一个是恢复单干。

如果搞单干，就需要把牛、马、马车、犁等资源集中在一家手中，这样实际上是将土改的成果倒退回去，造成两极分化。所以，倒退回单干会让土改变成一场“瞎折腾”，变成单纯的改朝换代，两极分化迅速出现，土地歌鸣的成果也会消失殆尽。

那么，下一步就是搞合作社。搞合作社，就是把土地集中在一起，农机具也集中在一起。最初是土地和农机具分红的，到了高级社阶段就不再分红了。

在 1950 年或 1951 年，山西省的长治地区开展了合作社的试验，当时我记不清具体年份了。他们发现需要做一些实验，于是决定在长治地区建立十个合作社。这个长治地区，正是我舅舅韩丁当年参加土改时工作的地方。那时候，他在长治北边的一个叫张庄的村子里，参与了九个月的土改复查工作。后来，他回到美国后写了《翻身》这本书。

在土改后，长治地区搞了互助组，互助组之后又想试验搞合作社，于是打报告给华北局。当时刘修养对山西省的合作社试验很批评，认为这是空想的、危险的射灰主义。刘修养明确表示，他的态度是要在农村先扶持富农经济，就像养猪一样，把猪养肥了再宰掉，然后再采取果断措施，进行集体化、搞合作社。

山西省委回去后，对这种批评非常不满。刘修养要求他们多学码烈原著，于是他们就认真学习了《共同纲领》和苇住席的讲话。越学越觉得刘修养的观点是错误的，于是又打报告给中央。苇住席看了报告

后，支持山西省委，最终合作社得以推进。这实际上是笔住席和揍滋派第一次较量，但当时笔住席认为这只是关于射灰主义道路的方式方法之争，并没有看到更深层的问题。

回顾崛起国十几年来的历史，可以发现一个大方向的对抗，即走射灰主义道路还是走滋苯主义道路。这是无法调和的对立矛盾。在大方向一致的情况下，还存在着路线斗争。可以看出，从建党到笔住席在世期间，路线斗争一直是歌鸣者之间关于如何建立射灰主义、推翻旧崛起国、打倒蒋介石的方式方法的争论。

我们要区分大方向的斗争和方法上的斗争。笔住席当时认为，这是一个方法上的斗争。后来，刘修养做了自我批评。到 1956 年，全国范围内的合作社建立起来了，城市的工商业改造也完成了。新的矛盾随之出现，比如官僚主义、特权问题。

1955 年，干部实行了工资改革。之前干部是供给制，这次改革后变成了工资制。工资制的变化带来了评级制度，规定了不同级别的待遇，比如什么级别可以坐飞机，什么级别可以坐软卧，什么级别家里可以安装电话等，规定非常详细。供给制被工资制取代，这实际上是揍滋派形成的物质基础，利益集团也因此逐渐成型。

在供给制时期，大家意见可以不同，但没有直接的利益差别。而在工资改革后，各级干部的待遇变得

不同，从县一级到地区、省、甚至中央，不同级别待遇差异很大。这种变动就带来了“升官发财，罢官丢财”的现象。虽然表面上说是能上能下，但实际上就是“升官发财”的模式，违背了按劳分配的原则，而变成了按权分配、按职位分配。这种变化严重腐蚀了党内斗争，党内斗争从此和利益挂钩。

如果在党内路线斗争中失败，不仅官职被罢免，家庭待遇也会受到很大影响，工资下降，级别下降，甚至被派往边疆或农村，影响非常大。这就是揍滋派生成的物质基础。

到 1956 年，射灰主义改造和工资改革都完成了，揍滋派的物质条件也已存在。当时，还有很多官僚主义倾向。同时，国外也发生了匈牙利事件、波兰事件，还有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那么，国内呢，有工人上街罢工，有学生罢课，还有市民闹事，各种纠纷在全国范围内发生，数量上万。面对这些矛盾，如何处理呢？苇住席的方案是克服官僚主义，他认为这是最主要的问题。所以，他主张进行整风，通过整风解决党内的思想问题，但他希望的是一种“和风细雨”的整风方式。然而，党内的官僚们，尤其是层级越高的官僚，对整风越是反感。他们认为“打江山就要坐江山”，因此对苇住席的整风非常抵制。

苇住席一直推动整风，从 1956 年下半年到 1957 年上半年，但越是推动，阻力越大，尤其是在党内高

层。到了 1957 年 5 月 14 日这一天，苇住席早上还给中央的一些领导转发文件，说这些文件要认真学习，并表示，如果不进行大的整风，党就会毁了。当时他的语气非常严肃，充满担忧。

同一天晚上和 16 号晚上，连续召开了两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结果与苇住席的期望完全相反。虽然没有明说，但大家的调子是，如果再搞整风，党就会毁灭，甚至下台。苇住席整风的目的是担心党变质，而党内上层则担心党下台。因此，整风在短时间内发生了 180 度的转变，转而变成了”畈佑”运动。

“畈佑”运动的转变，苇住席当时并未完全看清。这其实是一个“行左实右”的运动，用来镇压歌鸣派。虽然党内的右派确实存在，但其实只是极少数。党内高层对苇住席的整风极为不满。在这两次政治局会议中，可以想象他们对苇住席的批评多么严厉。

会后，苇住席连续一个多星期没有下床，整天躺在床上看文件。他感到天要塌下来了，认为自己惹了大祸，误判了形势。他甚至担心匈牙利事件或波兰事件会在崛起国发生，认为政权不稳固。他感觉自己可能犯了大错。

可以想象，党内高层对他的指责有多么严重。你可以在《苇择栋传》和《苇择栋年谱》中看到，在 1957 年 5 月 14 日以前，没有任何记录显示苇住席对政权稳固性表示担忧，也从未担心右派对党的攻击。然而，在这两天的政治局会议后，苇住席的态度发生了

变化。他也开始说情况在变化，他对自己的判断产生了动摇。因为这些批评他的人都是跟随他多年的战友，所以他也担忧因此，他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星期里逐渐放下心来，认为右派其实没有那么厉害。他认为幽州有 400 多个，整个全国有 4000 多个。结果，稻上飞主持的反映运动打了 55 万，实际上是百倍的扩张。

这场斗争可以看作是芼住席和党内官僚、揍滋派之间的第一场较量，芼住席在这场斗争中遭遇了失败，就像他当年在长沙起义一样，因为当时他对左派的情况并没有清晰的认识。

我们必须认清从整风到畈佑的转变，这是非常关键的。在这里，我们可以将整风的方针政策和畈佑的方针政策进行对比，就会非常明确。整风的矛头是指向谁？整风是自下而上的批评，还是党内决定、发动群众去贴大字报？这是一场群众运动，还是运动群众？

再者，政策上到底是前壁后治、救人，还是抓辫子、扣帽子、无限上纲、文字狱？通过对比整风和畈佑，可以看出，这两者是截然相反的。

啊，我们可以看出来，整风运动实际上就是一个夭折的纹歌。所以纹歌发起是总结了整风运动的失败经验和教训。芼住席在”畈佑”运动开展后，多次希望在一个月内结束，但实际上这并未实现，反而转入到了更为激烈的纹骅大歌鸣中。因为整风运动和”

畈佑”运动都不管用，所以最后不得不搞纹骅大歌鸣，可以说纹骅大歌鸣是整风运动的延续。

“畈佑”运动实际上是将所有当时对官僚主义有意见的、对特权有意见的、以及反对揍滋派的人打成右派。因此，这是一场非常严厉的运动。确实存在一些真正的右派，但右派第一，他们不掌握军队；第二，他们不掌握舆论；第三，他们没有民心。特别是第三点，从”畈佑”运动开始，老百姓对右派的声讨就可见一斑。

刚刚解放不久，人们对旧社会的记忆还很清晰，所以右派想要扳倒社会是不可能的。他们缺乏民心支持。因此，实际上是揍滋派利用右派的影响来扩大自己的权力范围，看似是担心政权下台，但其实他们是左右逢源。现在看来，这一点非常清楚了。

在衡量谁是揍滋派、谁不是揍滋派时，有几个客观标准。第一，揍滋派必须捍卫官僚等级特权，即升官发财的机制；第二，他们反对群众监督，把自己视为党的化身，谁批评他们就反对谁；第三，他们使用滋苯主义的逻辑，推动所谓的射灰主义建设，例如重视物质刺激、奖金挂帅等。这些是衡量揍滋派的客观标准。

然而，也要区分那些无意间犯了揍滋派错误的广大干部，和那些下意识犯错误的人。由于官僚等级特权的存在，很多人对官僚等级特权并不反感。此

外，他们也不喜欢群众监督，因为谁会乐意听批评呢？这是人之常情。

同时，很多人习惯性地使用滋苯主义的逻辑来推动射灰主义建设，而不是有意识地这样做。因此，要区分犯了揍滋派错误的人和那些不自觉犯错的人，这是很重要的。

关于官僚等级特权和滋铲届集法权的区别，有人也许会问。滋铲届集法权包括了很多社会认为合理的东西，例如借贷还款、人才多得是合理的、财产继承等。而在射灰主义社会，只有按劳分配才是合理的，其他如按资分配、按全分配、财产继承等都应该废除。

官僚等级特权是违背这种按劳分配的原则的，他们按职分配、按权分配，这是地地道道的滋铲届集法权。

滋铲届集法权的内容范围相当广，它与按劳分配完全不同。所以，这里要特别强调区分。这是一个通俗的概念，也就是说，在政治社会中，人们觉得什么是合理的。大家常说“讲理”，这个“理”，其实就是滋铲届集法权的实际内容。

关于滋铲届集法权，我暂时就讲这么多。接下来，我看看大家提出的其他问题，看看哪些还可以继续讨论。

有位朋友提到，经济统计可以使用西方的方法。实际上，计划经济和计划统计学只是工具。现代科学

无论是什么，都是工具，关键是看它被谁掌握、为谁服务。举个简单的例子，刀子可以用来切菜，也可以用来杀人，所以批判工具本身没有意义。我们当然可以使用一切现代科学的工具，用来建设射灰主义或其他形式的社会，只要为射灰主义服务就行。

还有人提问，关于射灰主义下如何进行法制建设。其实，法制只是一个统治工具。以美国的例子来看，特朗普大闹一场，你说美国的法治不健全吗？当然不能这么简单判断。法制是一种规矩，但问题在于，这规矩是谁制定的，其目的是什么。即使在矛盾的时代，也是有规矩的。现在滋苯主义社会存在许多内部矛盾，比如企业之间的矛盾、投资者的矛盾、地方和企业的矛盾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

但在射灰主义下，特别是全民所有制和计划经济的条件下，这些矛盾并不突出。法人代表这些概念没有那么重要，一切归国家统一计划管理。所以，法律越具体，反而越容易出现“钻空子”的现象，因为法律的规定越详细，未提到的部分就容易被利用。而一些空泛的规矩，覆盖的范围反而更广。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

接下来再看看其他提问。有人提到关于官僚主义的产生问题，其实这和我们前面讲的官僚等级特权、揍滋派的产生和壮大有很大关系。

有些人喜欢批判“官僚”，但所谓的官僚不就是干部队伍吗？我们需不需要管理干部队伍？当然需要。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离不开这些专职管理人员。共产主义的目标是生产力的极大发展，而这种极大发展意味着社会化的大生产，甚至全球化的生产。在这个过程中，必须要有专职的协调人员和管理者。

认为社会化生产可以自发进行、不需要专职管理人员的观点，完全是脱离实际的。因此，问题不在于是否有“官僚”，而在于这些管理干部是向谁负责，这才是根本的问题。

毛住席在 1957 年《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中提到，射灰主义时期，最根本的矛盾之一就是党的领导和群众监督之间的矛盾。工人届集掌握政权，不能离开自己的先锋队，因为在射灰主义的过渡时期，绝大多数人仍然受滋铲届集、小滋铲届集思想的影响。如果放任自流，工人届集在滋苯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很可能会走上滋苯主义道路。

看看今天的发达国家，比如欧洲、美国，工人届集大多数还是投票支持滋铲届集政客，而不是无铲届集歌鸣家。这就是因为，在意识形态上，滋铲届集思想仍占主导地位。在这样的条件下，如果没有先锋队的领导，工人届集是无法真正当家做主的。

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同时也证明，光有先锋队的领导是不够的。如果没有群众监督，先锋队迟

早会变成新的压迫者。这也是纹骅大歌鸣试图防止的，防止歌鸣者成为新的压迫者。

所以群众监督也是必不可少的。群众监督和党的领导这两者缺一不可，这对矛盾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才能消失，才会变得多余。也就是说，当人们都能自觉地从全局利益出发，明白自己的行为对他人的影响，或者说绝大多数人都能这样做的时候，当这种行为成为一种习惯和道德品质，那时就不再需要党的领导，这也就意味着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就好比早期大家还不遵守交通规则时，需要警察来罚款、维持秩序；但当大家都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时，警察去抓闯红灯的行为就变得多余了。

当大家都意识到交通规则是符合大家利益的，并自觉遵守时，强制的措施就不再需要了。这就是这个关系。所以，官僚的产生，从生产领域来说，是和大生产分不开的。从届集社会出现时起，官僚就存在了。无论是奴隶主社会、封建社会、地主社会，还是滋苯主义社会，都有政治领域的官僚，但从生产领域来看，官僚的出现是大生产的产物。

因此，试图消灭官僚，实际上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这种想法并不符合唯物主义的观点。所谓的官僚，就是干部队伍，它是大生产的产物。就像工人届集也是大生产的产物一样。在社会化大生产的过程中，必须有专业的、专职的管理人员，这是不可避免

的。所以，问题不在于有没有官僚，而在于官僚向谁负责。

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说，在早期，会开车的人很少，因此一个会开车的人可能会讨价还价，显得很高傲。大家坐公交车时都得听他的，因为他会开车。但一旦所有人都会开车，尽管有的人技术好，有的技术差，有的人喜欢开，有的人不喜欢开，但如果大家都掌握了开车的技能，那么那个开车的司机就再也不能随意讨价还价了。他要是不认真开车，大家就会把他罢免，换个新司机。这时，司机就不再拥有特权。

同样的道理，当人们都掌握了知识、懂得科学的时候，当社会上有很多懂得如何管理生产的人，管理者就不能再随意地居高临下了。管理者只能为大家服务，而大家有监督他们的权利。如果他们不称职，就可以被替换掉，不会因为某个人的离开就无法找到替代者。因此，这样一来，官僚的特权就消失了，但作为干部队伍的官僚本身依然存在。这是我的看法。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其他问题。因为我们群前一段时间花了很长时间搜集了许多问题，不知道我回答得怎么样。有些问题比较空泛，我也不太清楚怎么具体回答。

这位提问的人提出了很多问题，是大家总结出来的，还是某个人的意见？你自己看看，选择性地回答吧，麻烦你了。

我觉得我们下一步也可以谈谈，比如关于纹骅大歌鸣的问题。这个话题比较复杂，应该专门安排一次讨论。今天我们讨论的内容比较多，时间不够，无法深入展开，可能讲得不太透彻。

那么现在，我们是先回答其中几个问题呢，还是大家一起集中讨论一下？飞鸣镝老师，我的意思是，我们群里以前准备了很多问题，临时又有几位朋友提出了一些问题，比如有人问什么是无铲届集党的民主集中制。

这些问题你看看，有些我觉得不太复杂，但有些值得深入研究。最近我在网上谈了几次关于民主的问题，第一篇文章题目是《民主的手段靠的是专政》，这篇文章阐述了我对民主的看法。后来有个叫冯雨茹的同志，以及其他几位朋友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和不同看法，我也做了回应。讨论的主题是：争取民主不能依靠民主。

关于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其实就是关于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大家知道，这个方案的基础是少数服从多数。

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里其实和一般的民主制有一些区别。民主集中制与民主制稍有不同，民主制把人民的选举、投票视为最神圣、最高的

权利。然而，实际上，西方的政治民主，其背后都是有专政作为支撑的。也就是说，对于那些不服从多数人决定的，必然会采取制裁手段。因此，在滋铲届集内部，民主是协调不同利益集团的一种机制。

但是，在工人届集、无铲届集内部，民主的目的不是权衡不同利益，而是要步调一致、统一行动。比如，在乌克兰战机内部，民主并不是第一位的，捍卫所有制才是第一位的。其实在滋铲届集内部，捍卫所有制也是第一位的，民主往往是第二位的。

之所以在无铲届集先锋队中强调民主集中制，是因为先锋队不能完全按照人们的思想意识形态来运作。在滋铲届集思想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如果完全依赖所谓的民主来决策，那么今天的工人届集的决策就会不自觉地走向滋苯主义。这就是发达国家工人届集投票的现实，实际上他们投的都是滋铲届集的票，这就是一个证据。

原因在于，在滋苯主义社会中，人民通过民主手段将私有制改为共同所有的全民所有制是不被允许的。这在宪法和政策上都是不允许的，民主是有限制的，并不是说可以用民主来决定所有事情。例如，崛起国早期的土改，在农村不可能通过民主方式来决定把地主的土地平均分配给贫农。地主会拼命抵抗，雇佣还乡团等力量来对抗，所以在所有制问题上是无法通过民主来解决的。

因此，射灰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也不允许人民通过民主的方法将其变为私有的或小集团的所有制。所有制在届集社会中始终是第一位的，民主只能是第二位的。因此，我们要问，为什么要民主集中制？这个集中是为了防备偏离射灰主义道路。你可以说集中制导致了左派上台后能改变社会制度，但根本原因并不是集中制本身，而是揍滋派的物质基础和政治环境。

当利益集团存在时，要解决揍滋派的问题并不能靠取消集中制。取消集中制实际上就是放弃了无铲届集的斗争。也不能通过民主的方法来对付左派。因此，未来的工人届集如果想掌握自己的命运，必须废除官僚等级特权。并不是说不能有等级，等级是可以存在的，但等级不需要和官位、权力相挂钩。无论你升多高、降多低，所得的工资应该与职务无关。

工资可以根据党龄、工龄、过去的贡献、学历等客观标准来定，但无论你升得多高、降得多低，应该都与职务无关。就像纹骅大歌鸣中，“升官不发财”，不丢官、保财，这样才能克服揍滋派的物质基础。然而，纹骅大歌鸣最终还是未能改变揍滋派上台的局面，至于原因，我们需要在未来进一步探讨。今天没有时间深入讨论。

飞鸣镝老师，你看一下这 14 个问题，大家收集了一个月的时间。好像有点空泛，你们自己看一下，也可以发挥一下，给大家讲一讲。谢谢大家对这个话

题的关注。我不知道大家对咸阳先锋队和人大是否有矛盾感兴趣，这位提问者提到了这个问题。其实，先锋队不仅与人大有矛盾，先锋队本身也面临着党领导与群众监督之间的矛盾。你想想，你要监督的是你的领导。

因此，这个矛盾实际上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我们生活在矛盾之中。

你比如说长征、解放战争，打仗要听指挥，但是打仗完了以后，开会也好，民主生活会也好，总结经验也好，指挥官面对战士，他会严厉地批评你。如果指挥官指挥错了，这就是群众监督。就像在工厂里生产，你得听领导的，但是群众可以贴大字报，对你的工作态度、方式方法、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大字报来批评你。如果批评的人多了，造成了声势，当干部的就不得不考虑。所以，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只要人民群众有铁饭碗，大家就能发表意见。

现在很多人不知道，我前段时间传了一个视频，好像是一二年我在中山大讲堂时讲过，大锅饭、铁饭碗是人民群众做主的必要条件。所以，如果大家有铁饭碗，批评领导，领导也拿你没办法。因为扣不了奖金，工资不能扣，也不能开除，所以这些"刺儿头"起到了监督领导的作用。所以一方面我们需要有权威的指挥系统，不论是生产还是政治上，另一方面，被指挥者的言论自由、大字报、成立群众组织、游行、集会等权利，在笔择栋时代、在纹歌中是保留下来

的。这样就起到了监督领导者的作用。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就像我们每天 24 小时，有睡眠的时候，也有清醒的时候。你如果一直清醒不睡眠，会很快死掉；而如果一直睡眠不清醒，等于是死了。所以人的一生是充满矛盾的。这种矛盾，就像党领导与群众监督的矛盾，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消失，变得多余。

飞鸣镝老师，你看这里有 14 个问题。刚才你讲的修身，发了一个大群，这都是已经说过的。我不知道还有别人有什么问题。我这儿的想法很多，有些是群里头搜集起来的。飞鸣镝老师后面有几个关于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话题，我应该讲讲。

大家知道我父母是从美国来的，所以可以这么讲，刚才开头的事我应该讲过，现在有点忘了。我父亲原来是一个好奇的进步青年，我母亲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他们是在矛盾时代，通过具体的长期斗争和思想改造，一步步变成坚定的共产主义者。苇择栋时代，他们参与了具体的生产一线的各种斗争，像三反五反的运动他们没有参加，因为他们在农场里。三反五反、”畈佑”运动、整风畈佑、三达越进、三年困难、四清运动、纹骅大歌鸣，他们都经历了。所以，他们被苇择栋时代的射灰主义歌鸣和射灰主义建设感染、吸引，最终留在了崛起国，并在崛起国待了一辈子。

苇择栋时代对他们有着强烈的感召力。但是现在很多人一方面把苇住席当作一个民族主义英雄。从民族主义的角度来看，苇住席确实了不起，但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无法理解苇住席当时为什么要出兵朝鲜。因为从民族主义角度来看，朝鲜战争应该算是得不偿失，尤其是在 1958 年，崛起国把在朝鲜的兵全部撤回，等于打了一仗，牺牲了那么多人，结果什么也没捞着。这是从民族主义的角度看。当然有人会说，朝鲜战争让美国不敢轻举妄动，给崛起国争取了 60 年的和平。但如果仅凭这个理由，苇住席不会出兵朝鲜的。苇住席是一个彻底的国际主义者，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者。

我们要区分两种爱国主义。苇住席在抗日战争时就谈到过，一种是被压迫民族的爱国主义，一种是压迫民族的爱国主义，比如法西斯的日本、德国的爱国主义。压迫民族的爱国主义会让那些国家的人民成为炮灰，而被压迫民族的爱国主义是进步的，因为它是反帝的。在工人届集领导下，它甚至可以是歌鸣的。但是狭隘的爱国主义则只考虑自己，不考虑国际主义。

所以按照现在流行的爱国主义宣传，我父母应该算是美国的叛徒，是卖国贼了。因为他们从美国把科学技术带到崛起国来，按照狭隘民族主义的角度来看，他们就是美国的叛徒。但只有从国际主义的角度来看，才能理解他们的选择。因为从民族主义角度

看，美国人民和崛起国人民是对立的，但从国际主义角度看，他们是一致的。所以，现在我发现很多人是用民族主义的视角来学习笔住席的思想，因此有些内容他们接受，有些内容他们接受不了。

好了，没有别的问题了。大家再看看有什么问题，第 12 个人说的滋苯控制论是什么？大家还有半小时，可以再提些问题，我来回答。今天的时间不多了，有很多话题其实可以深入探讨，但今天就系统性谈不了太多了，大家提问题我来回答就行了。飞鸣镝老师，这些问题是大家集中提出来的。

垄断滋苯对社会的破坏性，还有第 13 个问题：蒂帼注义战争中，怎样防止无铲届集成为炮灰？第 14 个问题：工联主义对供应的破坏。这些问题需要讨论。

你能听见吗？我再发上来两个问题。还有一个同志问，笔择栋时代的发展模式会不会达到发展瓶颈？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不太懂。为什么不质疑滋苯主义发展的瓶颈？滋苯主义有生产过剩危机，而射灰主义条件下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只要消费和生产同步，这个问题就不存在。我不懂这位同志有什么证据，为什么会觉得有瓶颈？

刚才有个红友问问题，后来他没再问，我没把声音关吧？你说话我应该能听得见，很清楚。现在谈到下级歌鸣，可以通过与托洛茨基主张的“不断歌鸣”相结合，来维持无铲届集歌鸣的生命力吗？这两者

是不一样的。无铲届集下继续歌鸣和托洛茨基的不断歌鸣实际上有本质区别。

托洛茨基的“不断歌鸣”，他实际上是想跳过新民主主义歌鸣阶段，直接进入共产主义。他嫌射灰主义阶段太费劲，想一步到位达到共产主义。这个思路是没有操作性的。你比如说，在苏联，他认为发达国家的歌鸣如果不成功，那么落后国家就不可能建设射灰主义。当然，争论的是“一国不能建成射灰主义”，而不是“不能建设射灰主义”，这是两码事儿。你可以一直建设，但说“建成”射灰主义是不可能的。射灰主义是一个过渡阶段，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

托洛茨基的某些观点，我通过在美国接触到的一些托派思潮，以及在崛起国看到的一些情况，总体上觉得，他们是一种激进的小滋铲届集思考方式。当然，这样说可能算扣帽子，托派可能不喜欢，但他们确实把官僚看成一个根本问题。其实这是一个本质问题，他们否定社会化大生产需要干部队伍。他们否定射灰主义时期需要党的领导，认为工会应成为权力机构。他们把工人的民主放在第一位，这其实是骗人。

所有制是不容置疑的。滋苯主义社会不允许通过民主手段，把个人财产变成公共财产。同样道理，无铲届集专政的根本目的是捍卫全民所有制。即使工人群众也不能通过民主手段解散全民所有制。无

铲届集专政就是为了捍卫全民所有制。你比如说，很多人在 80 年代特别崇拜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工人自治看起来特别吸引人，我当时也觉得挺不错的。

但是你仔细分析，工人自治的企业，它就不再是其他企业的主人了。全民所有制意味着工人是所有国家企业的主人。就像纹骅大歌鸣期间，全国各地串联的工人，他们在异地的工厂里也有发言权，可以贴大字报。但如果搞所谓的“工人自治”，那外地工人就没有发言权了。看起来是工人自治，其实是剥夺了工人参与其他企业事务的权利。全民所有制则确保工人是全国所有企业的主人。

第二，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是市场关系还是统一的计划经济？如果是计划经济，那就不是工人自治了。如果不是统一的计划经济，那就是市场竞争关系。那么，企业之间就会相互竞争，必须不断扩张、进行技术革新，投资以击垮其他企业。这样一来，工人之间就会形成敌对关系，届集也会分裂。再比如，一个企业搞得好，领导在市场上为企业出谋划策，不断扩张。他也可以在企业内部打压所有挑战他的人、质疑他的人、给他贴大字报的人。所以，工人自治实际上是个幌子，本质上还是滋苯主义。

你可以看出，托派往往把民主放在第一位。把民主放在第一位，实际上是放弃了无铲届集专政。他们以为无铲届集专政就是让所有工人投票决定事情，

但这就不是专政了。专政是为了捍卫全民所有制，不能允许通过最民主的手段将全民所有制变为个人或小集团所有。这就是专政的意义。

很多人对无铲届集专政和滋铲届集专政的理解是模糊的。专政的本质是不可置疑的。专政就是指生产资料的归属，工厂、企业、土地属于谁，谁说了算，谁有话语权。滋铲届集专政的意思是“企业是我的，我说了算”，工人只不过是被雇佣的，你得听我的。你在企业之外有民主和自由，但进了企业，就得遵守我的规则，这就是专政。

生产资料属于谁，谁就有决策权，这一点是无可争议的。

这个问题是从来没有，也不可能通过民主的方法来决定的。比如，供应的破坏，群众运动容易失控的问题。群众是否失控，要看你怎么理解。如果你害怕群众，就会老担心群众运动失控。但如果你相信群众，那就是两回事了。

合适的话题以后有机会可以再谈，比如关于纹歌。纹歌的问题不是群众运动失控，而是如何克服无铲届集内部的派性问题。纹骅大歌鸣最后没能防止揍滋派上台，现在看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无铲届集的不成熟。而这种不成熟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武斗。

武斗最严重的事件其实是 1967 年 7 月 20 日的“武汉 720 事件”。当时，武汉军区的军人冲击了笔住席住的宾馆，发生了严重冲突。从那之后的两年多时

间里，武斗没有停止，反而越演越烈。除了武汉，重庆、广西、山西等地到处都有武斗。大家可能熟悉的一个例子就是清华大学的武斗，蒯大富他们的井冈山派和四二四派各占一个楼，互相攻击。理工科的学生甚至可以制造武器，互相炮轰，死了很多人。最后，毛住席只好派出上万人的工宣队，强行解除这些搞武斗的“堡垒”。

所以，所谓的“失控”，其实并不是那种失控，而是顽固的派性斗争。我联想到今天的特朗普，以及托洛茨基和纹歌中的派性斗争，这三者之间有共同点——就是固执、不服输。他们坚持自己的主张，一旦被否决了就不断折腾。

这是群众运动中的一个大问题。但是，从纹歌上海和武汉的对比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武汉的派性斗争比较严重，武汉的工人和学生中存在严重的派性问题。而在上海，派性并没有太大的群众基础，不是没有派性，而是派性搞不起来，基本上就是几个头头在折腾。很快，上海的工人届集就克服了派性，关键在于对头头们做了思想工作。

上海在克服派性方面做得非常好。这里有一本书叫《歌鸣造反年代》，作者李迅，讲述了上海纹歌的历史。我读了以后，对章淳乔和汪哄纹非常佩服，他们真是有远见。章淳乔作为干部是可以理解的，汪哄纹当时在工海运动中非常坚决主张允许保皇派承认错误，加入造反派的队伍。

相对而言，武汉的造反派在“720 事件”后得到了中央的支持，但造反派内部开始各拉山头，不是想着如何容纳保皇派，反而是造反派内部互相看不起。这种情况表现了典型的小滋铲届集特征。因为武汉的工人大多数是第一代工人，他们的长辈都是农民，所以农民的那种自由散漫、我行我素、想当人上人的情绪非常严重，这正是农民小滋铲届集的特征。

农民的小生产方式——“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使他们不需要考虑自己的行为对他人的影响，因此他们往往我行我素，追求个人的利益。而现代工人届集，尤其是上海的工人届集，因社会化大生产的需求，不能我行我素，必须有全局观念和组织纪律性，才能进行生产。所以，工人对打派仗并不感兴趣。

崛起国当时的武汉工人，第一代工人还保留着浓厚的小滋铲届集情怀。因此，工人届集的不成熟是纹骅大歌鸣最终没能避免揍滋派上台的关键问题。当然，根本原因还在于从 50 年代开始的官僚等级特权，以及 1957 年整风到畈佑的转变，使得干部队伍失去了群众监督的机制。

如果当时的工人届集更加成熟，或许能够克服这些问题。但是，在纹歌中，我们发现大量干部是不自觉的揍滋派。最后，工人届集的不成熟，加上揍滋派形成的利益集团，使得纹歌的结局成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结果。

好了，再看看还有什么别的问题。飞鸣镝老师，我这儿转达一个红友的问题可以吗？

飞鸣镝老师，有人问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开放性的问题。比如说有些国家非常开放，像菲律宾，它是非常开放的，所以今天几乎什么都没有。香港也是非常开放的，它过去是英国的殖民地，对吧？

随着崛起国的崛起，成为一个发达的工业国家，崛起国变得越来越自信，开放度也越来越高。有人把开放看作是卖国，这是不客观的。就像特朗普可以用国家安全的借口制裁华为，崛起国也完全可以用国家安全的借口制裁任何外国企业，只要这些企业危害了崛起国的利益。所以，这没什么问题。因为你有核武器、有军队、有航母，其他国家就不能强迫你接受你认为不对的东西。一个有国家主权和军事主权的国家，如果还说是卖国，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

如果他真的要卖国，那他就会把核武器全部毁掉，也不会搞航母，不会搞南海重岛建设，也不会搞航天事业。你想想，如果他真的卖国，美国会允许他搞这些吗？不会的。真正卖国的是那些国家，比如说日本有美国的军事基地，德国也有美国的军事基地。这些国家的政客必须考虑美国的态度，因为美国有驻军。离开了军事主权，就不懂得“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你有枪杆子，你就决定做什么，不做什么，别人没法强迫你。所以，一个有主权的国家签订

任何东西，都是自己认为有利的，这不是卖国的行为。

刚才大家问了很多问题，接下来我看看还能回答什么问题。有人提到现年轻人骑马和民舍等问题，这些话题太笼统了，我们暂时先放一放。还有其他很多问题，我选了一些可以回答的。

最后一个问题是，飞鸣镝老师，有人在问崛起国究竟是一个滋苯主义国家，还是一个无铲届集的射灰主义国家？我想，这个问题很重要。无铲届集专政的主体是无铲届集，而无铲届集的干部也出身于无铲届集。我们的全国人大是最高的权力机关，是立法机关。如果党与人大有矛盾，那么这个矛盾是从哪里来的呢？滋铲届集和无铲届集的矛盾，不是无铲届集专政和人大之间的矛盾。所以我们必须坚决提出来并捍卫这个观点。

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组织队伍的不成熟。我们的工人届集还比较年轻，不成熟是一个问题。我们今天是学习为主，不讨论过多的组织问题。好了，接下来还有其他问题，我会继续解答。

很多人问，射灰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是否一定是计划经济？是否完全不能有市场调节？其实矛盾时代也有市场，但那并不是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相互排斥的。计划经济是从人民的总体利益出发，考虑如何安排生产，就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既有正规部队，也有游击队。

计划经济考虑全局，也考虑局部，同时也需要每个企业和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它不是说上面一个人指挥所有人，而是生产必须考虑到整体利益，在掌握的技术和物质条件下，如何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的需要，而不是从利润出发。很简单。

市场经济则是买方和卖方都从个人或小集团利益出发，它并没有一方是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的。所以，笔择栋时代有市场，但不是市场经济。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生产目的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满足人民的需要。集体经济的生产是为了赚钱，但全民所有制企业是为了人民的需求。

当然，人们需要什么确实要通过市场来反馈。通过人们在市场上购买的情况，国家才能知道需要生产多少布鞋、多少皮鞋，生产大号鞋还是小号鞋。只有通过市场反映，才能合理安排生产。

但是这个问题，其实不在于是否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指的是企业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赚钱而生产，还是为了满足人民需要而生产。所以，不要把是否有市场和是否是市场经济混为一谈。就像奴隶社会有买卖，有商品，封建社会也有商品，但它们不是商品经济。因为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商品生产只是偶然的、局部的，不是全社会为商品而生产的。只有当整个社会都以生产商品为目的时，才是滋苯主义的商品经济。

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区别在于，企业生产的目的是什么？是按照国家计划、根据人民的需要去生产，还是为了利润、为了占领市场而生产？所以，很多说法其实对本质问题没有理解清楚。

飞鸣镝老师，您看时间差不多了，我想再回答一个问题：共联主义的供应破坏性问题。这里已经有点偏向了，其实共联主义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是进步的。你想想，美国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那是共联主义，但这难道不是进步的吗？在 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工人运动搞工会、组织罢工、争取罢工权和工会组织权，虽然是在共联主义思想指导下，但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共联主义的问题出现在工人运动高涨之后，工人群众要求更歌鸣的口号时，如果仍然坚持共联主义，那就显得保守了。共联主义的本质在于，只要求把“蛋糕”分大一点，而不是去夺回“蛋糕”的所有权。在工人运动还没有起来时，共联主义是进步的，连多分点蛋糕都没有争取到的情况下，它自然是进步的。但等到工人运动如十月歌鸣那样蓬勃发展时，你还在讲只分大一点蛋糕，那就是在破坏工人运动了。

所以，不能简单地说共联主义是对共产运动的破坏。在早期，工联主义确实起到了进步作用。

谢谢飞鸣镝老师，今天很多网友提了问题，我选了一些回答。有人问到一个问题，就是在 1965 年到

1970 年之间，高中生人数增加了，但大学生人数却下降了。这段时间，正值纹骅大歌鸣，大学停了四年。从 1966 年夏天起，大学停止招生，高中也停止招生，直到 1971 年或 1972 年，大学才开始恢复招生，招收的是工农兵学员。

所以，大学生有一段时间是断层的。你可以想想，从清华大学的派性斗争，打了两年，从 1966 年夏天打到 1968 年夏天。派性斗争结束后，大约在 1970 年或 1971 年，笔住席提出大学还是要办的，于是大学开始恢复招生。那段历史大家应该了解一下。

关于矛盾时代的文化政策，有位同志问，现在很多历史教师批评笔择栋时代的文化专制，批评文化产品单一，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其实，这是一种盖格凯防后形成的宣传。纹歌期间，确实有段时间除了《巴黎公社》等作品外，文艺作品出现了断层，直到纹歌后期才出现了一些新作品。这和办大学有些相似，当时主要是搞业余大学、721 大学、工农兵学员大学等。

后来到了 1979 年，高中生的数量急剧下降，原因主要有几个：一是包产到户后，高中生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家里不愿意让他们上高中。二是人民公社解散，没有经费继续办高中。三是知青返城，导致农村高中师资匮乏。这些因素综合作用，导致 1979 年后高中毕业生数量急剧下降。

纹骅大歌鸣期间的文艺作品也确实出现了断层，这与当时的极左思潮有关系。尤其是畈佑的政策，使得文艺创作受到限制，歌鸣口号喊得过高，对人的错误上纲上线，这与 1957 年畈佑的方针路线政策有很大关系。笔择栋时代的后 20 年，从 1957 年到笔住席逝世，一直在争论是按照整风的方针路线政策，还是按照畈佑的方针路线政策来处理问题。

在射灰主义社会的矛盾中，往往畈佑的方针路线政策影响了整个后 20 年，包括纹骅大歌鸣期间的很多派性斗争，造反派和一些歌鸣派，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按照畈佑的方针路线政策行事。尤其在政策方面，对人的缺点和错误，不是从“治病救人”的角度出发，试图改变人，而是想把人打倒，将其视为敌对势力，没有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也是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我对这方面的研究不多，话就不多说了。

谢谢飞鸣镝老师，时间快到了。

现在“左派”这个词在网上成了一种纯粹的翻译词，很多人谈“左派”时都会提到“新殖民主义”之类的东西。那我这么说吧，在崛起国，大家知道谁是右派，对吧？就是那些西化派、推崇宪政民主、崇洋媚外的，这些人是右派。但是，反对右派的，一方面是当权者，一方面是被压迫者。

所以，左派在崛起国其实是一个没有明确客观标准的概念。没有客观标准，因为什么是左派呢？往

往人们会用自己作为标准，在其他地方，比如在美国，我接触到的人，通常认为比自己激进的是左派，比自己保守的是右派，基本上都是以自己为衡量标准。

但是我们需要一个客观标准。我们知道谁是右派，反对右派的不一定都是左派。那么，今天的左派确实没有一个客观标准。不过，码烈主义、毛主义给出了客观标准，那就是看一个人对人民群众的态度：是保护还是镇压？对底层人民的态度是什么？对其他国家人民的态度是什么？你是大国沙文主义的，还是狭隘民族主义的，或者是国际主义的？这些是区分真假左派的标准。

对社会底层人民的态度才是真正重要的。由于你懂的原因，咱们不多说了，好不好？时间也到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哲学批判，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通过经济学批判，发现了具体社会形态下剥削的秘密；通过政治批判，致力于建立一个没有贫富差别的理想社会。

谢谢您的收听，再见。

蒂帼注义专题 01-漫谈关于蒂帼注义的几个问题

人们讲道理，这个“理”呀，往往是不一样的，对吧？不同的立场有不同的道理。那么，今天我就想谈一谈，历史上各种理论的分歧到底意味着什么。往往要等到客观世界的矛盾达到了非常尖锐的时候，才能明确无误地展示出来。这是一个历史现象。

你比如说，1966 年刘修养与芼住席的理论分歧，才真正爆发出来。你说芼住席和刘修养在理论上有什么差别？从表面上看你看不出来，但是对于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成为真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试金石。再冠冕堂皇的理论在实践中都不管用了。当今的俄乌战争又是这样一个例子。你在理论上说得再好，在蒂帼注义战争的照妖镜下，也无处藏身。

人类历史上没有什么比战争更残酷、更野蛮、更卑鄙的了。但是战争又是最能教育人的，因为战争从来都是由剥削届集发起的。它迫使人们去站队——要么站在争霸双方的某一边当炮灰，要么投入到反霸求解放的阵营中去冲锋陷阵，以便推翻人压迫人的旧制度。所以在这种时候，各种分歧不再有调和的余地，“上纲上线”是必然的。什么“心平气和”地探讨都是不可能的，老好人和稀泥无济于事。社会舆论的撕裂，实际上就是接近矛盾尖锐化的表现。

我们看到了在美国，川普上台时美国社会的舆论尖锐化。在国内，也有很多这样的现象。比如这次俄乌战争，也使得国内舆论严重撕裂开来。起码在左派中，大家可以看到在如何看待俄乌战争上，各种理论的真伪性暴露无遗。谁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谁是在为新帝国主义做辩护的社会帝国主义者，大家可以结合实际来辨明是非。

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当前的一种流行的、我认为是社会帝国主义的理论，进行认真的批判。这种理论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对帝国主义的定义存在两种解读：一种是垄断资本说，另一种是超额利润说。这些社会帝国主义者发现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两种定义，他们否定垄断资本定义的意义，认为这个是过时了，经不起时间的检验，声称另一种定义是列宁在小册子后面提出的两个核心性质，即腐朽性与寄生性。也就是说，垄断利润、高额利润是另一种定义的核心。

好像腐朽性、寄生性与超额利润不是从垄断性那里派生出来的一样。对吧？你必须有垄断性，才有可能有高额利润，才有可能有腐朽性和寄生性。所以，光谈腐朽性和寄生性，而不谈垄断性，实在是很荒谬的。

所以，垄断性是它的根本。那么，垄断性与帝国主义的关系是什么呢？垄断仅仅是帝国主义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比如说，二战以后的第三世界

国家，为了保护自己的民族工业，比较普遍地实行了国有化。

这些国家哪怕是 100%的垄断，在第三世界也不会出现蒂帼注义。因为这种垄断是民族滋铲届集在蒂帼注义时代的一种自卫行为。这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工业在国际市场上还没有办法与列强进行竞争，所以是自我保护。但是，一旦这些依靠国家力量保护起来的民族滋铲届集、民族滋苯壮大起来，一旦他们能够与列强在国际市场上——作为跨国滋苯——进行较量时，这种垄断滋苯就不得不走向蒂帼注义。因此，只有那些能够在国际市场上进行竞争的垄断滋苯才会导致蒂帼注义。

有些社会蒂帼注义者举了很多例子，比如非洲的很多国家，垄断性非常高，但这些都属于保护性的民族滋铲届集行为。无论垄断程度多高，它也不是蒂帼注义。因此，垄断是蒂帼注义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充分条件是，它必须走向世界。

再一个，他们特别强调超额利润，但超额利润并不是蒂帼注义的先决条件。这些社会蒂帼注义者声称，如果没有国际贸易的超额利润，就不是蒂帼注义。他们把超额利润看作蒂帼注义的必要条件。但是，蒂帼注义是为了维护和进一步获得超额利润，采取争夺市场和资源的行为，而不是因为有了超额利润才成为蒂帼注义去争夺市场和资源。

你可以想一想，美国的亚马逊、崛起国的京东，从成立到获利，经历了十多年的亏损期。如果按照这些人的逻辑，没有超额利润就不是蒂帼注义，那没有利润也就不是滋苯家了？那么亚马逊和京东在获利之前，是否属于一心为民的慈善家呢？幽州过去的小黄车项目，砸钱砸到最后亏得一塌糊涂。那么，按照这种逻辑，小黄车不是垄断滋苯吗？

所以，这种观点并不是从滋苯的特征出发，而是从表面现象出发。德国和俄国在一战以前，也没有能够从海外投资中获得比英国、法国帝国更多的超额利润，远远比不上。按照这些人的逻辑，德国和俄国在一战前就算不上蒂帼注义。然而，确实，德国和俄国的社会蒂帼注义者就是这么声称的。他们为自己国家被其他蒂帼注义国家、被英国和法国所“欺负”打抱不平。这就是所谓的社会蒂帼注义，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而现在，他们打着码烈主义的旗号，为蒂帼注义国家，尤其是今天为俄国打抱不平。

那么，关于垄断滋苯超额利润的来源到底是什么？首先，我们必须搞清楚以下两个基本事实。

第一，垄断滋苯的对外投资主要是投向其他发达国家，而不是第三世界。很多人不了解这一点。无论是美欧还是日本，他们的对外投资中，90%是投向其他发达国家，而不是第三世界。在第三世界，他们的投资主要集中在获取垄断资源。

第二，垄断滋苯的超额利润，主要来源也不是第三世界。很多人以为垄断滋苯主义的财富就是通过剥夺第三世界获得的。确实，第三世界是一部分来源，但不是主要的。有些人做了一些计算，甚至为新蒂帼注义辩护的人也承认，根据他们的计算，第三世界的利润在这些国家中的占比仅有百分之几，不到10%。因此，超额利润并不是主要来自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主要提供的是资源，而不是市场。为什么呢？因为第三世界的人民通常买不起大多数国际垄断滋苯的产品。

发达国家的工业品，对于第三世界的人民来说，价格太高了，所以第三世界提供了资源，但市场还是在发达国家。因此，帝国之间资源的争夺主要集中在第三世界，而市场的争夺则集中在发达国家。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

我们可以从蒂帼注义国家的崛起历史中清晰地看到这一点。在帝国崛起的过程中，财富的积累主要是在这些国家内部完成的。没有资源当然不能进行商品生产，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资源的获取是必要条件——没有资源、矿产、煤炭、石油、棉花等，就无法进行商品生产。

但是，获得资源仅仅是商品生产的起步。商品生产的总过程才是商品价值最终形成的过程。在商品生产的过程中，资源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像英、美、荷兰这些老牌帝国，他们一边发展滋苯主义，一边搞

殖民地。但是日本不是，日本的崛起基本是在闭关锁国的条件下完成的。是在垄断滋苯的扩张遇到岛国资源和市场的限制下，他们要么去产能，要么推进供给侧改革，要么不得不走向蒂帼注义的道路。

在这方面，历史上关于蒂帼注义的理论曾有过一段争论。比如，卢森堡提出的蒂帼注义理论，在这方面是错误的。他认为滋苯的增值必须有一个外部条件，必须依赖殖民地才能完成滋苯积累。其实，殖民地的存在，尤其在欧洲这些地方，确实是滋苯增值的有利条件，但并不是必要条件。

日本的崛起就是一个例子。日本是在成为蒂帼注义以后，才开始大规模的对外企业扩张，所以滋苯积累是在内部完成的，随后才走出去成为蒂帼注义。比如日本在崛起国获得煤炭和铁矿，运到日本进行加工，最终生产出工业品。这个工业品的价值当然包括了东北劳工的劳动，但最主要的还是日本工人届集的劳动。

再比如，美国早期给英国的纺织厂提供棉花，布匹的生产是在英国完成的。棉布的价值当然包括了美国黑奴的劳动，但更多的还是英国纺织女工的劳动。同样，美国的崛起，从内战结束的 1864 年到 1900 年，主要是靠国内的积累。美国是在成为蒂帼注义以后，才有可能从国外获得可观的利润。所以，日美等国的崛起，与列宁蒂帼注义解读中的超额利润学说没有太多关系。

另一个较完美的标本就是崛起国。崛起国的崛起是一个大家都能看得清楚的例子，不像日本、英国，因为崛起国的资源非常丰富，崛起过程中基本不需要到国外获取资源，滋苯的积累基本全靠国内的工人届集。因此，将原材料生产的劳动看作商品价值的核心组成部分，并不符合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尤其是在一个漫长的产业链上的商品中。

由此可见，垄断滋苯的超额利润，主要还是通过榨取发达国家的工人届集，而不是通过所谓的不平等交换获得的。那么，什么叫不平等交换呢？这些人特别喜欢在不平等交换上做文章。

首先，滋苯主义在国际贸易上的超额利润，主要是通过对技术和资源的垄断获得的，而非通过所谓的不平等交换。那些用不平等交换来计算蒂帼注义国家所谓超额利润的人，实际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他们的计算方法是拿双方贸易中所包含的劳动时间来衡量是否是平等交易或交换，根本不考虑劳动生产力的差异，以及生产过程中采用的是劳动密集型还是滋苯密集型的生产方式。这种分析方式正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攻击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依据，这是一种庸俗的解读。

因为不同劳动生产率的国家之间进行贸易，本质上就不可能是等量劳动之间的贸易。劳动生产力不一样，怎么能是等量劳动呢？比较优势是客观存在的。很多人批判这一点，但你也必须理解他们到底

在讲什么。新自由主义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落后的劳动密集型国家应该集中搞劳动密集型产业，承认自己的分工。

比较优势是一个暂时的现实，但劳动生产力的差异是技术垄断的结果。之所以存在比较优势，是因为发达国家拥有高科技。但是，如果这些高科技转移到落后国家，那么落后国家就很快会发展起来，比较优势也不一定会继续存在。因此，比较优势只是客观情况的描述，但并不是说我们要承认并维护这种比较优势。

所以，劳动生产力的差异，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技术垄断。西方垄断滋苯集团对知识产权的维护，正是为了维护他们的垄断利润。然而，不等量劳动之间的贸易反映的不仅仅是技术垄断带来的利润，也反映了利润率平均化所代表的生产价格固有的差异。

比如说，滋苯密集型的生产方式与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式之间的贸易，肯定不可能是等量劳动的交换。在滋苯主义条件下，必须有一个利润全球化的过程。就像过去，崛起国的蔬菜与主粮的交换，在没有机械化以前，几斤蔬菜换一斤粮食是常见的。我记得在毛择栋时代是这样，盖格凯防初期恐怕也差不多。那时候，粮食贵，蔬菜便宜。

但是现在，几斤粮食换一斤蔬菜，一斤蔬菜的价格已经贵得不得了，反而粮食变得便宜多了。过去是粮食贵，蔬菜便宜，现在是粮食便宜，蔬菜甚至比肉

还贵。这种变化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主粮生产中的劳动生产率的上涨远远大于蔬菜生产中的劳动生产率上涨。因为蔬菜机械化不容易，而粮食机械化相对容易。所以，在相对蔬菜生产的过程中，主粮的生产属于滋苯密集型，而蔬菜的生产则是劳动密集型的。

如果不考虑这种差别，而一味要求等量劳动来获取等量商品，那么在贸易中，双方必须具有同等的劳动，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按照那些鼓吹不平等交换的人所说的计算方法来看，崛起国购买了大量廉价的美国大豆、玉米等农产品。这些农产品在美国的生产属于滋苯密集型，包含的劳动时间远远少于同价的崛起国农产品。

也就是说，如果你用 100 万美元购买美国的农产品，再卖 100 万美元的崛起国农产品给美国，这两者之间包含的劳动时间肯定是不等量的。那么到底是崛起国剥削了美国农民，还是美国剥削了崛起国的老百姓？按照他们的计算，美国剥削了崛起国的老百姓，因为美国农产品中的劳动时间太少了，尽管价格比崛起国农产品低，但仍然抬高了价格。

这样的理解劳动价值论，荒谬不荒谬？这些人，要么是没有读懂《滋苯论》，要么是故意歪曲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并不是说效率低的生产者的产品应该包含更多的价值。比如说，一个人一年生产一吨粮食，另一个人一年生产十吨粮食。那么

你说，我这一年的产品应该换你一年的产品，这显然不合理。劳动价值论讲的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不是每个具体产品中所包含的劳动时间。

因此，在一个市场中，一个商品只有一个价值，这个价值就是市场范围内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如果国家之间没有贸易往来，那么每个国家具体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由该国的内部实际情况决定的。但一旦国家之间有了贸易，这个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由贸易国的整体实际情况来决定。

这其实就像在一个国家内部，如果两个地区的劳动生产率不一样，那么生产就会向劳动生产率相对高的地方迁移。比如种大米，南方种大米，东北也种大米。那么，哪个地方的劳动生产率高，生产就会向哪个地方转移。同样的道理，国家之间也是如此，哪个地方的生产力相对高，生产就会向那个地方转移。

所以，在滋苯主义世界里，真正的不平等交换，必须是由垄断造成的。这个垄断要么是资源的垄断，要么是技术的垄断。如果没有垄断，就不可能长期维持不平等交换。比如石油、天然气等能源，沙特阿拉伯的石油生产成本特别低，因此它能获得超额利润。

或者对矿石、稀土等资源的垄断，再比如对技术的垄断，像苹果手机的高额利润，这些都是因为资源或技术的垄断，才会造成超额利润。如果离开了垄断滋苯对资源和技术的垄断，却大谈什么不平等交换，

实际上就是一种"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行为。这只是反对现象而不触及根源，是为垄断滋苯解脱的论调。

所以，分析问题要看本质。为什么会有不平等交换？其实最不平等的交换是什么呢？就是在美国金融霸权的条件下，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通过印钞票来获取其他国家的农产品和资源。这才是最不平等的交换，对吧？美国通过印钞票就能把世界上的财富都买过去。

所以，从根本上讲，这就是滋苯的垄断性决定的，其他的都是垄断性派生出来的。那么，产业垄断和金融垄断的关系是什么呢？垄断滋苯的发展，必然是一步步从产业垄断转向金融垄断。比如，早期的福特公司和洛克菲勒财团，福特搞汽车，洛克菲勒搞石油，他们赚了一大笔钱。

那么，赚了这大笔钱以后怎么办呢？如果他们继续把钱投入到汽车或石油产业，他们必须把价格压低才能扩大生产，但这样反而会降低他们的利润。所以，他们不会把钱继续投在原来的产业里。苹果手机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苹果手机的毛利率高达 70%以上，它的售价中，七八成就是公司的利润，而生产成本只占很小一部分。它的毛利非常高。

如果苹果把赚的钱继续投入到生产更多的手机，那么它必须降价。一旦降价，利润就会减少。怎么办呢？这些从苹果手机、福特汽车、洛克菲勒石油

上赚来的钱，不能继续投在原来的产业中，而必须向其他领域转移，这就是金融化。因此，金融化是产业滋苯发展的必然结果。

然而，剩余价值的实现必须通过商品生产的过程来完成。所以，金融的垄断和金融霸权离不开对商品生产的控制。金融霸权并不是一个单独的、纯粹的金融问题，它必须通过对商品生产的控制来维持。因此，金融垄断滋苯的实力，以及美国的霸权，依然来源于对工业滋苯在科技和资源等方面的垄断。

没有高科技、没有强大的国家暴力，没有遍布全球的军事基地和现代化的武器系统，如导弹、原子弹等，美国的金融霸权是无法维持的。所以归根结底，不管是金融垄断也好，产业垄断也好，它们的本质还是霸权，还是垄断。垄断才是最根本的东西，其他的都是垄断派生出来的，无论是金融垄断还是产业垄断，都是派生的结果。

有很多人说蒂帼注义的工人届集能被收买。这些社会蒂帼注义的辩护士认为，欧美核心国家实际上是用从全世界剥削来的超额利润来收买本地区的工人届集。他们说，发达国家的工人届集被蒂帼注义国家收买了。网上一些较普遍的观点也认为，蒂帼注义国家工人届集相对较高的生活水平，是因为蒂帼注义可以通过掠夺第三世界的财富，从中分一部分给当地的工人届集。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民族主义者特别高兴，想要投入到争霸的行为中去。他们认为，美国已经当了百多年的霸主，现在该轮到我们了。他们以为自己成为霸主后，就能享受到发达国家那样的生活水平。但实际上，工人的工资在任何社会中，基本上是由维护工人届集再生产的成本决定的。

发达国家工人生活水平的提高，表现在教育水平的提升、人均居住面积和质量的提高、交通工具的改进，以及卫生条件的改善。也就是说，衣食住行各方面都得到了提升。然而，由于发达国家的劳动生产率较高，这些衣食住行产品中所包含的劳动时间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过去，劳动生产率低的时候，工人一年的劳动只能购买到一定量的食物和其他物资，这由劳动时间决定。

比如说，过去的崛起国，二三十年前盖房子还需要现场和水、拉石灰石子，而现在搅拌车直接送来混凝土，盖房子的效率提高了许多。因此，过去一年的劳动可能盖不了几栋房子，现在盖房子的效率则非常快。也就是说，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高的情况下，工人能够获得的物质财富自然更多。

再看崛起国，过去二十多年，工人届集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城镇化普及率大幅提升。如今，家家户户都有洗衣机、很多人拥有电动车甚至小汽车，这主要是因为崛起国的劳动生产力大大提高了。同样，在发达国家也是如此。劳动生产力越高，衣食住行所需

产品中包含的劳动时间就越少。因此，同样的劳动时间，工人能够获得的产品就越多，这表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上。

所以，发达国家工人届集的生活水平高，并不是因为蒂帼注义能够从第三世界获得超额利润，而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工人劳动生产力高。把因果关系颠倒是错误的。

相反，如果通过对外企业扩张，使得帝国国家的工人所需的生活必需品价格几乎为零，那么这些工人的工资反而会下降，因为维持工人届集再生产的成本会随之下降。比如，过去美国人的服装很贵，但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工人的实际工资反而下降了。原因就是越来越多的产业外移，进口的产品越来越便宜。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再生产成本下降了，工人工资也就相应地无法提升。论住宅问题时提到，工人的工资必须包括他们自身的生活和养儿育女的成本。这里就好比南方工人的工资不需要包括取暖费，而东北工人的工资必须包括取暖费，因为这是生存的必要条件。

因此，各地的消费水平不同，是因为生存的基本条件不一样。很多人看到某地工资高，赶紧跑过去，结果发现那里的物价也很高。因此，实际工资和名义工资是两回事。

垄断滋苯集团或者滋铲届集政府可能会花钱收买工人运动的领袖，但每个滋苯集团首先考虑的都

是自己的利润和利益。他们不可能为了整体届集利益而给自己的工人发放高于劳动力市场工资的薪资。凭什么呢？他们为什么要给工人多发工资？所以，收买整个工人届集是不可能的事情，简直荒谬至极。

这些社会蒂帼注义者把列宁关于蒂帼注义如何收买工人贵族的论述，偷换成了蒂帼注义如何收买整个工人届集。他们真会歪曲事实。列宁只是说会收买工人贵族，而不是整个届集变成工人贵族，那简直是荒谬至极。

比如，美国政府可能会花钱收买美国的 AFL-CIO 这些劳工联盟的领袖们，大垄断滋苯也会收买工会领袖，给他们提供许多福利。但他们怎么可能为了收买整个美国工人届集，而给工人发放高于市场维持工人生存的工资呢？从微观角度看不可能，从宏观角度看也不可能，历史上也从未发生过，也不可能发生。

那么，工人贵族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呢？从恩格斯到列宁，他们都曾试图为修正主义的出现寻找物质基础。当时他们认为，是蒂帼注义的超额利润导致了工人贵族的出现，认为这是修正主义的物质基础。然而，这个假设并没有被百多年的歌鸣实践所证实。实际上，只要有垄断利润，就可能出现工人贵族。

这并不需要通过收买工人运动的领袖或党派来实现。事实上，这很早就开始了，而且不需要依靠其

他国家的超额利润来支撑。比如，欧洲有殖民地支撑，而日本在早期崛起时并没有殖民地，但它同样有垄断滋苯，也会收买工人运动的领袖。这并不是所谓的“收买”。

比如说，新冠疫情期间，美国撒钱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防止系统性崩溃。他撒钱是为了让大家有钱还房贷、车贷。如果不撒钱，打工人没有收入，房贷、车贷和学贷都还不起，就会造成整个金融系统的崩溃。因此，美国通过其美元霸权地位来缓解矛盾，而把这叫做“收买工人届集”，简直是荒谬的。

我们看到的是百多年来修正主义，尤其是揍滋派的出现。其实这与所谓的海外超额利润没有多大关系。相反，现代修正主义和揍滋派的出现，更多是由于官僚等级制和按权分配的滋铲届集法权。这才是修正主义和揍滋派产生的物质基础，而不是海外超额利润。

修正主义最严重的恰恰是在工人届集掌握政权后国家内部出现的，和海外超额利润并无直接关系。按官分配、按权分配，而不是按劳分配，这是滋铲届集法权的体现。因此，歌鸣导师们也只有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才能逐步正确地认识世界。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不可能一步到位。这不是说我们比他们高明，而是因为我们处在事后总结的角度。我们不能放弃这种“事后诸葛亮”的优势，但也不能仗着这种优势去谴责歌鸣者早期没有看到的问题。

因为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强调，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是同步进行的，正是在改造世界中逐步认识世界的过程。所以，今天的社会蒂帼注义者谴责歌鸣者的口头禅之一，就是指责他们教条主义，尤其是在俄乌战争问题上，他们特别谴责所谓的教条主义。然而，恰恰是这些人，为了给自己的谬论找依据，才教条主义地套用了百多年前歌鸣导师们关于修正主义起源的假设。

这些假设并没有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反而，他们将垄断滋苯解读为经不起历史考验的事物，认为超额利润才是经得起考验的根本。他们完全颠倒了事实。实际上，这些人并不是严格依照经典教条的信徒，而是机会主义者，是一群投机分子。

因此，当代的社会蒂帼注义者为了给新蒂帼注义辩护，抓住所谓的“超额利润”和“工人贵族”的稻草，试图鞭打并否定列宁关于蒂帼注义的核心理论，也就是对垄断滋苯的解读。这种做法是徒劳的。

总之就是这么几个方面，最主要的问题是：列宁的蒂帼注义论到底应该如何解读？是垄断滋苯的解读，还是超额利润的解读？垄断与滋苯的关系究竟是什么？

当然，垄断本身不等于蒂帼注义，但蒂帼注义必须是垄断的，尤其是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垄断性。因此，超额利润并不是蒂帼注义的先决条件。历史上我们看到，尤其是德国在一战以前，并没有获得超额利

润，但为了获取超额利润，才发动了战争。而且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生产过剩的危机迫使这些垄断滋苯走出去，迫使他们去寻找新的市场和新的资源。

垄断滋苯的内在逻辑就是从竞争导致垄断，从垄断进一步扩张，最终形成霸权。所以，竞争、垄断、霸权是滋苯主义不可抗拒的内在逻辑。

至于超额利润的来源，主要还是来自发达国家的工人届集。不平等交换的说法，实际上混淆了不同劳动生产率之间、滋苯密集型和劳动力密集型贸易之间的区别。真正的不平等交换，是通过垄断价格、垄断资源、垄断市场和垄断技术来实现的。

滋苯发展的规律就是从产业和商品生产逐步扩张到金融。所以，今天的讨论回顾下来，我们可以总结几点：首先，发达国家的工人届集并没有被收买，不可能收买整个届集。滋苯收买的只是工人运动中的头目或个别领袖人物，而不是整个工人届集。

蒂帼注义专题 02-列宁《蒂帼注义论》在今天的理论价值

我有一个感触，现在回头看列宁在百年前写的一系列文章，特别是在一战期间写的那些文章，我们会发现，历史确实是一个大的轮回。当年为蒂帼注义战争辩护的言论，和今天为了帝国争霸的理由相比，差别确实不大。

今天我看了一篇关于意大利的蒂帼注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文章，真是非常有意思。没想到列宁当年批判的那些机会主义、大国沙文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第二国际破产的理论，今天基本上全都复活了。这让我感到特别吃惊。我记得小时候读过很多这些内容，但印象不深。当时觉得这些道理太明显了，因为一战、二战已经爆发，历史的结论就摆在那儿，所以觉得这些东西都过于浅显易懂，没有什么深奥之处。

真没想到一战之后百年以后的今天，会有大量的修正主义、改良主义，还有那些为蒂帼注义争霸摇旗呐喊的各种谬论，竟然全都重新出现了。这真是一个让人深思的问题。看来，我们原以为考茨基主义已经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没想到它还会死灰复燃。而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只要蒂帼注义存在，为帝国辩护的言论肯定就会出现，而且会以各种形式出现。只要蒂帼注义存在，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就一定会以各种新的面貌出现。在你想象不到的角落里，从

犄角旮旯、阴暗的地方冒出来。这是一种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我觉得，意大利那篇关于蒂帼注义和射灰主义的文章，是列宁在 1915 年写的，到现在已经 107 年了。你可以看到，里面有太多的理论。比如，有一个人写道："射灰主义曾经是无铲届集从滋铲届集压迫下谋求解放的方法。同样，民族主义将是我们意大利人从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北美人、南美人压迫下谋求解放的方法。" 这些人对我们来说，就是滋铲届集。

这和网上很多说法是一样的，比如现在的届集矛盾就是国家之间的矛盾，类似于"入关学"的那些说法，简直是一模一样的。列宁就讲到，任何一个国家，只要它的殖民地、滋苯、军队比"我们"的多，就会从"我们"这里夺取一定的特权、一定数量的利润和超额利润。在滋苯家之间，机器优于中等水平或拥有一定垄断权的人就能获得超额利润。在国家之间也是如此，哪个国家的经济情况优越于其他国家，哪个国家就能获得超额利润。滋铲届集要做的事情，就是为自己的国家滋苯的特权和优越地位而斗争，欺骗人民，把争夺别国权力的蒂帼注义斗争说成是民族解放战争。

这和今天很多人强调的"中心剥削外围"非常相似，也就是所谓的"中心外围论"。考茨基的理论就是工业国剥削农业国，这些理论和百年前的说法实

在是太相似了。意大利这个国家很有意思。意大利在欧洲来说，属于一个相对贫穷的国家。意大利的社会蒂帼注义者和沙文主义者常说："我们意大利这么穷，怎么可能成为蒂帼注义国家呢？我们只是一个要求翻身的国家。"你可以看到，全世界到处都有意大利人外出谋生，而这些意大利人在当地通常都是最穷的。我在美国待了三十多年，确实看到意大利人被英国人和其他欧洲人看不起，意大利人相对来说确实比较贫穷。所以他们说，这样的一个国家怎么可能是蒂帼注义呢？我们只是要求翻身而已。

现在也有很多人认为，不像发达国家那样发达的地区不可能成为帝国。然而，蒂帼注义和中间的底层老百姓的生活状况并没有直接关系。因此，列宁谈到："要么通过枪杆子或笔杆子，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不管用什么手段来保护自己的滋铲届集大国乃至一般的民族特权、优越地位或野心，从而成为滋铲届集的追随者或奴才；要么利用各国为大国特权进行的一切斗争，尤其是武装斗争，依靠团结一致的国际无铲届集歌鸣行动来揭露和推翻各国政府，首先是自己的政府。"

这就是在战争中，各国无铲届集面临的选择：要么帮助本国滋铲届集战胜其他国家的滋铲届集；要么利用蒂帼注义战争推翻滋苯主义。所以，很多辩护和狡辩的言论，其实在百多年前列宁已经严厉反驳了，这些阴魂又再次重现，所以我想谈谈修正主义的

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出现。它们的存在是与蒂帼注义同步的，只要蒂帼注义存在，这些为蒂帼注义辩护的思想，如大国沙文主义和帝国民族主义，就会继续存在。这些不是反对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而是蒂帼注义的爱国主义。它们会继续受到无耻的鼓励和吹捧，从而在群众中造成很大的影响。

第一点是关于修正主义、蒂帼注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思想意识形态的存在。那么，接下来我想谈谈蒂帼注义的经济基础。我们要认识到，蒂帼注义的存在和以往封建王国的存在是不同的。蒂帼注义是滋苯主义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基本逻辑就是争夺生存和发展空间。

这与封建王朝自给自足的小生产不同。封建小生产是安分守己、墨守成规的，远不如市场经济那么贪婪。很多欧洲的小王国、印度的小王国，因为依赖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能够长期存在。无论是养牛还是其他生产方式，他们可以依靠本地的资源满足自己的衣食住行，所以他们的对外扩张不是必然的，也不是维持生存的必要条件。

但市场经济的基本逻辑就是“要么扩张，要么灭亡”。在市场中，人们总是选择性价比高的产品，不断比较价格和品质，因此每个商品的厂家都在互相竞争，试图击败对手。这种竞争导致垄断，垄断又产生了霸权，这正是市场竞争逻辑的必然结果。

你可以想想，不管是汽车、手机还是其他产品，生产者都必须不断扩张市场。如果汽车生产商不继续升级技术，不开发新科技，很快就会被淘汰。手机、电子产品以及几乎所有其他商品也是如此，面对激烈的竞争，你必须扩展市场并推出新科技，以免被对手击败。

在商品生产过程中，有一个明显的"规模效应"。规模越大，单位成本就越低，因此厂商需要扩大规模，占领更大的市场，争夺更多资源。这种资源和市场的争夺会越来越激烈。在一些国家内部，比如美国，可能会有反垄断法来限制垄断行为，例如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的竞争，法律规定不允许一家独吞市场。在国际上，并不存在全球范围的反垄断法，没有一个全球政府去调整滋苯之间的争夺和剥夺。这就是"超蒂帼注义论"的最根本问题，他们认为存在一个国际滋铲届集，有一个为全球滋苯共同利益服务的政府、集团或组织。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蒂帼注义时代，国家机器、军队、警察和法庭仍然以国家为单位。滋苯虽然在全球扩张，但它是有祖国的，这个祖国的政权不惜动用武器去捍卫其投资利益。

人们误以为滋苯投资无国界就是滋苯无主国，实际上滋苯是有主国的。每一项投资都必须考虑是否会被别人霸占或抢夺。例如，苹果公司在全球的利益不能依靠黑海舰队来保护，同样，华为在全球的投资也不能靠美国的航母。因此，每个国家的军事力

量、军队和核武器都是为捍卫特定利益集团的，这就是它们的祖国。

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全球性的政府，而是以国家为单位的警察和政府，这是现实。滋苯的扩张一旦超出一个国家，它会进入其他国家争夺市场和资源。在这种情况下，本国的法庭无法再保护这些投资，企业必须依赖经济扩张来维持其利益。

例如，最近的俄乌战争就是一个争夺欧洲能源市场以及控制欧洲权力的争斗。发达国家离不开能源，尤其是石油和天然气，这些是经济的命脉。所有的汽车和交通工具都离不开石油和天然气。所以，哪个国家掌握了这些能源，哪个国家就掌握了其他国家经济发展的命脉，因为能源是工业的最基本动力。所以，美国必须想方设法使欧洲依赖由美国控制的能源作为其能源来源。美国控制着中东的石油资源，如果欧洲能够实现能源多元化，摆脱部分对美国的依赖，那么美国对中东石油的控制就会被削弱。因此，美国绝不能允许欧洲从俄罗斯获取更多的能源。

这次战争的起因，就是美国强迫欧洲掐断北溪二号能源管道的启动。俄罗斯的经济有 20%左右的 GDP 依赖于能源出口，就像崛起国各地地方政府的财政大多依赖土地财政一样，俄罗斯政府的财政几乎完全依赖于能源出口。所以，如果你掐断了向欧洲输送能源的渠道，就是掐断了俄罗斯政权的财路，因此他们必须进行反击。

最近，有人炸毁了北溪二号管道，这很明显是美国所为。因为这最符合美国的利益，而且美国拥有这方面的技术和动机。如果是其他国家所为，美国凭借其高尖端卫星和各种侦察技术，早就会揭露出来，但他们实际上并未说明到底是谁干的。因此，这件事可以看出，蒂帼注义的本质特征就是争夺市场、争夺能源和控制资源。

美国本身并不需要中东的石油，但谁控制了中东的石油，谁就控制了像欧洲和日本等高度依赖中东石油的国家。这些都体现了蒂帼注义时代与封建王朝的本质区别。蒂帼注义时代，滋苯和市场的逻辑要求争夺市场、争夺资源和控制资源，为本国滋苯服务。因此，蒂帼注义战争打出的口号是“生存权利”。这不仅仅是简单的贪婪，而是一种生存和发展的权利。

美国与其他帝国之间的争夺，就是为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蒂帼注义的逻辑是要么扩张，要么灭亡，这是滋苯主义条件下垄断滋苯最终走向蒂帼注义的基本逻辑。如果看不到这个逻辑，从其他角度，如文化或地缘政治去分析，都是在回避蒂帼注义背后的经济根源。这就是蒂帼注义的经济基础。

我们再来看看，与蒂帼注义争夺市场、争夺资源相对立的是上世纪 50 年代苏联对崛起国的援助，那 156 个项目都是为了帮助崛起国摆脱蒂帼注义的控制，使崛起国建立了自己的民族工业。不论是化工业

还是其他工业，都有很大的建设。这样的大规模援助，是真正的射灰主义国家对其他国家的支持。

援助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帮助他国实现自主发展；另一种则是增加他国对援助国的依赖。从这个角度分析，现在的“一带一路”项目，其目的并不是让沿线国家的经济实现民族独立的发展，而是为了崛起国的滋苯输出、扩展市场和获取资源服务的。基本上，所有的项目都是修建铁路、矿山和港口。但是你会发现，很少有项目是真正帮助这些第三世界国家像当年苏联援助崛起国那样，培养当地人民独立自主的经济。滋苯主义经济不可能援助别国来培养自己的竞争对手，这是不可能的。

因此，一个滋苯主义国家或蒂帼注义国家对其他国家的援助，多是开发矿山、修建港口，都是为了资源和市场。他们不会去帮助这些国家建立自己的汽车产业，生产自己的手机或其他化工产品。比如说，南非有大量的铁矿，外资进入南非就是为了开采铁矿，而不是帮助南非建设钢铁炼制厂。实际上，炼钢厂完全可以在非洲建成，生产的钢铁也可以在非洲销售，但炼钢业仍然是发达国家帝国的独特产业。

我们可以对比 20 世纪 20 年代、30 年代，甚至更早的时候，日本在崛起国东北的投资。他们也是建矿山、修铁路，这也是为什么在刚解放的时候，东北成为了崛起国的重工业基地，是崛起国工业最完整的地区。解放初期，东北的重工业基础非常扎实，这

些重工业基础是谁建的呢？就是日本建的。当时日本在东北修建了铁路、开发煤矿等等。所以，蒂帼注义国家到其他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去投资，不一定是殖民地，但其目的就是抢占资源或者修铁路。

“一带一路”通向欧洲的铁路和海上线路，就是为了开拓欧洲的市场。因此，争夺市场和资源是导致蒂帼注义之间冲突的最根本原因。

一个崛起的工业国家，生产着世界上超过一半的钢铁和最多的汽车，拥有大量基础建设的产能。当国内市场已经饱和，就必须向外扩展。但当你走出去时，必然会与现有的帝国（以美国为首）争夺资源和市场。因此，这种冲突只会越演越烈。有些人设想是否有一个共赢的方案，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滋苯之间，没有相互竞争后平起平坐的情况。一旦达到平起平坐的局面，就会试图打败对方，而不是共赢。

然而，我们现在处于核武器时代，虽然不排除可能性，但不太可能发生核战争。相反，我们经历过冷战时期，看到的是列强之间通过科技竞赛、军备竞赛和势力范围的争夺来进行较量。你看，即使是日本，他们也发射了许多高科技卫星到太空。他们声称目的是清理太空垃圾，但谁来定义什么是垃圾呢？他们可以飞到你的卫星旁边，把你的卫星当垃圾给“清理”掉。实际上，这些都是军备行动。

比如，太空实验站和航天科技，都是有军事价值的。美国的马斯克推出的“星链”系统，其威力非常

大。美国的无人机可以在全球任何地方，通过星链控制进行攻击，因为它是全球覆盖的。这次俄乌战争中，西方的高科技信息网络展现了显著的效果。俄军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是“裸奔”的状态。当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提供了先进的武器后，战斗场景变得非常残酷。乌克兰军队配备了红外设备，晚上能够精准袭击俄军，把他们当作靶子一样打。俄军在这种条件下几乎毫无还手之力。

科技竞赛也使得核武器的威慑力大打折扣。例如，俄国有大量的核武器，但如果美国拥有星链或其他手段，可以在俄国发射核武器的瞬间将其摧毁，那么核武器就变得毫无用处。因此，星球大战、军备竞赛和科技竞赛在这里显得尤为突出。

例如，美国对华为的制裁，就是为了防备崛起国在高科技领域追赶甚至超越美国。美国必须保持领先地位，以此来确保其垄断利润，从而保障其军事和科技上的优势，最终巩固其经济上的垄断地位。这就是在蒂帼注义时代，为了生存和发展，他们必须采取的手段。这和封建王朝那种自给自足、安分守己的模式完全不同。封建社会可以墨守常规而生存，而蒂帼注义时代则必须依赖扩张和争夺资源，这是其最根本的特征。

这是第二个问题，蒂帼注义的经济基础为什么必须进行争夺？其中有一个生死存亡的逻辑。那么，接下来我想谈谈所谓的“工人贵族”问题。我在看了

一些列宁的叙述后，有一个想法，就是工人贵族的产生不一定需要依赖殖民地的超额利润。实际上，垄断的出现就会导致工人贵族的形成。因为在工人运动中，当垄断滋苯出现时，这通常伴随着大规模工业的出现，而大规模的工人运动也随之出现。此时，垄断滋苯会通过超额利润想方设法收买一些工人运动的领袖。

在美国，这种情况尤其明显。比如说，美国有一个工会组织叫FIL，即Federation of Industrial Workers。还有一个叫 CIL，即 Congress of Industrial Workers，是产业工人的工会。但这个组织实际上是行会性质的工会，成立较早，主要保护自己行会的利益。这些行会成员就是典型的工人贵族，因为他们关心的不是底层工人届集的命运，而是自己的特权地位。在这些行会中，技术工人尤其明显，他们希望维护自己的特权地位。

随着美国成为蒂帼注义国家，这些行会组织变得越来越强调自己的利益。原本在 40 年代还有战斗性的产业工人组织，但在 50 年代也与这些行会组织合并了，变成了一个非常反动的组织。在国内，他们主张届集调和和届集和谐；在国际上，他们维护美国的蒂帼注义地位。因此，这些行会的领袖或大工会的头目很容易被收买，这些人就成为了工人贵族。

工人贵族的出现似乎并不需要依赖殖民地。然而，垄断滋苯的出现和殖民地的出现有时会相互交

替，甚至在垄断滋苯出现之前就有了殖民地。比如，在英国和欧洲许多国家，先有了殖民地，后来才上升为蒂帼注义国家。相反，也有像日本这样的例子。日本早期并没有殖民地，直到成为蒂帼注义国家后，才对朝鲜和崛起国进行殖民统治。朝鲜的垄断滋苯也是在日本成为蒂帼注义国家之前出现的。在这种背景下，工人运动中难免会出现被收买的工人贵族。

我觉得在欧洲，殖民地和垄断滋苯的出现几乎是同时的，所以列宁认为工人贵族是因为帝国从殖民地获得的超额利润来抚养起来的。但严格来说，这并不是必要条件。即使没有殖民地，只要有垄断滋苯，也可以养活一批工人贵族。

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前射灰主义国家毛择栋时代出现的那些“揍滋派”。这些揍滋派其实就是工人贵族，是现代的工人贵族。揍滋派并不依赖殖民地的存在，他们依靠国家内部的垄断地位。揍滋派代表了滋铲届集和垄断滋苯的利益。可见，这些工人贵族并不需要依赖殖民地的出现。

关于这些工人贵族的出现，以及有些人所说的发达国家的滋铲届集通过超额利润、通过从第三世界获得的超额利润来收买整个发达国家的工人届集，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荒谬的理论。看起来这似乎很“歌鸣”，好像说第三世界被剥削，而得利的不仅仅是发达国家蒂帼注义的滋铲届集，连帝国的工人届集也受益了。因此，这种观点表面上是痛斥蒂帼注

义对第三世界的剥削，但实际上它鼓励发达国家的工人届集跟随蒂帼注义争霸，因为一旦成为霸主，他们就可以享受超额利润的一部分。

很多人认为发达国家工人的生活水平高是因为他们剥削了第三世界的剩余价值。这种说法与民间的“入关学”理论非常一致。“入关学”是指将今天的世界比作清朝入关之前的中原地区，将美国控制的区域看作是中原，而把崛起国比作当时的东北满洲地区。因此，他们主张通过进入“中原”来获得所需的物质利益。

还有一些人提出，比如说英国的卡车司机和崛起国的卡车司机工资差距巨大，尽管他们的劳动生产率是一样的。他们用这样的例子来说明今天世界上的届集斗争实质上是国家之间的斗争。这和百年前社会蒂帼注义者的观点非常相似。

我查了一下列宁关于工人贵族的论述，其实很明显，他指的并不是整个发达国家的工人届集，而是工人届集中的一小部分。比如工会的头目、工人出身的政客等。这些人有可能被收买，但收买整个工人届集是不符合滋苯主义逻辑的。任何一个蒂帼注义国家的企业都是唯利是图的，它为什么要给工人高于他们最低需求的工资？凭什么去收买整个工人届集？这样做对它没有任何好处。相反，收买工人运动的领袖可以降低工人的斗志。比如说，每次工会和厂方订合同的时候，工会会向资方想方设法贿赂收买

这些工会的头目，给他们好处。这样的话，在合同中就会更有利于资方，这是明显的。然而，收买整个公司所雇的员工，怎么收买？为什么要收买？这不符合滋苯的逻辑。这些社会沙文主义者和现代的考斯基主义者，把收买个别工人退族说成是收买了整个工人届集，这是非常荒谬的。

那么，为什么发达国家的工人届集物质生活水平相对比较高呢？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劳动生产率高。你想想，一个拿锄头种地、用牛耕地的国家，其主要是农民的国家，它的生活水平就是用这种生产方式生产出来的。因此，一个国家劳动力的生产水平决定了整个国家工人届集再生产的成本，所以工资就是工人届集在生产的成本决定的。

崛起国经过了 19 年的歌鸣，盖开以后搞了包产到户，工人届集再生产的成本非常低。因此，一个国家工人的工资水平是由该国平均工人届集再生产的成本决定的。农民工在厂里打工挣的钱会寄回家，用于养儿育女和赡养老人，这些都在农村实现。相比其他国家，尤其是在城镇化之后，老人和儿童潜在城市，生活成本大大增加。

所以不同国家的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相差非常大。工资差别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的不一样。那么，为什么劳动力再生产成本会不同呢？这也和劳动生产率有关。

如果一个发达国家和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相比，发达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两倍。举例来说，发达国家的工人同一时间能生产两倍的产品。这个两倍的产品所包含的劳动时间并没有变。但是，如果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同一产品价格是一样的，那么发达国家工人的工资所包含的，就是因为他们能消费两倍的产品，因此工资会高出一倍。

同样的道理是，你的生产效率越高，那么单个产品的价值就会越少，所包含的劳动时间就越少。劳动力一天所生产的产品越多，社会需要消费掉所有产品，而消费主体就是工人屇集。他生产得越多，消费就必须越多。因此，这里和剥削第三世界没有直接的关系。剥削第三世界的超额利润并没有落到发达国家工人的手里。相反，比如说服装、鞋、玩具和一些电子产品在第三世界非常廉价地生产。那么，它的后果就是使得发达国家工人屇集的再生产成本下降。因为工人屇集在生产的成本下降，因而工资不会上涨。这在美国的统计资料里非常明确。美国的工人工资在二战以后到 70 年代，是连续增长了好多年，差不多将近 30 年，每小时工资上涨了 20 多年。

到了 70 年代开始，工资就不再上涨了。随着全球化，随着滋苯的扩张，生产向墨西哥、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向崛起国的转移，很多商品的生产和价格便宜了，因此美国工人的工资也就不上去了。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统计学问题。

再想一想，发达国家工人的衣食住行，房子是谁造的？汽车是谁造的？美国的粮食、老百姓吃的肉，衣食住行的最大头，住房和汽车，基本上都是美国自己生产的。美国能获得的廉价商品，基本上是服装、玩具，都是比较次要的。因此，说美国或欧洲的工人届集生活水平高，是因为剥夺了第三世界，但是你想想，那些衣食住行的基础设施，像美国的高楼大厦、飞机、汽车和高速公路，谁造的？还是美国的工人届集。

同样，我们可以看崛起国这二三十年的情况，工人届集的总体物质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这体现在交通工具上，从自行车转到了电动车，甚至汽车；住房从过去的土坯房、砖房到楼房；用过去烧煤，现在用电。随着教育的普及，上学的人数增加，包括高中生、大学生，甚至研究生，住房条件的改善。这些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崛起国的工业化过程中，劳动生产力大大提高了。这对我的震动还是挺大的。我是 2005 年来崛起国一趟，跟我的同学一起到陕北的黄岭，就是当年我的同学插队去的地方。这个地方基本上全是山区，都是丘陵，是那种黄土高原，山多沟多。那是一个比较穷的大队，过去崛起国农民种麦子、种玉米，基本上全是手工种、手工收。

我 2005 年去的时候，那儿收麦子全部都是机器，都是联合收割机。虽然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并不高，家里还是穷，即便如此，他们仍然用联合收割机收麦

子。我就问他们，为什么？他说联合收割机收麦子一亩地 20 块钱还是 50 块钱，具体忘了，但一亩地的费用就是几十块钱。如果他要一个人自己收，一天收不了一亩地。所以，他在外边打工，一天能挣将近 100 块钱。你想想，权衡一下，是在地里自己收麦子，还是雇别人去收麦子。

机械化的提高，使得收麦子基本上全部机械化。这是一个例子。还有一个就是，我小时候在崛起国的时候，人们建房子都是现场和水泥，然后用铁锹把石子和沙子分开，现场和水泥用搅拌车在现场搅拌。那时候现场堆的都是砖、什么东西。现在你哪里见到这些？都是大卡车拉着几吨重的搅拌车，直接把水泥送到你需要的地方。这些都是普遍现象。在我去安徽朋友家时，他们的建筑全部都是机械化。

所以，机械化的效率大大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那么你说，崛起国这几十年的生活水平提高，是靠剥夺第三世界吗？同样的道理，崛起国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提高，最主要的就是靠崛起国自己的工业化和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同样，发达国家工人的生活水平之所以高，最主要的也是因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不过，对第三世界的剥削是否存在？当然存在。这里面的主要表现并不是发达国家工人的工资高，而是大量的非生产人员存在。在蒂帼注义国家，有大量的所谓服务业，比如搞广告、搞营销，还有整个金

融行业，都是非生产行业。要养活这些非生产行业，必须有高额的利润。所以，你要说在非生产行业就业，本身就是剥夺了第三世界的剩余价值，那没办法，这样说就不讲道理了。你看，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就是像美国有庞大的军事开支，每年好像是 9000 个亿，我得看看具体数据，反正是非常大的。这些资金从哪儿来？它就是从海外的利润，从第三世界掠夺的剩余价值。

剩余价值的掠夺，使得垄断滋苯有可能克服马克思所谈到的“有机构成的减少”。按照劳动价值论，越是滋苯密集型的生产方式，利润率就越会下降。因为在整个社会里，用越来越多的滋苯密集型生产方式时，固定滋铲和机器设备本身并不生产价值，只有劳动才能生产价值。因此，大量滋苯投入在固定滋铲和科技上，雇佣的劳动力比例就会下降。劳动力占比下降，利润率也随之下降，因为利润是从劳动生产的。

因此，随着使用高科技和更多滋苯密集型的生产方式，利润率本应下降，但可以通过掠夺第三世界的超额利润来弥补这个下降的趋势。所以，要懂得价值从哪里产生，以及用在哪里。

这里有几个渠道：一个是发达国家的庞大的非生产人员，他们依赖这些超额利润生存；另一个是庞大的军备开支；再一个是通过第三世界获得的超额利润，避免了利润率下降的趋势。

有些人故意混淆视听，把这些超额利润养活了蒂帼注义的政权和军队，以及防止了利润率下降的事实，硬说成是发达国家工人的生活水平提高是因为这些超额利润。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而且，这种说法最恶劣之处在于，它让蒂帼注义国家的老百姓认为，通过争夺霸权能够提升他们的生活水平。这是一种非常诱惑人的错误观念。

社会沙文主义和考茨基主义者，他们歪曲马克思主义，不讲事实，尽管他们看起来很歌鸣。他们说第三世界国家被发达国家剥削，把发达国家工人屇集和滋铲屇集统一起来。但实际上，他们和民间的右派“入关学”的思路是一样的。这是一种典型的机会主义伎俩，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看似歌鸣，实则反动。今天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内容，因为时间关系，就不多谈了。但是关于第三世界、殖民地、新自由主义或者新殖民主义，他们所获得的超额利润到底是谁获利，这个必须搞清楚。因为如果真的是通过掠夺第三世界，掠夺其他国家人民的剩余价值，能够让帝国的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那么全世界无铲者联合起来的客观条件就不存在了。

有些人实际上是在鼓励大家参与到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中，而不是投入到反对霸权的斗争中。这次典型的例子就是在俄乌战争中，到底是反对蒂帼注义，还是拥护拥有核武的俄国侵略无核的乌克兰。这就变成了为帝国侵略摇旗呐喊。

有人说，因为美国是头号霸主，所以任何反对美国的行为都是进步的。这种逻辑用在一战、二战中，就会变成“只要反对英国的，都值得支持”，那么当时的德国和日本都算是进步的了。二战的时候，德国也反对英国、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霸权。所以，不能说蒂帼注义之间的战争中，哪一方更进步，哪一方需要联合起来打败对方。

就像红军在南方的井冈山时期，会利用军阀割据来寻找自己的生存空间，而不是联合一个军阀去打另一个军阀。因为任何一个军阀的胜利，对歌鸣都会造成挫败。所以，利用矛盾和联合统一战线是完全不同性质的。在人民内部，我们讲联合统一战线；而对敌人，我们采取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策略。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策略和立场。

好吧，今天先讲到这里。我不知道大家对什么感兴趣，我也不愿意继续扯太多，避免脱离大家的兴趣点。所以，接下来我们把时间留给大家提问，好吗？

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哲学批判，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通过经济学批判，发现了具体社会形态下的剥削秘密；通过政治批判，致力于没有贫富差别的理想社会。谢谢您的收听，再见。

蒂帼注义专题 03-生产的集中与垄断的形成

好，大家好。上一次我以为已经把这个问题讲完了，结果看来还不行。其实还有很多具体的问题需要展开，所以这一次我们集中谈一谈垄断滋苯的形成以及它和蒂帼注义的关系。这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主要内容。

为什么要谈这个问题呢？就是因为现在有很多人不认同列宁蒂帼注义论的核心观念。他们认为，列宁的蒂帼注义论似乎有些过时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认为蒂帼注义最核心的表现不是垄断滋苯的集中，而是超额利润。所以，这些人——我称他们为“新的社会蒂帼注义者”——发现了列宁关于蒂帼注义的两种定义。他们说列宁提出了两种定义，仿佛列宁是精神分裂的，一会儿说这个，一会儿说那个。他们认为列宁的定义是自相矛盾的，并否定了垄断滋苯的本质意义，认为这些定义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这些人强调的是列宁在《蒂帼注义论》小册子后面提出的两个核心性质：腐朽性和寄生性。那么，腐朽性和寄生性是什么意思呢？在他们看来，垄断高额利润才是真正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符合世界滋苯主义长期发展的实际，并且在今天仍然对全球经济斗争具有重大指导意义。他们认为，蒂帼注义意味着极少数特别富强的国家剥削全世界，榨取超额利润，

或垄断高额利润。这段话是他们从列宁《蒂帼注义论》里引出来的。

但是，奇怪的是，这些人认为腐朽性和寄生性，以及超额利润，并不是从垄断滋苯派生出来的，好像这些特征和垄断性是平行的关系，似乎可以有其中之一而没有另外一个。他们没有理解到垄断性正是腐朽性、寄生性和超额利润的源泉。如果没有垄断性，其他这些特性根本不可能存在。

因此，我们需要分析一下这些观点。这些人还说，现在除了美国这个世界霸主以外，其他地方不存在垄断性，他们只是简单地集中和积聚滋苯。这些人甚至发明了一个理论，认为"滋苯的集聚和集中本身并不等于垄断"，好像滋苯的集中不是为了垄断一样。

那么你想想，为什么滋苯会集中呢？好像某些滋苯的高管，吃饱撑的没事干，就喜欢搞娱乐。所以在这些新社会底国主义的辩护者眼中，是否垄断、垄断的定义，他们说必须从滋苯主义世界体系里的地位来判断。因此，不在世界中心的滋苯积累、积聚和集中还达不到垄断的程度。也就是说，只有达到世界性的垄断才是垄断，只有处于他们认为的世界体系中心的才是蒂帼注义。其他的，仅仅是滋苯的积聚和集中。

按照这种逻辑，大家想一想。一战前，二战前，尤其是一战前，德国和俄国并不是世界体系的中心。

中心外围论至今不承认俄国在一战前是世界体系的中心，所以按照这个理论，他们那里只有滋苯的积聚和集中，并不是蒂帼注义国家。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这种说法，把列宁的蒂帼注义论的论述拆解，对立起来，把超额利润和滋苯的垄断对立起来。

因此，世界体系论本身其实是很值得批判的。在西方蒂帼注义国家里，学术界一统天下，蒂帼注义也一统天下。世界体系论是一个勉强能够在这个环境下存活的、相对进步的力量。但是如果这个世界体系论出现在列宁之前，它还算是进步的，但在列宁主义之后，它实际上是一种倒退，一种反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看起来好像是对列宁主义的补充，实际上却是倒退。它包含了考茨基的超蒂帼注义论的内涵。所以它能被西方智囊团所接受。

因为世界体系论劝导美蒂帼注义要承担起维护世界体系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对吧？尤其是美国，比如川普要搞政变时，很多前任国防部长联名写信，呼吁军人不要听川普的话。很多高级将领非常清楚，美国要想继续作为世界体系的自由世界领袖，就必须承担这个责任。所以，世界体系论看似批判蒂帼注义，实际上却在从蒂帼注义的角度告诫它，尤其是美国，不要放弃在世界体系中的领导地位。如果美国不起到领导作用，整个世界体系就会崩溃。

因此，世界体系论一方面否定了滋苯主义早期反封建的歌鸣性，另一方面否定了蒂帼注义是滋苯

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他们完全不从市场经济的基本逻辑出发，即滋苯主义市场经济要么扩张，要么灭亡。所以，他们的分析方法看不出封建王朝之间的战争与蒂帼注义之间战争的根本区别。

咱们上次讲了这个问题，对吧？所以呢，他们不是用滋苯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而是用类似二次结构转变的理论，比如长波论、霸主周期论，来解释所谓世界体系内部帝国霸主的转换，从中心到外围，从外围再到中心的这种转变。所以看起来，世界体系论是一个全面的世界性分析框架，但它实际上掩盖了滋苯主义制度下最根本的分析单元——垄断滋苯集团，而不是某种实践。

按照他们的分析方法，根本看不出为什么会有一战、二战。他们也看不懂，为什么在蒂帼注义时代会出现你死我活的争斗。这不同于封建王朝的历史，封建王朝只要不贪婪，可以安分守己，固守陈规，一个王朝能延续几千年。在欧洲，甚至在印度，大大小小的王国也延续上千年。封建帝国之间可以有战争，但并不是说不打仗就无法生存。

然而，在蒂帼注义时代，尤其是今天的滋苯主义蒂帼注义时代，如果不侵略、不扩张，就会灭亡。这是市场经济逻辑所决定的。在这里，我们可以探讨一个问题，最近我在 B 站上和一些人讨论时，他们总是强调共济会之类的。如果世界上的滋苯家组织能够协调世界的滋苯主义，那么就不会有蒂帼注义的

战争，也不会有滋苯主义的危机。但市场经济的基本逻辑决定了谁先占领市场，谁占领资源，谁就有可能在市场上胜出。

这就是滋苯主义和蒂帼注义的基本逻辑。所以在垄断滋苯时代，每一个滋苯集团都要么扩张，要么灭亡。中间的缓冲地带是不存在的。他们之间的矛盾是你死我活的，所以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世界体系。

我们必须认清楚，滋苯的垄断是蒂帼注义的必要条件，没有垄断就不会有蒂帼注义，至少不会有现代的滋苯主义蒂帼注义。当然，封建王朝的战争仍然会存在，但它不会是全球性的，也不会有那种争夺霸权的性质。所以，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是有能力“走出去”的垄断滋苯，当然，这与那些无能力“走出去”的垄断滋苯有着天壤之别。

垄断滋苯仅仅是蒂帼注义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比如二战以后的第三世界，那些国家为了保护自己的民族工业，普遍实行了国有化。即便是100%的国内垄断，这种垄断在第三世界的国家也不会成为蒂帼注义，因为这些垄断是民族滋铲届集在蒂帼注义时代为了自卫。

这些国家的工业品在国际市场上根本无法与列强竞争，因此它们实行了一种自我保护。为了保护自己的民族工业，它们进行了某些领域的垄断，不管是哪方面的垄断。

但其实，这种第三世界国家的垄断，比较多的是在资源、能源、通讯、邮电和金融领域，而不是在生产领域。因为他们自己的产品很难有竞争力。比如在墨西哥，石油是国家垄断的，但他们在汽车生产方面似乎有一些限制进口和进口替代的政策，来协助国内的民族工业。

所以，第三世界普遍实行限制外资控股、限制进口产品等政策，主要是属于保护性的。他们自己的产品还没有能力在国际市场上与列强的发达国家工业品竞争。这种情况属于没有能力走出去的现象。

因此，新的社会蒂帼注义辩护者经常拿二战后第三世界普遍出现的基于民族滋铲届集自我保护形成的行业垄断，来否定列宁关于蒂帼注义是垄断的定义。其实，他们这样做是徒劳的。在蒂帼注义出现以前，比如发达国家的邮政早就是国家垄断的，但列宁并没有说有邮政就是蒂帼注义，对吧？所以他们是在找茬儿。

导致蒂帼注义出现的垄断滋苯，必须是能够走出国门的垄断滋苯，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国内的垄断滋苯。那些能够走出国门的垄断滋苯，必然会走向蒂帼注义。因此，拿第三世界国家为了保护自己的民族工业所形成的国家垄断来进行反驳，是没有道理的。

你想想津巴布韦、南非以及其他一些弱小的第三世界国家，它们根本不可能是蒂帼注义国家，但它们国内往往实行高度的国家垄断。所以，垄断是蒂帼

注义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必须是那些能走出国门的垄断滋苯，才是蒂帼注义。对列宁的蒂帼注义论作任何补充的话，就是能走出国门的垄断滋苯才是蒂帼注义，走不出去的滋苯没有国际影响力，不会成为蒂帼注义。这是显而易见的。

所以，有人说，只要本国垄断滋苯进行了重大的滋苯输出，参与了对世界市场的争夺，这个国家就是蒂帼注义国家，就是压迫民族，而不是被压迫民族。也就是说，一旦这些依靠国家力量保护起来的民族滋苯成长壮大起来，无论是以国家滋苯、官僚滋苯，还是私人滋苯的形式出现，只要它能与列强的跨国滋苯在国际市场上竞争，那么这种走出去的垄断滋苯就是推动蒂帼注义的滋苯。

因此，只有那些能够在国际市场上竞争的垄断滋苯，才会导致蒂帼注义。这样说并不会损害列宁原来的定义，因为在列宁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现这种民族滋苯在国内搞垄断的现象。所以，加上这个补充其实是很自然的，对吧？

我们要区分的是，超额利润是垄断滋苯导致的结果，而不是蒂帼注义的原因。不是说先有垄断利润，才会有垄断滋苯。因果关系不能颠倒，这是很明白的道理。

我觉得很奇怪，人们往往忽略了最根本的原因。新的这些社会蒂帼注义辩护者一再声称，没有国际贸易的超额利润就不是蒂帼注义，把超额利润看作

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将垄断滋苯视为蒂帼注义的必要条件。

实际上，正是因为垄断滋苯为了维护自己在国内已有的垄断地位，所带来的超额利润，才不得不走出去，争夺国外的市场和资源，以便进一步获得超额利润。而不是先有了超额利润，才变成蒂帼注义，去争夺市场和资源。超额利润从哪里来呢？肯定是先在国内。只有国内获得超额利润，才会有滋苯流向国际市场。反之，先有了国际市场的超额利润，才会变成蒂帼注义，这是完全不合逻辑的。

这些新社会蒂帼注义辩护者大谈超额利润，他们列举了大量的数据。但问题是，什么才算是超额利润呢？利润率高出多少才算超额呢？他们就像那些主流经济学家，用貌似严谨的数学公式推导，掩盖了他们前期假设的荒谬。他们的做法其实是形而上学，是在玩弄数字，定性错了，定量也完全不准确。正如“南辕北辙”这个成语所说的那样，这些人的方法完全走入了歧途，试图否定蒂帼注义的本质，因此他们总是纠结于超额利润的问题。

拿是否获得超额利润来判断是否是蒂帼注义，实际上是典型的形而上学思维。比如，滋铲届集学者通常是按收入的大小来划分届集，而不是按收入的来源来划分。什么中产届集、小滋铲届集、大滋铲届集，这些定义完全荒谬。比如，一个中奖的工人就变成了滋铲届集，一个股市爆仓的投资者就变成了无

铲届集。这种划分方法根本不成立。他们不是从收入的来源来判断届集，而是从收入的量来决定一个人的届集。

按这种逻辑，特朗普好几次都变成了无铲届集，因为他破产过好几次。破产了就成了无铲届集了，因为他的滋铲是负的。这多么可笑啊，特朗普居然被认为是无铲届集。

再比如，美国的亚马逊和崛起国的京东，它们从成立到获得利润，经历了十多年的严重亏损阶段。如果没有超额利润就不是蒂帼注义，那么没有利润更不可能算是滋铲届集。按照这些人的逻辑，京东和亚马逊在获利之前，完全可以被视为慈善事业，它们全心全意为民，根本不算富豪，因为它们是亏损的。

他们完全不理解垄断滋苯的运作方式。垄断滋苯有时候会砸钱，投入市场，为了占领市场，实际上这是一种投资。因此，投资的早期当然不会有利润。所以，拿现在的利润率来衡量这些公司是否是垄断滋苯、是否是蒂帼注义，这完全是颠倒了事物的本质。

所以，那些已经霸占了世界市场资源的垄断滋苯，当然会通过对外贸易获取超额利润，举个例子，像苹果公司就是暴利的代表。但是，那些后起的争霸者，不可能获得比霸主更高的超额利润，甚至平等的利润。比如说德国，尤其是俄国，在一战和二战以前，

他们哪里能够获得超额利润？他们不可能通过对外贸易获得超额利润。

因此，按照这些人的逻辑，德国和俄国在一战以前就不能算是蒂帼注义国家。而且，德国和俄国的蒂帼注义者、社会蒂帼注义者，就是这么说的。再看当年列宁的观点，我上次引用过列宁的一段话，他讲到意大利的蒂帼注义和射灰主义时曾说过：任何一个国家，只要它的殖民地、滋苯、军队比其他国家多，就会从中夺取一定的特权和超额利润。在滋苯家中间，谁的机器优于中等水平，或拥有一定的垄断权，谁就能得到超额利润，在国家中也是如此。哪一国的经济状况优于其他国家，哪一国就能获得超额利润。

滋铲届集要做的事，就是为自己国家滋苯的特权和优越地位而斗争，欺骗人民，把争夺别国特权和进行蒂帼注义斗争，包装成民族解放的斗争。列宁真是厉害，把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因为这些人认为，只要不是霸主的国家，都是被压迫的国家；只要你不是霸主，你就是被剥削的。所以，他们的标准是这样的：凡不是霸主的，都不算蒂帼注义。

这和当年第二国际那些叛徒们的立场类似，他们总是为本国的滋苯受到压制而打抱不平。所以这些新蒂帼注义的辩护者，关于蒂帼注义是否有超额利润的标准，实际上就是霸主的标准，凡不是霸主的就不是蒂帼注义。这也是许多国内民族主义者的论据，与列宁当年列出来的标准一模一样。

那么，关于蒂帼注义是否必须有超额利润作为标准，还是垄断滋苯的垄断性作为标准？我们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蒂帼注义的垄断主要表现为对外投资，而这种投资大多集中在其他发达国家，而不是在第三世界。像美国、欧美和日本，他们在第三世界的投资，主要集中在资源的获取上。根据美国的统计数据，在 2017 年，美国对欧洲、加拿大、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主要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存量，占美国对外投资总额的 60%以上。其他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情况也类似。这表明，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主要集中在其他发达国家。

第三世界主要提供的是资源，当然现在也有不少血汗工厂。但是，垄断滋苯的主要来源并非来自第三世界，因为商品在哪里生产，剩余价值就在哪里产生。第三世界大多数人口并不是商品生产的参与者，而是小农经济的谋生者。第三世界主要提供的是资源，而非商品生产的主要场所。

投资的重点也是盈利的中心。如果蒂帼注义的垄断利润主要来自第三世界，那么投资的大头应该是在第三世界。但事实并非如此。这说明，帝国之间争夺资源以第三世界为主，而争夺市场则以发达国家为主。因此，垄断滋苯的超额利润主要还是在发达国家内部完成的。我们可以从各国帝国崛起的历史过程中看出这一点。

当然，没有资源就无法进行商品生产，这是肯定的。资源的获取是必要条件，但获得资源只是商品生产的起步，商品生产的整个过程才是商品价值最终形成的过程。举个例子，日本是一个不同于其他列强崛起过程的特殊案例。英国、欧洲、北欧的帝国崛起与他们的殖民主义是同步的，因此很难区分殖民对帝国的重要性。但日本的崛起基本上是在闭关锁国的状态下完成的。

日本不是先有殖民地后有蒂帼注义，而是先发展了垄断滋苯。在垄断滋苯发展起来后，才开始到朝鲜、后来到崛起国去寻找矿山和能源，例如铁矿、煤矿等。日本国内的资源，尤其是能源资源，非常有限，矿产也十分有限。所以，它是在形成垄断滋苯后，才开始向外扩张，开展企业扩张。

垄断滋苯的扩张，遇到日本岛国资源和市场的限制，要么去产能，要么推进供给侧改革，要么就不得不走上蒂帼注义的道路。这是日本崛起的道路。因此，卢森堡当年关于蒂帼注义论的论述在这方面是有错误的。她认为滋苯的积累必须有一个殖民地这样的外部条件才能完成。实际上，殖民地的存在只是滋苯积累的有利条件，而不是必要条件。日本的崛起就是一个反例。

美国早期为英国的纺织厂提供棉花，但布匹生产的主要部分还是在英国完成的。棉布的价值包含了美国黑奴的劳动，但更多的还是英国纺织厂女工

的劳动。同样的例子还可以看看崛起国，崛起国的崛起是一个大家都能看到的清晰例子。与日本或英国不同，崛起国的资源非常丰富。崛起的早期，基本上不依赖外国获取资源。当然，现在崛起国需要从国外进口石油和矿石等资源，但在早期，国内市场已经足够大，滋苯的积累基本上完全依靠国内的工人届集。

商品在哪里生产，价值的创造就在哪里。世界制造业中，崛起国是第一位，因此价值创造也是崛起国第一位。崛起国已经不再是第三世界，而是一个相对发达的工业国，甚至是工业强国。

再比如，美国在二战以后曾经生产了世界一半以上的工业产值。这些生产所需的资源当然离不开第三世界，但这些产值主要并不是通过掠夺第三世界获得的。崛起国现代工业的产值也是世界第一，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完全脱离第三世界的矿产和石油等资源。然而，这些产值主要还是靠崛起国工人的劳动获得的，而不是从第三世界获得的，对吧？所以，如果全球商品生产的主要部分不在第三世界，那么全球价值创造也不在第三世界。把资源生产的劳动看作商品价格和价值的核心，是不符合商品生产基本规律的。

虽然帝国在第三世界的掠夺是残酷的，通过侵略扩张、军事基地、政变、扶持傀儡、科技垄断等手段压榨那里的人民，但帝国在第三世界的核心利益其实是现代工业不可或缺的资源，如石油、矿物矿石

等，而不是在那儿能够获得的超额利润。其实在第三世界获得的超额利润还是比较小的。

垄断滋苯的形成有一些基本条件。首先，它是从产业滋苯开始的，对吧？从产业一步步发展到商业，再到金融。这是一个过程。但是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价值是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商品的价值在生产过程中产生，通过贸易和交换实现它的产值。所以，流通环节和市场是完成价值的必要环节，但它不是价值的源泉。

因此，人们常常将从事商业活动的滋苯看作罪恶的。比如，蒂帼注义的辩护者们为了转移人们的斗争方向，总是把矛头对准所谓的“奸商”。所谓的“奸商”，指的是大家在面对通货膨胀时，认为在网上买东西、在商店里买东西的价格上涨，是奸商的过错。在早期的欧洲，希特勒就将矛头对准犹太人，因为犹太人经商较多，他们在欧洲受到排斥，由于没有土地，除了经商和金融，他们很难在当地社会谋生。这与当时大量华人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甚至越南的处境类似，很多华人也是从事商业的。因此，人民看见这些“奸商”压榨他们，就把矛头对准了这些从事流通领域的人。

但真正的价值创造是在生产领域。哪里有生产，哪里就有价值的产生。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只看流通领域。垄断滋苯的形成首先是在生产领域，有了生产领域创造出的剩余价值，滋苯家届集才能在生产

领域谋取这些剩余价值，进而扶持商业和金融。金融和商业都是生产的结果，生产领域创造出价值后，才会有这些领域的存在。所以，金融离不开生产领域，商业也根本离不开生产领域所创造的剩余价值。

垄断滋苯的形成过程有很多基本的原因，大家都知道，在生产过程中，不论产品是什么，只要在一开始有更好的生产工艺或更好的产品，就会占领更多的市场。随着产业链的延长，滋苯的纵向垄断和横向垄断也变得越来越复杂。比如苹果公司，它是一个产业链的终端，现在也开始设计芯片、屏幕和电池等各个方面，保障供应链的稳定。所以，它依赖的产业链特别多。

有些厂家只是简单地将现成的产品组装起来，这样他们的主动权就少了。而拥有自主产权的厂家更容易在竞争中战胜其他厂家。在滋苯主义的世界里，滋苯遵循一个简单的逻辑：要么扩张，要么灭亡。如果不在技术上或政治上压倒对手，滋苯就无法生存下去。

滋苯竞争的方式不仅仅依赖技术，有时市场手段也很卑鄙。比如，企业之间通过结盟来阻止对手占领市场。像石油公司、可口可乐、早饭谷物生产公司等，它们经常形成几个寡头联盟。寡头之间商量，避免恶性竞争，因为这对大家都不利。这就是博弈论中的研究成果之一，如何最大化利润。这些寡头会商量如何瓜分市场，这也是垄断滋苯的一种方法。

在国内，甚至北欧的几个国家，滋苯寡头之间也会互相协作。但最终决定话语权的还是滋苯的实力，谁的钱多谁就更有话语权。随着寡头们相对实力的变化，它们之间的协议也需要改变。因此，依靠实力决定话语权是关键，任何试图协调垄断滋苯之间激烈斗争的方法，最终都是徒劳的。

有人可能会举例说，美国有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它们能够和平共处，没有一方吞并另一方。但这两个公司存在的前提条件是在一个国家——美国。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对垄断滋苯有一定的限制，每个垄断滋苯集团都想吞并对方，又怕被对方吞并。因此，美国有反垄断法，防止某个滋苯集团绑架整个社会。然而，在国际上，就没有这样的反垄断法。

国际上帝国之间、列强之间，到底谁说了算，这就不能靠所谓的反垄断法了，那就是靠实力，靠实力把对方压倒。所以，垄断滋苯的实力体现在它能掌控多少经济资源、政治资源，最终还要看它能掌控多少军事力量。这些竞争手段决定着它的成败，因此垄断滋苯的出现必然导致霸权。这是滋苯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逻辑决定的。

垄断的形式多种多样，他们可以有 Cartel（卡特尔）、Syndicate（辛迪加），还可以有许多种协议。企业之间、行业之间，各种寡头之间有的协议比较严密，有的比较松散。各种滋苯集团之间既有合作关系，也存在竞争。比如说汽车行业，在美国，1974 年

时有四个主要的汽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福特、克莱斯勒，还有美国汽车公司 American Motors，后者生产吉普车。

American Motors 后来破产了，具体时间我不太记得了。之后，克莱斯勒也撑不下去了，被德国公司戴姆勒合并了，但后来又分裂了，现在情况也不太清楚了。现在基本上就剩下两家美国汽车公司了。同时，大量的欧洲汽车公司和日本汽车公司开始侵蚀美国市场。美国要求这些公司在美国销售汽车时，必须在美国本土生产。比如说，日本就采取了一种策略，把核心部件，如传动器在日本生产，然后在美国组装，以这种方式进入美国市场。

在通用汽车公司内部，它有几个品牌，品牌之间互不竞争。比如说凯迪拉克是最高端的品牌，雪佛兰是最普通的，还有 GMC（通用汽车公司）。不同的品牌有不同的受众群体，所以品牌之间并不冲突。

这些垄断滋苯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它们通过全球化来减少成本，同时，每个滋苯集团都希望在每一次经济危机中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压倒竞争对手。垄断滋苯要扩张，就必须融资，融资渠道也影响着它们扩张的速度。这就是金融滋苯如何介入生产领域的问题。

金融滋苯如何掌控生产滋苯，这是我们将来应该专门花时间探讨的。垄断滋苯有两个不同的形态，

一个是产业滋苯，另一个是金融滋苯。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值得我们研究。

今天的时间不够了，我想多留一些时间回答大家的问题。留到将来，我们会讨论垄断滋苯的两个不同特征——产业滋苯和金融滋苯，它们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咱们以后再谈。另外还有很多问题，也需要我们在未来讨论。所以，我这里就算是“挖坑”了，未来还有很多要谈的内容。

蒂帼注义论又简单又复杂，今天我想谈的基本上就是这些了。我有点感叹，百年前的考茨基主义今天又复活了。当年类似考茨基的社会蒂帼注义辩护者一开始声称，蒂帼注义仅仅是一种政策，好像这些国家可以不采取蒂帼注义的方法，能够和平共处，甚至可以形成一个世界政府。帝国之间有和平共处的可能性，他们甚至提出了建立欧洲联邦的口号。可战争一打响，他们又号召帝国的工人届集为本国滋苯的争霸而牺牲。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当年的欧洲联邦和今天的欧盟有着本质的区别。当时提出欧洲联邦时，蒂帼注义的核心就是欧洲。英国、法国、德国是核心力量，蒂帼注义战争的发源地就在欧洲。因此，当时试图形成一个欧洲超帝国政府的“欧洲联邦”口号，其荒谬性也就显而易见了。

而今天的欧盟与当年的欧洲联邦完全不同。今天的欧盟主要是作为“第二世界”反抗和对抗超级大

国的力量。如果欧洲国家不联合起来，它们就无法对抗美国这个世界霸主。因此，欧盟有欧元区与美元霸权的对立，有空客与美国波音的对立，有伽利略卫星导航系统与美国 GPS 的对立，甚至法国总统还提出要建立欧洲军队，都是为了捍卫欧洲的权利，而不被美国所左右。

今天的俄乌战争，实际上就是谁能够控制欧洲能源的问题。美国的蒂帼注义与欧洲的矛盾，美国与日本的矛盾都非常尖锐。这些矛盾集中表现为美国在海外的军事基地集中在欧洲和日本两地。美国在海外驻军并不是为了保障欧洲和日本的安全，而是因为美国害怕其他发达工业国家挑战它的霸权。

在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就曾制裁日本，因为它担心日本会挑战美国的霸权。苏联解体后，北约并没有解散，根本原因是美国需要在欧洲驻军，才能震慑那些欧洲发达的滋苯主义工业国，特别是统一后的德国。只有这些发达工业国，才有可能挑战美国的世界霸权。这一切都是市场经济基本逻辑所决定的，对吧？

滋苯投资是无国界的，但滋苯是有祖国的。它必须有祖国来捍卫其海外投资。美国在欧洲和日本的驻军，并不是在捍卫欧洲和日本垄断滋苯的利益。你看，美国千方百计地阻碍这些国家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比如，日本有能力发展核武器，但美国不允许他们这样做。

这次俄乌战争最根本的原因，实际上就是俄国和美国双方争夺对欧洲能源的控制权。因为能源是现代工业的血液，美国不能容忍欧洲从俄国等美国势力范围以外的地方获得能源。美国对中东能源的控制，并不是为了自身的能源需求，而是为了掌控其他工业国的命脉。这正是蒂帼注义的逻辑。

近年来，我发现考茨基的追随者们先是声称，世界体系符合全球滋铲届集的利益，因此他们内部不会有冲突。然而，当冲突真的发生时，他们又为争霸的一方摇旗呐喊，实在是活生生的考茨基主义体现。

好吧，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蒂帼注义专题 04-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入关学”

大家好。今天是再一次讲这个话题了。第一次我做了一个比较概括的讲解，分享了我的一些基本观点。上次的讲座主要讨论的是蒂帼注义论的核心到底是什么——是超额利润论，还是垄断滋苯论。那么今天，我们将集中讨论打着码烈主义旗号的“入关学”。

这里有一个核心问题，各种理论分析到底意味着什么？很多人往往要等到客观世界的矛盾达到非常尖锐的地步，才能清楚看出来。我们可以看到，在毛住席和刘修养的理论分析中，到底意味着什么，直到 1966 年的纹歌初期，这个矛盾才爆发出来。最核心的区别就是对人民群众的态度——是保护还是镇压，这才是真假码烈主义的试金石。你可以从刘修养的言论、理论和著作中看到，他对码烈主义的研究可以说是非常深入，甚至胜过绝大多数人。但是，你的立场、你如何看待事物、你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是保护还是镇压——这才是真正检验你是不是码烈主义者的标准。

今天的俄乌战争又是这样一个时刻。无论多么冠冕堂皇的理论，在蒂帼注义战争面前，都难以隐藏。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什么比蒂帼注义战争更残酷、更野蛮、更卑鄙了。活生生的人类，遭受大规模

的屠杀。但是，战争也是最好的教育者，它迫使人们站队。你要么站在争霸的一方当炮灰，要么加入反霸的行列，冲锋陷阵，改变世界，推翻那些不仁的旧制度。

在战争面前，各种分歧不仅仅是认识上的差异，已经没有调和的余地了。上纲上线是必然的，那种文质彬彬、心平气和的理论探讨几乎是不可能的了。老好人式的和稀泥也不起作用。社会舆论的分裂，是届集矛盾不可调和、届集矛盾尖锐化的必然结果。所以，国内在俄乌战争问题上的舆论撕裂得非常激烈。如何看待这场战争，各种理论的真伪也得到了充分暴露。谁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谁是在为新蒂帼注义辩护的社会蒂帼注义者，这场战争让大家看得很清楚。

什么是社会蒂帼注义者呢？当年，列宁痛斥第二国际，以考茨基为代表的那些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却支持本国蒂帼注义战争的无铲届集歌鸣叛徒。只要我们还处在蒂帼注义时代，考茨基式的叛徒就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百年的历史又一个轮回，我原以为考茨基主义已经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没想到它又死灰复燃。

现在我们看到，有很多新考茨基主义的舆论。他们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兜售的却是国家主义、帝国的民族主义和争霸的陈词滥调。他们试图掩盖蒂帼注义矛盾的深刻性，和蒂帼注义必然引发歌鸣危

机的本质。这是列宁的话。这些人多年来形左实右，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他们把滋苯主义的危机归咎于工人届集的抗争，甚至声称工资上涨挤压了滋铲届集的利润，才导致了经济危机。真是滑稽！他们竟然说，滋苯主义的经济危机不是因为生产过剩，而是因为工人要求的工资太高，使得利润下降了，滋苯家为了反抗才制造了经济危机。真不知道这些人是从哪个星球来的。他们把社会底层人民群众的反抗——尽管这些反抗可能并不完美，比如美国黑人的"黑命贵"运动，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群众运动，包括华人在内的一些维权运动——称作流氓无铲者的暴动，甚至说他们是法西斯。而同时，那些由国家机器背后支持的真正法西斯行为，例如主张白人至上的川普支持者冲击国会的行动，却被他们称为正义的力量。真是让人不可思议。

这些人近年来还疯狂支持俄国的侵略战争，肆无忌惮地为势力范围的瓜分与争霸摇旗呐喊。他们完全无视列宁在《蒂帼注义论》中对沙皇兼并乌克兰行为的痛斥，反而像新沙皇普京那样，公然否定乌克兰的国家主权。今天的俄罗斯，实际上就是一个油气能源保护下的依附经济体。它靠吸收资源来获取超额利润，早已失去了工业基础，其寄生性和腐朽性堪比任何列强。

然而，这些新兴的社会蒂帼注义者并没有像列宁那样从战争的届集性角度来判断战争的政治和社

会意义，而是用战争的外交史和地缘政治来为帝国争霸辩护。面对这种现象，我们必须对这种理论进行深入的批判。

我们来看一看，当年列宁在写《蒂帼注义论》的时候，他说，不但要极其严格地限制自己只做理论上的、特别是经济上的分析，因为在沙皇条件下，他无法直白地表达出一些政治方面的观点。他必须非常小心，采用暗示的方式，用当时歌鸣者为了合法发表文章时不得不采用的隐晦语言。即便在滋铲届集掌握话语权的条件下，滋铲届集政客们的意图也往往不能直接表达出来。所以，听领导讲话时，要学会领会其背后的精神。同样地，一些修正主义者也不会直白地说出他们的真实意图，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话语权，而是因为他们要迷惑大众。他们会用各种花言巧语来掩饰自己的真实面貌。真正理解他们主张的人，往往比理解那些官话、套话还要困难。

让我们看看那些新社会蒂帼注义者到底在说些什么。他们为什么强调超额利润论，却否定垄断滋苯论？没有垄断滋苯，哪来的超额利润呢？他们断章取义，强调列宁所说的“极少数特别富强的国家剥削全世界，获取超额利润”的观点，而这样断章取义的目的又是什么呢？他们谬论的核心概念到底是什么？

从经济结构上分析，这些社会蒂帼注义者已经很难否定新兴强国垄断滋苯的特征，只能通过还未

成为霸主的现状来否定其性质。他们说，俄罗斯还不是霸主，所以不存在垄断性。于是，他们将争霸的过程看作是反霸的斗争，并且混杂一些“恨铁不成钢”的指责。他们强调蒂帼注义依靠剥削第三世界来养活帝国的工人屇集，从而把剥削的主体从垄断滋苯集团转变为发达国家的工人屇集。他们将世界范围内的两大屇集斗争、滋铲屇集对无铲屇集的剥削，篡改为中心和外围国家之间的矛盾，认为新兴强国在世界滋苯主义体系中处于被剥削地位，并为这些国家打抱不平。

他们为什么认为新兴强国不可能成为帝国呢？因为他们认为世界资源无法支撑如此庞大人口的国家成为帝国。这是他们的逻辑。

但是，这种逻辑是无法成立的。最后他们的意思是，现有帝国的剥削程度是衡量是否能成为帝国的标准。如果你要成为一个帝国，你必须具备现有帝国那种程度的剥削。而新兴强国的工人屇集无法享受现有帝国那种水平的福利。所以，按照他们的说法，新兴强国不可能成为帝国，因为人口多的国家无法达到现有帝国的剥削水平，因此也不可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霸主。

然而，强调剥削的另一个深层含义是告诉被剥削国家的工人屇集，作为霸主是有好处的。你想，如果一个帝国能够通过剥削其他国家来收买本国的工人屇集，那新兴强国的工人屇集为什么不能选择歌

鸣呢？这些新社会蒂帼注义者看起来非常左翼、非常歌鸣，实际上他们的逻辑是认为新兴强国的工人届集应该和本国的滋铲届集联合，一起称霸。这样的话，新兴强国的工人届集或许能够像帝国工人届集一样享受到更高的工资和福利。

即便新兴强国的工资和福利达不到现有帝国的剥削程度，至少参与剥削其他国家，总比自己被剥削要好。因此，这些新兴强国的工人届集可能更愿意成为争霸的“炮灰”。这种逻辑其实和当年考茨基所鼓吹的蒂帼注义观点类似。考茨基认为，蒂帼注义国家的工人届集应当为“保卫祖国”而参与争霸。

但是，如果帝国的垄断滋苯可以通过剥削第三世界的剩余价值来收买本国的工人届集，那么马克思主义的口号“全世界无铲者联合起来”就只能成为忽悠帝国工人届集的空话。因为帝国的工人届集与垄断滋铲届集形成了所谓的“共同利益”，他们有必要维护帝国的霸权，因为帝国霸权对他们有好处。

因此，这些新兴社会蒂帼注义者实际上完全否定了“全世界无铲届集联合起来”的现实性和可能性。如果帝国能够通过剥削第三世界收买自己国家的工人届集，那么为什么这些发达国家的工人届集不去捍卫自己优越的地位呢？这正是令人深思的地方。

此外，民间右派的入关学与这些新社会蒂帼注义者有着相似的逻辑。入关学起源于知乎用户山高

县，他将当今国际局势与女真入关取代大明的历史做了类比，认为如今的崛起国应当像当时的女真一样打破美国的封锁，争夺世界秩序的主导权，避免被西方视为蛮夷。

入关学的观点认为，美国就像当时的大明，女真就像如今的崛起国，而美国则视崛起国为"蛮夷"。只有像女真入关取代大明一样，崛起国才能获得正统地位。因此，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崛起国应当打破美国的封锁，争取意识形态上的主导权，避免沦为"蛮夷"。

对于内卷的解释，入关学者认为，大明（即美国）通过剥削崛起国的劳动成果，就像"犁庭扫穴"一样，把我们的财富拿走。于是，他们认为我们要"入关"，肢解大明，过上更加舒适的生活，享受更多的财富和福利，住大房子，过上理想的生活。这就是入关学的主要论点。

不少网上的蒂帼注义和民族主义者的键盘侠也是这么看的。他们认为，帝国工人相对较高的生活水平，是因为帝国可以从掠夺第三世界的财富中分享一部分给自己国家的工人届集。有人甚至说得比那些新社会蒂帼注义者更为露骨，更加直接。

他们明确表示，21 世纪重提国际届集斗争，全球联合共运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全球化让产业压迫代替了届集压迫，国家矛盾成为了主要的届集矛盾。这就是帝国民族主义者立体争霸的动力所在。社

会蒂帼注义者和这些帝国民族主义者实际上是心心相连的，他们说出了自己想说但又不好意思直说的实际内容。

这些人极力否定垄断滋苯，却强调不平等，特别是强调超额利润，强调收买，强调富裕国家剥削全世界的真正原因。由此可见，他们的理论核心实际上就是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侮辱性观点。

那么，滋苯的危机是由工人届集来背锅吗？在这些新社会蒂帼注义者看来，滋苯主义的危机恰恰是因为它无法满足工人届集日益增长的消费欲望。同时，新兴强国人口又太多，不能依靠剥削第三世界来养活自己的工人届集。因此，工人届集必然会起来反抗滋苯主义。

也就是说，按照他们的逻辑，他们提出了所谓的“利润挤压”论，认为这必然会导致歌鸣。这是他们的理由。他们甚至动员工人届集去大闹，以便造成更大的经济危机，进而把滋苯主义危机的根源完全归咎于工人届集。你看，他们认为经济危机的产生就是因为工人届集闹事、不满，要提高工资，导致利润下降。于是，他们鼓励工人去闹事，这种说法实际上和右派的说法是完全一致的。

右派认为经济危机的起源是因为有工会、工资过高，导致通货膨胀，而这些通货膨胀的根源就在于工人要不断罢工、提高工资。他们就是这样颠倒是非。而这些新社会蒂帼注义者，同时又否定了滋苯主

义最根本的危机——生产过剩导致的危机。他们强调资源的枯竭和生态危机，认为这些问题不会导致滋苯主义的灭亡。因此，他们主张无铲届集必须在夺取政权后，实行生态射灰主义专政。

他们甚至明确表示，要对包括滋铲届集和小滋铲届集在内的所有人群，实行以恢复生态可持续性为目的的生态射灰主义专政。我的天，这就是所谓的“生态射灰主义专政”。

这种专政不仅仅针对滋铲届集和小滋铲届集，实际上他们的目标是全体人口中，除了滋铲届集和小滋铲届集以外的人群，几乎都是无铲届集。你看，他们多么狡猾！他们并不直接说明这一点。这种人非常狡猾，要读懂他们的理论，领会他们的精神，确实需要花费一些功夫。

为了揭露这些伪马克思主义入关学争霸的本质，我们有必要搞清楚垄断滋苯、超额利润与崛起国主义的关系，弄清楚超额利润的来源，认清不平等交换到底是什么，讲清楚为什么垄断滋苯必须收买工人贵族，但却不可能收买帝国的工人届集。所以这些内容，咱们留到以后再谈。

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这些人看起来非常歌鸣，但他们的理论基础实际上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他们一方面把经济危机的根源归结于工人届集的斗争，认为工人届集如果不过度强调提高自己的工资，就能避免经济危机。如果经济危机是由于工人届集

的斗争导致的，那么滋苯主义的经济危机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只要工人不过度闹事，保持适度，滋苯主义的危机就完全能够避免。

他们还强调剥削问题，说原本是滋铲届集剥削工人届集，剥削无铲届集，但他们把剥削转变成了国家之间的剥削。这样，理论和实践上就存在很多问题，需要我们搞清楚。

那么，不知道大家对入关学的看法是什么。因为很多帝国民族主义者，我现在称他们为帝国民族主义者，以此来区分进步的歌鸣民族主义者。历史上有几类民族主义：一是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二是独立国家的民族主义，三是帝国的民族主义。被压迫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主义是进步的，它反对蒂帼注义，且在工人届集领导下，甚至可以是歌鸣的。

独立后国家的民族主义，则比较落后。比如伊拉克和伊朗的战争，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战争，这些都是落后的民族主义表现。它们不属于蒂帼注义下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

帝国的民族主义，比如日本、美国以及欧洲列强的民族主义，则是反动的，它为帝国争霸服务。就这一点来说，我在美国感受得尤为深刻。美国特别强调爱国主义，强调为美国争霸。他们说，美国到全世界去，是为了保护美国人民的“The American way of life”，为了保护大家的共同安全。美国的军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们必须尊重他们。

每当国庆节来临，美国老百姓都会在门口挂上国旗，并为退役军人提供优待。美国是一个蒂帼注义国家，它深知必须优待自己培养的“狗”——军队和警察。虽然有时这些“狗”会有一些过激行为，就像一个主人有时会对自己的狗发火，甚至打一巴掌，但最终还是需要宠爱它们。

在西方，对蒂帼注义的侵略扩张工具——军队和警察——的高度认同，是深入人心的。老百姓在无意识中被灌输着这种思想

今天没有太多时间，之后我会留些时间，再系统地讲一下。比如说，蒂帼注义剥削第三世界的超额利润到底用到哪里去了？它并没有用在老百姓身上，这是不可能的。简单来说，老百姓的所谓福利，其实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也就是说，老百姓交的税，比如社保、医保等，实际上是从他们的工资中扣除的，就像一种保险金一样。这些税是滋苯家需要承担的，它是工资总额的一部分。因此，老百姓交多少税，和他们能获得的福利大致是相等的。

所以，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对老百姓的补贴，其实并不存在。最像补贴的行为，应该就是新冠疫情期间，2020 年和 2021 年那种“撒钱”行为。这种情况的发生，是因为美元霸权使得美国可以印钞票，为了防止系统性的经济危机，他们向市场注入了大量货币。但这些钱现在已经被通货膨胀吃掉了。因此，工人届集和老百姓不会在蒂帼注义的国家获得那么多

的福利，这些所谓的福利，实际上是他们自己劳动所得的回报。

但很多人还是不太理解，依然认为，既然人家的生活水平那么高，为什么崛起国开卡车的和英国开卡车的收入差距那么大？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社会平均劳动生产力，而不是个别行业的差别。

这些问题，咱们将来可以系统地讨论。但核心问题是，这些社会蒂帼注义者为何强调超额利润，为什么强调剥削？他们其实是在告诉帝国，或者那些希望成为帝国的国家工人届集，如果你们成功了，也可以享受到一部分帝国的福利。这才是这些社会蒂帼注义者的核心理念。虽然他们的歌鸣口号喊得非常响亮，但实际上，他们歪曲了届集斗争的本质。就像当年希特勒，他的矛头指向那些奸商，特别是犹太商人。他不是去揭露滋苯主义，而是把个别滋苯家、银行家、企业家的问题，尤其是犹太人作为攻击的目标，掩盖了真正的统治届集。

今天，我就讲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我希望能更多地留给大家提问，因为我知道上一次大家提了很多问题，最后我不得不提前结束。今天，我也希望有更多时间，以便更直接地回答大家的问题和意见。好吗？谢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蒂帼注义专题 05-帝国不可能“收买”整个本国的工人届集

这个话题讲了好多次，还得继续讲。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还关于蒂帼注义的问题。往往这些问题会以各种其他的形态表现出来，所以我们需要对这个问题有更深入的了解。我们把这个话题讲透，这里面有好多细节，咱们需要一个一个地讲一讲。

今天我想主要就讲一讲，因为现在讲的比较多的就是好像发达国家的工人届集生活水平高，就是因为他们剥夺了第三世界。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发现，很多网上的舆论都是这样子的。他们其实有两类，一类直接就是那种帝国民族主义者的说法，他们就想说，我们需要入关学，变成世界霸主，就可以享受到跟其他帝国那样的人的生活水平。

另一类就是一些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我称他们为新社会蒂帼注义者。他们这么说，欧美核心国家事实上用从全世界剥削来的超额剩余价值来收买本地区的工人届集。这种说法还是挺普遍的。这两天我还看到一个知乎上的文章，讲的内容类似。他们甚至可以拿这个断章取义地引用列宁关于蒂帼注义国家的工人运动的一些观点，来证明他们的论点。

但是你仔细看一看导师们对这个问题的论述，实际上导师们并没有详细论证过帝国滋铲届集、国家滋铲届集的滋苯家们是如何收买工人届集的。我

们看到的是工人贵族，个别工人运动的叛徒。但你说要整个收买工人届集，这个说不通。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提到，英国的工人届集到后期缺乏歌鸣性。早期的英国工人在蒂帼注义出现以前，斗争性还是比较强的，但在 19 世纪中期的英国中原地区，缺乏歌鸣性。

在恩格斯给马克思写的信中，他表达了一些感叹，对那些情况表示不满。他提到，滋苯原始积累时期的英国工人运动和早期的情况非常不一样，那时候的滋铲届集是非常恶毒和凶狠的。随着垄断滋苯的出现和殖民地的增多，英国的工人运动就很不一样了。恩格斯、列宁其实都没有详细论证过，蒂帼注义国家真正能收买整个工人届集。

相反，我们在《滋苯论》里关于工资的章节中，有两章讨论这个问题。他论证了决定工资的各种因素，但其中你找不到滋铲届集可以收买工人届集的任何迹象。所以我的感觉是，你读马克思和恩格斯，会发现马克思比恩格斯要严谨得多。在《共产党宣言》里，后期讲了很多东西。

其实我想特别提到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里讲的东西。很多内容是早期作为歌鸣者提到的，但有些东西确实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在《共产党宣言》后期，他们老年的时候在再版中也提到了，其中一些主张早已过时，但《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原则仍未落实。

例如，教育的普及等等，这些要求，实际上滋铲届集最后都能实现，甚至包括普选制等。因此，严格来说，滋铲届集在走向蒂帼注义时，是否能够收买整个帝国的工人届集，而不仅仅是收买个别工人，值得探讨。

我觉得这些人，不论是入关学者还是新社会蒂帼注义者，他们都严重歪曲了码烈的原意。其实列宁并没有真正论证过这一点，他早期的一些说法不够严谨。相反，后来在世界歌鸣之后，他提到英国的工人贵族这个阶层比其他国家要大，但比起广大的工人群众来说，毕竟还是不大的。因此，列宁在后期非常明确地说过，工人贵族不可能是整个帝国的工人届集，他们只能是帝国工人的少部分。

我们要弄清楚，发达国家的工人届集生活水平高，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想从几个方面谈谈，可以说有四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劳动生产力的差别。相对来说，实际工资高，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较高的劳动生产率。

第二个，所谓的福利基本上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的。这些福利并不是从剥夺第三世界其他国家的剩余价值中获得的，而是工人届集自己创造的财富的一部分，就像一种保险。

第三个，劳动时间的压力。随着工业的发展，劳动生产力越高，劳动时间反而必须下降。高额的劳动时间并不利于整个滋铲届集。在《滋苯论》中谈到了

这个问题，恩格斯在给《滋苯论》的序言里也提到过，滋苯论是研究滋苯主义社会根本规律的，它也有助于滋铲届集理解自己的社会。劳动时间的缩短其实符合滋铲届集整体发展的需要。

最后一部分，就是要收买工人贵族。

我们来看发达国家工人届集生活水平高的原因，可以从四个方面展开分析。我想大家肯定也有很多问题，我们可以一起讨论这些问题。

首先，工资在任何滋苯主义社会里，基本上是由维持工人届集再生产的成本决定的。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出发点，离开这一点去谈工资收入是荒谬的。工人的工资必须能够维持工人届集队伍的再生产，从长远来看，这是一个完整的周期过程。工人作为雇佣劳动者，实际上是一种商品，而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该商品所消耗的劳动时间决定的。

工人除了打工之外，还要抚养子女、赡养老人，并应对疾病、身体状况和教育等问题。这些都是工人作为劳动力商品的再生产所必须的因素。因此，发达国家工人届集的生活水平高，体现在多个方面。

第一是教育水平较高。大部分人至少接受过高中教育，甚至很多人都上过大学。其次是居住条件和人均居住面积的提高，工人届集的居住条件得到了显著改善。此外，交通工具的使用也从过去的自行车转变为汽车，现在还有高铁、地铁等便捷的交通工

具。这些交通工具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劳动力的必需品。

再者是医疗条件的提高，这不仅表现在医疗普及上，更表现在医疗水平的提升上。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也反映在人均寿命的延长。总的来说，工人届集的衣食住行、医疗和教育等各方面的生活条件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虽然发达国家的劳动生产力较高，但这些物质需求中的劳动时间并不需要显著增加。因为劳动效率的提高，每年的生产力大幅上升，生产的产品越来越多，而这些产品所包含的劳动时间并没有相应增加。比如崛起国近几十年来工人届集的绝对生活水平的提升，主要还是得益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带来的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

此外，有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是每年春节后的“用工荒”，导致企业不得不提高工资待遇。这个“用工荒”类似于一个隐性的、不自觉的集体罢工。工人在权衡出外打工与留在家中的机会成本时，如果工资跟不上城镇化所带来的生活成本的提高，他们宁愿多待在家里。这种情况迫使企业提高工资，从而促使工人届集的收入逐步上升。

近年来，崛起国工人的居住条件也有了极大改善。尽管官方没有公布中位数，但我们可以看到，不论是农村还是城市，人均居住面积都大幅提升，居住条件也从土坯房到砖房再到楼房，变化非常大。从过

去的村里打井到现在自来水的普及，电、煤气、空调等生活设施也越来越普遍。这些都显示了工人生活水平的提高。

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衣食住行等物质需求的满足变得更加容易。然而，教育和医疗则是相对难以提高的领域，尤其是教育，它是劳动密集型行业。教育的劳动效率很难提高，从我小时候的小学班级规模来看，现在的班级人数变化不大，仍然是三四十人甚至更多。因此，教育和医疗的成本相对较高。

总的来说，除了医疗和教育，其他物质需求的劳动生产力大幅提高，工人同样的劳动时间可以获得更多的物质产品，因此他们的生活水平看起来显得更高。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滋苯主义滋铲届集应对生产过剩危机的办法，最后还是要通过提高工人届集的消费来解决。否则，生产出那么多产品无法销售。生产过剩危机的最基本机制，就是生产的扩张超出了消费的扩张。

有人问我，经济危机是不是因为消费不足？其实这是一个表面现象，甚至可以说因果颠倒了。人类有史以来，都是消费不足。历史上，人们饥寒交迫，这到底是消费不足还是生产不足？主要是生产不足导致消费不足，对吧？但是，滋苯主义出现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

与原始社会和封建社会最大的不同，就是滋苯主义社会出现了生产过剩。封建社会和原始社会并没有生产过剩。为什么滋苯主义社会有生产过剩？因为生产规模的扩大超出了消费的扩大。因此，我们只能说是消费相对不足。比如说那些卖不出去的烂尾楼，它们要是能卖出去，就必须提高工人的工资，但工资提高了，利润就下去了，这是滋苯主义的一个矛盾。

总的来说，滋苯主义必须要有剩余的产出，而这些剩余如果能够变成新的投资，扩大生产，那么这些剩余就会变成利润。但是，扩大生产后的消费也必须随之扩大，否则未来的产能就会变得多余。不管是车床、钢铁还是机器，这些生产资料最终都必须变成消费者可以购买的消费品。

因此，虽然通过基建或者生产资料的扩张，暂时可以拉动经济，但这些生产资料最终必须转化为消费品，才能实现利润的转变。这些消费品主要还是要靠工人届集去消费。滋苯主义社会的生产规模扩张超出了工人届集消费的扩张，这就导致了生产过剩。生产过剩最先表现出来的是生产资料的销售困难，而不是消费品。当生产资料卖不出去时，企业就开始裁员，裁员会进一步导致消费萎缩，形成恶性循环。

因此，经济危机的最基本机制就是消费不提高，鬼城现象必然出现。为了促进消费，政府和滋铲届集会推出各种措施，比如提高养老金、医疗保险等，目

的是让工人敢于花钱消费。很多工人届集手里有存款，但他们不敢花，因为要为养老、疾病或子女买房做准备。所以政府通过这些社会保障政策，让人们有安全感，从而敢于消费。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迟早会带来总体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这是滋苯主义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欧洲、美国各国那一座座平地而起的高楼大厦，公路、铁路、汽车、飞机，蔬菜水果、肉类、粮食面包等等，哪一样不是工人届集辛勤劳动的成果？

有人荒谬地说这些国家的生活水平提高是因为剥削了第三世界，但你想想，哪一样东西不是他们自己生产的呢？

从 80 年代开始，全球化浪潮反而导致一些消费品，比如服装、鞋类、电子产品等，来自于第三世界。这些商品的涌入，反而使得发达国家工人的工资不再上涨了。这与一些社会蒂帼注义者和“入关学者”所吹捧的完全不一样。

美国在二战刚结束时，生产了全球大约一半的工业品。因此，美国工人的工资在二战后到 70 年代期间急剧上涨。但到了 70 年代初，工资开始停滞不前。这是因为美国开始将生产从本土转移到第三世界。随着生产外移，美国国内工人届集的工资水平不再上涨。

如果通过企业对外扩张，使得帝国的工人届集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降到几乎为零，那么帝国工人的

工资反而有可能下降。因为维持工人届集再生产的成本也会随之下降。一个极端的例子是，今天呼吸是免费的。但如果呼吸需要花钱，那么工人届集的工资必须满足购买空气的成本。同理，如果第三世界的产品价格廉价如空气，那么帝国的滋铲届集就不需要为工人届集支付额外的生活成本。

二战结束后到 70 年代这段时间，是美国工业发展的最快时期。但 70 年代之后，随着全球化的深入，美国产业工人的实际工资停止了增长。原因在于越来越多的产业外移，进口消费品变得越来越便宜，维持工人届集再生产的成本下降。

根据我手头的资料，这就说明生活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崛起国、欧洲、美国、日本和韩国都能说明这一点。尤其是韩国，一个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工人和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消费能力都很高，这主要归功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高福利。很多人羡慕西方国家的高福利制度，比如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健康保险、工伤事故保险等社会保险，以及政府提供的各种补贴和社会救济。按照一些新社会蒂帼注义者的说法，这些福利是令人眼馋的。然而，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些福利实际上是由打工者交的税款所支付的。

以美国为例，我有一份 2019 年的税收和支出数据。我们可以看到，美国联邦政府的税收和支出基本是平衡的。所有的所谓福利都是从税收中扣除的，就

像现在大家交五险一金一样，先扣了税，然后再返还福利。

美国政府的工资税大约是 9000 亿，医保税是 2800 亿，失业税 400 亿，退休税将近 100 亿。个人所得税占美国人口 90%的工人群体缴纳的部分，大约是 6000 多亿。合计下来，税收总额大约是 19000 多亿。而政府的福利支出方面，占人口 90%的养老金大约为 1 万亿，医保支出约为 9000 亿，合计接近 2 万亿。因此，政府的税收和用于福利的支出基本相当。

这说明所谓的福利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再看国内的情况，比如在深圳，35 岁以下的工人老板将工人届集再生产的成本推给了整个滋铲届集，导致各地养老金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是非常不公平的，它剥夺了其他滋铲届集剥削强壮劳动力的可能性。你可以想象，像东北这样的地区，培养出来的年轻人跑到深圳打工，最后回到东北养老，东北的滋铲届集当然不高兴。这种现象显然是不可持续的。

滋铲届集政府迟早要出来纠正这种办法。比如，深圳现在只吸收最强壮的劳动力去打工，但深圳的滋铲届集不需要为这些工人届集的再生产承担责任，这就占了便宜。这种情况在美国也存在，不过比例没有那么大。比如，来自墨西哥或者其他国家的强壮劳动力，非法移民也有一些，他们也喜欢使用这些劳动力，但不愿意为他们的家庭负担责任。

因此，发达国家工人届集的高收入和所谓的高福利，并不是帝国收买工人届集的结果，而是滋苯主义在一连串危机中被迫面对可持续性发展的问题。如果没有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整个社会的成本就会变得太高。没有养老保险，大家不敢花钱，只会储蓄，消费潜力得不到释放。没有失业救济，失业后消费立即归零，经济危机会更加严重。没有医疗保险，人们的健康状况下降，大家不敢去看病。

这些福利实际上是为了维持滋苯主义制度的可持续发展，是符合滋铲届集长远利益的。所以，工业歌鸣以后，滋铲届集的一部分意识到他们宏观利益和微观利益的对立，尤其是在 30 年代大萧条以后，意识到不受约束的完全市场经济有摧毁滋苯主义制度的危险。这不仅仅是工人届集的反抗，还有大量银行破产、深刻的经济危机。一方面是工人届集的反抗，另一方面过去那种放任的市场经济模式不可持续了。

在工人届集顽强斗争下，提出并实施了一系列符合滋苯主义宏观利益的措施，比如养老保险、失业保险、最低工资水平、工会组织和罢工权。滋铲届集发现，如果没有起码的工会组织权和罢工权，工人届集的歌鸣性会急剧上涨。因此，看起来这些高福利和高工资好像是工人届集奋斗的结果，但其实并不那么简单。在滋苯主义制度下，如果工人届集的奋斗目标不符合滋铲届集的长远利益，那么掌握国家暴力

机器的滋铲届集是不会妥协的。只有那些符合他们长远利益的东西，才有可能妥协。

无论是教育的普及、养老金制度的建立，还是全民医保的推动，虽然这些措施触动并伤害了个别私人滋苯的利益，比如私塾、私人学校、保险公司或医疗滋苯的微观利益，但它们为滋苯主义提供了可持续剥削的有利条件。按照滋苯主义的逻辑，获得教育应该是由家庭承担的。然而，随着高科技工业的发展，滋苯主义对技术工人和有文化劳动者的需求越来越大。如果让滋苯家自己在企业内部培训工人，费用将会非常高，而且一旦工人跳槽，企业的培训投资就付之东流了。

因此，滋铲届集主动推动了教育的普及。在历史上，几乎没有任何报道说教育普及是工人届集奋斗的结果，这更多是滋铲届集推动的，甚至强迫工人家庭必须让孩子接受教育。在美国，如果不让孩子在 16 岁以前接受教育，是违法的。那么，教育经费从哪里来呢？政府通过税收强制性地提供小学到高中，甚至部分大学的教育。

这里就出现了一种不平衡：没有孩子的家庭会觉得不公平，因为他们也要交税，而有孩子的家庭则占了便宜，觉得自己缴的税少，获得的教育服务多。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加班上，有些人认为 996 是占了便宜，但其实他们并没有得到实际好处。尤其是脑力劳动者，在 996 的工作环境下，经常会出现“摸

鱼”现象，因为人的精力有限，动脑工作一天时间过长会影响效率。

再比如，在地铁做安检的工作人员，时间长了脑子就会走神，无法保持长期的专注。这种情况实际上就是一种形式主义，根本不可能一直保持高效的状态。

所以，为什么这些后崛起的工业国劳动时间那么长？这里面恐怕有求职困境的问题。每个老板都希望不要催促，实际上公司企业里有上级指标要求完成任务，下级一层层也都想完成任务。最后，你会发现，如果工人不加班加点就完不成任务。于是，大家都靠加班加点完成任务。其实，如果不加班加点，可能反而做得更多。然而，这种官僚体制在企业管理中，形成了一种“求多困境”。

要走出这个困境，必须像美国或其他发达国家一样，严格执行加班加点的规定，加班要支付加班费。一旦加班必须付出加倍的薪酬，老板就会仔细思考，这几个小时的加班是否值得。加班费通常是 1.5 倍或两倍的工资，因此企业会更加合理地安排工作时间。这时，劳动效率反而提高了。

工人运动的一个悖论在于，由于滋铲届集的短视，每个滋苯家都想占便宜，不能从宏观利益看问题。因此，滋铲届集的长远利益常常需要通过工人届集的奋斗才能实现，这是个有趣的现象。所谓的“收

买工人届集”，实际上是对工人届集做出一些让步，但这些让步主要是符合滋铲届集的宏观利益的。

比如，90 年代国企工人下岗，工人在斗争中获得了一些基本的要求，形成了“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逻辑。所以，这并不算是“收买”，而是官方通过分化瓦解闹事的工人，让他们坚持不下去。即便是在工人斗争高涨的时候，滋铲届集暂时做出一些让步，但机会一来，他们会迅速反扑。西方的工人届集运动也是如此。如果提出的要求不仅违背了单个滋苯家的微观利益，还违背了滋铲届集的宏观利益，他们会毫不留情地镇压，因为滋铲届集手里掌握着国家机器。

工人届集能获得的一些改良，是因为他们的斗争危害了具体滋苯家的微观利益，但如果斗争符合滋铲届集的长远利益和宏观利益，滋铲届集是会让步的。这就是在滋苯主义社会，滋铲届集当政的条件下，工人届集能够争取到的改良的最高程度：符合滋铲届集长远利益的宏观利益的东西。除此之外，工人届集不可能得到其他的权益，因为掌握权力的是滋铲届集。

在发达国家，工人运动不高涨的主要原因，是帝国能够通过转嫁危机来缓解矛盾，而不是通过收买工人届集。看看新冠疫情以来美国的办法，就是通过大规模放水来转嫁经济危机。当今的恶性通货膨胀

就是这种后果。所谓最接近“收买”工人届集的行为，恐怕就是新冠期间美国的撒钱行为。

由于我每年在美国缴税，因为我在美国工作了三十多年，现在已经 70 岁，67 岁开始领取养老金。所以每年都需要清理一下美国的税单。2020 年，美国政府给我发了一千二百美元，2021 年发了一千次美元。这种撒钱行为是对所有缴税的公民一视同仁发放的。这恐怕算是最接近所谓“收买”的行为吧。

但你想想，这不是工人斗争争取来的。美国政府撒钱，不是因为大家呼吁，而是为了挽救滋铲届集金融体系，避免系统性崩溃的风险。在美国和发达国家，工人届集大多是“月光族”或者“周光族”，他们干一周，挣的钱也在一周内花完。因为他们有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各类保障，手头上一般没有存款。如果工人存款，说明还有消费潜力没有充分发挥，滋铲届集就会用各种方法诱导你去贷款，买车、买房、装修、旅游等，让你手里的钱全部花光。每个月除了还贷款，几乎没有什么剩余。

新冠疫情以来，大量工人的月供、贷款，买车的贷款、各种贷款都面临系统性崩溃。因此，这才是美国政府撒钱的根本原因，不是为了收买美国的工人届集，而是为了拯救美国的金融滋苯。所以，这也不是因为获得了超额利润，而是因为美元霸权的存在。

垄断滋苯和滋铲届集可以花钱收买工人运动的领袖，这种现象非常普遍。每一个滋苯集团、每一个

企业，考虑的都是自己的利益，他们不会为了整体滋铲届集的利益自觉地给工人支付高于劳动力市场平均的工资水平。滋苯家不会因为全局利益主动提高工人的工资，这是不符合滋铲届集市场逻辑的。哪个滋苯家会为了全局利益去主动提高工资呢？这根本不可能。

最低工资标准也并非通过掠夺第三世界工人得到的。这些所谓的社会蒂帼注义者，歪曲了列宁关于蒂帼注义如何收买工人贵族的论述，这是对列宁蒂帼注义论的严重歪曲。那么，什么条件下可以收买工人贵族呢？

从恩格斯到列宁，他们都试图为修正主义的出现找到物质基础。当时，他们认为帝国的垄断地位能够获得超额利润，进而导致工人贵族的出现，甚至认为蒂帼注义下出现了“滋铲届集化的无铲届集”。但事实上，这些论断并不严谨。只要有垄断利润，就有可能出现工人贵族，甚至不需要等到蒂帼注义阶段。早期的美国，在成为帝国之前，石油、铁路等行业的垄断已经导致了工人斗争的高涨，而这种斗争的结果是垄断滋苯收买了工人运动的领袖，导致了工贼的出现。

工人届集内部确实存在不同的阶层。上层的工人与滋铲届集的利益更为接近，更容易成为工人贵族。比如航空公司的飞行员，他们的工资非常高。在垄断滋苯行业中，掌握核心技术的工人讨价还价的

余地很大，他们能够获得远高于自身劳动价值的工资。因此，他们的利益与滋铲届集更为接近，认为自己有本事。这种现象不需要依靠对外投资获得的超额利润来支撑，而是随着垄断滋苯的出现自然产生的现象，和蒂帼注义并没有直接关系。

在外观层面上，滋铲届集通过多种方式收买工人，比如基层管理者、掌握核心技术的工人，给予他们额外收入，让这些人忠心耿耿地为滋苯家效劳。同时，他们还会将女工、外来工、移民工的薪水定得比男工、当地人少，制造出一种优越感，将工人届集分为三六九等，分裂工人届集队伍。

在宏观层面上，滋铲届集会通过奖学金、助学金、荣誉、权力机构的花瓶等形式进行收买。比如，我在 AGG 的时候，他们表彰并照顾黑人和妇女，结果雇了一名黑人女性做“花瓶”，这就是典型的表面文章。发达国家的工人届集在二战后缺乏歌鸣性，并不是因为工人贵族的群体膨胀，使得整个工人届集被收买了。

实际上，滋苯主义发展到蒂帼注义阶段后，特别是在美国这样的霸主国家，转嫁危机、化解国内届集矛盾的能力比以往更强大了。

那些不是霸主的国家，比如西班牙，在 30 年代没有能够有效地转嫁危机，导致了内战的爆发，并引发了法西斯主义的出现。因此，新世纪以来，帝国转嫁危机的能力遇到了极限，导致各帝国的工人运动

相对高涨。这些现象表明，我分析了百年来工人运动的一些情况，最主要的就是工人运动的高涨正是因为帝国转嫁危机的能力下降了。否则，如果它能够顺利转嫁危机，国内的工人届集斗争就会相对缓和一些。

在这种情况下，修正主义的优势逐渐显现。百多年来，修正主义，尤其是揍滋派的出现，成为了一个典型的表现。揍滋派就属于工人贵族的范畴。工人届集在掌权之前有工人贵族，工人届集掌权之后，那些工人贵族就是揍滋派。这其实与超额利润没有太大的关系，反而是按照官职和权力进行分配，这种等级制度和滋铲届集法权为修正主义和揍滋派提供了物质基础。

帝国民族主义者总是喊着“厉害了我的国”，而右派则大声宣称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这些人对于社会底层的关心，远远比不上他们对新兴强国国际地位的关心。恰恰是那些在体制内享受旱涝保收的“铁饭碗”的人，才是被滋铲届集收买的新贵族，是蒂帼注义和社会蒂帼注义思潮的物质基础。

这些帝国确实掠夺了大量的财富，特别是从第三世界掠夺的财富。然而，这些财富并没有用在工人届集身上，也没有必要用在他们身上。主要的财富流向，特别是在像美国这样的社会，是维持着一大批非生产性人员的生活，比如国家机器、军队、警察、法官等。虽然法官人数不多，但庞大的律师队伍、广告

营销人员等，这些寄生性的行业并不创造价值，却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在这些行业中，有高收入的人，也有大量服务业的打工人。此外，美国从世界各地掠夺的剩余价值中，还有一部分来自于对欧洲、日本、韩国等国家的高额保护费，这些国家必须为美国的驻军买单。因此，美国凭借其世界霸主地位，不断获得大量的剩余价值。而这些财富的主要用途，并不是为了收买美国的工人届集，而是为了维持其庞大的国家机器和非生产性人员的就业。

所以，把对工人贵族的收买歪曲成对工人届集整体的收买，是故意混淆视听的行为。

今天的演讲就先到这里，谢谢大家的聆听，再会！

蒂帼注义专题 06-怎样看待当代滋苯主义

好，今天又让我赶鸭子上架，来讲讲当今的滋苯主义，或者说蒂帼注义。主要的问题就是，列宁的蒂帼注义理论还成立吗？此外，与列宁蒂帼注义论对立的，还有什么其他的理论？现在比较时髦的理论，比如世界体系论、中心外围论等等。

如果大家看过我的文章或者视频，应该知道，我仍然坚持列宁的分析框架。我认为列宁的那一套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问题在于，比如说中心外围论、世界体系论，它们到底是对列宁主义的补充、改进，还是一种倒退？我认为是后者。

在讨论这些理论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需要考虑，那就是在滋铲届集专政的国家里，尤其是西方发达的滋苯主义国家，或者在第三世界，知识分子要想生存下去，不可能是彻底的码烈主义者。如果他们彻底坚持码烈主义，早就没有饭碗了。所以，在西方发达国家，像美国这样的地方，有一些反对蒂帼注义、反对美国霸权的进步学者，他们当然不会认同赤裸裸的蒂帼注义，但他们也不可能公开完全支持列宁的理论，因为在学术界是很难生存的。

因此，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这些进步学者，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谓的“西马”，以及第三世界的一些学者，比如萨米尔·阿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等等。这些学者，从他们所在的社会背景来

看，他们的确是进步的，反对赤裸裸的蒂帼注义，但他们给出的是各种其他的解释，而没有彻底接受列宁的分析框架。

因此，我认为这些学者的观点，实际上是在列宁蒂帼注义论的基础上，是一种倒退。为什么说是倒退呢？这里有几个层面需要理解。

首先，列宁认为蒂帼注义是滋苯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而世界体系论则不将滋苯主义的发展划分为各个阶段，而是从滋苯主义出现以来，认为一直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体系。在这个世界体系中，一些国家成为了中心，一些国家成为了外围，还加了一些"半外围"这样的概念。这种理论就像是在黑与白之间加入了灰色区域，不是绝对的划分，而是有层次的。

然而，世界体系论并没有解释清楚为什么某些国家成为中心，某些国家成为外围。他们给出的解释往往是一些历史发展的巧合、各种原因，都是一些就事论事的解释。就像我在美国生活了 30 多年，经历了几次经济危机，每次危机来临时，主流经济学界总会给出一个解释。股市上涨有一个解释，股市下跌也有一个解释，但这些都是表面现象，只是对每一个具体事件的解释，而没有揭示出推动这些现象的深层次规律。

因此，世界体系论和中心外围论，并没有解释清楚为什么某些国家成为核心国家，而另一些国家成

为边缘国家。这就像在一个国内社会中，人们看到两极分化，看到了贫富差距，但没有给出深层次的原因分析。

所以，如果你不承认这个社会有届集，那么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了。他们常常说，届集是由富贵、贫穷来划分的。他们认为有富人、穷人和中产届集。这种划分就像“中心、外围、半外围”一样，都是从现象出发的。那么，什么是中心呢？收入高的就是中心；什么是外围呢？收入低的就是外围；什么是富人呢？有钱的就是富人；什么是穷人呢？没钱的就是穷人。

但问题不在于收入的大小，而是收入的来源。滋铲届集可以接受根据收入大小来划分，因为确实存在收入差距。但是，如果你从收入的来源来分析，就会发现，有些人是通过掌握生产资料而变得富有的，而有些人因为没有生产资料，所以是穷的。这才是从届集角度，从生产资料和生产关系来解释贫富差距。

同样的，在国际关系上，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也不能简单地用收入大小来解释，而要看收入的来源。滋苯主义国家，尤其是蒂帼注义国家，之所以富有，根本原因还是它们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当然，富有的国家剥削贫穷国家的现象确实存在，但这不是贫富差距的最根本原因。

商品生产的过程是价值创造的过程。虽然原材料在商品生产中不可或缺，但原材料的生产并不是

商品价值的核心。商品价值的创造主要依赖于生产本身，而不是原材料。因此，第三世界国家，或者非中心的边缘国家，虽然主要生产原材料，但他们的市场却在发达国家。商品生产的主要部分，也是在发达国家进行的。

以二战为例，战后的一段时间里，美国生产了世界上近一半的工业产品。生产的产地才是价值创造的核心。所以，虽然发达国家确实在剥削第三世界国家，但这并不是它们财富的根本源泉。

如果你认为财富的积累仅仅是财产的再分配，那就像土改时期，有些农民认为把地主的财产分给贫农就能致富一样。确实，财产可以分，但要真正实现生产，贫农还需要掌握生产资料，比如土地、耕牛和马车，只有这样才能进行有效的生产。同样，第三世界国家之所以贫穷，根本原因在于发达国家对技术和市场的垄断。

发达国家通过技术垄断和市场垄断，只让这些国家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同时垄断了产业链的高端环节和利润。这使得第三世界国家无法建立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这是导致这些国家贫穷的根本原因。

回到我们的话题上。

我们必须考虑，分析这些蒂帼注义国家时，用什么分析框架最好。列宁的框架，不是简单地描述现象，而是从最基本的滋苯主义根源——垄断滋苯出

发。垄断滋苯的出现才是蒂帼注义产生的根本原因。垄断滋苯之间为争夺市场、争夺资源而打仗，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如果离开了“垄断滋苯争夺市场和资源”这个分析框架，就无法解释这些战争的发生。

因此，中心外围论和世界体系论无法解释为什么蒂帼注义之间会发生战争。它们只讲发达国家剥削第三世界，剥削边缘国家。这种现象当然存在，很多学者也论证了发达国家故意妨碍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业发展。发达国家显然不会扶持第三世界建立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

我们看这些发达国家，它们往往只帮助第三世界国家开发煤矿、建设铁路、修建海港，目的都是为了获取资源。但它们的主要市场仍然在发达国家。因此，世界体系论很难解释为什么有些国家变得发达，而另一些国家却停留在欠发达的状态。离开了垄断滋苯的分析框架，就很难解释清楚这一现象。那么，拿世界体系论来看，似乎认为这些垄断滋苯之间需要一个共同的利益，或者一个维持全局利益的东西。但是，滋苯的基本逻辑是从个人利益和小集团利益出发，它不会从全局利益出发。大家想想，蒋介石当年如果从全局利益出发，就不会用杂牌去对付共产党。当时他只是想着把杂牌军送到前线去打工人党。

他是渔翁得利，但最后，他打了小算盘，结果把自己打到了台湾。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蒂帼注义之

间，他们都是想着打小算盘，利用别人来壮大自己，所以没有从全局利益出发的动机。因此，世界体系论是一个伪命题，因为没有一个实体真正是为了全球滋苯主义的利益而看问题的。最接近的就是联合国、世界银行等这些机构。

其实它们维护的并不是世界滋苯主义，而是美国在全球的霸权。所以，当美国的霸权受到威胁时，它们就会退群、想要制裁。蒂帼注义之间不可能形成一个超蒂帼注义的共同体。垄断滋苯和滋铲届集在镇压工人届集、对抗射灰主义阵营时，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然而，只要工人运动没有高涨到威胁他们的统治，只要不存在一个强大的射灰主义阵营，他们之间的矛盾就会变得非常尖锐，大家都想着击败对方。

因此，帝国之间的矛盾是最激烈的。什么是主要矛盾呢？我们不能从主观想象出发，也不能单纯主观认为某个矛盾就是主要矛盾，我们必须有一个客观标准。这个客观标准就是战争，或者军事。一个国家的军队主要是对付谁的？想想全世界的军事，美国的军事，各个帝国的军事，甚至发展崛起国家的军队，他们主要是对付谁？主要不是对付工人届集的反抗，也不是对付第三世界人民的歌鸣。这些军队用不了那么多，主要是对付其他的滋铲届集和垄断滋苯。

美国在全球的军事基地，最集中在日本和欧洲，这些地方并不是工人运动高涨，也不是第三世界人

民歌鸣高涨的地方。美国驻军集中在这些地方，因为这些地方是唯一能够威胁美国世界霸权的其他发达工业国家。

作为一个世界霸主，你必须考虑谁能威胁到你的世界霸权。世界体系论认为，所有这些都是维护全球滋铲届集统一利益的，但这个实际上并不存在。在一个国内，统治届集之间常常是狗咬狗，但他们也懂得，谁的钱多、谁的话语权大。如果你不服，那就打内战。美国也打过内战。

很多国家的滋铲届集内部都有一个游戏规则，要么是铁腕人物出来对抗这个世界霸主，比如希特勒；日本历史上也搞过法西斯。要么是因为国内届集矛盾太尖锐，导致内战。除此之外，一般滋铲届集政府并不愿意使用法西斯手段，因为他们特别害怕独裁者的出现，这会危害他们的利益。所以，他们都想当独裁者，但又怕别人变成独裁者，自己被独裁。

因此，他们认同的还是“谁的钱多，谁的话语权大”这一基本逻辑。但这个逻辑并不适用于国际间。因为在国家之间的垄断滋苯博弈中，最终还是依靠武力看哪个垄断滋苯集团所能掌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这就是实力，而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军事。因此，垄断滋苯之间争夺世界霸权时，他们不会认同一个代表全球滋铲届集的体系。

垄断滋苯是我们分析当今世界的最基本单元。世界体系论看起来似乎很全面，因为它以全球作为

分析框架，但它忽略了最基本的矛盾——垄断滋苯之间的市场和资源争夺，这是推动蒂帼注义发展的根本动力。这与封建王朝完全不同，垄断滋苯的逻辑是：竞争导致垄断，垄断导致霸权，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地缘动力。

世界体系论并没有从这个逻辑出发，它更像是在分析届集矛盾时，从收入大小出发，而不是从收入来源来分析。所以，我们要看发达国家、蒂帼注义国家，它们主要是通过垄断科技和资源，来获得超额利润。离开了这个视角，你会发现很难解释为什么有些国家富有，而有些国家贫穷。垄断利润的主要来源，仍然是通过科技优势获得的。

再一个例子就是，美国作为世界霸主，并不是在维护全球滋苯主义体系。正如特朗普公开所说的，"美国优先"，美国要当老大，一切以美国利益为先。所以，美国根本不在乎其他国家的发展和利益。

所谓的世界体系是不存在的。这里的例子太多了。在一战之前，有过一个欧洲联邦的口号，因为当时列强都在欧洲，这些工业国、发达的工业国都在欧洲。欧洲联邦的意思就是要一个超帝国的政府，就像联合国一样。但是那是不可能的。

当然，今天我们有了欧盟。从表面上看，欧盟与欧洲联邦类似，但今天欧洲国家并不是世界霸主。他们都面临着同一个霸主的威胁，尤其是最近的俄乌战争。你看，美国强迫德国终止对俄罗斯能源的进

口，甚至把北溪一号和二号炸了。我想这肯定是美国干的。

所以，美国不允许欧洲从它的势力范围以外获得能源。如果欧洲能从美国势力范围以外，比如中东和其他国家获得大量能源，那么欧洲的独立性就会增强，抵抗美国的可能性也就会增大。这次俄乌战争实际上是美国与俄罗斯之间的一场较量，争夺谁来控制欧洲的能源。

你可以看出，今天的欧洲与当年的欧洲联邦是完全不一样的。在欧洲联邦时期，这些都是列强，而今天他们都在美国的核保护之下。因此，今天的欧洲能够联合起来，因为他们不是老大，不是列强，不像以前那样争霸。他们的性质不一样，所以才有可能联合起来。

从历史的演变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世界体系论解释不了整个历史变迁，也无法解释为什么有些国家是核心，有些国家是边缘。这其中的变化，以及一战、二战等一系列问题，都是无法解释的。

这就是我对世界体系论的看法。当然，学者们，比如沃勒斯坦和阿米尼，他们在自己的环境中是进步的，因为他们多少是反对的，阿米尼是非常坚定的反对者。他本人是埃及人，但在拉丁美洲、非洲和中东等地方，我们看到的是，列强和蒂帼注义国家阻止了这些国家的民族工业和经济的发展。

帝国是如何奴役这些国家的？他们使这些国家变成依附性的发展。就像当年日本在崛起国修铁路，从表面上看，日本对崛起国东北的经济发展贡献很大，从 GDP 来看，刚解放时，崛起国最发达的工业区就是东北，而东北的工业主要是日本搞起来的。

日本为什么在东北搞工业？就是为了提供原材料和能源，主要是能源，然后把商品销往崛起国。所以，蒂帼注义最根本的特征是到一些第三世界国家投资，主要是在铁路、港口和矿山等基础设施上。

蒂帼注义不会协助这些国家建立独立自主的工业，比如说在那采矿，但他们不会帮助第三世界国家建立炼钢厂、炼油厂。例如，沙特阿拉伯和中东很多国家没有炼油厂，他们炼好的油基本上是靠进口。原油被输出去，而需要的燃烧油自己并没有炼油厂。

炼钢厂、炼油厂和机械制造等部分，都是在发达国家完成的，他们不会在第三世界国家去帮助他们生产能与自己竞争的产品。这是显而易见的，美国肯定不会到拉丁美洲、亚非地区去帮助当地生产汽车，然后与美国的汽车竞争。他们根本不可能这样做，滋苯的逻辑决定了他们不会允许第三世界国家生产自己独立自主的品牌。

所以，你可以看出，蒂帼注义国家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投资基本上集中在基础设施、矿山和原材料、港口等领域。这些投资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获取资源，而不是真正使这些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得到发展。

因为按 GDP 来讲，日本对崛起国东北的经济起了关键作用。这就要看 GDP 到底是属于谁的。虽然日本在崛起国东北开矿、修铁路，经济发展了，但这并不是崛起国人的经济，而是日本人的。因此，我们要看 GDP 的同时，也要看到 GMP，即国民生产总值，也就是说这个国家的产品到底属于谁。

从国民生产总值来看，东北的生产基本上都不是崛起国的，而是日本的。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分析框架，那就是这些生产并不属于崛起国。

在第三世界国家，主要考虑的是如何获得资源和市场。第三世界国家也要占领市场，但由于老百姓比较穷，并不是它的主要市场。虽然它们垄断了市场，但当年日本在崛起国取消白布的事件，大家还记得吗？在二三十年代，有抵制日货的运动，让大家不要买日本的洋布。因为日本的轻工业品取消了崛起国的市场，压榨了崛起国的商人。

即便如此，日本生产的主要市场并不在崛起国，还是在本国和其他国家。因此，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和欧洲，对外投资的 60%以上是在其他发达国家，而不是在第三世界。为什么投资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呢？因为生产主要还是在发达国家。

发达国家通过专业化进行生产。比如德国和意大利的很多中小企业，虽然也有大垄断企业，但中小企业生产的东西非常精致。比如说，一个企业做水

瓶，就能做到特别精准；做剪刀，就能做到特别好。它们的品牌优势使得其他竞争者很难超越。

很多品牌的产量虽然不是很大，但质量却非常好。这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工业产业链，基本上都在发达国家。当然，最近一段时间，在全球化过程中，美国也把很多产业迁到了墨西哥、越南、印度、巴基斯坦和泰国等地，寻找廉价劳动力。

这也是一个现象，因此有人把它称为半外半外围。即便在这些地方，劳动密集型的工厂只是生产的一部分，生产的主要部分还是在发达滋苯国家。在这些国家，产业工人并不多，服务业却很多。然而，服务业的定义本身是不科学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制造汽车是制造业，而修理汽车也属于制造业，属于工业。但人们却把修理汽车看作服务业。还有高科技研究的产品也被认为是服务业。然而，科技研究和研发过去都是在产业工厂内部进行的。比如，福特汽车、洛克菲勒财团搞石油，他们必须有专门的科研和技术部门。

很多技术部门过去的产值属于这些企业，但这些技术部门独立出来后，服务的不仅仅是一个企业，而是所有需要这种技术的企业。这样一来，它就不算制造业，而算服务业了。

可以看出，所谓的服务业其实是生产过程的一部分。再比如，交通方面，过去工厂集中在一个地方，工厂内部的物资来回调动，自己厂里有汽车和大卡

车来运送。但随着产业链的延长，尤其是全球化的产业链，运输就变成了服务业。

所以可以看出，所谓的服务业实际上是生产过程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零售、推销、广告或金融等领域。

所以，全球化的条件，并没有把真正的生产中心离开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仍然是全球生产的中心。今天，崛起国的工业生产量应该是世界最多的，对吧？崛起国不再是第三世界了，而是一个比较发达的工业国，虽然不算是最发达的，但其经济体量是非常大的，产业链也比较长。

那么，现在达到什么程度呢？达到了美国感觉到威胁自己霸主地位的程度，所以需要进行制裁。过去还讲人权、讲崛起国剽窃美国技术，但现在全不管了，就是不让你掌握核心技术。

今天我还听到一个消息，崛起国在英国购买了一个小芯片公司，结果现在用国家安全的理由，要迫使这个公司把股权购买回来。从崛起国再拿回来。你可以看出来，这跟剽窃也没关系，人家就是买你的股权，为什么要制裁呢？就是因为崛起国在科技上开始威胁了美国的世界霸权。

有人在 B 站上留言给我说，崛起国的芯片其实差得很远。可能吧，但是美国看到的是危险。你看到的是崛起国现在的差距很大，真的是那么大，美国就

不需要担心了。但美国非常担心，所以美国看到的是你没看到的。

随着崛起国滋苯势力的强大，它所能掌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能力，也大大增强了。它跟西方列强讨价还价，争夺市场和资源的能力，也不是 20 年前了。20 年前我来幽州教过一段书，那时候人们崇洋媚外到了恶心的地步，我真是失望了。

现在你看看，哪有那么多崇洋媚外的？个别的仍然认为崛起国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但大多数现在不是，主流是强国派。主流的观点是崛起国崛起了，就复兴了。所以今天崛起国不再是一个贫穷落后的，不再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而是一个崛起的工业国，它的地位完全不一样。

那么，按照世界体系论，你没法回答为什么崛起国能够崛起，这就这么简单。世界体系论没法回答崛起国的崛起。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主义我认为能够非常圆满地解释为什么崛起国能崛起。

这里面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在蒂帼注义出现以后，百多年了，没有第三世界国家能够加入到发达国家的行列。韩国可能有这个机会，但韩国不是列强，韩国在美国驻军的保护下发展。而日本是最后一个加入列强行列的国家。从那以后，再没有一个帝国出现。

那为什么呢？因为蒂帼注义不允许其他国家发展起来与其竞争。尤其是一些自由派、亲美派，他们

总说自由贸易多么好，最自由的就是菲律宾吧。菲律宾曾经是美国的“神经地”，一切法律和制度都是按照美国的版本走的。菲律宾有什么？一点民族工业都没有。

可以看出来，完全开放、允许滋苯和人员流通的第三世界国家根本发展不起来。菲律宾的价值对美国来说是战略性的，同时也提供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但自己没有什么工业生产，最多出口的是劳务，而不是产品。

所以你可以看出，在蒂帼注义时代，任何第三世界国家都不可能依靠自己发展起来，强大起来，因为蒂帼注义的存在。

但崛起国为什么能崛起，能挑战列强的霸权呢？因为射灰主义歌鸣彻底推翻了蒂帼注义，打倒了封建和半封建制度，赶走了蒂帼注义。所以，经过彻底的土地改革，建立了国家的主权，有了独立的工业体系。

那么在毛择栋时代，我离开崛起国的 1974 年，那个时候一个遍布全国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部门齐全的工业体系已经建立起来了。然后，盖格凯防以后，开始利用外资，但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主权，尤其是军事主权。崛起国的领土上，除了台湾、澳门、香港等地，没有一个外国兵。早期还有苏联在东北驻扎了一部分部队，但最后全部撤掉了。国家主权是第一位的。

有了国家主权和军事主权，才有经济主权，才有政治主权。因此，崛起国的经济发展能利用外资，允许对崛起国有利的外资在崛起国投资，认为不利的就不允许他们来。当时大家都知道，崛起国有大量的盗版和山寨产品，对吧？在其他国家，比如菲律宾、印度，搞盗版的山寨的很快就会被制裁。崛起国则不一样，西方对崛起国没有办法。

他们说制裁，官方对付这些东西很容易，但实际上并不会真的下手去制裁山寨和盗版。大家买电脑，谁会装真正的微软 Windows 系统呢？这都是盗版，在其他国家很难做到。可以看出，有了国家主权、军事主权、政治主权和经济主权，导致了互联网的发展，防火墙的保护下，有了阿里巴巴、京东，还有抖音，现在走向世界，吸引了美国青年的关注，这让美国非常不高兴。因此，他们就要制裁抖音。

同时，马斯克希望将推特打造成像微信一样的应用，凝聚各种功能。可以看出，在有了军事主权、政治主权和经济主权的情况下，滋苯主义的发展就比较畅通，经济就能发展起来。经济上发展起来的速度其实并不快，当然很多人说毛择栋时代经济发展不快，主要是计划经济发展不快，但总的数据是不支持这个观点的。

网上那些自由派总想说，滋苯主义自由市场的发展速度快，市场数据并不支持。我讲过很多次，这里只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毛择栋时代最核心的经济

指标，最有对比性的就是发电量的增长速度，笔择栋时代比盖格凯防后高出 50%左右，速度非常高。苏联在短短不到 20 年的时间里，从一个落后的工业国变成一个超级大国。

笔择栋时代的基础给了比较全面的工业基础，使得市场经济能够发展起来。菲律宾、巴西、印度等国的市场经济不可能挑战世界霸主的地位，这是不可能的。尽管印度的经济有时高涨，但他们连最基本的土地改革都没有进行，近一半人口还是文盲。

因此，印度不可能强大起来，因为它没有一个强大的滋苯集团，也没有一个核心，内部互相掐架非常厉害。而崛起国有一个西方没有、特别害怕的国有滋苯集团，国有滋苯下属单位占了世界五百强的 20%，有 100 多家世界五百强的公司都是国资委下属单位。因此，国资委所掌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是没有任何其他单个西方垄断滋苯集团能对抗的。

所以，崛起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滋苯集团。它必须按照市场的需求去发展，必须找市场、找资源。在这里就不存在一龙二虎的情况，这是不可能的。因此，崛起国的发展作为底线，必须要发展，必须走出去，找市场、找资源，必然会与现有的世界格局、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产生挑战，这是没有办法的。

这就是一个最基本的逻辑。所以崛起国要找资源、找矿、建铁路、建海港，必须寻找市场。这就必

然与西方列强现有的格局产生矛盾和冲突，这是不可避免的。列宁的蒂帼注义论完美地解释了这一切。

世界体系论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无法真正解释复杂的现实。我之前提到过这个问题，现在再重复一下：世界体系论看似提供了一个全面的全球分析框架，但它实际上是空洞的。它没有抓住滋苯主义世界的“DNA”，也没有掌握内部运动的规律。而这些规律的核心，还是列宁提出的蒂帼注义理论。

蒂帼注义理论揭示了垄断滋苯争夺市场和资源的斗争，这种斗争只能靠实力来解决。在垄断滋苯之间，不存在所谓的共赢。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阿里、京东，还是共享单车这样的企业，都无法真正做到平等共存。所谓的和平共处，只是暂时的妥协。每个滋苯都在设法吞并对方，或避免被对方吞并。这就是滋苯主义发展的根本逻辑。

从哲学角度看，世界体系论采用的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方法，它强调合二为一，而非一分为二。它侧重于蒂帼注义维护滋苯主义制度的共同利益，却忽略了帝国之间、垄断滋苯之间的敌对矛盾。这种敌对关系是你死我活的，不可能通过妥协或说服来解决。如果滋苯之间能通过理性协商解决矛盾，就不需要那么多军队和警察了。

垄断滋苯最关注的核心是武装力量。各国的军队是维护本国滋苯利益的重要工具。例如，美国的军队主要是对付欧洲和日本的垄断滋苯。再比如，印度

的军队主要针对的是巴基斯坦和崛起国。对于镇压国内的人民，滋苯只需要警察就足够了。因此，国家机器的职能是有分工的：军队主要应对国外滋铲届集，警察负责镇压国内人民，而法庭则负责协调统治届集内部的矛盾。

世界体系论和中心—外围理论都未能认清滋苯主义世界和蒂帼注义世界的根本矛盾。理解这些矛盾的关键在于认识到滋苯之间的斗争和对抗性，而不是只看到它们之间的共同利益。

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哲学批判，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通过经济学批判，发现了具体社会形态下的剥削机制；通过政治批判，致力于追求一个没有贫富差别的理想社会。

我的演讲就先讲到这里，希望大家对这些问题有所思考。接下来的时间，我愿意听取大家的意见和问题。谢谢大家的聆听，再见。

蒂帼注义专题 07-看似码烈非码烈的“不平等交换”（一）

好，今天我想大概讲一讲所谓的“不平等交换”问题。大家可以看到，我今天发了一个批注，是知乎上的一篇文章。文章主要讨论了崛起国与不平等交换的情况，并引用了一些数据，时间跨度从 2000 年到 2020 年。

大家都看了我的这个批注吧？这里面其实问题挺多的。这个批注我就不多解释了，大家可以自己去看看。如果大家对批注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不同意见，觉得哪里讲得不够清楚，我们可以一起交流探讨，交换。

那么现在先按照自己的理解，谈谈关于劳动价值论的看法，以及为什么不平等交换并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首先，蒂帼注义在国际贸易中能够获得持久的超额利润，主要还是依靠他们对技术和资源的控制。

就资源、市场这三方面来看：一个是资源，一个是市场，而这两者的垄断主要是通过技术实现的，而非所谓的“不平等交换”。用不平等交换来计算蒂帼注义的所谓超额利润，其实违背了最基本的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

他们的错误在于，把不平等交换误认为是不等价交换，这两者是不同的。举个例子，有人在批注的那篇文章里最后也提到，崛起国没有可以能是超级大国，说崛起国不可能成为世界体系中的中心国家，原因就在于世界没有那么多的资源和市场来支撑。

他们按照物品交换的额度来推算崛起国的供给，但问题在于他们的计算方法和逻辑存在问题。他们的逻辑是，崛起国在贸易中，按他们的计算，大约包含了 8000 万到 9000 万“人年”的劳动量。因此，他们认为，如果崛起国出口这么多物品，想要换回更多东西，那就意味着世界上必须有好几亿人专门为崛起国服务。

但关键是，为什么一定要出口这么多呢？完全可以减少出口啊，就像美国那样，出口少一点，扩大内需，不也可以吗？所以，他们的这个理论有时候真的让人难以理解。我只能说，我不太懂他们的逻辑。不过，我也注意到他们在讨论中提到了其他一些内容……

关于不平等交换的论述，他们似乎没真正理解什么是剩余价值，也没掌握劳动价值论的核心思想。你看那篇批注文章的开头，用的就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即商品的价值取决于生产商品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然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个概念很深刻，他们并没有真正弄懂。

他们只是表面上认为，劳动时间越长，价值就越高，但完全忽视了不必要劳动时间的存在和影响。

所以，他们用国际贸易中双方所包含的本国劳动时间来衡量是否是平等交换。这种分析中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问题，那就是劳动生产力的差异。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

此外，读过《滋苯论》的人都知道，这里还涉及到有机构成的问题。劳动密集型商品和滋苯密集型商品所包含的劳动量，在同样的价值中肯定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不清楚他们是真的没理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还是故意这么说。这个我们不好去猜。不过，这种说法恰恰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批判和嘲笑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时常用的方式。

所以，我们需要仔细看看这个问题的本质。我打算从几个方面来探讨这个问题。

第一，要讨论的是不等量劳动的交换。这里面需要重点考虑劳动生产率的差异。这种差异直接影响到劳动价值的衡量。

第二个方面，要分析的是生产价格的问题。也就是说，到底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还是滋苯密集型产业的产品在进行交换。二者之间的交换，本质上不可能是等量劳动的交换。

最后，需要探讨在国际贸易中，劳动价值到底意味着什么，以及它如何在不同国家之间发挥作用。

今天我们主要讨论这三个方面。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进一步探讨剩余价值的问题，包括国内和国际上剩余价值的来源到底是什么。

垄断滋苯也可能涉及一些关键性问题，比如垄断滋苯的超额利润究竟有多少来源。我看到至少有两个来源值得分析。最后，我们还要讨论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不等价交换”，而非“不平等交换”。这些内容我们可以留到下次再详细探讨。

今天，我们的重点是讨论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和生产价格如何导致不可能实现等量劳动交换，以及在国际贸易中劳动价值论的具体含义。

好的，那么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劳动生产力的差异。

不同劳动生产力水平的国家之间的贸易，本质上不可能是等量劳动之间的交换。这也正是经济学中“比较优势”概念的由来。比较优势是一种客观存在，劳动生产力的差异往往是由于技术不断进步所造成的。当然，自然环境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比如，美国的农业自然环境非常优越，比崛起国的条件好得多。由于这样的优势，美国的农业基本上能实现旱涝保收。美国的土地非常肥沃，类似于今天的乌克兰，被称为“世界粮仓”。在崛起国的许多山区，如果想种粮食，与美国或乌克兰这样的国家相比，肯定无法竞争。因此，自然条件是一方面的原因。

然而，劳动生产力的差异最主要还是来源于技术上的进步。

不仅仅是技术，还有劳动者所使用的工具也决定了劳动生产力的高低。使用什么样的工具——是大机器、小机器，还是纯手工操作——对劳动生产力有直接影响。因此，技术垄断以及使用工具的差异，都是造成劳动生产率差别的重要根源。

我们承认比较优势的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需要维护这种比较优势。

只有打破技术垄断，才能改变比较优势，实现基本的等量劳动之间的交换。因此，不承认劳动生产力的差异，是非常不切实际甚至可笑的。

举个例子，在美国和墨西哥北部的出口加工区，建立了大量的血汗工厂。在这些工厂里，墨西哥工人主要从事服装、电子产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还包括其他许多类似的产品。

比如玩具、汽车配件等产品也在这些工厂中生产。这些产业的数量和种类非常丰富。在墨西哥北部的这些出口加工区，美国的投资能够获得巨额利润，而即使是墨西哥本国的滋苯，在这些市场中也能赚取大量收益。

这种暴利的直接根源在于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工资水平存在巨大的差异。

举个例子，传统的建筑施工方式效率非常低。过去的做法是：先将大石头和小石头分开，再用当地的

搅拌车把沙子、石头、水泥和水混合，然后进行搅拌，最后用于施工。而如今，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现代化设备的使用，过去这种施工方法效率非常低啊，但是现在施工效率已经大幅提升。

你想想，如果今天那些高楼大厦还用过去的传统方法来建造，就算动员全国人民也不够完成。因此，现代社会在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比过去二三十年丰富了很多，这主要得益于劳动生产力的提升。

为了简化讨论，我做了一个假设和比例。我们以美国和墨西哥为例进行对比。假设美国的劳动生产率高，而墨西哥的劳动生产率低。两国都可以生产玉米，也都可以生产服装。为了进一步简化，我们假设无论是玉米还是服装（例如裤子），其生产过程——从原材料到成品——都能够在各自国家内部完成。

在这里，我们假设美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很高。例如，美国的农场平均每天能生产 10 吨玉米。这一数据是基于我舅舅农场的生产力估算出来的——按照他一年能生产的玉米总量，以及他每年在地里实际工作的时间。我还查了一些美国农业的资料，结果大致相符，所以可以说这是一个合理的估算。

此外，我们假设美国服装厂的工人平均每天可以生产 100 件服装（例如裤子）。这里的生产过程不仅包括裁缝的工作，还涵盖了织布、棉花加工、纺织等一系列环节，都统一计算在内。

我们大致来看一下数据：假设一个农民一年能生产 10 吨玉米，而一个服装厂的工人一天可以生产 100 件服装。如果我们撇开工资差异，仅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角度来看，在美国，一吨玉米相当于 10 件服装。这意味着，在美国，一天的劳动可以生产 10 吨玉米或 100 件服装，因此玉米和服装的比例是 1:10。

相比之下，在墨西哥的情况要低得多。墨西哥的农民平均一天只能生产约 200 斤玉米（即 0.1 吨）。这个估算参考了崛起国农业的一些经验数据——考虑农民每年的工作天数和粮食总产量得出的结果。因此，在墨西哥，一天的劳动只能产出约 200 斤的玉米。

同样，在墨西哥的服装厂，从棉花种植、纺织、织布到最后缝制成衣，这一整套流程的工人平均每天只能生产 10 件服装。因此，在墨西哥，一吨玉米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相当于 100 件服装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 1:100。

总结起来：在美国，玉米与服装的劳动生产率比例是 1:10；而在墨西哥，这一比例是 1:100。

这样对比来看，美国在玉米生产上的劳动生产率是墨西哥的 100 倍，在服装生产上的劳动生产率是墨西哥的 10 倍。虽然我已经讲解了这些数据，但可能大家不容易记住。因此，我会把这张表发到群里，大家可以对照查看，这样在讨论时会更清晰。

由于劳动生产力的差异，两国人民可能都会觉得，比如用 1 吨美国的玉米换 50 件墨西哥的服装是划算的。在实际贸易中，一吨玉米换 10 到 100 件服装的情况都是有可能的，具体的交换比例还会受到工资水平差异的影响。不过，为了简化分析，我们假设一个折中方案：1 吨玉米换 50 件墨西哥的服装。

从这个比例来看，美国人觉得比之前更划算了。原来他们需要用 100 件服装才能换 1 吨玉米，现在只需要 50 件服装就能换到 1 吨玉米，因此在美国人的眼里，玉米变“便宜”了。

好的，我们来看看具体情况。原来，美国用 1 吨玉米可以换 10 件墨西哥的服装。现在，交换比例变成了 1 吨玉米换 50 件服装。这样一来，美国人会觉得服装“便宜”了，因为以前 1 吨玉米只能换 10 件服装，现在可以换到 50 件。

而对于墨西哥人来说，情况也发生了变化。原来，他们需要用 100 件服装才能换 1 吨玉米，现在只需 50 件服装就能换 1 吨玉米，因此在墨西哥人看来，玉米变得“便宜”了。

这个贸易结果显示，美国的一个劳动日（10 吨玉米）可以换到墨西哥 50 个劳动日（500 件服装）。这正是两国劳动生产力差异带来的结果，这种情况也被称为“比较优势”。

然而，按照一些主张不平等交换的人的计算方法，美国一个劳动日的产品换取了墨西哥 50 个劳动

日的产品。他们认为，这意味着 49 个劳动日的财富转移到了美国，因此断言美国通过这种贸易剥削了墨西哥。

然而，实际上贸易双方并不会按照这种方式来理解交换关系。他们看到的是，进口商品比自己生产的同类商品要相对便宜。而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也不认可所谓的“不平等交换”这种计算方法。

举个例子，在上述贸易中，美国用 1 个劳动日生产的 10 吨玉米换得了墨西哥 50 个劳动日生产的 500 件服装。看似墨西哥用了 50 个人完成的生产任务，但在美国，这 500 件服装的生产量相当于仅 5 个人的劳动成果。因此，即使要讨论财富转移，也不是 49 个劳动日的财富转移，而是相当于节省了 4 个劳动日的劳动力。

在美国，只需要 5 个人就能完成的生产任务，在墨西哥需要 50 个人来完成。换句话说，美国在这笔贸易中节省了大量劳动成本。

因此，如果一吨玉米换 50 件服装这笔交易达成，在墨西哥，这 50 个劳动日所生产的 500 件服装所获得的玉米，在当地的劳动价值相当于 100 个劳动日的产出。

在这笔交易中，墨西哥的劳动力需要 50 个劳动日来完成相应的生产任务。如果讨论所谓的财富转移问题，其实是墨西哥节省了 50 个劳动日。

你看，美国在这笔交易中节省了 4 个劳动日，而墨西哥节省了 50 个劳动日。从双方都节省劳动日的角度来看，似乎反而是墨西哥“剥削”了美国——这显然是荒谬的。因此，如果忽略劳动生产力的差异，而去纠结谁剥削了谁，其实并没有多大意义。

而且，按照那些主张不平等交换的人的计算方法，如果两国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差异越大，不平等交换的程度也会越严重。这显然是一个非常荒谬的结论。

如果墨西哥人不再使用缝纫机，而是改用手工缝制衣服，那么假设他们每天只能生产一件服装，而不是原来的 10 件，其他条件保持不变。这样一来，墨西哥的劳动力每天生产 1 件服装和 200 斤（0.1 吨）玉米。

在这种情况下，贸易就变得不可行了，因为比较优势不再存在。即便双方还打算以 1 吨玉米换 10 件服装的比例进行贸易，问题就会变得非常明显。墨西哥人需要花费 100 个人的劳动日来生产 10 件服装，也就是每件服装都要消耗整整一天的劳动。

因此，美国人若以 1 吨玉米换 10 件服装，他们会发现，这笔交易对他们没有任何意义。如果忽略工资差异，美国人完全没有理由再与墨西哥进行贸易。这意味着贸易将终止，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墨西哥和美国之间的比较优势已经消失。

我们之前的假设是 1 吨玉米换 50 件服装，现在的情况则是美国用 10 吨玉米换回 500 件服装。这意味着美国的 10 吨玉米将换来墨西哥 500 个劳动日的生产成果。

因此，一个国家的劳动生产力越低，那么按照所谓“不平等交换”理论，被剥削的程度就会越高。这种说法虽然看似丰富，却显得非常荒谬。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要么停止贸易，要么提高墨西哥的劳动生产力，才能改变这种局面。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办法。

要么不再幻想，要么就让两国的劳动生产力变得一样高。如果停止贸易，那就是开倒车，是一种反动的行为。而要实现所谓“平等的交易”，即两国劳动力能交换同等数量的产品，前提是两国的劳动生产力必须一致。

那么，是什么阻碍了墨西哥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最根本的原因是蒂帼注义的科技垄断和市场垄断。当然，这其中也包括资源的垄断。不过在玉米和服装这类商品的贸易中，资源并不是主要问题。如果涉及矿产等资源问题，那另当别论。在这里，科技垄断才是关键。

美国的垄断滋苯绝不会允许墨西哥生产出能够与自己竞争的产品，也不会帮助墨西哥成为自己的竞争对手。因此，美国必然会竭力阻止墨西哥在科技和产业上实现赶超。

为了维护自己的垄断地位，美国必须限制科技的扩散，因此他们极力捍卫所谓的知识产权。如果没有这种技术垄断，墨西哥的本土滋铲届集就能迅速掌握新技术，新科技，两国之间的劳动生产力差异也就不会长期存在，进而工资差异也会缩小甚至消失。

当美国率先发明一种新科技并投入生产时，它能暂时获得超额利润，因为它的生产单位成本低于使用旧技术的竞争者。然而，当这种新科技被墨西哥人发现、模仿甚至山寨并投入使用后，美国的生产成本就不再比墨西哥低了，原本的超额利润也会逐渐消失。这实际上是利润率平均化的过程。

因此，讨论不平等交换时，必须首先明确是在劳动生产力相同条件下进行的讨论。如果忽视劳动生产力的差异来谈平等交换，是没有意义的。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生产价格的差异。不等量劳动之间的贸易不仅受劳动生产力的影响，还受到利润率平均化的驱动。劳动密集型和滋苯密集型的生产方式，即使售价相同，所包含的劳动量也会不同。因此，滋苯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之间的贸易，不可能实现等量劳动的交换。

举个大家熟悉的例子：在国内，我小时候蔬菜和粮食之间的交换，是在没有机械化之前进行的。当时，基本上是几斤蔬菜换一斤粮食，蔬菜比粮食便宜。而如今，情况反了过来，变成了几斤粮食换一斤

蔬菜。很多人都感受到，现在的蔬菜和水果价格特别高。

造成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主粮生产的劳动生产率提升速度远高于蔬菜生产。过去，当种植蔬菜和粮食都靠锄头和牛耕地时，两者的劳动生产率都非常低。但随着机械化的普及，种植主粮变得更加容易——玉米、稻谷、小麦的种植都能通过拖拉机、收割机等机械设备迅速完成。而蔬菜种植至今仍没有找到有效的机械化解决方案，因此仍是劳动密集型产业。

在这种条件下，蔬菜和粮食之间的交换，就不可能实现等量劳动的交换。

种植粮食的过程中，需要大量机械设备的投入。因此，种粮食和种蔬菜的劳动，即使售价相同，所包含的劳动量也不会相同。

蔬菜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其价格主要由劳动时间决定，包含了工资、利润和地租等成本。同时，还包括了一部分化肥、农药等物资的投入。而种植粮食则不仅包括劳动成本、地租和化肥，还要考虑机械设备的折旧成本。

这种机械折旧是蔬菜生产中几乎不存在的成本。因此，粮食的价格不仅反映了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劳动力和物资，还包括了大机器的折旧成本。这种机械化生产成本在蔬菜生产中难以体现，从而进一步加剧了两者之间的劳动和成本结构的差异。

因此，同样价格的商品，例如 100 块钱的粮食和 100 块钱的蔬菜，不可能包含同样的劳动量。粮食的价格必须高于其所包含的劳动价值，即高于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才能将机械设备的折旧成本纳入其中。这就是所谓的有机构成问题：机械化程度越高的产品，其价格必须高于其价值，才能确保投资于机械化生产的滋苯获得至少平均利润率的回报。

劳动密集型产业（如蔬菜种植）几乎没有机械折旧的成本，而滋苯密集型产业（如粮食种植）则需要将设备折旧计入价格。因此，劳动密集型和滋苯密集型商品，即使售价相同，也无法包含同样的劳动时间。

按照不平等交换理论的计算方法，如果蔬菜的价格上涨，就会引发问题：到底是谁在剥削谁？是生产蔬菜的工人在剥削，还是生产粮食的工人在剥削？

从剥削的角度来看，粮食的生产价格中所包含的劳动时间少于蔬菜的生产，因此，按照这种逻辑，似乎是生产粮食的在剥削生产蔬菜的工人。但问题是，为什么一定要实现等量劳动的交换？谁规定必须等量劳动交换？这恰恰是一个被忽略的关键点。

还有一个例子，根据这些人的计算方法，崛起国大量购买廉价的美国大豆、玉米等农产品。这些农产品在美国的生产实际上属于劳动密集型，但其中所

包含的劳动时间远少于崛起国出口的蔬菜、水果等商品的劳动时间。

那么，按照他们的逻辑，是美国剥削了崛起国的农民，还是崛起国剥削了美国的农民呢？按照这种计算，美国是剥削者，因为美国农产品所包含的劳动时间非常少。即使美国农产品的价格远低于崛起国的农产品价格，他们的结论仍然会认为美国在剥削崛起国。这显然完全背离了经济学的常识。

因此，这些论调表明，他们要么没认真看过《滋苯论》，要么没有真正理解劳动价值论的核心思想。《滋苯论》是需要认真研读、深刻理解的。如果不明白这些经济学原理，很容易被误导和蒙骗。

我们接着讨论第三个问题：国际贸易中的劳动价值论。刚才我们谈到蔬菜和主粮的例子，这是在一个国家内部的情况，已经可以看出劳动密集型和滋苯密集型之间不可能实现等量劳动的交换。同样地，当劳动生产力不同时，也不可能是等量劳动的交换。

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并不是说效率低的生产者的产品就包含更多的价值，也不是说高效生产者在剥削低效生产者。一个商品最终只有一个市场价格。

按等量劳动交换的逻辑，如果一个纺织厂的滋苯家用机器生产布料，战胜了用手工织布的作坊，那么工厂布料的劳动时间要远远少于手工作坊的布料。但两者生产的是相同的商品。除非手工作坊能证

明“因为我们是手工织布，耗时更长，所以价格要更高”，但市场上的消费者并不会因此认可这种高价。

布料的目的是用来穿的，无论是手工织布还是机器织布，最终都是布。如果消费者没有对手工织布抱有特殊的偏爱，他们自然会选择更划算的机器生产的布料。因此，一个商品在市场上只有一个价值，这个价值由市场范围内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

在没有国际贸易的情况下，每个国家的具体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由该国的内部生产情况决定。然而，一旦国家之间开始有贸易往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计算就不再仅仅由某个国家的内部情况来决定了。

在国际贸易中，商品价值的确定不再像在一个国家内部那么简单。只要贸易国之间没有实现像欧盟那样的统一市场，并且劳动力的流动还不够畅通，那么商品价值的市场和劳动力价值的市场就不会是一个统一的市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举例来说，在欧盟内，不管是剪刀、灯泡还是手机，这些商品在欧盟市场内只有一个统一的市场价。此外，由于工人的自由流动，商品和劳动力都处于一个统一的市场环境中，因此其价值也较为统一。

但是，如果商品可以在国际贸易中流通，而劳动力无法自由流通，就会出现问题。例如，在美国和墨西哥之间，如果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那么商品的价值就会以进口国的市场水平为基准进行衡量。

这是我经过思考得出的结论：作为一种商品，其价值在国际贸易中所包含的劳动量，是按照进口国的标准进行衡量的。这也意味着，进口国的商品价值不会高于其国内的市场水平。

举个例子：如果美国用 1 吨玉米换取墨西哥的 50 件服装，那么这 50 件墨西哥服装的价值并不是由墨西哥的劳动时间决定的，而是由美国的劳动时间来衡量的。因为在美国，1 个劳动日能生产 10 件服装，那么生产 50 件服装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美国就是 5 个劳动日，而不是墨西哥的 50 个劳动日。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商品的价值在国际贸易中是由进口国的劳动价值来决定的。进口国之所以选择进口某种商品，是因为在该国生产这种商品的成本和劳动时间更高。因此，进口商品的价值是由在进口国生产同样商品所需的劳动时间决定的。

换句话说，一个进口商品的价值不会高于在本国生产同类商品的价值。然而，劳动力的价值则是由出口国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水平来决定的。也就是说，出口国的工资水平和生活成本直接影响了劳动力的价值。

因此，劳动力的价值和商品的价值是由不同国家的条件决定的。举个例子，墨西哥工人的劳动力价值是由他们在墨西哥维持生存所需的劳动时间决定的，而不是按美国的生活标准来计算的。

在美国，50 件服装的价值相当于 5 个劳动日，这意味着在美国，生产 50 件服装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 5 个劳动日。但这些服装是由墨西哥工人生产的，而墨西哥工人的劳动力价值是由他们在墨西哥的生活成本决定的。

假设墨西哥的工人按玉米产量衡量他们的劳动力价值。在墨西哥，一个工人一天能生产 0.1 吨玉米。那么，50 个工人一天的总产量就是：50×0.1 吨=5 吨

也就是说，50 个墨西哥工人的劳动一天相当于生产 5 吨玉米。这一计算表明，在墨西哥的劳动力价值，是以他们能够生产的粮食和维持生活的水平为基础的，而这与美国的标准完全不同。

如果墨西哥的剩余价值率是 50%，这意味着劳动生产的价值中，一半是工人的劳动力价值。那么，这 50 个工人的劳动力价值（按玉米来衡量）是他们一天生产的 5 吨玉米的一半，即 2.5 吨。

与此同时，美国的 5 个工人如果生产 50 件服装，他们的劳动力价值在美国市场上的计算方式不同。假设他们的劳动力价值等于 25 吨玉米的市场价值，因为两国的劳动市场条件差异很大。

要准确理解这些概念，可以参考我之前提供的图表。在国际贸易中，一旦美国和墨西哥在服装和玉米之间进行交易，这些商品的价值就不再仅由各国的内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而是由双方作为进口国和出口国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协定的。

所以，我们可以深入探讨这个问题，并进一步拓展这个例子。只要不存在技术垄断，国际贸易基本上还是会遵循劳动价值论意义上的等价交换原则。

这是什么意思呢？在没有垄断的情况下，滋苯家雇佣工人，并按照劳动力的价格支付工资。劳动力的价格由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所需的成本决定，因此我们需要明确区分劳动力的价格和价值。

通常情况下，一个工人一天的劳动创造的价值可以看作是一单位劳动的价值。但劳动力的价值，即工人的工资，可能只相当于他半天劳动所创造的价值。这就为理解剩余价值的来源提供了基础。在未来，我们可以更详细地讨论这个例子，并深入探讨剩余价值的来源问题，这部分内容留到下次详细讲解。

此外，不仅在国际贸易中如此，在一个国家的内部也是如此。如果不同地区生产同类商品的劳动生产率不同，那么生产会逐渐向生产率较高的地区转移。例如，山区种植主粮的竞争力不如平原种植蔬菜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陕西这样的地方，如我成长的咸阳和陕北地区，现在主要以种植果树为主。

陕西之所以广泛种植果树，是因为种植粮食的竞争力不如平原地区的农业。在这种条件下，产业自然会向更有优势的方向迁移。

因此，像陕西这样的山区种植水果，尤其是苹果，相对来说更划算。相比之下，河北、河南等平原地区更适合种植粮食，因为这些地方可以进行大规

模机械化生产。如果这些地方转而种植水果，反而不划算。我们看到，幽州的桃子、梨子大多种在平谷等山区，这正是因为自然条件和劳动生产力的差异所决定的。

在山区种植粮食，劳动生产力会受到较大限制，因为无法使用大型机械，灌溉也是一个问题。因此，在国家内部，生产什么产品往往会朝着劳动生产率最高的方向迁移。

而那些主张“不平等交换”的人，往往忽略了劳动生产率以及劳动密集型和滋苯密集型产业之间的差异。在国际贸易中，这一点尤为明显。发达国家之所以将劳动密集型生产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如墨西哥、崛起国和印度等，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些国家的工资水平较低。

之所以发达国家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主要是因为在这些国家，维持工人再生产的成本较低。上次我们提到，崛起国的城镇化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因此，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这些发展崛起国家的工资水平也会逐步上升。

然而，在滋苯主义蒂帼注义时代，垄断滋苯的发达国家会竭尽全力阻止发展崛起国家提升自己的劳动生产力。他们通常不会在这些国家投资于基础设施和技术，使其能够生产自己的机器和产品。发达国家更多地利用这些国家的廉价劳动力，而不会推动

其全面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导致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差距依然很大。

即使在某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和服装生产领域，美国的劳动生产率相对于墨西哥的优势已不再明显，但两国的工资差距仍然十分巨大。因此，美国逐渐退出了这些行业。

我在 1974 年访问美国时，当时费城还有大量的服装厂。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工厂逐渐从北方迁移到南方，再从南方迁移到国外。如今，美国几乎没有纺织厂和服装厂了。

因此，劳动密集型产品逐渐通过全球化的过程被转移到其他国家和地区，这个现象非常有趣。未来有机会时，我们可以深入探讨其中的经济含义，这确实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话题。

今天的内容就先讲到这里。如果大家对批注内容有任何问题，我们可以现在留出时间进行讨论和解答。

蒂帼注义专题 08-看似码烈非码烈的“不平等交换”（二）

上一次呢，我们讲了三部分内容，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第一部分是关于国际贸易中的等量劳动衡量问题。研究表明，拿等量劳动来衡量贸易价值本身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本意，而是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化理解。我们当时讲到，劳动生产力的差异使得不可能实现等量劳动交换。

第二部分是关于滋苯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交易。我们举了例子，比如蔬菜和主粮，它们的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不同，因此它们的价值也不同，这也就意味着不能实现等量劳动交换。

然后，我们还简单介绍了“剩余价值”的概念——剩余价值的来源是什么。

今天呢，我们要着重讨论国际贸易中的劳动价值理论。这就需要我们更严谨地分析，国际贸易中剩余价值是如何产生的，以及超额利润是如何形成的。

我也写了一篇文章，基本上会按照文章的脉络来谈这个问题。我们知道，一旦国家之间存在贸易，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计算就不像在单个国家内部那么简单了。

除非像欧盟那样的统一市场，在欧盟内部，虽然各国保持国家主权，但滋苯和劳动力是自由流动的。人员可以随意流动，一个人进入欧盟，就可以在任何国家之间自由工作和生活。因此，欧盟已经成为了一个统一市场。

但是，除了这种特殊情况外，大多数国家的国际贸易并不具备这种条件。虽然滋苯可以流通，但劳动力无法自由流动。所以现在人们谈论欧盟内部的贸易时，基本上已经不再统计具体的贸易数据了，因为他们之间没有明确的边界——比如从法国到德国，再到意大利，基本上都没有边界存在。因此，也就很难统计具体的贸易量。

而在其他国家的贸易中，为了统计贸易数据，必须有明确的边界。例如，崛起国国内的 GDP 统计——GDP，即国内生产总值，本身就包括了进出口数据。那么在崛起国国内，我们如何计算进出口呢？哪个是哪个省的呀？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漏洞，因为省之间没有边界，也没有关卡。因此，你没办法真正统计不同省之间的贸易额度。

我们要讨论的是国际贸易中的非统一市场，即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的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商品的价值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决定方式，与过去在一个统一市场中的情况就不一样了。

一个商品的价值不再由出口国决定，而是由进口国来决定。也就是说，进口的商品，其包含的劳动

时间取决于进口国生产同类商品所消耗的劳动时间，而不是由出口国的劳动时间来计算。因为进口国已经能够按照自己的劳动时间生产该商品了。如果要进口，出口国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必须低于进口国的同类商品劳动时间。因此，进口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会高于进口国生产同类商品的时间。

但是，劳动力的价值是由出口国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水平来决定的。这其中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这次在准备这个话题时，我终于把这个逻辑理清了。也就是说，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由进口国决定，而劳动力的价值由出口国的劳动力再生产水平决定。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国际贸易中的差异，并创造了可以提取的超额利润。国际贸易大大改变了掌握生产资料的滋苯家所能获得的剩余价值额度，也就是获得超额利润的可能性。

只要没有技术、市场或者资源的垄断，国际贸易基本上还是按照劳动价值论的原则进行交换。我们上次讲过，滋苯家雇佣劳动，是以劳动力的价值为基础的。劳动力在单位时间内生产出的产品，其价值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因此，产品的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紧密相关。

这里面存在差别。一个劳动力一年能创造多少价值，和这个劳动力一年值多少钱，是两码事儿。我

们举个例子：一头耕牛每天吃多少饲料，和它每天能干多少活，是两回事儿。

在国际贸易中，这个问题就更加突出。劳动力的价值不是按照进口国的水平衡量，而是按照出口国的水平来衡量。其实，这种情况在一个国家内部也存在。如果两个地区的劳动生产率不同，那么生产活动就会向生产率相对高的地区转移。比如说，山区种主粮的竞争不过平原种蔬菜的；封闭地区的经济竞争不过交通发达地区的。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国家之间。

上次我们举了一个例子：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服装与玉米交易。一旦两国开始贸易，服装和玉米的价值就不再由各自国内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而是取决于双方作为出口或进口国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为了把这个问题讲清楚，我探索了几种不同的情况，虽然有点啰嗦，但这样能更好地理解问题。这几种情况是：

1.两国劳动生产率不变。

2.墨西哥的服装厂劳动生产率提高一倍。

3.墨西哥采用与美国相同的技术，在当地建立服装厂。

我们逐一分析这三种情况，看看它们对商品价值和劳动力价值有什么影响。

第一种情况：两国劳动生产率不变

假设两国的劳动生产率保持不变，两国之间只有滋苯流动，没有劳动力流动。我们用 10 吨玉米与 500 件服装的贸易为例。10 吨玉米是美国一个农工一天的产出，也就是说，10 吨玉米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一天。在美国，500 件服装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五天。在墨西哥，假设一个工人一天能做 10 件服装，那么 500 件服装需要 50 个工人一天的劳动。

这里，服装的价值按照美国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计算。也就是说，10 吨玉米和 100 件服装在贸易中是等价的。在墨西哥，劳动力的价值按照当地水平计算，即 1 吨玉米与 100 件服装等价。在美国，10 吨玉米和 100 件服装等价。

第二种情况：滋苯家投资墨西哥服装厂

如果美国的滋苯家到墨西哥建服装厂，但采用的是墨西哥相对落后的生产方式——一个工人一天只能生产 10 件服装——通过贸易将这些服装卖回美国，那么 10 吨玉米可以换 500 件服装。这笔交易能获得 250 件服装的剩余价值。

因为工人工资只占产出的 50%，所以卖出 500 件服装中，250 件是剩余价值。按墨西哥的标准，这 250 件服装等同于 2.5 吨玉米。因此，卖出 10 吨玉米所花的劳动力成本为 2.5 吨，相当于剩下 7.5 吨的利润。相比没有贸易的情况下，50 个工人只能生产 5 吨玉

米，并创造 2.5 吨的剩余价值，这笔贸易带来的剩余价值是原来的三倍。

美国滋苯家可以拿着这 7.5 吨等价的利润作为"第一桶金"，去雇佣比原来多三倍的工人。原来是雇佣 50 个工人生产 500 件服装，现在因为有了剩余价值，他们可以雇佣 150 个工人，进行扩大再生产和滋苯积累。这就是美国滋苯家在墨西哥建立"血汗工厂"，以获取超额利润的动机。

相对来说，如果不是美国滋苯家，而是墨西哥的服装厂老板将本地产的服装出口到美国，他的情况其实和美国滋苯家是一样的：生产 500 件服装换回 10 吨玉米。50 个工人的劳动力价值按玉米计算仍为 2.5 吨，剩余价值也是 7.5 吨。这与没有贸易的情况下保持一致。

所以，不管是美国滋苯家在墨西哥建厂，还是墨西哥滋苯家将服装出口到美国，最终产生的剩余价值是一样的。墨西哥滋苯家通过这笔服装贸易获得了超额利润，但美国滋苯家并没有从中赚到更多的剩余价值。

在这笔贸易中，美国的农业滋苯家主要生产玉米。也就是说，美国农业滋苯家把 10 吨玉米卖给了墨西哥。他的剩余价值是 5 吨玉米。因为美国的农工一天能生产 10 吨玉米，工资为 5 吨，因此剩下的 5 吨就是剩余价值。尽管服装变得便宜了，但服装的超

额利润属于墨西哥的生产商，而不是美国的农业滋苯家。

墨西哥滋苯家出口服装所获得的 7.5 吨的剩余价值归他所有，并不属于美国的滋苯家。这种贸易也会改变两国劳动力的实际价值。因此，10 吨玉米和 500 件服装的贸易对两国的劳动力价值都会产生影响。

贸易对劳动力价值的影响

这种贸易的变化可能会提高工人届集的生活水平——无论是按服装还是玉米来计算的劳动力价值。如果贸易规模扩大到极致，美国不再生产服装，而墨西哥也不再生产玉米，10 吨玉米和 500 件服装就会成为等价物。

即便如此，美国的农民工劳动和墨西哥 50 个工人的劳动仍会存在所谓的不平等交换。如果忽略失业等因素，美国的工资可能会从原来 5 吨玉米或 50 件服装的水平，涨到 5 吨玉米或 250 件服装的水平。

这意味着，美国工人的工资虽然没有变，但由于服装变得便宜，他们可以用同样的收入购买更多服装——比如原本只能买 50 件，现在能买到 250 件。这是因为生产转移到了墨西哥。不管是美国滋苯家还是墨西哥滋苯家在墨西哥建厂，都可能导致美国工人的工资水平按服装价值上升。

结论

假设墨西哥的 50 个工人生产 50 件服装，这 50 件服装的劳动力价值对应的是 250 件服装能换来的 5 吨玉米。因此，贸易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也改变了不同国家劳动力之间的价值分配。

原来 50 个农工一天的工资相当于 2.5 吨玉米，现在他们的工资可以购买 5 吨玉米，相当于工资实际上涨了一倍。而墨西哥老板的利润，也就是超额利润，也因此消失了。

在一开始，墨西哥工人的日工资是 0.05 吨玉米，因为他们一天生产 0.1 吨玉米，工资是产出的 50%。50 个农工原本一天能生产 5 吨玉米，现在同样的 50 个工人（在服装厂工作）能换回 5 吨玉米，也就是说他们的工资相当于 5 吨玉米。因此，超额利润已经不存在了。

我觉得这个计算没问题，但还需要再仔细核对一下文章。我会把这个表格发到群里，大家可以参考表格来核实我说的内容。

嗯，表格发过去了，大家能看到吗？

哦，看到了啊。好，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表格。

原来，美国的劳工一天能生产 10 吨玉米，或者 100 件服装。在贸易开始后，按玉米计算，劳动力的价值还是 5 吨玉米，但按服装计算却从原来的 50 件涨到了 250 件，相当于涨了 5 倍。

反观墨西哥的工人，原来按玉米计算，他们一天的劳动产出是 0.05 吨。按服装计算，他们的生产效

率是每天 10 件服装，也就是工资占一半——5 件服装。在现在的贸易条件下，1 吨玉米可以换 50 件服装，所以 5 件服装只能换 0.1 吨玉米。这表明在这种贸易体系下，玉米和服装之间已经成为了等价物。

（继续分析表格中的数据）

通过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在美国，按服装计算，工人的工资上涨了，他们可以购买更多服装；而在墨西哥，按玉米计算，工人的工资也提高了。这就是两国在贸易中的工资调整关系。

然而，不管怎么计算，美国工人的工资，不论是按玉米还是服装计算，都比墨西哥工人的工资高出 50 倍。这一现象反映的正是两国劳动生产率的差异。

上一期我们算过，在服装生产方面，美国的效率比墨西哥高 10 倍，但在玉米生产上高出 100 倍。所以 50 倍的差距是这两者之间的平衡。不过，不管怎样，两国工人的工资都上涨了，这就是滋铲届集经济学家所谓的“比较优势”或者“双赢”。

根据不平等交换的学说，美国工人的工资按服装计算，从 50 件涨到了 250 件，上涨了 5 倍，而墨西哥工人的工资只涨了 2 倍。因此，有人可能会认为美国工人剥削了墨西哥工人。这种理解有点荒谬。

接下来说第二种情况。如果墨西哥的服装厂不再使用传统方法，而是采用了更先进的生产技术，把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一倍。这时，500 件服装换回 10 吨玉米，不再需要 50 个工人的劳动，而是只需 25 个工

人。那么，这 25 个工人的劳动力价值一开始是 1.25 吨玉米，剩余价值就是 10 吨减去 1.25 吨，即 8.75 吨。这比没有贸易时 25 个农工生产 2.5 吨玉米的剩余价值高出 7 倍。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希望在墨西哥建厂，并采用更先进的生产方式。我再把这个表格发到群里，大家可以看看。这种情况下，玉米和服装的比例仍是 1:50，但因为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不再是 50 个工人生产，而是 25 个工人。

（讨论极限条件下的贸易影响）

如果这种贸易扩大到极限，我们假设 10 吨玉米和 500 件服装仍然是等价物。那么，一个美国农工的劳动和 25 个墨西哥工人的劳动仍然是不平等交换。但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劳动力价值并没有因墨西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变化。然而，墨西哥工人的劳动力价值从原来的 0.05 吨玉米提高到了 0.2 吨玉米。

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墨西哥工人一天只能生产 10 件服装，现在他们一天能生产 20 件，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一倍。假如工资按产出的 50%计算，那么 10 件服装就能换 0.2 吨玉米。这样，墨西哥工人的工资增长了 4 倍。

（讨论工资增长与超额利润的关系）

当工资涨到 0.2 吨玉米时，原来的暴利也就不存在了。最初，墨西哥的玉米生产效率低，所以工人的工资按玉米计算非常低。但随着先进服装生产的发

展，墨西哥工人可以用服装换取更多的玉米。如果墨西哥完全停止生产玉米，所有玉米都依赖美国进口，那么墨西哥工人的工资会更高。假如他们把生产的服装的一半作为工资，他们就能换取更多的玉米。

这表明，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工资也会上涨，而超额利润就会消失。

（第三种情况：墨西哥生产率与美国相同）

最后，我们来看一种极端情况：如果墨西哥服装厂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到了和美国一样的水平。那么墨西哥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就会提高 10 倍——从原来每天生产 10 件服装变成 100 件。

假如其他条件不变，玉米生产仍然低效，墨西哥工人一天的劳动力价值仍然是 0.05 吨玉米（约 100 斤）。这样，10 吨玉米依然可以换回 100 到 1000 件服装。因此，在低效的玉米生产条件下，10 吨玉米至少能换 100 件服装。如果 10 吨玉米仍然只能换 500 件服装，这种贸易将会对两国的劳动生产力产生显著影响。

（总结）

总之，服装厂一开始可以赚很多钱，但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超额利润会逐渐消失。现在，我把这个表格发到群里，大家可以具体看看数据对贸易和劳动生产力的影响。

我们来看另一种企业的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劳动生产率提高，现在一个工人一天可以生产 100 件服装。因此，500 件服装只相当于 5 个人的劳动。按照原来的计算，这 5 个人的劳动力价值是 0.05 吨玉米乘以 5，也就是 0.25 吨。那么，剩余价值就是 10 吨减去 0.25 吨，即 9.75 吨。这比原来农工的剩余价值高了近 40 倍，大约是 39-40 倍。

（分析极端情况）

假如我们进一步探讨极端情况：美国不再生产服装，墨西哥也不再生产玉米。那么，这时候一个美国农工生产的 10 吨玉米，可以与 5 个墨西哥服装厂工人的劳动交换。虽然这依然不是平等交换，但情况有所不同。美国农工的劳动力价值按生产力计算没有变化，但墨西哥工人的劳动力价值不再是无贸易条件下的 0.05 吨。因为墨西哥工人一天生产 100 件服装，其中 50 件是他们的工资。这 50 件服装所能换来的玉米，反映了其劳动力价值的提升。

但需要注意的是，劳动力的价值不仅仅是由单一商品决定的，而是由工人一生所需的衣食住行、医疗、教育等各种消费构成。这些消费体现了社会培养一个工人的成本。换句话说，劳动力消耗的总劳动时间和工人实际能生产的劳动时间是两码事。如果本国的衣食住行等基本消费品的生产力低，那么即使服装厂现代化了，提升了生产效率，工人其他生活开支依然受限于较低的生产效率。

（关于超额利润与届集分析的讨论）

各国的垄断滋铲届集正是通过劳动生产率差异获取了长期的暴利和超额利润，这是一个重要的结论。如果半外围国家的滋铲届集依靠国内廉价劳动力发展出口贸易，这些超额利润就归属于掌握生产资料的滋苯家。谁掌握了生产资料，谁就能从国际贸易中获取超额利润。这也是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出口贸易商崛起的故事：他们正是通过占有生产资料，发展出口贸易，迅速积累财富。

离开了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和届集分析，仅从不平等交换的角度分析超额利润的分配是片面的。马克思主义强调剩余价值的去向，而不平等交换理论和中心-外围论则以国家为单位，从商品交换的角度分析问题，忽视了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决定性作用。正因为如此，它无法解释垄断滋铲届集如何通过生产过程获取剩余价值和超额利润，也掩盖了国际贸易中剩余价值的真正去向。

（总结与思考）

这些分析揭示了为什么沿海出口商能够迅速崛起：他们通过占有生产资料，控制生产过程，实现了超额利润的积累。这些利润最终流向了掌握生产资料的人，而不是简单地停留在商品交换的层面。

好吧，我们的分析就到这里了。不知道我讲得清楚不清楚，可能有些地方比较绕。或许看了相关文章

再思考一下，会更容易理解。光靠听，有时候可能不太容易完全明白。

我们接着谈第五个方面。刚才的分析都是建立在没有技术垄断、市场垄断或资源垄断的条件下。然而，垄断滋苯的出现带来了另一种情况。我们之前讨论的，都是在没有垄断滋苯的条件下，投资建立服装厂如何获得超额利润，以及为什么国际贸易会产生利润。这也解释了所谓的比较优势。

接下来，我们将分析垄断滋苯的出现会造成什么影响。垄断滋苯出现后，在国际贸易上有几个相对临时性的情况。就像我们之前讲的，在没有垄断滋苯的条件下，企业一开始可以通过贸易赚取丰厚的利润，但随着工资的上涨，剩余价值逐渐消失。这些利润往往是短期的、临时性的。

然而，垄断滋苯的超额利润来源则更加持久，至少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新科技的出现

新科技使得掌握科技的企业可以用比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更少的时间来生产商品。在价格不变的条件下，这些企业可以获得超额利润。比如，生产一个暖壶，原来需要 1 小时，而新的生产方式只需半小时，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一倍。在这种情况下，价格不变，高效企业就能获得比低效企业更多的剩余价值。这就是为什么一些滋苯家和滋铲届集一直要投资科

研，推动研发（R&D），以提高效率，使用机器代替人工。

但是，新科技的普及如果没有太大障碍，新的生产方法一旦出现，就会被快速模仿和传播。其他企业也会找到办法使用这一方法，可能通过技术剽窃或自行研发。因此，技术通常不会保留太长时间，懂行的人一看就会明白。因此，各家公司都在想方设法提高效率。只要新技术的普及没有太大障碍，就会导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下降，产品之间的竞争也会使得价格相应下降，直到价格与价值一致。

这是一个利润率平均化的过程。

通过国际分工获取超额利润

另一个超额利润的来源是通过国际分工。因此，产品的生产过程变成了一个国际化的过程。每个国家的劳动者出卖的劳动力仍然可以是等价交换的。

综上所述，科技创新和国际分工是垄断滋苯获得超额利润的两大主要渠道。尽管企业可以通过劳动生产率差异获利，但随着竞争和技术普及，这些利润会逐渐消失。而垄断滋苯则通过推动科技进步和掌控国际分工，获得更稳定的利润来源。希望大家能对此有更深入的理解。

跨国滋苯之所以能获得超额利润，最初的原因在于各个生产环节所需的劳动力在生产成本上存在差异。这实际上回到了我们刚才提到的内容。各个国家的劳动生产力不同，因此劳动力的价值也不一样。

生产的国际化本身并不违背劳动力等价交换的原则。

然而，如果把每一个生产环节从原本相对高成本的地区转移到成本较低的国家，尽管产品生产中所包含的劳动时间没有变化，劳动力的价值却降低了，剩余价值因此提高。这实际上与我们刚才讨论的内容是类似的。

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渠道需要讨论，那就是通过垄断市场来获得超额利润。品牌的存在本质上是一种市场垄断。厂家之所以会生产品牌产品，是因为拥有品牌就意味着对市场的控制。例如，在服装、皮包、鞋、皮带等行业，品牌效应实际上就是一种市场垄断。如果没有市场垄断，同类产品的厂家都能公平竞争，产业链也可以分布到各个国家，采用最廉价的劳动力进行生产。

以苹果为例，如果没有市场垄断，各个厂家都可以生产手机，且采用相同的方法将生产环节分散到世界各地，各国的生产成本都达到最低水平，那么超额利润将会消失。如果没有市场垄断，所有厂家，包括生产服装的，都可以进行相似的操作，竞争将会打压价格，超额利润因此消失。

继续深入思考这个逻辑，发现还有更多需要挖掘的地方。例如，许多服装厂转移到墨西哥，超额利润的消失源于工资上涨。另一方面，如果工资不涨，但因超额利润吸引了众多厂家进入市场，最终竞争

将导致价格可能降到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劳动力的工资也随之上涨，这些工厂恐怕连一般利润都难以保证，最终可能不得不前往其他国家开设新的血汗工厂。

近几十年来，美国的服装行业经历了转移：最初转到墨西哥，后来到了崛起国，再到东南亚。这些服装厂的转移并不是因为利润不够高，而是因为面临破产的风险。你刚才提到的例子，到墨西哥建厂能够获得暴利，但当大家都去墨西哥建厂时，竞争导致服装价格压得很低。价格越来越低，超额利润也就消失了。例如，500 件服装可能换不回 50 吨玉米，恐怕只能换 5 吨。

在这种情况下，劳动生产率一提高，价格可能低于价值，这样的情况十分有意思。我还需要进一步思考这方面的内容，今天时间有限，所以不多讲。总的来说，这就是生产的转移，主要是从劳动密集型产品转移到世界各地，去寻找廉价劳动力。垄断滋苯能够暂时获得一些超额利润，但这一段似乎还有需要补充的地方，讲着讲着发现了新的问题。

接下来，我们讨论的内容涉及到滋苯主义世界中的不等价交换。在这个体系里，不等价交换的大量存在并不是单纯地谈论不平等交换，而是涉及到垄断。必须有市场的垄断、资源的垄断或技术的垄断，才能维持这种不等价交换。例如，涉及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矿石、稀土等资源的技术和市场准入等。因

此，谁掌握了市场，谁控制了资源和技术，谁就能够获得超额利润。对于垄断滋苯而言，最可靠的超额利润来源还是技术垄断。

以苹果手机为例，大家都熟悉。苹果手机的暴利，其利润特别高，毛利率达到 60%到 70%左右，而其他品牌的毛利能够达到 20%到 30%就已经了不起了。苹果手机的暴利，并不是因为它的劳动生产率高，或对工人的压迫。实际上，生产苹果手机的工人和生产华为手机的工人，在待遇上没有太大差别。

如果苹果能够通过压迫工人获得更多的毛利，那么其他厂家也可以采用同样的做法。因此，富士康仅仅是一个包工头，赚的是管理费。苹果的暴利主要源于技术和品牌的垄断。对仿造和山寨产品的打压，意味着不能冒充苹果手机，或生产冒牌的山寨产品。因此，垄断滋苯把控的是产业链的高端环节，也就是最有议价权的部分。

这种垄断防止了利润平均化的趋势，因此很难通过市场竞争来消除。这就是为什么版权、品牌和知识产权等，都是垄断且不等价交换的根本原因。

美国通过对技术、资源和市场的垄断，获得了超额利润。这些利润并不包括跨国公司在避税港的收入。仅在 2021 年，企业的有形海外滋铲收入达到了 5000 亿。这些暴利被用来维持其天文数字般逐年增加的军事开支，2021 年已接近万亿美元，占 GDP 将近 4%。美国正是通过这种技术、资源和市场的垄断，

获得了这些超额利润。这些超额利润不仅用于维持军事开支，还有遍布世界 160 多个国家的军事基地。这些基地需要支付保护费。

此外，美国还拥有 2000 多万名从地方到联邦政府的庞大国家机器的资源，这 2000 多万的雇员中，当然包括教师，但也有警察、消防员以及清洁等各类政府雇员，还有大量从事广告、营销等非生产人员的开支。因此，美国的这些暴利是为了维持这些开支。更为严重的是，在美国金融霸权的影响下，发达国家的现实是，美国可以通过印钞票购买来自世界各地的产品，这种现象实际上是一种赤裸裸的掠夺。

以上内容是从劳动价值论的角度来分析交换是否等价。社会蒂帼注义和新社会蒂帼注义者对此义愤填膺，谴责的是另一种不平等交换，因为他们以国家为单位，而不是以垄断滋苯为单位。他们认为，其他帝国的垄断滋苯掠夺了本国滋铲届集应得的财富，这些财富本应由本国劳动者创造。

比如说，苹果公司抢走了本来属于富士康的那部分利润。对于这些伪装成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来说，确实是太霸道了，太不公平了。士可忍，孰不可忍，这就是他们强调不平等交换的真正根源。

关于不平等交换，我就讲这么多。回顾过去一周的讨论，我将不平等交换分析总结为，实际上，不平等交换本身并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出发，它不是基于劳动价值论，而是庸俗地认为不同量的劳动

应该等同，认为交换必须等量的劳动，这种观点是不存在的。

因此，我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结合劳动力的价值与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通过不同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滋铲届集是如何通过国际贸易获得超额利润的，这些超额利润归投资者和老板所有。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剥削，而在于谁投资、谁获利。

我们可以从抽象的例子和崛起国沿海外贸暴发户的情况来看，他们为什么能够通过崛起国的廉价劳动力出口工业品并获利？刚才的分析已经清楚地解释了这一点。赚取的利润源于同一商品在美国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不是在崛起国衡量的。

因此，崛起国的厂家因为其劳动力的价值在崛起国低于美国，生产同样的产品所需的成本也低于美国的生产成本。这部分超额利润并不归美国，而是归崛起国的出口商。这一分析表明，所谓的不平等交换本质上是取决于谁拥有生产资料。

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决定了超额利润的获取，而不是以国家为单位的分析方法。因此，以国家为单位的分析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

今天我就讲这么多。谢谢您的收听，再见。

蒂帼注义专题 09-看似码烈非码烈的“不平等交换”（三）

所谓的不平等交换，其实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我们可以通过后面的例子看出这些人的错误在哪里。他们把商品交换看作是剥削的源泉，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错误。

有些人为崛起大国喊冤叫屈的做理论辩护，他们说，要成为像美国那样的核心国家。那么现在崛起国每年出口约 7000 万人的劳动力，按照他们的逻辑，像美国那样的劳动力可以替代四个外国劳动力。平均来看，如果真是这样，全球的劳动人口都不够用。

不过，我觉得这有点可笑，说实话，我不太理解他们的逻辑。作为一个核心大国，为什么还要坚持如此大规模的出口呢？难道不可以少出口，多依赖内需吗？就像美国最近通过印钞票，不依赖出口一样。所以，在这里我真的不懂他们的逻辑。如果有人明白，请帮我开解一下，我真的不太理解。

他们所谓的剩余价值来源，是通过国际贸易中的劳动时间来计算的。他们认为，我们的产品包含了多少劳动时间，你们的产品又包含了多少劳动时间。同样价格的商品，实际上包含了不同的劳动量，这就叫做不平等交换。

我们上次也讲过，这里存在劳动生产力的差异，以及劳动密集型和滋苯密集型的差异。这些差异会导致相同价格下的商品并不包含相同的劳动量。接下来我们快速过一遍，首先看看劳动生产力的差异如何导致等量价格不等量劳动的问题。

在国际贸易中，如果劳动生产力不同，就不可能实现等量劳动之间的交换。比较优势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现象。比如，美国滋苯进入墨西哥，在墨西哥北部沿着边界建立了大量的血汗工厂，生产服装、电子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他们从中获得了暴利。为什么会有这种暴利呢？最根本的原因是两国之间工资水平的巨大差异。

这种工资差异是由什么决定的呢？主要是由于维护工人届集再生产的成本不同。什么是工人届集再生产呢？也就是说，劳动队伍需要养育子女、赡养老人，还需要自身的教育、衣食住行等方面的支出。在美国和墨西哥，这些成本有着巨大的差异。因此，这种差异主要还是由劳动生产力决定的。

我们这里谈的劳动生产力，并不仅仅是指某个单一的行业或产品，而是整个社会的系统。从一个人出生到成长，包括住房、衣食住行、教育、医疗等所有因素，这都是综合考虑的，对吧？

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不能把所有复杂的因素都考虑在内。我们需要进行一个抽象处理，就像马克思在《滋苯论》里，一开始用一个非常抽象的商品进

行分析。他把其他所有复杂的东西抛开，先从一个简单的商品入手。我这里也做了一个非常简化的模型，作出了一些假设。比如，没有垄断、没有资源科技的影响，也没有垄断价格和超额利润的前提条件；此外，还假设没有科学技术进步和规模效应。

ZX 规模效应指的是在工业生产中，规模越大，单位产品的成本就会下降。我们暂时不讨论这些，还有许多其他复杂因素也不涉及。现在我们用最简单的模型，只讨论衣食住行中的两个方面：吃的和穿的，其他的暂不考虑。

吃的方面，我们用玉米来代表。玉米的生产多，意味着可以有肉类、鸡蛋、奶制品等其他食品供应。如果玉米产量少，那就只能吃玉米、吃棒子。比如在墨西哥，老百姓主要以玉米和大豆为主食，其他食品很少。而发达国家，像美国，虽然本国人吃的玉米不多，但肉类和奶制品消耗了大量玉米。所以我们用玉米的产量来代表食物供应。这里我们也假设，化肥、农药、农机等劳动都已包含在玉米的生产中。

穿的方面，我们用服装来代表。我们抽象地看待服装生产，不去细分大衣、裤子等具体类别。服装的生产包括了棉花的种植、纺织等所有相关劳动。因此，玉米的生产和服装的生产都假设是在同一个国家内完成的。

接下来，我们用表格一来表达美国和墨西哥劳动生产力的差异。比如，美国的农工一天可以平均生

产 10 吨玉米。根据我的计算，这差不多是我舅舅韩丁的实际情况。他一年种植 2000 多亩地，亩产大约一两千斤。他只需要在春季播种一个月，秋季收割两个月，总共三个月的劳动，就可以生产相当多的玉米。我也查了美国统计局的数据，美国农业劳动者的生产效率大约是每天 10 吨，这是一个合理的估算。

同样地，美国的服装厂工人一天能生产大约 100 件服装。这里所说的服装生产，包括了棉花种植、纺织等所有相关的劳动。

咱们不谈工资差异，仅仅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角度来看，在美国，一吨玉米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相当于 10 件服装。这是它的比例，也就是说玉米和服装的比例是 1:10。

相比之下，墨西哥的农工，假如他们一天产 200 斤玉米,其实一天产 200 斤已经算挺高了。你想，崛起国过去农村的劳动力，一天能产 200 斤玉米吗？几乎不行。所以，我这儿随便举了一个例子：200 斤玉米。然后，假如墨西哥的服装工人没有采用先进的缝纫机，各种棉花种植和纺织技术也比较落后，咱们假设他一天生产 10 件服装。这样的话，一吨玉米在墨西哥相当于 100 件服装。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角度来看，在玉米的生产上美国的劳动生产率是墨西哥的 100 倍，而在服装上美国是墨西哥的 10 倍。

你看表格一，显示的就是这个结论。总结来看，美国是一吨玉米换 10 件服装，而墨西哥是一吨玉米

换 100 件服装。从劳动生产力的差别上，也可以看出国与国之间的差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两国要进行贸易，你想想，美国的一吨玉米如果换 50 件墨西哥的服装，两国人恐怕都会觉得划算。凡是只要是一吨玉米换大于 10 件、小于 100 件服装之间的任何比例，都会产生贸易。

具体的比例是什么？这里面有各种复杂关系。为了方便计算，咱们假设一吨玉米换 50 件服装。为什么说这个比例让两国都觉得划得来呢？因为美国原本是一吨玉米换 10 件服装，现在却可以用一吨玉米换 50 件服装，服装相对玉米便宜了。对墨西哥来说，原来 100 件服装才能换一吨玉米，现在只需要 50 件服装就能换一吨玉米，所以玉米相对便宜了。

因此，美国一个农工一天生产的玉米，相当于墨西哥 50 个工人生产的 500 件服装。这就是所谓的比较优势。所以，按照不平等交换的算法，有人认为，美国一个劳动日的劳动，换取了墨西哥 50 个劳动日的产品，因此他们说有 49 个劳动日的财富转移到了美国，所以美国剥削了墨西哥。

但是，等会儿咱们再来看这种经济学计算方法。实际上，贸易双方并不是这样看的。他们看到的是，通过贸易，进口的商品比自己生产的相对便宜了。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也不承认这种不平等交换的计算方法。

因为美国一个劳动日生产的10吨玉米，换得500件服装，虽然在墨西哥需要 50 个工人，而在美国只相当于 5 个。对吧，所以你要说财富转移了，那也不能说转移了 49 个，他只是转移了 4 个。也就是说，原来生产 500 件服装需要 5 个工人，现在只需要 1 个。所以，节省了 4 个劳动日。

同样，比较之下，你看，墨西哥的 50 个劳动日所生产的 500 件服装，获得了 10 吨玉米。这 10 吨玉米相当于 100 个墨西哥人的产出。咱们看看表 1，10 吨玉米在墨西哥的比例是 1:100，所以 10 吨玉米等于 1000 件服装。也就是说，500 件服装换得 10 吨玉米，而生产 10 吨玉米需要花多少呢？10 吨玉米，一个人生产 0.1 吨，10 个人生产 1 吨，100 个人生产 10 吨。对吧？

所以你想想，这 500 件服装获得了 10 吨玉米，相当于墨西哥 100 个劳动力的产出，现在只需要 50 个。那么这么说，美国的财富转移到了墨西哥，墨西哥节省了 50 个劳动日。所以，从节省的劳动来看，墨西哥剥削美国的程度比美国剥削墨西哥还厉害，真是个笑话。

所以，离开劳动生产力的差异分析，讨论谁剥削谁是没有意义的，甚至会得出一个荒谬的结论。按照这些人的思路，两国劳动生产力差异越大，不平等交换所获得的财富转移率就越多，直到一个极端。比如说，墨西哥人不用缝纫机和机器生产服装，而是用过

去农民的粗布做服装。他一天能做一个，想想，这做一个就包括织布，对吧？这包括重棉花、纺纱、织布，以及缝纫作业，平均下来一天只能做一个。

在这种情况下，要进行贸易的话，那得多少个呢？墨西哥的玉米和服装的比例也是 1:10。那么他要进口 10 吨玉米，这相当于换多少呢？等于 100 个人。他们生产的服装也是 100 件，这样的话就基本上没有贸易了，因为比较优势消失了。

所以，如果非要做贸易的话，比如说，美国一个人需要 10 吨玉米，想要换回服装，需要换回 100 件服装，相当于 100 个墨西哥劳动力的产出。那就说，美国剥削了 99 个墨西哥人。这样一来，贸易也就没法进行，不可能实现。

所以，我们要从根本上废除剥削。无论从哪一方面看来，我们只有两个办法：要么终止贸易，要么提高墨西哥的劳动生产率。终止贸易，实际上是历史的倒退，是一种反动做法。只有通过提高墨西哥的劳动生产力，我们才能克服这种所谓的不平等交换。妨碍墨西哥劳动生产力提高的根源，仍然是蒂帼注义对技术和资源的封锁。

按照劳动生产力的差异来分析，我们还可以看到生产价格的差异。具体来说，滋苯密集型的产品价格必须高于其价值，才能保证其利润率与劳动密集型产品相同，这是所谓的利润率平均化。举个例子，我记得在 70 年代去美国前，一斤粮食可以换好几斤

菜。那时菜很便宜，粮食相对较贵。现在，几斤粮食才能换来一斤菜，因为现在菜特别贵，水果也特别贵，而粮食反而便宜了。这是因为主粮生产实现了机械化，而蔬菜生产很难实现机械化。因此，主粮生产是滋苯密集型的，蔬菜生产则是劳动密集型的。

所以你说，同样价格里蔬菜和主粮的交换，按照这种理论来说，就是生产主粮的剥削了生产蔬菜的。因为在同样价格里，蔬菜所包含的劳动时间要超过生产粮食的时间。

他们这种分析方法非常荒谬。再比如，在国际贸易中，崛起国大量购买廉价的美国大豆，而美国大豆中所包含的劳动时间远远低于崛起国卖给美国的蔬菜所包含的劳动时间。所以他们认为，如果要等量劳动交换，美国卖给崛起国的大豆必须大幅度提价，才算不被剥削。对不对？仔细想想。哦，我说错了，应该相反。

相反的是，美国的大豆要把价格砍得非常低，才能算是等量劳动的交换。因为同样的价格，崛起国商品中包含的劳动时间多，而美国的商品包含的劳动时间少。所以，他们觉得美国的价格还是太高了。这种观点是非常荒谬的。

至于剩余价值的来源，大家看过《滋苯论》的多少应该都有些了解，所以我不多讲这个问题，简单一带而过。这里最根本的就是，剩余价值的来源是因为，一个商品的价值是它所包含的劳动时间。

比如说，一个工人一年生产多少服装或者一天生产多少服装。假设在美国一个工人一天能生产 100 件服装，那么每件服装的价值就是这一天劳动时间的 1%。但劳动力的价值不等于产品的价值，劳动力的价值是这个工人对老板来说值多少钱，也就是维持这个劳动力生存所需的衣食住行、教育卫生、养儿育女、赡养老人等开销的总和。那么，平均来说，一天需要多少工资？这个工资所能购买的物品中包含了多少劳动时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如果不弄懂这一点，就不明白剩余价值的来源。

也就是说，一个工人一天能生产的价值，比如是 1000 元，而他的劳动力价值，可能一天是 500 元。所以，这中间的差额就是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就是商品所包含的劳动时间的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之间的差额。

或者我们可以用更简单的比喻来说：一匹马或者一头牛，它能干多少活儿和它值多少钱是两码事。再更简单一点，就像做饭的时间和吃饭的时间。做饭的时间通常比吃饭的时间要长，做饭的时间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吃饭的时间是劳动力的价值。它们之间的差别，就是剩余价值的来源。

这个解释应该简单明了，大家学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都应该知道，这是最基本的内容。好吧，咱们回到正题。这是上一次我讲的部分中不太满意的地方，做了很多修改，

这也是今天的主题：国际贸易中的劳动价值论。

一旦国家之间开始进行贸易，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计算就不再局限于单个国家内部了。只要国际贸易不是像欧盟那样拥有统一的市场，只要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那么决定商品价值的市场和决定劳动力价值的市场就不是同一个市场。这是关键。这也是上次讲完之后，最近我思考得出的一个特别兴奋的领悟。

商品价值的市场是由进口国或消费国决定的。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生产同样的商品需要花多少时间，这才是商品的价值。而劳动力的价值则是由出口国，也就是生产国决定的。这意味着，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所需的劳动时间，在两个国家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别。

这种差别是国际贸易中产生超额利润的前提条件。只要有国际贸易，这就会大大改变掌握生产资料的滋苯家所能获得的剩余价值或超额利润。因此，如果没有技术、市场和资源的垄断，那么国际贸易依然可以按照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意义上实现等价交换。

刚才讲到剩余价值的来源，我忘了说，就是滋苯家给工人的工资，这是他劳动力的价值，是等价交换。然后，滋苯家将他的产品卖给别人，这也是等价交换，依据这个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因此，这两个都是等价交换，但产品的价值和劳动力的价值

是不一样的。劳动力的价值要小于产品的价值，否则滋苯家就不会雇佣劳动。就这么简单。

那么，因为在国际贸易中，产品的价值是由进口国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而劳动力的价值是按出口国的劳动力价值计算的，所以就会出现超额利润。

现在我们回到玉米和服装的交易。这时，玉米的价值是按生产国计算的，服装的价值也是按生产国计算的，劳动力价值也是由各国自己的价值计算的。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会比较啰嗦，因为我觉得我自己需要把整个思路搞清楚，所以大家请耐心跟着我，从几个不同的角度详细论述这个问题。

为了方便讨论，我们需要做至少六个假设。刚才已经提到，贸易国之间只有滋苯的流动，没有劳动力的流动，因此工资水平不会很快变得一致。我们只考虑两种产品，假设整个贸易国的人们只需要吃的和穿的，不需要居住和行走的条件。我们只考虑玉米和服装。

再考虑一下在贸易出现之前，工人的消费一半是玉米，一半是服装，这样可以使计算更方便，当然也可以用其他比例，只是计算会变得复杂。我们假设玉米和服装的贸易就像刚才提到的，一吨玉米换 50 件服装。

在这里，我们也不考虑价格脱离价值的现象，不考虑季节因素、竞争等因素，只考虑价值。此外，我

们也不考虑劳动密集型、滋苯密集型等因素对利润率的影响，因此这些都要忽略掉。

在这样一个最简单的情况下，我们分析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两国的劳动生产力都不变，但进行贸易；第二种情况是，墨西哥的服装生产与美国看齐。这给出了两个极端的情况，中间还有其他可能性。

那么，这时候我们假设，在贸易出现以前，两国的劳动力价值都是他们产出的一半。也就是说，美国的农工一天能生产 10 吨玉米，那么他的劳动力价值就是 5 吨。换句话说，工人的工资平均是 5 吨玉米所代表的各种生活必需品的合计。而服装厂的工人一天能生产 100 件服装，他的劳动力价值就相当于 50 件。墨西哥的情况也是一样，都是一半，这样便于计算。

我们也说了，无论是农工还是服装厂工人，他们的工资中，一半用于购买玉米，一半用于购买服装。所以，美国工人的货币工资能购买的是 2.5 吨玉米和 20 件服装。墨西哥的货币工资则平均可以购买 0.025 吨（即 50 斤）玉米和 2.5 件服装。这两个差别反映了两国劳动力再生产的不同。

现在我们需要考虑贸易对劳动力价值的影响，涉及两个极端情况：上限和下限。上限是指，在贸易之后，两国劳动力价值仍然是他们产出的一半；下限是指，在贸易后，工人的消费没有改变，仍保持原样。

这两个极端情况，真正的贸易影响肯定在它们之间。因此，我们来看看通过贸易改变劳动力价值的上限。

美国劳动力的上限，正如之前所说，是 2.5 吨玉米和 50 件服装。50 件服装相当于 100，不对，稍等一下，我再调整一下思路。按劳动力的价值，它是 2.5 吨玉米和 125 件服装。为什么是 125 件呢？因为他原来生产一半，也就是说他一天能生产 100 件服装，其中一半即 50 件作为工资。现在由于贸易，他的工资购买力提高了，所以变成了 125 件服装。

大家帮我想一想。就是说，哦，嗨嗨，是这么回事，我把自己弄晕了。对，咱们就这么说，它是产出一半儿，所以按玉米来算是 2.5 吨，按服装来算呢，就是 2.5 吨玉米所能购买的服装。所以是 125 件服装。

我得多做一点解释，所以劳动力的上限是 2.5 吨玉米和 2.5 吨玉米所能购买的服装，也就是 150 件服装。清楚了吗？那么按玉米来算，这相当于 2.5 吨玉米加上 125 除以 50 等于 5 吨。咱们知道，它的劳动力价值是 5 吨。虽然实际上是 2.5 吨玉米和 125 件服装的组合，但按玉米算还是 5 吨，剩余价值没变。

但是按服装算，那就是 250 件。按服装算，因为你想想，2.5 吨玉米换成服装，也就是说 2.5 吨乘 500，加上 150 件，是 250 件。剩余价值变成了负的，因为它一天生产 100 件。那么，它的劳动力价值按服装算变成了负值，所以服装厂破产。

所以，按玉米来算，上限没变，但按服装来算，就破产了。这种情况其实并不现实。原因是什么呢？因为随着服装变得便宜，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按服装来计算，不会自动从原来的 25 件提高到 125 件。所以，咱们看表三。

表三显示，美国的劳动力价值，按玉米算，还是 5 吨，按服装算是 250 件。但 250 件是不可能实现的。

好吧，那墨西哥劳动力的上限呢？

上限怎么算呢？它一天的劳动力价值上限——哎，我现在有点想不起来了。

是 2.5 件服装。除上服装换成玉米，我应该改一下，对不对？2.5 件服装。等会儿我换一下这个，一边讲一边修改，看到什么需要修改的地方我就把它改了。哪个地方不清楚对吧？

所以呢，墨西哥的劳动力价值上限是 2.5，因为他一天生产 10 件，我们说的一半儿是他的劳动力价值，但一半儿用于生产玉米，一半儿用于服装，所以是 2.5 件除以 50 等于 0.05 吨玉米，和 2.5 件服装的组合。所以，这是它的组合。按玉米来算，变成 0.1 吨了。按 0.1 吨计算，剩余价值没了，农业滋苯破产了。

按服装来算，还是 5 件。所以我们看表 3 告诉我们它的劳动力价值上限。美国的按玉米算是 5 吨，墨

西哥的按服装算是 5 件。这是它们没有贸易前的生产上限。

通过贸易改变的劳动力价值的下限是什么呢？还得回到表 1 上。表 1 显示它的下限必须是一半儿作为消费，各 1/4 变成了它的组合。所以，美国劳动力价值的下限是没有贸易信息的 2.5 吨玉米和 2.5 件服装的组合。

按照玉米计算，它是 3 吨，不是 5 吨。为什么是 3 吨呢？你看，2.5 吨加上 25 件服装除以 50，合起来是 3 吨。农场主的剩余由原来的 5 吨提高到 7 吨。按服装计算是 150 件，剩余价值变成负值。

但这不现实。因为工人的货币工资不会随着服装变便宜而自动调整到 2.5 吨玉米和 25 件服装的组合。所以，他必须在 125 件到 25 件之间的一个水平。同样地，墨西哥劳动力的下限还是没有贸易前的数据，0.25 吨，就是 0.05 吨，也就是 50 斤玉米和 2.5 件服装的组合。

所以，2.5 件服装合在一起是 0.075 吨。剩余价值变成负值，农业破产了。按服装算是 3.75 件，剩余价值由原来的 5 件提高到了 6.25 件。你看，有意思吧？

所以，下限时两国的劳动力价值都低于原来的上限，相当于原来的状况。这不现实。所以，表 4 和表 3 可以看出，美国劳动力价值的上限是 5 吨，下限是 3 吨。墨西哥服装厂的工人，劳动力价值上限是 5

件服装，下限是 3.75 件服装。这两个极端都不现实，它们给了我们一个范围。

即便美国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玉米数量不变，只要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服装量在 25 件到 125 件之间，任何价值都会提高生活水平，同时压低劳动力价值。你看，有意思吧？这是一种活生生的，不可避免的现象。同样地，墨西哥的劳动力再生产的服装量不变，只要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玉米量在 0.025 到 0.05 吨之间的任何数字，都既提高了生活水平，又压低了墨西哥劳动力的价值。

这才是所谓的比较优势。那么，第一桶金是如何获得的呢？当贸易发展到极限时，咱们来看看超额利润是怎么来的。

如果美国的滋苯家到墨西哥建服装厂，采用的还是墨西哥那种落后的生产方式，通过贸易将服装卖回美国。这里我们不考虑流通的价值，也就是运输费用，假设运输费用不计入成本。那么，咱们继续看下去。

美国的滋苯家在墨西哥生产服装，再把服装卖回美国。此时，美国的一个农工可以生产 10 吨玉米，换回 500 件服装。这 500 件服装在墨西哥的价值相当于 250 件服装的剩余价值，而这 250 件服装的剩余价值在墨西哥相当于 2.5 吨的玉米。换句话说，服装和玉米的交换比例是 1:100。

因此，250 件服装相当于 2.5 吨玉米，而剩余价值的分配是这样的：美国滋苯家生产了 10 吨玉米，给工人分配 2.5 吨，自己保留了 7.5 吨剩余价值。与没有贸易的情况下相比，50 个农工生产 5 吨玉米只创造了 2.5 吨的剩余价值，这时美国滋苯家的剩余价值增加了三倍。

因此，美国的滋苯家可以用这第一桶金，去雇佣比原来多三倍的工人，也就是 150 个服装厂的工人，来进行扩大再生产和滋苯积累。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滋苯家要到墨西哥建立服装厂，并获得超额利润的动机，显而易见。

当然，你可以调整这些比例，但结论不会改变。同样地，如果是墨西哥的滋苯家把本地生产的服装出口到美国，那么生产 500 件服装换回 10 吨玉米，墨西哥的 50 个工人按玉米计算的劳动价值也是 2.5 吨，剩余价值同样是 7.5 吨，比原来大了三倍。

由此可见，不论谁在墨西哥投资，按照玉米计算的剩余价值是一样的。

如果贸易的规模扩大到极限，美国不再生产服装，墨西哥不再生产玉米，那么两国的劳动力价值将处于某个极端点上。

比如说，美国工人的实际工资是 2.5 吨玉米，我们之前提到服装在 25 件到 125 件之间取 75 件吧，那么他的工资相当于 2.5 吨玉米和 75 件服装的组合，

这个组合相当于 4 吨玉米。他生产 10 吨，自己拿到 4 吨，剩余价值率为 60%。

墨西哥工人的实际工资是 0.03 吨玉米。我们选这个数是因为之前说的是 0.025 到 0.05 吨之间的任意值，就选 0.03 吨玉米和 2.5 件服装的组合吧，这个组合相当于 4 件服装，也就是 60%的剩余价值率。他一天生产 10 件服装，工资相当于 4 件服装，剩余价值率也是 60%。

利润率平均化的趋势最终会导致剩余价值趋同，超额利润也就没了。因为此时，美国和墨西哥的剩余价值量已经趋同。两国工人的生活水平按实物计算都提高了，劳动力价值则同时萎缩。两国的滋铲届集通过剩余价值的提高，都获益匪浅。不论是美国生产玉米的滋苯家，这就是墨西哥生产服装的滋苯家，都是如此。

这就是滋铲届集经济学所谓的比较优势和双赢结果。

所以，怪不得当年的英国滋铲届集强烈反对巩固费，支持自由贸易，目的就是为了降低劳动力的价值。题外话，现在很多人主张搞所谓射灰主义的行为，去帮助打工人，给他们一些便宜的实物。如果你给工人提供廉价的实物、廉价的住房，实际上是降低了劳动力价值，增加了滋苯的利润。很多人其实不懂，剩余价值究竟从哪里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住宅》里也谈到过这个问题。

那么，接下来我们假设墨西哥服装厂的劳动生产力达到了美国的水平。也就是说，不论是墨西哥的投资者，还是美国到墨西哥投资的滋苯家，他们都采用了美国的生产技术，包括种棉花、收割棉花、纺织和制作服装。那么，贸易对劳动力价值的影响，以及对剩余价值的影响，仍然存在上下两个极限值需要我们来考察。

同样的，两个极限值中，上限是不管生产多少，一半是劳动力的价值；而下限则与之前一样，维持原来的消费水平不变。所以，我们会发现，墨西哥服装厂的劳动生产力提高，只改变了墨西哥劳动力价值的上限。它对劳动力价值的下限以及对美国劳动生产力的上下值都没有任何影响。

假设 1 吨玉米和 50 件服装等价，墨西哥劳动力价值的上限就不再是原来的水平。现在，墨西哥服装厂的劳动生产力上限是一天生产 100 件服装。按比例来算，其中一半是劳动价值，那么工人消耗的服装为 25 件。再来换算玉米，25 件服装相当于 1 吨玉米。在墨西哥，玉米的生产并没有带来剩余价值，按照服装计算，剩余价值保持不变，与美国的情况相同。

因此，在表 6 中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墨西哥的服装生产力已经和美国一样高，但它的剩余价值和劳动力价值并没有显著变化。我们对比表 1，可以发现，表 1 中一天的生产量也是以一半为劳动力价值。这

表明在表 6 中，墨西哥人的劳动力价值是一天生产100 件服装的 50 件；而美国农工的劳动力价值是一天生产 10 吨玉米的 5 吨。

在这之中，存在一个组合——美国按照 2.5 吨玉米和 2.5 吨服装来计算，而墨西哥也是如此。由此我们得出结论，劳动力价值的上下限仍然存在。我们可以假设，玉米的消耗保持不变，而服装的生产从 25 件到 125 件之间的任何变化，都既会提高生活水平，也会降低美国劳动力的价值。

同样，墨西哥劳动力的再生产组合也是如此。

按玉米来算，就是 0.075 吨到 1 吨之间。为什么呢？它的上限是 1 吨，因为 50 件服装按玉米算，相当于 1 吨。按照原来的劳动生产率，我需要再想想这 0.75 吨是怎么来的。看来我得加个注解，说明 0.75 吨是怎么来的。

因此，生产玉米的剩余价值是负的；按服装算，剩余价值是在 3.75 件到 50 件之间。所以，服装生产的剩余价值下限是 3.75 件，上限是 50 件。那么，它的剩余价值是 6.25 件，因为它一天生产 100 件服装。如果按 50 件算，它的剩余价值就是 5 件。

从这里可以看出，剩余价值不会下降它只会提高。服装厂的老板，一开始在墨西哥生产 50 件服装，然后将它们运到美国，换回了 10 吨玉米。以前，这相当于 50 个工人的劳动，现在只需要 5 个工人。他们的劳动力价值，按玉米计算，相当于 0.375 吨玉米。

让我回去再考证一下，因为我突然忘了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一个工人的劳动力价值是 0.075 吨，五个人合起来就是 0.375 吨玉米。

剩余价值则变成了 9.625 吨，比没有贸易时 50 个农工生产 0.5 吨玉米所创造的 0.25 吨剩余价值大了将近 40 倍，具体来说是 38.5 倍。同样，如果贸易规模扩大，利润率平均化的趋势会导致两国的剩余价值趋同。

正如之前提到的，美国的劳动力价值下降到了 2.5 吨玉米和 75 件服装的组合，约等于 4 吨玉米。墨西哥的劳动力价值也趋向于 0.5 吨玉米和 15 件服装的组合，约等于 40 件服装。任何其他组合也可以成立，但是 40 件服装相当于 60%的剩余价值率。墨西哥服装厂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不仅提高了工人的生活水平，还提高了他们的劳动力价值，同时也提升了老板的剩余价值。这非常有趣。

因此，尽管墨西哥工人的劳动力价值提高了，但剩余价值也提高了。所以，我们得出一个小结：按照以国家为单位、而不是以届集为单位的不等价交换学说，美国农工的劳动成果和 50 个或 5 个墨西哥服装厂工人的劳动交换，始终是不平等的，极其不平等。因此，有些人笼统地不分届集地认为，美国人在剥削墨西哥人。这种理解剥削的方式是荒谬的，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关系。

这其实就是典型的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学过主流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在供给和需求曲线中，研究的是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怎么解释这个呢？供给曲线是向上走的，需求曲线是向下走的。两条曲线的交叉点就是价格和消费量的组合。

大家可以想想，交叉点往左走的过程中，为什么需求曲线是向下的？因为价格越高，愿意买这个商品的人越少；价格越低，愿意买的人越多。如果把这些愿意购买商品的人按愿意支付的价格排个队，谁愿意出最高的价，谁愿意出第二高的价，直到达到均衡价，你会发现，对于第一个愿意出最高价的人，他省了很多钱，第二个人也省了不少钱，因为他本愿意出更高的价格，但现在均衡价低于他的上限。

一直走到最后，那个愿意出均衡价的人，他的出价和市场价格是一样的。反过来看这条线的下部就是生产者的剩余。比如说，如果价格特别低，他只愿意生产少量产品。而当价格提高后，他就会愿意生产更多。这就是所谓的生产者剩余——当原来的价格低时，他愿意生产少量产品，而现在的价格比他原来预期的要高得多，所以就出现了生产者剩余。这是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假设贸易导致美国工人在服装上的消费从 25 件增加到了 75 件。这多出来的 50 件服装，如果不是用于生产，就不会产生剩余价值，也不会带来滋苯的积累。同样，墨西哥人的玉米消费从原来的 0.025 吨提

高到 0.03 吨。如果这多出来的 10 斤玉米不是投入再生产，也不会产生剩余价值。因此，是滋铲届集通过贸易加强了对工人届集的剥削，才导致了剩余价值和超额利润的出现。

真正的剥削者是在墨西哥建厂的老板们，无论是美国的还是本地的。他们通过贸易获得了 10 吨玉米，却只支付了 50 个或 5 个墨西哥工人约 4 吨左右的工资，正是这样才导致了超额利润的获得。这并不是美国或墨西哥工人的问题。简单地说，一个国家剥削另一个国家的说法回避了届集分析，掩盖了剥削的本质。

恰恰是那些坚持不平等交换学说的帝国民族主义者和滋铲届集经济学家避而不谈的事实——从贸易中发大财并实现滋苯积累的，既不是美国的工人，也不是墨西哥的工人，而是那些在墨西哥建厂的老板们，无论是美国的还是墨西哥的。所以，还是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剩余价值是在生产领域中创造的，而贸易本身不产生价值，它只是价值实现的渠道。

以上的分析假设劳动力价值仅仅通过玉米和服装来衡量，这看起来会让贸易大幅度提高第三世界打工人的实际工资。然而，现实生活中，劳动力价值是由一揽子的商品来衡量的，包括生儿育女、赡养老人、衣食住行、医疗卫生、教育等。如果这一揽子商品的劳动生产率没有相应提高，那么贸易对劳动力

价值的影响在短期内往往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各国的滋铲届集和垄断滋苯恰恰是通过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所带来的劳动力价值差异，来获得长期的暴利和超额利润。

你看，它正是通过这种劳动生产率差异所带来的劳动力价值差异来实现的。如果半外围国家的滋铲届集依靠国内廉价劳动力发展出口贸易，那么这些贸易中获得的剩余价值自然属于半外围国家的滋铲届集。也就是说，谁掌握了生产资料，谁就能从国际贸易中获得超额利润。大家想一想，珠三角、长三角的出口贸易商崛起的故事，不就是这个道理吗？如果离开了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和届集分析，单纯谈超额利润的去向，那就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

好吧，这是第 4 部分。时间现在是 8 点了，我看看。后面的内容其实以前都讲过了，没有什么新的东西，所以我就不重复了。好吧，咱们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蒂帼注义专题 10-产业垄断滋苯与金融垄断滋苯的异同

1.今天我们主要谈一谈产业垄断滋苯与金融垄断滋苯的异同。上次我们谈到的所谓不等价交换，其实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所以，垄断滋苯的超额利润究竟来自哪里，我们需要进一步分析。这里主要讲到，垄断滋苯的超额利润分为两类：产业垄断滋苯和金融垄断滋苯。

金融滋苯在滋苯主义社会中的垄断地位与产业垄断滋苯还是有所不同的。因此，要了解现代蒂帼注义，我们必须弄清楚产业垄断滋苯和金融垄断滋苯的差异与相似之处，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只有通过这种比较，我们才能理解“辛劳帝国”的基本区别。

关于垄断滋苯集团，我想可以分为几个方面来讨论。首先，垄断滋苯集团有两种形态：一种是产业垄断滋苯，另一种是金融垄断滋苯。接下来，我们讲讲垄断滋苯主义的金融化趋势，探讨为什么滋苯主义社会最终走向金融化。然后，我们还要分析为什么金融滋苯在当代滋苯主义中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最后，还要讨论垄断滋苯是否具有国籍，以及新兴工业大国的垄断滋苯与西方的差异。

总体来说，我们分为五到六个部分来讲解。首先，谈谈垄断滋苯集团的两种形态。一般来说，世界

级的大公司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造蛋糕的公司，比如托拉斯、苹果、福特，这些企业主要负责生产。另一类是分蛋糕的公司，比如花旗银行、巴菲特，这些金融公司则主要负责分配财富。两者合在一起，就构成了垄断滋苯集团。

产业滋苯包括实物滋铲，比如机器设备、专利、技术人员等。像托拉斯、苹果这样的企业，要么拥有设备，要么掌握专利，还有一大批科研人员，这些都是“造蛋糕”的必要条件。但是，这些公司造出的利润和滋铲究竟属于谁，这就涉及到分蛋糕的金融滋苯。金融滋苯的主要任务就是管理和瓜分这些滋铲和利润。

因此，造蛋糕的企业主要从事剩余价值的生产，而分蛋糕的金融滋苯则负责分配滋铲和利润。这是两者的分工所在。无论是管理产业的 CEO，还是管理金融的 CEO，他们实际上都不是自己财产的所有者，而是代理人。他们只是为滋苯服务的代理人。

最初，这些垄断滋苯集团的寡头，如托拉斯、洛克菲勒家族以及花旗银行的创始人，确实拥有大量的私人滋铲。

2.目前，不管是产业公司还是金融公司，它们的股权普遍都非常分散。虽然跨国公司往往也有一些金融业务，比如通用汽车、波音等公司会提供贷款，帮助客户购买飞机或汽车。相较于这些公司，苹果可能不太涉及类似的金融服务。不过，这些企业之间的

股权关系往往错综复杂，互相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况非常常见。

尽管如此，这些公司主要还是以产业为主，它们的金融业务是为产业服务的，尤其是通用电气、通用汽车等公司，它们的贷款服务是为了推销自己的产品。相比较而言，金融滋苯集团，例如各种基金，主要从事的是投机活动，尤其是利用利差进行炒作。这类集团主要通过投资、炒股等手段获取利润。

以从芝加哥到纽约的例子为例，芝加哥是期货市场的中心，而纽约是股市中心。有些金融投机者为了抓住利差，甚至花大钱在芝加哥和纽约之间铺设光缆，追求光速和电速的极致，以便第一时间获取市场数据。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一层的办公空间价格非常高，而二层、三层则相对便宜，就是因为这些楼层之间存在数据传输的微小差异。这些投机者靠的就是这微小的利差进行操作。

投行与这些短期的炒作型金融集团不同。比如，巴菲特的投资更加注重长期，他不会参与短期的快速炒作。此外，还有一些金融滋苯专门从事风险投资，例如早期投资亚马逊的风投公司，或者在崛起国投资京东、阿里巴巴等企业的投资者。他们知道这些项目的风险很大，但回报也非常丰厚。

尽管金融滋苯有很大影响力，但剩余价值最终必须通过商品生产才能实现。所以，金融垄断离不开对商业生产滋苯的掌控。然而，这种控制在西方并不

是直接的，通常只是通过股权投资，并不一定达到控股的程度。因此，企业的决策层仍然主要掌握在产业公司内部。除非在危机时刻，金融滋苯财团一般不会干预产业的具体运营。这与所有垄断滋苯之间的相互关系是类似的。

3.产业滋苯集团和金融滋苯集团之间充满了矛盾。如果你看不到这一点，就很难解释清楚。比如说在 30 年代，美国的产业滋苯给那些金融滋苯套上了许多“金箍咒”，例如：银行不许跨州、投行不许搞零售业务等。这是因为当时产业滋苯是太上皇，而金融滋苯则还属于附属角色，不是主导力量。

到了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兴起，这一理论的出现实际上是为金融滋苯成为太上皇做舆论准备的。例如，像马斯克这样的人名下有各种各样的实体企业，而这些企业的扩张需要大量贷款。因此，马斯克与华尔街之间的关系充满了爱恨交织，他们谁也离不开谁。

虽然金融滋苯的行为经常被马斯克公开抨击，他自己也并非是那种空手套白狼的吸血鬼。他也投资了许多产业，并从中赚取了巨额财富。风投则不同，通常会向企业砸钱，希望未来这些企业能够成功。像马斯克这样的实业家，则看到了产业的潜力，并从中获利。有人觉得他是搞实业的，而金融滋苯家则是吸血鬼，他们彼此之间也互相看不上。

然而，无论如何，垄断滋苯的发展必须走向金融化。在老牌帝国里，垄断滋苯的发展往往从产业滋苯转向金融滋苯。比如说洛克菲勒财团、福特财团以及今天的苹果公司，这些财团通过科技或资源垄断，在产业上赚取了超额利润。但这些利润不可能无限制地重新投入原来的产业中。否则，更多的石油、更多的汽车、更多的手机涌入市场，将会打击他们的垄断价格。

以苹果公司为例，如果他们想赚大钱，就不能生产更多的苹果产品，而必须维持一个高价位。过多的手机会损害他们的垄断利润。因此，他们会将这些暴利投入到纵向投资中。比如苹果可能会投入芯片研发，洛克菲勒不仅是石油开采，还涉及炼油和加工。搞汽车的公司甚至会涉足冶炼厂。这种纵向投资帮助他们加强在产业链中的垄断地位。

当这些领域的垄断地位巩固后，他们会将超额利润投向其他行业，甚至是基金，以此降低对单一行业的依赖。比如说，汽车行业有明显的经济周期，石油行业也是如此，因此，他们需要将滋铲投入与这些周期无关的行业，作为一种保险，规避经济周期带来的风险。这就是从产业垄断滋苯向金融滋苯转化的过程。

最终，像美国的滋铲届集几乎都完成了这一转化。如今，绝大多数财团的滋铲已经完全金融化，与具体行业或公司并没有太直接的联系。比如今天的

洛克菲勒财团，他们的滋铲遍布全球各个行业，与石油的关系已经微不足道。福特财团的滋铲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与汽车产业相关。因此，这就是他们的金融化过程。

这些企业从实体经济中赚到钱后，逐渐走向金融化，他们更关心股市的兴衰、金融市场的动向，而不再局限于具体行业的发展。

4.现代蒂帼注义腐朽性的一个集中表现，就是滋苯主义的金融化，出现了“脱实向虚”的现象。这个转折点大概发生在美国的 80 年代左右，也就是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时期。新自由主义实际上是为金融滋苯摆脱自 30 年代以来套在它们身上的各种“紧箍咒”做理论准备。

产业垄断滋苯的出现，取代了自由竞争时期商品市场上的那种“无形的手”。然而，滋苯主义的金融化又让市场回到了这种“无形的手”的掌控之下。这个“无形的手”在滋苯主义中起到了更强大的控制作用，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是如此。如今，金融滋苯已经成为滋苯主义社会的太上皇，随着滋苯主义的金融化，金融滋苯汇集成了几乎无形的市场力量。

不过，金融滋苯的垄断形式与产业滋苯的垄断形式有所不同。产业垄断滋苯的实现相对比较容易，几个寡头便能把控市场。比如说，福特、通用汽车等几家汽车公司几乎把控了整个汽车行业。洛克菲勒的石油产业，也是由几个寡头控制了石油的生产和

销售。电脑、手机行业也是类似的情况，仅有几家公司主导市场。产业滋苯的垄断较容易形成寡头垄断的局面。

然而，金融滋苯则不同，它涉及无数个商行、投行、基金、证券公司、信托公司、保险公司及其他各种金融衍生品。这些金融滋苯看似经营五花八门的业务，实际上都大同小异，都是同质化的金融产品。它们之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主权信用和货币形态上。比如滋铲是以美元、日元还是欧元来计算。虽然这些滋铲形式不同，但它们都是同质化的金融滋铲，且其体量达到了天文数字的规模，具体反映了一个国家所有剩余价值的总量。

尽管金融滋苯的总体掌控者只占不到千分之一的人口，但其绝对人数仍相当可观。除非滋铲届集有需要，否则他们不会容忍少数寡头垄断所有的剩余价值。至少在西方列强中，这种情况是不太可能发生的。而在一些小国，如韩国，或者后期的帝国如日本，可能会出现几个金融寡头掌控全国金融滋苯的情况。但在欧美这些老牌帝国中，很难说他们的金融滋铲是被几个寡头把控的，目前也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这一点。

5.所以一般来说，产业垄断滋苯集团的利益比较难以绑架整个滋铲届集的利益。因此，才会有一些例如环保条例的规定，能够克服汽车、能源等行业的阻挠。比如，加州最近准备通过一个限制柴油汽车排放

量的法案，但似乎被最高法院否决了。各个州，尤其是加州的环保条例非常严格，处于领先地位，因为加州的空气污染非常严重。因此，像汽车行业、石油行业比较难以绑架整个滋铲届集的利益。虽然不是不可能，但比较难做到。

就像美国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才最终在奥巴马时期实现了部分的全民医疗，而这一过程中，医疗器械、药品和医院等大垄断滋苯的抵制非常强烈。虽然行业滋苯绑架整个社会并非不可能，但确实比较困难。

相比之下，千变万化的产业滋苯和同质化的金融滋苯之间有一个不同点。在实业经济中，只有当某个行业出现高度集中的条件下，该行业的利益才会得到集中体现。例如，粮食产量或者玉米产量，如果有很多农庄在生产玉米和小麦，他们的利益就很难集中表达出来。但如果汽车行业只有几个寡头把持，或者石油和芯片行业由几个寡头控制，他们的利益就能集中体现出来。因此，他们能够在行业标准、劳资谈判、环保条例等问题上达成一致。

然而，在滋苯主义金融化之后，金融滋苯多少代表了滋铲届集的整体利益。金融滋苯不需要通过几个寡头的形式就能成为滋苯主义主宰一切的标准。这使得金融滋苯的垄断性与产业滋苯的垄断性表现形式完全不同。

首先，金融滋苯的垄断性不在于几个寡头，而是由美联储等各国央行代表。这些央行将金融市场原来的“无形的手”变成了滋苯主义经济中最强大、最直接的“有形的手”。它不是通过几个寡头把控行业来表达利益，而是以央行和政府的形式出现。

从宏观层面来看，金融滋苯通过央行和政府来影响整个市场。在微观层面上，虽然金融滋苯经营着种类繁多但实际非常雷同的金融产品，金融市场并不像汽车、手机或药材市场那样由几个寡头控制。除了滋铲届集的政府和美联储等出面外，没有任何金融寡头能直接左右金融市场。

金融市场本身不是一个单纯的微观现象，它是宏观经济的一部分。在宏观层面，金融对滋苯主义的垄断更加全面，压倒一切，表现为市场意志的集中体现。金融滋苯作为滋苯主义利益共同体的代表，其兴衰成为主宰一切的裁判员。这使得滋苯主义的政治、经济和军事都必须服从金融滋苯的利益。它绑架了整个滋苯主义社会。

正因为如此，金融滋苯才能不断在美国排除和瓦解 30 年代为防止其过度扩张所设置的一系列防火墙，使得金融滋苯成为滋苯主义的太上皇。这也是金融滋苯与产业滋苯垄断性之间的一个显著区别——产业滋苯的垄断可以由几家公司代表，但金融滋苯的垄断更为复杂和全面。

6.金融的垄断性并不表现在由几个银行或寡头控制，它的垄断性源于金融化之后，金融滋苯的利益绑架了整个滋苯主义社会。因此，金融市场与具体的金融滋苯集团的关系，并不像产业垄断滋苯或寡头与具体行业的关系那么直接。然而，金融的垄断性表现出比产业垄断势力更为强大的力量。所以，金融滋苯成为了当今滋苯主义的“太上皇”，这是由于金融化的推动。

金融滋苯已经成为整个滋苯主义体系的裁判员，即便如此，金融垄断滋苯对产业垄断滋苯的依赖依然非常强大。商品生产过程可以看作是“造蛋糕”的过程，而金融则是“分蛋糕”的游戏。所有其他行业，我们都要从这两个关系出发来分析，也就是要看它们是“造蛋糕”还是“分蛋糕”的。

举个例子，所谓的服务业中，有“造蛋糕”的部分，也有“分蛋糕”的部分，还有“吃蛋糕”的部分。比如说，被称为服务行业的地摊经济与运输业是完全不同的。汽车修理、企业内部物流、商品生产中的软件、人工智能等，都是“造蛋糕”的过程。而吃过的饭、做过的手术则是不能再转卖出去的商品，这属于“吃蛋糕”的过程，它既不造蛋糕，也不分蛋糕。

金融衍生品和各种交易，只是产权的博弈与赌博，本质上没有任何“造蛋糕”的成分。当然，为金融滋苯摇旗呐喊的学者们会宣称金融是“普惠”的，现在学界里大力鼓吹“普惠金融”，仿佛金融是为了

服务人民。然而，金融本质上是“分蛋糕”的，却要将自己打扮成“为大家服务”的角色，提供各种保险、缓解各种危机，实则为金融滋苯的利益服务。

金融滋苯只是剩余价值的价格表现，最终它必须依赖物化劳动，比如厂房、设备、资源、技术等，来实现其支配权和使用权，通过对活劳动的控制，重复再生产剩余价值。因此，产业主管必须把公司的股票搞上去，否则就可能被董事会罢免。这些搞产业的管理者时刻承受着投资者的巨大压力，他们每个季度都必须展现出好的业绩。

许多产业滋苯的短视行为，正是与投资者的压力密切相关。跨国公司主管和金融机构主管之间的矛盾，有时非常尖锐。比如据说马斯克与摩根大通主管长期不和，投行关注的是每个季度的利润，而马斯克所做的许多事情，短期内并没有利润。因此，这也是金融滋苯和产业滋苯之间矛盾的体现。

金融滋苯的实力依然源自它在商品生产过程中与科技滋苯的结合，特别是在技术和资源的垄断方面。金融滋苯明白，它的利润来自于产业，而产业的利润则来自于科技、资源以及市场的垄断。

7.美国的金融霸权，其基础依然是科技和军事。如果没有高科技、强大的国家暴力、军事基地和现代化的武器，美国的金融霸权就无法维持。因此，美国在 80 年代对日本高科技的打压，近期对崛起国华为等高科技企业的制裁，都是因为他们清楚地认识到，

仅靠金融和炒股是暂时的，长期来看，利润源自于产业。所以美国必须维持在市场、资源和科技技术上的垄断。

表面上看，美国本土的产业空心化现象十分严重，但从美国控制的全球范围来看，美国帝国控制的世界并没有空心化。半导体产业从日本转移到韩国和台湾，实际上这些地区都是美国驻军的地方，属于美国霸权的地盘。因此，高科技产品虽然不一定生产于美国本土，但在欧盟、北约等美国驻军的区域，美国依然能够掌控这些高科技的生产和分配。

虽然金融滋苯不一定直接参与到商品生产的具体过程中，但金融帝国深知，高科技决定了“别人造蛋糕，自己分蛋糕”的能力。如果蛋糕是由别人制造的，而自己无法控制，最终能够分得的蛋糕就很有限。因此，美国对自己的盟友也绝不手软，必须牢牢掌控市场资源和科技。

金融垄断滋苯实际上是有国籍的。虽然西方的金融滋苯绑架了西方滋苯主义的行为，成为了滋苯主义的“太上皇”，但它仍然有国籍。像巴菲特这样的风投机构，虽然看似通过炒股和利差获取利益，但他们的决策背后依然受国籍的影响。

比如，1971 年美国单方面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这一举动损害了法国、英国以及欧盟其他国家金融滋苯的利益。又比如，2008 年和 2020 年的经济危机中，美联储救助的是美国的金融滋苯，而不是欧洲、

日本或其他国家的金融滋苯。因此，最终，所有大大小小的金融滋苯财团的利益，依然需要依靠国家的军队、警察和核潜艇来保护。而这一切的保护，最终由美国来提供。

所以，金融滋苯的国籍问题至关重要。华尔街的财团可以得到救助，而希腊的主权债务则必须偿还。为什么美国要救助那么多的华尔街投行，而不救助希腊的主权债务？原因就在于，希腊的金融滋苯不属于美国。美国的金融滋苯能够对美国的核武器、核潜艇和遍布全球的军事基地拥有话语权、参与权和决策权，而希腊的金融滋苯则无法影响美国的军事决策。这就是金融滋苯，归根结底，依然是有国籍的。

8.正因为金融滋苯依赖于产业垄断滋苯，争夺市场和资源不仅仅是某个产业滋苯的利好，还符合拥有国际视野的一国金融滋苯的整体利益。因此，美国目前朝野对华制裁达成了一致的共识。如果没有金融滋苯这个“太上皇”来掌舵，独立且利益冲突的产业垄断滋苯在贸易政策上很难统一。例如，制裁崛起国的芯片制造业，虽然高科技制裁崛起国，但涉及到具体行业时，损失往往很大。很多行业会希望自己的产业从制裁名单中被剔除，但政府并不允许，为什么呢？因为金融滋苯能够看到更远的未来。

金融滋苯非常清楚，如果高科技领域被崛起国赶超，蛋糕将由崛起国来制造，而分蛋糕的机会就轮不到华尔街了。谁控制造蛋糕，谁就控制分蛋糕。因

此，金融滋苯这个“太上皇”可以统一金融滋苯的长远利益。

在西方，虽然金融滋苯是“太上皇”，但它分散成多个财团，且各自在产业投资中的比例不同，比较分散，所以难以直接掌控某个具体的产业滋苯。这也是他们的弱点。各个垄断滋苯集团之间没有真正的领导核心，难以凝聚成一股力量。在非危机时刻，例如制裁崛起国或发起贸易战之前，很难集中兵力办大事。这也反映了西方制度的劣势。

越是后起的工业国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就越直接，表现在核心行业和金融的国有化上。例如，一战前的德国和日本就是如此，为了后期争霸的需要，核心行业逐渐国有化。即使在二战后，许多列强仍然保留了大量国有企业，比如法国，其国有企业占总滋铲投资的比例约为 20%。法国的国有企业比例在欧洲可谓数一数二。

与这些老牌帝国不同，新兴强国必须实现产业滋苯和金融滋苯的高度统一。这些国家拥有全球最高的利润率，银行的利润远高于其他行业，甚至不好意思公布数据，因为躺着都能挣钱。这就是垄断滋苯的优越性和制度的优势。

然而，西方国家的垄断滋苯与新兴强国的垄断滋苯并不一样。在西方列强中，国家是为垄断滋苯服务的，官僚成为滋苯的工具，时刻受着私人垄断滋苯的监督。而在国家垄断官僚滋苯主义体制下，官僚直

接成为垄断滋苯的主体，他们不是为滋苯服务，而是滋苯的主人。因此，新的强国垄断滋苯与金融垄断的高度统一，能够承受长期亏损，不惜代价，砸钱打破老牌帝国对高科技的垄断，使得国外的高端产品价格从天价变成白菜价，直接威胁到老牌帝国的垄断利润。

9.所以，美国当年之所以能够成功打压曾经威胁到其高科技霸权的日本，是因为日本没有军事主权。而新兴强国拥有核武器，因此新兴强国在科技上砸钱的方式要远比老牌帝国厉害得多。除非政府出面，西方垄断滋苯集团在实体上很难支撑长期的亏损。而政府层面又有利益集团之间互相扯皮、拆台。例如，高铁在美国至今也没有搞成，高铁的命运在美国就是一个明显的问题。除非有明显的直接危机，他们很难出台一致的决策。

新兴强国则完全不一样，领导一句话，就可以横扫一切障碍，雷厉风行地推行政策，例如高铁建设。因此，有形的手不仅体现在产业上，还体现在金融上，替代了无形的手，这就是它的制度优越性所在。大家还记得前几年股市崩盘的时候，官方出台的只许买不许卖的政策吗？这很厉害。所以，金融与产业的高度、全面集中垄断，是新兴强国争霸的底气所在。

然而，对于这些现象视而不见的一些新社会蒂帼注义者，为了否定崛起强国的属性，他们往往从世

界历史新论的视角来分析国家之间的关系，拒绝从垄断滋苯集团的层面来研究。他们要么用单个产业滋苯的利润率来衡量新兴强国的利润率，是否达到了他们的标准，完全无视全世界利润率最高的、躺着就能挣钱的国家金融垄断滋苯集团的存在。

正是这种产业垄断滋苯与金融垄断滋苯的高度统一，给予了新兴大国走出去与列强争夺市场资源的底气和胆量。这就是我今天准备要讲的内容：金融垄断滋苯与产业垄断滋苯的差异。在西方，这两者是分开的，而在新兴强国，它们则是高度统一、合二为一的垄断滋苯。因此，它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单一垄断滋苯集团。

好吧，我今天想讲的就是这些，谢谢您的收听，再见。

杂谈 1-如何看待民族主义

大家好！我发现咱们网友经常给我出难题，赶鸭子上架，让我讲一些比较有挑战的话题。这些话题不是那么容易讲好。所以呢，我就初步准备了一些资料，列了个提纲，今天想借这个机会谈一谈如何对待民族主义。

我将从以下几个问题展开：民族主义的分类、争霸与反霸的区别、买办殖民地与帝国的区别、

如何看待祖国，这些问题都和民族主义密切相关。分析任何事物时，我们都会有意无意地带上立场或观点，完全脱离立场来看待现象几乎不可能。在民族主义问题上，我认为我们应站在工人届集的立场进行分析。站在其他立场上，得出的结论自然会不同。站在工人届集的立场，我认为民族主义大致可以分为四类：进步的、落后的、反动的和歌鸣的。接下来，我们具体看看这些分类及其例子。

进步的民族主义主要特点是反对蒂帼注义，但其目标仅限于维护本国滋铲届集的利益。

二战前后印度反抗英国殖民的独立运动，这是一场由滋铲届集领导的进步民族主义运动。

20 世纪 50-60 年代席卷全球的民族解放运动。这些运动帮助许多国家获得了独立，但这些国家的工人届集和劳动人民并没有摆脱剥削。因此，这些运动只能算是进步的民族主义，而非歌鸣性的解放。

落后的民族主义不以反帝为目标，反而通过打压其他民族或国家来维持自身。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冲突中，这类民族主义非常普遍。比如非洲部落之间和国家之间的冲突、80 年代伊朗和伊拉克之间长达 8 年的战争、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冲突。这种民族主义虽然落后，但尚未达到反动的程度。反动的民族主义通常表现为大国压迫小国，带有明显的蒂帼注义特征。印度对尼泊尔的压迫。两国地位不平等，印度通过民族主义压迫尼泊尔，这就是一种反动的民族主义。

典型的蒂帼注义国家的民族主义。它们的民族主义建立在压迫其他民族的基础上，最反动的例子就是蒂帼注义国家的民族主义。特朗普曾声称“全世界都在欺负美国，剽窃美国的技术”，并认为美国承担着维护世界和平的重任。我们需要一个客观标准来判断哪个民族是受压迫的，不能只凭感觉。

要判断一个民族是否受压迫，需要考察两个关键点第一是军事主权，一个拥有军事主权的国家，不可能是受压迫的民族。历史上所有被压迫的民族，都因军事主权被他国控制而失去政治和经济独立。第二是政治与经济主权：失去军事主权后，政治和经济也会被蒂帼注义国家所操控。因此，失去军事主权是受压迫民族的根本原因。正如所说，“枪杆子里出政权”。除了军事主权，国家之间的协约是否平等，也是一个重要判断标准。

菲律宾和美国之间有一个军事互访协议，规定两国军舰可以互相访问对方的港口。看起来协议在纸面上是平等的，但菲律宾实际上没有足够的军舰能远航到美国的港口。菲律宾的军舰多是美国二战时期淘汰的旧舰，只要离开本国太远就会面临危险。因此，虽然协议形式上是平等的，但在实际操作上是完全不对等的。

歌鸣的民族主义的奋斗目标是力求工人届集的解放，因此它不会停留在简单的反帝、反封建阶段，而是将民族解放视为工人届集实现解放的必经之路。在一个被压迫的民族中，工人届集要搞射灰主义，要建立无铲届集专政，首先必须打倒压迫他们的更强大的外国滋苯和蒂帼注义，才能推翻滋苯主义。

所以，反帝是必要条件。进步的民族主义者不会像毛择栋时代那样主动出兵抗美援朝。而恰恰是通过抗美援朝战争，毛住席领导的共产党向世界共产主义者证明了自身的无铲届集性质。否则，外界怎么能区分崛起国歌鸣到底是进步的民族主义还是歌鸣的民族主义呢？说实在的，斯大林很长时间对崛起国歌鸣的性质是持保留态度的，一直在观望。

反帝、反封建是必要条件，但不能充分说明你是歌鸣的民族主义。抗美援朝的胜利让斯大林彻底佩服，确认了崛起国歌鸣的性质是歌鸣的民族主义。歌鸣的民族主义不仅要推翻蒂帼注义和滋苯主义，而

且会在此基础上推行土地改革、集体化和合作社，引导农民逐步走向射灰主义。

因此，歌鸣的民族主义是在工人届集的领导下，为射灰主义、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组成部分。总结来说，反对压迫的民族主义是进步的，压迫他人的民族主义是反动的。

近 10 年兴起的民族主义思潮：进步还是反动？

那么问题来了——最近十多年兴起的民族主义思潮，究竟属于哪一类民族主义？大家不妨想一想。在今天的世界上，必须反对美国蒂帼注义，因为它是世界霸主，也是最大的压迫者。但是，反美并不等于反帝。反帝一定要反美，但反美却不意味着反帝。举个例子：冷战后期，两个超级大国（美苏）进行的全球斗争，并不是反霸斗争，而是争霸斗争。因此，认清争霸与反霸的区别，是区分进步民族主义和反动民族主义的重要标志。

争霸的民族主义是反动的。反霸的民族主义是进步的，如果在工人届集的领导下，甚至可能是歌鸣的民族主义。争霸和反霸的民族主义有这些区别，争霸者欺软怕硬，而反霸者锄强扶弱。毛择栋时代的新崛起国对蒂帼注义坚决反击，但对邻近的小国尽可能谦让，对弱小国家伸出援手。争霸者斤斤计较，而反霸者毫无保留。比如，毛择栋时代，崛起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非常慷慨，就像当年苏联在 50 年代对崛起国的援助。没有这些援助，崛起国的工业崛起

会困难得多。争霸者见死不救、趁火打劫，而反霸者打抱不平、见义勇为。例如，当年抗美援朝时，崛起国内部的将领大多不愿参与战争，认为国家刚解放，需要时间建设。然而，毛住席说："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别人被欺负。"这是典型的见义勇为精神。争霸者对不相关的事情置之不理，只寻求自己的争霸机会，而反霸者则联合所有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一起反霸。今天的美国在中东和世界各地的所作所为，就是典型的争霸策略——只要不影响自身利益，就不会插手。

列宁说过，我们仍然处在蒂帼注义时代，而帝国之间的争霸愈演愈烈。在这种条件下，老百姓应当如何选择——是反对还是支持争霸？这与当年军阀混战时，老百姓是否站队的道理是一样的。反对蒋介石并不一定就是进步的选择。同样，军阀混战只会让老百姓遭殃。因此，我们在判断是否支持某一民族主义时，不能简单看它反对谁，而是要看它的根本性质——是反霸还是争霸。在没有军阀混战的情况下，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就会一统天下，但老百姓同样要遭殃。那么，在军阀混战中，老百姓应该站在蒋介石一边，还是站在反蒋介石的军阀一边？我不知道你们的答案，但我认为，当然哪边都不应该站队。

军阀混战虽然给红军创造了生存空间，但这不意味着红军应该帮助一个军阀去打另一个军阀。否则，难道北方的老百姓就应该支持冯玉祥、阎锡山去

打蒋介石吗？难道南方的老百姓应该支持李宗仁、白崇禧去打蒋介石吗？这些人都是反蒋的，但他们有什么进步性？

今天，我们看到的贸易战和当年的军阀混战有许多相似之处。码烈毛主义者必须清醒认识到，即便华为打败了苹果，对老百姓也没有什么好处。这些大垄断之间的竞争，最终只是为了垄断利润。虽然他们可能会暂时给老百姓提供更便宜的商品，但这都是短期现象。垄断滋苯控制人民的能力将因此大大增强。

美国对华为的打压与 80 年代美国对日本企业的制裁类似，是垄断滋苯之间的冲突，而不是压迫与被压迫民族之间的斗争。美国打压华为，并不是为了争夺崛起国的国内市场，而是为了与华为争夺全球市场。这就像当年美国和日本的冲突，也不只是围绕日本的国内市场，而是为了全球市场展开的博弈。

例如，在印度市场上，西方跨国公司、苹果和华为都在争夺市场份额。这种大垄断滋苯之间的竞争，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当然，在这种竞争没有演变成武力冲突之前，这对第三世界人民来说反而是好事。比如泰国总理去考察崛起国和日本的高铁，然后想在泰国建设高铁。由于崛起国和日本的竞争，价格不断降低，这对泰国自然是有利的。

这些垄断滋苯之间的博弈，给了第三世界人民利用矛盾的机会。例如，菲律宾总统通过在中美之间

左右逢源，增强了自己的谈判空间。他虽然不能得罪美国，但崛起国的崛起为他提供了大量基础设施和军事援助，使他在与美国的谈判中占据了更多优势。然而，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垄断滋茉之间的争霸可能最终会引发战争。

如果老百姓在垄断滋茉之间的争霸中站队，就会成为这些争斗的炮灰。这就像当年的军阀混战，老百姓无论支持哪方，都无法改变受害的命运。按照民族主义的逻辑，美国制裁华为后，打工人就不该抱怨996。否则，在他们的观点看来，这就是在为美国效劳。

然而，996 工作制本身是公然违背劳动法的现象。高科技企业的白领和码农们不堪忍受非人的工作制度，曾发起席卷全国并获得国际支持的“996 ICU”维权运动。然而，这场运动却遭到大企业的打压，甚至官方媒体也不得不出来表态，强调劳动法应得到尊重。

正当人们以为劳动法会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得到落实时，美国对华为的制裁开始了。此时，民族主义者们转而指责推动 996 维权的人，说这些人不过是“不懂感恩”，甚至有人称他们为“工人贵族”。这些民族主义者认为，在当前的主要矛盾面前，维权就是在帮美国的忙。他们把维护劳动法的行动看作是境外势力的阴谋，好像支持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就是在为美蒂帼注义服务。

现实是，996 维权运动最终被淹没在美国制裁华为的舆论浪潮中，劳动法成了争霸的牺牲品。在这场贸易战中，人们是否还应继续维权？所谓的“强国派”已高喊“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以镇压民众的反抗，维稳被置于维权之上。他们总是站在人民的对立面，把人民的维权和反抗看成是境外势力的操纵。他们眼中的人民，永远是一群“被蒙蔽的阿斗”，随时可能被“别有用心者”利用。

而真正的反霸者，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反对拿人民的利益作为交易的筹码。在国内，他们反对为了争霸而牺牲人民的利益；在国际上，他们反对滋苯输出对第三世界人民的压榨。

这里涉及的内容非常多，今天无法一一细讲。所以我们谈民族主义时，需要区分它是“争霸的”还是“反霸的”，这将决定其性质。

从工人届集的角度来看，当今的关键问题是：我们究竟处于一个买办殖民地，还是正经历着帝国的崛起？今天有很多人在谈论买办和汉奸问题，但他们抱怨的重点其实是天朝在争霸中的无能，而不是谴责当局在反霸斗争中的无效。否则，他们关注的应该是第三世界人民在崛起国扩张过程中所遭遇的处境。

这个问题值得大家深思。有些人可能不知道，现在在湄公河，外国的武警正在巡逻。但这些人对崛起国滋苯输出条件下第三世界人民的待遇却完全不关

心。所以，我们要明确什么是汉奸，什么是卖国，什么是买办。这里的概念很多时候被故意模糊化，有些是有意为之，有些则是无意造成的。这种模糊，反映了我们对客观世界认识的不足。

我们必须对“买办”这个概念进行科学的分析和推敲，确保它符合客观实际。否则，我们就无法清楚地区分崛起国国内各种私人滋苯、地方滋苯和国有滋苯之间的关系。相比一百年前，崛起国的滋铲届集有了怎样的变化？而且，今天的崛起国是否还能用“买办”这个词来描述某些现象？

我们需要详细分析这些滋苯力量，才能真正理解它们的本质。买办的定义不仅仅是受外资的影响，而是要看是否允许外资操控。这里面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虽然滋苯的本质都是相同的，不管是买办滋苯，还是大财团、大垄断滋苯，它们的 DNA 一致，但它们的角色和处境却不同。

例如，一个第三世界国家没有军事、经济和政治主权的情况下，想要崛起就不得不依附于外国势力。这种不得已的行为，性质与大滋苯集团的扩张行为是不同的。因此，买办是一种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现象。离开了这种环境，“买办”这个概念就不再适用了。在拥有主权的国家里，是不可能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买办的。

举个例子，日本的企业在美国开设工厂，会雇佣当地人担任管理职务。难道这些美国人是“买办”

吗？当然不是，他们只是受雇于企业。同样的，美国人在索尼这样的日本公司工作，也不能算作买办。但如果在菲律宾的跨国公司雇佣当地经理人，他们就可能被称为买办，因为菲律宾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些菲律宾人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为外资工作，完全依附于它们。

买办的核心在于这种依附性。买办必须是没有选择机会的，被迫依附于外资。而在蒂帼注义国家，比如美国和日本，尽管他们的滋苯主义体系高度发达，但在外企工作的管理人员是有跳槽和选择机会的。这与第三世界国家的情况完全不同。

日本虽然在军事上缺乏主权，但它依然是一个蒂帼注义国家，只不过在全球体系中甘愿充当美国的“老二”。然而，日本对东南亚、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的行为，与美国在这些地区的关系如出一辙，都是一种蒂帼注义的延伸。

因此，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外资可以通过买办来操控国家的政治，比如美国通过蒋介石操控解放前的崛起国。但我们要区分“拿外国的钱替外国办事”与“买办”的概念。这要看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主权水平。

总结来看，在拥有主权的国家里，我们不能简单地用买办的概念去描述在外资企业工作的人。而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环境下，买办的现象则是普遍且不可避免的。

你比如说，美国的川普，他在俄罗斯有大量的投资，外资也给他很多资助。但是川普谈不上是一个买办。这就涉及到外资和买办之间的区别。川普的很多官员在离开政府后，会搞一个咨询公司，然后为其他国家的政府在美国游说。这样，他们就可以在美国国会里替这些国家说话，赚一笔钱。这就像一个律师，打官司时雇一个律师，律师并不是你的买办，而是你给他钱，他替你办事。

这些发达国家的政客拿外资的钱为外资办事，只是一种服务，并不算买办行为。很多人受到反犹太主义宣传的误导，以为美国的政治被犹太人的游说团绑架。其实，以色列不可能操控美国的政治。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的桥头堡，永不沉没的航母。美国支持以色列完全是从自己的全球战略出发，以色列一分钟也离不开美国的支持，美国要制裁它太容易了。因此，花再多钱给美国政客，以色列也不能成为买办。

外资目前对崛起国的影响也不少，但他们根本不可能操纵崛起国的政治和经济。崛起国的滋铲届集有哪位会死心塌地地为外国滋苯服务？那些官二代作为西方滋苯的代理人，确实存在。他们利用自己在官场的资源，为外资开辟国内市场，并从中大捞一笔。然而，他们对外资并没有忠诚，也没有依附性。他们只是在赚一笔钱，就像美国的许多官员在离职后也充当外资在美国的代言人。

因此，他们不能算作买办。很多人拿钱为别人办事，就像律师一样，律师拿你的钱为你办事，这并不意味着他对你忠心耿耿。官二代的这种行为是普遍的，他们在一些华西银行、通用汽车公司、福特汽车公司等外资企业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些人必须熟悉崛起国的情况，包括政治、经济、风俗等。外资利用这些人，可以更好地进入崛起国市场，但官二代对外资不可能忠心耿耿。如果外资对他们不好，他们随时可以跳槽。

这种唯利是图的行为，是一切剥削届集的本性，而不仅仅是买办的特征。凡是滋铲届集，都是按照其滋苯主义的世界观来办事的，都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所以，他们都看重实力，看看到底有多少实力。尽管忒涩射灰主义的上台也是揍滋派的结果，但他们不例外，手里拥有核武器、航天航母和世界领先的军事力量，凭什么为外国组织卖命？难道他们不是滋铲届集？难道他们是外国高科技培养的怪胎？

很多人对当局不满，骂他们是卖国，完全是不了解崛起国忒涩的滋苯主义。今天崛起中的滋铲届集是新一代的，而不是蒋介石那一代。七十六年以后的滋铲届集没有必要，也没有证据证明他们出卖过自己的主权。日本自从二战以后就没有主权，难道日本的滋铲届集也是买办？日本也是欺软怕硬，不得已。

比如说，日本的汽车行业与美国汽车行业互相合作、渗透、依赖，并且相互竞争。如果日本的汽车行业对美国造成了威胁，美国政府就会迫使日本让步，限制其对美国的出口。日本虽然不愿意，但也不得不妥协，因为美国在日本有驻军。

为了分化滋铲届集，区分完全是美国代理的和试图美国争霸的，或许还是有意义的。但在崛起国，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崛起国是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买办不会自己搞航天、搞航母。崛起国的军人什么时候听从过外国主人的命令？崛起国的政客什么时候需要外国主子的授权？这是不存在的。

与西方列强的合作是否对自己有利，取决于利弊的权衡。所以，很多人不懂得盖格凯防以来崛起国签署的各项条约，没有一项是不平等条约，也没有一项是迫不得已的。因此，今天如果崛起国对外资的控制越来越放开，很多人就会大骂是卖国。

其实，崛起国滋苯对外资的限制远远超过外资对崛起国在外国投资的限制。所以很多人对国际贸易和国际滋苯投资的领域几乎是一无所知，然后就老是谴责官方是卖国，出卖了什么 22 条，称之为卖国等等。其实，这些都不是不平等条约。崛起国滋苯要走出去，必须使自己的金融越来越开放。所以，很多崛起国现在开放的东西是出于自信，而不是被外资的军舰大炮和原子弹威胁造成的。

你必须懂得现代的蒂帼注义与封建帝国的区别，不然我们就会糊涂。蒂帼注义这个词历史上像罗马帝国、大清帝国，对吧，这是封建帝国。它与现代帝国有本质的区别。在封建帝国，那些扩张是出于贪婪，想占更多地方和更多人听从，但如果不扩张，也能活下去。欧洲有很多小王国，印度也有很多小王国，甚至上千年的小王国，一个小王国不扩张也不被别人吞掉，它可以好好活下去。这是封建时代自足、小农经济、小生产的特征决定的。

但现在的滋苯主义帝国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在滋苯主义下，商品经济决定了大垄断滋苯的基本逻辑，从竞争导致垄断，垄断导致霸权。它的基本逻辑就是你要么扩张，要么灭亡。你不可能保持不变，因为不管任何产品、任何市场，都是激烈竞争的。我们都看到共享单车，早期的 OPPO、小黄车，还有摩登的那些品牌，现在又出现了很多新的竞争者。各个企业、各个公司都在激烈竞争，想当老大，目的就是想把对方压倒，垄断市场。

现在外卖行业也在竞争，比如饿了么、美团等公司，都是为了垄断市场。而现在有很多快递公司，你说哪一个公司能保持中庸呢？这就是基本逻辑，拼死竞争都想把对方打败。如果你不扩张，就有可能灭亡。因此，滋苯帝国的逻辑是为了生存，必须扩张，必须争夺市场和资源。

这就是崛起国面临的现状，现在的产能严重过剩，它必须走出去。它搞“一带一路”，搞亚投行，在全世界寻找资源，扩大自己的市场，通过这些来克服生产过剩危机。这是现代滋苯主义工业国之间竞争的基本逻辑。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思考几个问题。你比如说，崛起国的军舰十多年前到索马里打击所谓的海盗，这个行为和英国的军舰在东海捍卫自由贸易的鸦片有什么本质的差别？鸦片战争中，鸦片本身是有毒的，但它也是一个自由贸易的产品。索马里的海盗，他们是圣巴里的国家，这个国家已经被蒂帼注义瓜分和打压，没有生路。这些海盗只不过是小船而已。

大国军舰对付这些小船，保护自由贸易。你说这两者，现在在中东打击索马里海盗和英国的鸦片战争有什么本质的差别？大家不知道，近十年里，今年 9 月 22 号刚刚结束了第 109 次崛起国、老挝、缅甸、泰国的湄公河联合执法。大家对这个有什么想法？我特别想知道，在互动环节中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很多人都不关注这个问题。从 2011 年 12 月开始，到今年几乎整整十年了，这个联合执法在湄公河。湄公河并不是崛起国的内河，它是在老挝、缅甸和泰国交界的地方。

大家想一想，这个大家没考虑过，你觉得这个代表了什么？它丧失了谁的权利，惹了谁的国？如果大家认为这是合法的，应该支持的，那想一想，另一

种情况下，比如联合国制裁朝鲜，要落实制裁，打击东北和朝鲜之间的走私行为。美国、俄罗斯、日本的军舰也在鸭绿江上联合执法，落实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大家会如何看待？这两个性质是否完全一样？你认为湄公河执法和外国在鸭绿江上执法有什么差别？大家可以考虑。

然后，大家考虑一下，崛起国如何获得了费兰卡深水港 99 年的经营权。这个背后的故事还是挺深的。今天没有时间详细讨论。

大概的脉络是这样的。就是说在 90 年代到 2000 年以后，斯里兰卡有内战，美国在 07 年撤走了军事援助。于是，斯里兰卡政府想对付这个“猛虎”游击队。结果崛起国提供了军事援助，包括一些军用飞机，成功将这个内战持续了将近 30 年的游击队歼灭。

作为回报，崛起国在斯里兰卡建造了飞机场和海港，这些都在印度洋交通要道上。此外，菲律宾的国家电网现在也被崛起国的央企接管经营，还有很多类似的例子，比如崛起国接管了希腊的港口。因此，崛起国的滋苯现在正在向全世界扩张。在这种情况下，大家看看《战狼 2》、《湄公河行动》等电影，宣扬的是哪种文化？是卖国主义还是蒂帼注义的文化？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还是落后的？民族主义，大家想一想。

最后，我们谈谈什么是祖国。滋苯投资无国界，捍卫全球投资的国家暴力是两码事。垄断滋苯的全

球化，并不是全球化的垄断滋苯。每一个跨国公司大财团都可以在全世界投资，这是垄断滋苯的全球化，但不是全球化的垄断滋苯。也就是说，滋苯是有祖国的。法国总统提出建立欧洲自己的军队，以便对付俄国、崛起国甚至美国。

最近，美国和英国与澳大利亚签署了帮助澳大利亚搞核潜艇的协议，把法国甩到了一边。法国对此非常生气，可以看出，欧洲与美国的关系越来越恶化。美国在制裁崛起国的时候，也制裁了欧洲，特朗普当时制裁的措施，拜登上台后并没有取消。因此，你可以看出，美国的军舰、航母和核武器捍卫的是美国的垄断滋苯，而不是全球的滋苯主义体系。

在这里有一个问题：一个跨国公司到底属于哪个国家，它的国籍是什么？有一个标准，就是这个公司如果在第三世界被没收，哪个国家不惜动用武力去捍卫它，那就是这个公司的祖国。随着美国的没落，美国的政客越来越多地指责自己的对手出卖美国的利益。特朗普要求美国优先，指责民主党出卖美国利益。民主党则指责特朗普替俄国效劳。你可以看出，滋苯是有祖国的。美国的军舰、俄罗斯的军队、欧洲各国的军队以及崛起国的军队，捍卫的都是各自国家的利益，而没有一个抽象的国际垄断滋苯。

因此，所谓的世界体系论在这里是荒谬的。他们把滋苯主义世界看成一个统一的体系，捍卫这个体系的则是各国滋铲届集的共同利益。在这个理论基

础上，蒂帼注义之间的战争被认为是可以避免的，这是考斯基的理论。但是在政治上，什么是祖国呢？祖国是声张和捍卫自己利益的支柱和后台。

所以，你比如说，你的家乡观念，爱国是爱这个国家的人民，还是爱这个国家的政权，这要分清楚。我们怀念家乡，怀念的是熟悉的生活环境。家乡的人有好的也有坏的，我们到底怀念的是谁，我们热爱的谁？爱国到底爱的是什么？爱的是人民还是政权？马克思说工人没有祖国，这也是这个意思。没有掌握国家政权的届集，严格来说就是没有祖国的届集。

你想想，祖国是捍卫你的利益的支柱和后台。那么，当你要捍卫自己的权利时，谁来做你的后台？在工人运动中，那些统治者更担心的是所谓境外势力。他们反对工人自发的独立工会，哪怕仅仅是独立于资方的工会。他们急忙提出，独立工会是反动组织。工人运动当然不能脱离政治，但是今天的工会，他们到底担心的是独立于谁？

所以，美国从来都是将自己的利益放在优先位置，只是在需要的时候打着共同利益的旗号，他们才会提到所谓的“国际社会”。但美国不会为共同利益损害自己的利益，那是不可能的。因此，美国的自信建立在遍布全球的军事基地和美元的基础之上。离开了军事力量，谈美元霸权就没有意义。

所以，祖国是一个概念。你在国内谈不上祖国，但在离开的时候，才能真正感受到什么叫祖国。因

此，关键在于你的利益和诉求由谁去捍卫。当你罢工的时候，谁在镇压你？那你就知道你有没有祖国了。

川普是一个罕见的反论教员，他蛮不讲理，直言不讳，横冲直撞，把蒂帼注义的虚伪暴露无遗。他教育了千千万万对西方列强抱有幻想的老百姓，让人们进一步看清了蒂帼注义的真实面貌。然而，他又是潜力与技穷，除了随意恢复制裁大棒外，对世界各国的威慑越来越无效。

在大选的时候，我当然不喜欢川普，但我想，如果他上台，美蒂帼注义走向灭亡会更快，因此我很矛盾，究竟希望不希望他上台？但是，川普的折腾真是厉害。

好，那么这几个问题我大概讲一讲。讲得不一定很透彻，恐怕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时间也到了，已经有一个多小时了，我觉得现在可以把时间留给互动，大家可以提问题。对于我说的不同意的地方或者困惑的地方，欢迎提出，我们可以互相探讨。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哲学批判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通过经济学批判，发现了具体社会形态下剥削的秘密；通过政治批判，致力于建立没有贫富差别的理想社会。

谢谢您的收听，再见。

杂谈 2-计划经济≠平均主义

让我讲计划经济，不等于平等，绝对平平均主义。其实我想，不知道怎么讲这东西，内容挺多的。我想先谈谈计划经济的先决条件。我们可以将计划经济分为射灰主义的计划经济和滋苯主义的计划经济，分析对比一下它们的差异，然后再讲讲计划经济中出现的问题。

从这几个思路，我想讲个不到一小时的内容，然后把其他时间留给大家提问题。首先，计划经济并不是只有在射灰主义的无铲届集专政条件下才存在，滋苯主义条件下也有计划经济。不过，这种情况一般比较特殊，它不是滋苯主义的正常状态。比如在战争年代，像美国在二战期间，就会用政府去调动生产。再比如这一次新冠疫情期间，很多美国政客要求川普去调动生产，美国的法律允许政府组织口罩和各种医疗器材的生产，政府可以强行让企业转型到认为需要生产的产品或部门。

在尼克松执政期间，有一段时间通货膨胀比较严重，他就实行过价格管控，规定价格不许上涨，结果厂家就把原来一斤的产品包装变瘦，以此来偷工减料，保证自己的利润。因此，计划经济本身并不违背滋苯主义的基本原则，因为它通常出现在危机情况或特殊条件下。

另一个典型的滋苯主义计划经济的例子就是苏联解体前的计划经济。从 50 年代 60 年代赫鲁晓夫上台到布尔什维克时期，计划经济并不是在没有外界条件的情况下，自身发展的条件下，它是不会出现的。因为计划经济的出发点就是要协调社会的生产，朝着既定的目标前进。

在战争年代或特殊情况下，滋铲届集政府多次会运用政府的调动生产能力为战争服务，或者为特殊时期服务。左派上台后，变成滋铲届集专政，苏联解体前的经济在这样的条件下是计划的，但其生产目的并不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是为了官僚集团的利益。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把这个展开讨论，以后有机会再谈。

这是在滋苯主义条件下的计划经济。那么，射灰主义条件下的计划经济呢？这就涉及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他们描述的计划经济必须是统筹兼顾的，全国一盘棋。

那么，为什么在无铲届集专政条件下，人民群众和工人届集当家做主的条件下，需要实行计划经济呢？这是因为，只有计划经济才能从全局利益出发，权衡短期和长远的局部和全局利益。没有计划经济，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是无法保证的。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是，不论是管理者，还是买方和卖方，都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

大家想想自己，买手机、买房、买车，甚至买面粉，有谁想过自己购买这些东西，哪一项符合无铲届集、工人届集和人民大众的长远利益？当然，有时候出于民族主义，抵制日货、抵制美国货，确实有这样的情况，但除此之外，你基本上看不到任何人购买东西时考虑人民的利益。

所以，买方不会考虑人民的利益，而卖方在市场经济下则是从利益最大化出发的。虽然政府有时候对某些企业和行业会有一些限制，这也是从滋铲届集政权的长远利益出发。比如在美国，对一些垄断行业，政府会进行干预，不允许他们随意要价，实行垄断政策。因此，在电力、交通、通讯等行业，美国政府会对这些行业有所管制，而不是完全自由的市场。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卖方还是要从本企业、本利益集团和本公司的利益出发。因此，市场经济下的买方和卖方都不可能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去安排生产和资源配置等问题。

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滋苯主义。那么，要把人民的长远利益、眼前利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协调起来，没有计划经济是不可能的。因此，计划经济是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经济的必要条件。你不可能有人民群众当家做主而不是计划经济，因为人民群众当家做主，肯定要让经济符合自己的长远利益。

所以，计划经济是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因为滋铲届集也会使用计划经济。就像刚才说

的，这就是为什么在人民群众当家做主、工人届集掌握正确权力的条件下，必须使用计划经济，从全局利益出发。

这里面需要权衡不同的利益，比如沿海与内地、重工业与轻工业、农业、医疗卫生和教育等。这必须是一个全国一盘棋的、集中统一的，才能符合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

同时要强调，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并不等于人民群众当家做主。这里有一个条件，就是人民群众必须有监督权、发言权、参与权和决策权。只有具备这些权利，计划经济才能变成一个真正为人民服务、为工人届集服务、为射灰主义服务的计划经济。

在不同的国家和经济发展条件下，计划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当然不同。比如在崛起国，50 年代所面临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如何快速工业化。作为农民，他们不可能愿意一辈子扛锄头，因此农业机械化、工业现代化和科技现代化，即所谓的四个现代化，符合农民和全国人民的长远利益。

那么，怎么去实现工业化的过程，这里有很多需要兼顾的地方。所以在毛择栋时代，很多具体的做法可以有不同的意见，可以讨论。这其中就有一个如何发挥大家的积极性。毛住席讲，要发挥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要两条腿走路，要土粮结合，大搞群众运动，又要有科学性。

所以，计划经济不一定是一种死板的模式。我觉得一个比较好的例子，大家能理解的，就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作为抗日战争，不管是八路军还是游击队，肯定需要协调。大家必须协调如何打仗，游击队和正规军都有各自的优越性和特点。

因此，计划经济也是一样，有些东西需要全国统筹，比如影响全面的钢铁、煤炭、电力和交通等，这些必须是全局统筹的。但有些东西对全局影响不大，比如纽扣、针、帽子和服装等，就不需要全局去安排。

计划经济也存在如何调动大家积极性的问题。就是说，不光要有人去生产棉花、布匹、钢铁、煤炭和电力，也需要一部分人去生产帽子、手套、纽扣、牙膏等日用品。这些日用品不一定影响全局，因此，如何安排这种生产也是需要在实践中探索和总结经验的。

就像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必须有些东西影响全局的，影响全局的必须是全国统一的。比如，毛住席在延安指挥解放战争时，我们在东北打，在华中打，三大战役等，必须是高度集中统一的。但是总的方针政策制定下来后，具体战场上还是要听当地指挥官的指挥。指挥员要如何去指挥，而不可能每一个步骤都是由延安来发电报指挥。

所以，计划经济也是一样，影响全局的由中央去安排，而不影响全局的，地方可以安排。甚至一个小

厂子，除了国家需要他生产的东西以外，也可以自己生产一些其他人民需要的东西。

那么，如何发挥各层领导、技术人员和基层工人的积极性呢？在滋苯主义社会，物质刺激就是利润挂帅。而在射灰主义时期，就不应该是这样，而是通过其它方式。实际上，老百姓的发明创造积极性非常高。我在 XXYY 厂时，基层工人非常喜欢动脑子想办法改进生产。因此，只要放手发动群众，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允许群众去想办法，办法就会有。

不同主张、不同看法和理念之间肯定会有矛盾。因此，作为一个领导，需要在各种不同的主张、不同需求和不同观念之间找出最主要的矛盾，克服主要矛盾，同时又要不打击群众和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可以通过说服教育、摆事实、讲道理，把大家拧成一股绳。

计划经济本身完全可以非常灵活机动，并不一定是死板的。很多西方学者拿苏联的经验和 50 年代崛起国的情况来说，认为当时的计划经济有时候比较死板，往往是“计划赶不上变化”。这就像打仗一样，有个计划，但情况变化了就得调整。因此，计划经济本身并不必然导致那种死板的脱离实际的情况，虽然这种情况确实出现过。

在 80 年代，人们对毛择栋时代的计划经济提出了许多指责，但如今大家看到市场经济也存在大量

浪费，比如那些烂尾楼。许多楼盖好了后又被炸掉。因此，在市场经济里，盲目竞争反而造成了更大的浪费。从经济发展的速度来看，计划经济的速度远远超过市场经济，这是历史上许多国家的例子证明的。比如，苏联在二战前的 20 年里，把一个曾经落后的欧洲工业国变成了超级大国，其发展速度惊人。

　　乇择栋时代的经济发展速度也远超后来的发展速度。虽然有很多统计资料证明这一点，但人们往往只喜欢用 GDP 这个指标。然而，GDP 指标在乇择栋时代并不存在，因此后人是补充上去的，补充的方式各有不同。

　　可以比较的是发电量。1949 年和 1958 年的发电量今天仍是一样的，这与质量无关。比如，钢铁产量的质量比不上现在，但这有道理；汽车产量的质量比现在的也有道理。因此，很多东西不好比较，但发电量是最容易比较的。乇择栋时代的发电量比后乇择栋时代高出 50%，增长速度非常快。

　　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在于它能够集中精力去办事。但这必须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否则在滋苯主义条件下，或是在利润挂帅的条件下，计划经济会出现许多问题。以苏联为例，计划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博弈关系。

　　工厂领导在一党制条件下，上级给他下达任务时，必须根据工厂的实际能力制定指标，否则下达不实际的指标就谁也办不了。工厂领导往往会掩盖自

己的能力，不断夸大遇到的困难。因此，上级领导会觉得底下的领导在夸大困难，掩盖能力，最终导致任务不断被压低，形成了一种“猫和老鼠”的博弈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积极性就比较难发挥，变成了厂长的积极性，而不是底下工人和技术人员的积极性。

在利润挂帅的情况下，厂长和领导会想办法提高利润，而不是真正通过扩大生产和提高质量来实现。弄虚作假太容易了，领导可以在会计和账面上做一些文章。

在苏联那种条件下，会出现很多荒谬的情况。比如，农机设备的产量是按照吨油计算的。无论是播种机、拖拉机还是其他农业机械，都是如此。我小时候在杨柳山庄工作，曾见过一个特别笨重的玉米脱粒机。这种脱粒机的设计是因为工厂按照吨来计算产量，而不是按照件。因此，这种玉米脱粒机的设计导致它变得特别沉、特别笨重。

由于有指标，完成指标的方式往往是多造机器，而不是提高每个机器的性能。这就造成了上下级之间的博弈关系。

美国学者斯特格里奇（Stiglitz）曾是克林顿的首席经济专家，后来又在世界银行担任经济专家，并获得诺贝尔奖。我曾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看到他写的一本书，讨论射灰主义是否走向射灰主义的相关问题。

不同主张、不同看法和理念之间肯定会有矛盾。因此，作为一个领导，需要在各种不同的主张、不同需求和不同观念之间找出最主要的矛盾，克服主要矛盾，同时又要不打击群众和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可以通过说服教育、摆事实、讲道理，把大家拧成一股绳。

计划经济本身完全可以非常灵活机动，并不一定是死板的。很多西方学者拿苏联的经验和 50 年代崛起国的情况来说，认为当时的计划经济有时候比较死板，往往是“计划赶不上变化”。这就像打仗一样，有个计划，但情况变化了就得调整。因此，计划经济本身并不必然导致那种死板的脱离实际的情况，虽然这种情况确实出现过。

在 80 年代，人们对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提出了许多指责，但如今大家看到市场经济也存在大量浪费，比如那些烂尾楼。许多楼盖好了后又被炸掉。因此，在市场经济里，盲目竞争反而造成了更大的浪费。从经济发展的速度来看，计划经济的速度远远超过市场经济，这是历史上许多国家的例子证明的。比如，苏联在二战前的 20 年里，把一个曾经落后的欧洲工业国变成了超级大国，其发展速度惊人。

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发展速度也远超后来的发展速度。虽然有很多统计资料证明这一点，但人们往往只喜欢用 GDP 这个指标。然而，GDP 指标在毛泽东

时代并不存在，因此后人是补充上去的，补充的方式各有不同。

可以比较的是发电量。1949 年和 1958 年的发电量今天仍是一样的，这与质量无关。比如，钢铁产量的质量比不上现在，但这有道理；汽车产量的质量比现在的也有道理。因此，很多东西不好比较，但发电量是最容易比较的。毛择栋时代的发电量比后毛择栋时代高出 50%，增长速度非常快。

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在于它能够集中精力去办事。但这必须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否则在滋苯主义条件下，或是在利润挂帅的条件下，计划经济会出现许多问题。以苏联为例，计划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博弈关系。

工厂领导在一党制条件下，上级给他下达任务时，必须根据工厂的实际能力制定指标，否则下达不实际的指标就谁也办不了。工厂领导往往会掩盖自己的能力，不断夸大遇到的困难。因此，上级领导会觉得底下的领导在夸大困难，掩盖能力，最终导致任务不断被压低，形成了一种“猫和老鼠”的博弈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积极性就比较难发挥，变成了厂长的积极性，而不是底下工人和技术人员的积极性。

在利润挂帅的情况下，厂长和领导会想办法提高利润，而不是真正通过扩大生产和提高质量来实现。弄虚作假太容易了，领导可以在会计和账面上做一些文章。

在苏联那种条件下，会出现很多荒谬的情况。比如，农机设备的产量是按照吨油计算的。无论是播种机、拖拉机还是其他农业机械，都是如此。我小时候在杨柳山庄工作，曾见过一个特别笨重的玉米脱粒机。这种脱粒机的设计是因为工厂按照吨来计算产量，而不是按照件。因此，这种玉米脱粒机的设计导致它变得特别沉、特别笨重。

由于有指标，完成指标的方式往往是多造机器，而不是提高每个机器的性能。这就造成了上下级之间的博弈关系。

美国学者斯特格里奇（Stiglitz）曾是克林顿的首席经济专家，后来又在世界银行担任经济专家，并获得诺贝尔奖。我曾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看到他写的一本书，讨论射灰主义是否走向射灰主义的相关问题。

射灰主义向何处去？他是在拉丁美洲做一系列讲演，出版了这本书。他通过经济学的信息不对称的视角，论证了为什么计划经济不可能超过市场经济，就是因为存在信息不对称。市场经济能够包含各种信息，无论是在科研还是生产上，但在计划经济下，信息不对称会造成大量浪费，导致科研的进展比较缓慢。他用苏联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看了这本书以后，我恍然大悟，为什么芼择栋时代我们强调政治挂帅。所有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如果大家的出发点是一致的，就不存在了。比如说在抗

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无论是红军还是八路军，解放军的指战员和游击队员，大家都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前进，就是打击敌人，消灭敌人，保护自己。在这种情况下，信息就不再是一种博弈关系。

想想在解放战争和抗日战争期间，什么时候听说过上级领导故意给底下压任务，底下故意隐瞒自己的能力呢？这肯定不是主流。在国民党队伍里确实存在这种情况，国民党希望保护自己的势力，利用杂牌军来围剿红军。蒋介石多次围剿都是用杂牌军，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渔翁得利。因此，国民党的军队和日本蒂帼注义军队之间存在勾心斗角，尽管他们的武器先进，人员众多，但效率远远低于解放军和八路军。如果八路军拥有同样的武器，日本根本就不可能打进来。

这就说明，什么样的思想意识形态主导着一个军队，决定了这个军队的胜败、战斗力。同样，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什么样的思想指导着计划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决定了计划经济的可行性。因此，计划的制定在根本上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自上而下的过程，而是一个上下结合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

我参与了一个五年计划的讨论，在我们工厂里，大家根据以往的经验提出下一个五年能做什么。作为一个工厂，当然不会有太宏远的目标，大家都在想着如何进行技术革新、技术歌鸣，如何提高劳动生产

率和产量，提出了各种建议。计划的制定过程是一个民主的、广泛讨论的过程。然后领导根据大家的反馈，改变计划，再上下沟通，这样更能符合客观实际，更有可能完成。

因此，计划经济本身完全可以是灵活机动的，可以发挥大家的积极性，统筹兼顾。计划经济的明显优点大家都比较熟悉，但往往一些右派和亲西方派的人会利用计划经济中出现的个别问题来否定计划经济。这也可以理解，因为他们的世界观决定了他们的立场，从个人利益和小集团利益出发。

如果每个人都是从个人利益和小集团利益出发，那么计划的制定者也是从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就像蒋介石指挥打仗一样，他把杂牌军用去打红军，最后把自己送到了台湾。在滋苯主义制度下，搞计划经济会导致各种利益集团的博弈层出不穷。这也是为什么在美国，民主党更强调全局利益，而共和党则更强调企业的微观利益。共和党反对民主党计划的原因在于，认为政府参与计划会出现很多猫腻。

如果让一个政府去制定计划，那么计划的制定者可能会想方设法给自己的势力范围、亲友和投资行业多来一点利益，这很容易。在正常的滋苯主义社会中，他们特别反对政府的计划，就是因为担心计划的制定者会偏心。就像 2008 年经济危机时，美联储

和美国政府不愿意救市，后来发现不救是不行的，才开始救市。

有人指责当时的财政部长来自与雷曼兄弟竞争的银行，是雷曼兄弟的前总裁，因此怀疑他为何在雷曼破产后才决定救市。他们认为他是用政府的权力来帮助自己过去的公司，打败自己的对手。在滋苯主义条件下，要搞计划经济，很容易产生谋私利的现象，权力肯定会被滥用。

这也是为什么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自由派强烈反对政府干预。他们知道，政府干预给了一些官员腐败的可乘之机，这太明显了。因此，这里就说明在计划经济的指导思想上，你到底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还是从全局利益出发，这个差别非常大。

看了这类书籍后，我恍然大悟。很多人把计划经济过去出现的问题归结为信息不全面、计划不周到，或者是脱离实际、太死板等，但这些都不是主要问题。计划经济的困难不在于技术，根本上不是技术问题。想想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能打胜仗，根本不是技术问题。虽然技术和武器重要，但最主要的还是指导思想、路线和为谁而战。这是最关键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能够克服各种物质上的困难。

所以，计划经济最根本的问题确实不是计划，不是技术问题。你有什么计算机，大家有什么新技术，当然好。但这不是计划经济面临的最困难、最根本的问题，仍然是指导思想。无论是计划的执行者、干部

还是群众，他们究竟是从共同的目标出发，建设射灰主义强国，还是为个人谋利，这才是最根本的问题。

我看到很多为计划经济辩护的人，其实还是从技术上看，说现在有了信息时代，有了计算机和大数据，计划就不是问题。根本不是，计划经济所依赖的必须是一个政权，它必须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谁掌握枪杆子，谁掌握政权，计划的制定到底是从哪个届集的利益出发，这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计划是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你就可以非常坦诚地告诉人民群众，我们的计划为什么这么做。你能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就能发动群众，而不需要提防、监督群众，也不需要用物质刺激去鼓励大家去劳动、去生产。因为我们的生产是人们所需要的。

这就是关于计划经济的一些具体问题。但是，计划经济仍然还有一些需要通过实践才能克服的问题。我曾经考察过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在射灰主义条件下，毕竟还是需要有价格。在市场经济下，价格由供给曲线和需求决定。但在计划经济下，生产多少、怎么安排生产，离不开对价格的制定，这就相对复杂多了，比较难。

这里面存在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很突出。你计划生产什么东西，离不开对人们需求的了解，这并不是那么简单。因此，必须承认市场经济能提供一些信息，我们需要在计划经济中也获取这种信息。否则的话，你不知道怎么去计划。

例如，在毛择栋时代，我们知道需要大量的粮食和布匹，这些是明确的。但具体到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服装，做什么样的鞋，做布鞋、棉鞋、皮鞋还是拖鞋，这些都需要观察老百姓的消费。老百姓的消费由他们的工资决定，他们可以选择购买布鞋、拖鞋或草鞋，甚至自己做鞋。

因此，我们需要生产多少棉鞋、布鞋和拖鞋，这里面有很多具体的问题需要通过实践摸索出来。毛择栋时代并不是没有市场，他有市场，但不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生产是为市场而生产，而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生产是按计划进行的，生产出的产品属于全民，经过消费市场转变成个人的所有。

在滋苯主义条件下，生产出来的鞋属于滋苯家，滋苯家卖掉鞋后，工人买了就变成工人的所有。在射灰主义条件下，鞋生产出来时属于全民，工人用工资购买后，鞋就从全民的变成个人的。这是商品的转换，在滋苯主义和射灰主义条件下，所有权的属性是不一样的。

因此，工人在选择购买鞋时，生产鞋的厂家就必须考虑鞋的定价。消费会有影响。如果定价高了，买的人就会少；如果定价低了，就会供不应求。因此，价格怎么定，真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而且有些东西，比如说粮食价格，不比价格，它牵扯到全局的。价格应该反映价值，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

一个商品的价格多多少少应该反映它的价值。如果商品的价格不反映它的价值，就会造成各种浪费。

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要盖房子。到底是用砖、用钢筋、用玻璃，还是用金子？什么材料都可以用，但用什么材料呢？我们要多快好省，但如果没有价格，就很难实现多快好省。假设不锈钢的价格特别便宜，比木材都便宜，那么人们在盖房子时肯定会选不锈钢，因为它最便宜、最省。但如果不锈钢的价值远远高于它的价格，就会造成大量的浪费。

所以，你可以看到，每一种原材料的价格如果不反映它的价值，我们就很难实行多快好省。价格应该反映价值，当然也有特殊情况。在毛择栋时代，我们需要短期内实现工业化，这就是通过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来实现的。粮食的价格低于它的价值，而工业品和手工业品的价格则高于它的价值。卖给农民的暖壶、布匹、火柴、蜡烛、酱油等日用品，农民卖出的粮食价格低于它的价值。

这造成了一个纺织厂的工人一天生产的纺织品能够购买 100 个农民生产的粮食。这就是崛起国工业化原始积累的根本途径。在这种情况下，粮食的价格低于它的价值，工农产品的剪刀差是工业生产积累的一种方法，但代价是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受到挫折。只要他够吃，他就不愿意生产更多的粮食，而是想方设法从事副业生产，因为副业生产来钱快，比粮食来钱快。

因此，用剪刀差做工业的原始积累确实是一种不得已的权宜之计，但它的后果就是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受到挫折。凡是价格和价值脱离的时候，就会造成各种各样的问题。刚才举的建房子用什么材料就是一个例子，再一个例子就是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它会挫伤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有很多事情是不得已的。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要快速实现工业化，有些东西是不得已的，因此推行了统购统销，城乡间的研制等，都是一种权宜之计，为了崛起国能快速实现工业化。但随着城市工业的发展，自我造血的能力越来越强，本来在 60 年代应该开始提高农产品的价格，降低工业品的价格以减少剪刀差。

然而，由于更紧迫的任务面临政权，比如如何对付揍滋派的问题，很多事情没有来得及讨论或改变。这也是为什么盖格凯防后，人们突然感觉农产品和消费品多了。这部分其实是因为过去顾不上，有更重要的问题需要处理。还有一方面，我不敢讲太多，讲多了可能就不太好了。

不过，无论如何，调节不同行业、不同产品之间的价格关系是计划经济中一个比较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这里面也争论了很长时间，几十年、上百年了。计划经济里存在的问题，有待将来工人届集当家做主后进一步探讨。但未来的工人届集面临的，肯定不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而是一个高度发

展的信息化、现代化的社会。他们将遇到的问题和过去完全不一样。

然而，有些东西还是一样的。我们需要协调，如何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这些问题还是一致的。不能说这些问题是永恒的，但它们是比较长远的。我相信，将来的无铲届集政权不需要担心什么城乡二元制、工农剪刀差，因为滋苯主义的发展已经改变了这些问题。

甚至，改变到什么程度呢？过去讲三大差别，功能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今天看这些差别的内容完全不一样。在发达的滋苯主义国家， 城乡差别表现为有钱人在乡下，贫民窟在城市里。功能差别则体现在农业高度机械化，工业上谈不上什么功能差别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也基本上没有了，因为现在几乎每个行业都需要知识。比如，开卡车的算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外科手术医生属于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所以，脑力和体力的差别在许多地方已经不是过去的定义。

过去讲的老铁差别主要是指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那些老板、经理是脑力劳动者，而流水线上的工人则是体力劳动者。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工人，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中，脑力劳动的成分非常多。因此，这方面的差异也失去了过去的内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很多人们所担心和希望克服的问题，滋苯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克服了。只有一个问题，就是性别歧视

和种族歧视，随着滋苯主义的发展，这些问题也有可能被克服。但劳资冲突和届集对立是滋苯主义的必然条件，这个问题是不可能被克服的。

在计划经济下存在的一些问题，有些是历史的总结，有共性。将来的社会仍然会存在这些问题，但有一些过去苏联或崛起国所面临的问题，将来就不是问题了。

好吧，我说了将近一小时，50 多分钟了。接下来，把其余的时间留给大家提问，好不好？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哲学批判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通过经济学批判，发现了具体社会形态下剥削的秘密；通过政治批判，致力于没有贫富差别的理想社会。谢谢您的收听，再见。

杂谈 3-关于民主和专政问题的解答

今天，我们来谈谈滋铲届集民主和无铲届集专政的问题。

在公众领域，在私人领域、企业运转、经济领域里边，它不存在民主这个问题。如果这两个问题看不清楚，就不能真正懂得滋铲届集民主是什么。所以，如果要问本质的问题，不是滋铲届集民主的虚伪性。虚伪性是你以为有了滋铲届集民主就得到了解放，这是一种幻觉。因为滋铲届集民主的前提条件是对私有制的捍卫，是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

但是在这之外，很多问题和私有制没有直接关系。比如说，大家应该个人买保险还是国家强制购买医疗保险？这跟私有制没有直接关系。当然，西方滋铲届集在这方面争论得很厉害。比如美国就没有全民医保，奥巴马搞了一个半拉子的医保。他们争论得很重，因为如果是国家出面搞医保，那就把私人保险公司的饭碗端了。国家医保的讨价还价能力比个人强得多，跟医疗器材、医药公司、医院谈判时，国家占上风，但个人讨价还价时就不行了。所以，这是一个微观利益和宏观利益的矛盾，而这些矛盾通过滋铲届集民主来调整。

再比如，我们应该在教育里多投资还是少投资？要把教育搞好，税收就要增加。老百姓在选择多交税、多福利，还是少交税、少福利时，这也是通过

民主选举来决定的。你看欧洲国家，税率非常高，而美国的税率比较低。所谓的福利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决定都通过民主来做出。如果想要多福利，那就得多上税；如果想少上税，那就只能少福利。这些都是通过民主来决策的。

所以大家要弄清楚，滋铲届集民主的范畴是什么。在私有制允许的范围内，它确实是民主的，不要完全否定它。

好的，谢谢杨浩平老师。我想请教一下您刚才谈到的滋铲届集民主的虚伪性，导师曾经揭露过，您也表达了您的看法。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导师揭露的滋铲届集虚伪性，是指其本质方面。也就是说，在滋铲届集专政的国家里，似乎人民选出来的议员能够代表人民的利益来管理国家，实际上本质上并非如此。国会议员依然不代表选民的意志，而是维护滋铲届集的统治。所以从本质上来说，导师说他们是欺骗，这样理解对吗？

也不是这样。这里有个先提条件：在滋苯主义社会里，主导的思想意识形态是滋铲届集的思想意识形态。所以你说选出来的议员不代表选民的本意，这话也说不通，因为选民就是选了这些人。人们认同私有制、认同滋苯主义的条件下，就会选出这些人来。所以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分析美国大选的情况。老百姓绝大多数认同私有制，他们就会选择不同的政

客。政客们忽悠老百姓，本质上都为滋铲届集服务，只是视角不同。一个是宏观利益，一个是微观利益。

比如说，医保问题。微观上，滋铲届集认为买保险应该自己负责，国家不应该强制大家买保险搞全民医保；但是宏观上，尤其在新冠疫情下，病毒六亲不认。如果穷人没有医保，疾病的泛滥同样会威胁到富人。典型的例子是拉丁美洲某些国家，最早感染新冠的全是有钱人到欧洲旅游回来的，他们的医保非常好，但给他们打工的低端人口如保姆、勤杂工没有医保，感染后在贫民窟里迅速传播，控制不住。有钱人最终也难以幸免。

所以，医保不能仅从微观利益来看，而是必须从宏观上考虑。这也是为什么每次经济危机，滋铲届集不得不从宏观角度去看待问题。美国共和党偏重微观利益，忽视宏观利益；民主党则更倾向于宏观的考虑，比如罢工权、养老保险、最低工资标准、环保等。这些都是滋铲届集为了可持续剥削的基本条件。因此，支持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其实都是政客忽悠老百姓，选举过程就是一场忽悠。

所以说它是欺骗性，简单讲欺骗其实是难以服人的。它和西方政治的现实有很大差距。主要的问题不是欺骗，而是忽悠。忽悠和欺骗不太一样，忽悠是看谁能说服老百姓，看问题应该这么看，还是那么看。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认为除了滋苯主义外没

有其他出路，认为滋苯主义是唯一的治理方案，那就是欺骗性的了。我不知道这样解释能否让你接受。

谢谢您的回答。再问一个问题，可能是纯属理念上的，是一个概念性的问题。有同志说，专政是目的，民主只是手段。民主是不是最终为专政这个目的服务？专政和民主的关系如何呢？

专政也不是目的，目的在于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政权应该是全民所有制，大家共同决策生产资料如何分配，生产什么东西。专政是对那些试图推翻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敌对分子实行的。在大家认同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如何搞经济、如何运转，需要大家协商讨论，统筹安排。

所以，民主歌鸣的目的是推翻滋苯主义，推翻封建和殖民主义，打倒官僚滋苯。新民主歌鸣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新社会，改变所有制。因此，专政也好，民主也好，都是手段，都是为了捍卫所有制。滋铲届集专政、滋铲届集民主，都是为捍卫滋苯主义私有制服务的；而无铲届集专政、无铲届集民主，都是为捍卫人民全民所有制服务的。所以在我看来，所有制是目的，专政和民主都是为所有制服务的手段。

谢谢杨老师，这个问题应该说和我们群里的认识高度一致。我们群友讨论时也有类似的看法。民主与专政都属于上层建筑，都为经济基础服务，为所有制服务。这个观点与杨老师的看法高度一致。那么，

接下来其他网友，包括我们管理团队，如果有什么问题要和杨老师交流，请大家上麦发言。

嗯，刚才有几位网友私信了我几个问题，我来说一下可以吧？

好，好吧，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来讨论，别一次性提出太多问题，一个一个来好不好？首先，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在公有制的前提下，极端民主制可取吗？什么是极端民主制呢？就是一切事情都通过投票来进行，你怎么看？

所以这里就有问题了，有人把民主绝对化了。在社会主义时期，存在一个最根本的矛盾，就是党的领导与群众监督的矛盾。比如说，在社会化大生产过程中，是否需要一个专职的、统筹兼顾的领导者？有人称之为官僚也好，干部也好，反正就是组织生产的领导者，这样的角色需不需要？如果所有事情都通过民主决策，这是不现实的，也不可能的。不是每个人都善于领导，而且并不是所有人都掌握所有信息。

社会化大生产和小农经济不同，它需要协调很多人的行为。一个长的产业链，一个生产线，产品经过多个环节才能完成，必须有人来组织这些环节。这不是任何人都能胜任的，就像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外科医生一样，它是专业化的。这种专业性要求我们必须有称职的人员去组织生产。所谓的官僚出现，实际上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结果。否定管理是一门

科学，否定专业化，完全是小滋铲届集的激进思维，想回到各行其是的小生产状态，那是一种倒退。

社会化大生产需要专业的组织人员，问题不是要不要领导，而是领导者是否接受群众的监督。所以，这里就有一个矛盾：要不要领导？要不要监督？恩格斯在《论权威》里提到过这个问题：无政府主义者完全忘记了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人的联合体”，他们只想着自由，却忘了“联合体”。联合体不能各行其是，不能每个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讲的自由，是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你想飞，却跳出窗子，结果摔死了，这不是自由。自由必须建立在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之上。认识了客观规律，我们可以发明飞机飞翔，对吧？

所以，以为所有事情都可以通过大家投票决策，实际上是忽略了事情的专业性和科学性。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是从滋苯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为什么需要过渡？一方面是生产力还不够高，另一方面是人的意识形态还没有达到共产主义的觉悟。在社会主义时期，主导的思想意识形态依然是滋铲届集和小滋铲届集思想。工人群众虽然反对滋苯主义，但很多人还是从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全局考虑问题。这是现实。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时期是否还需要先锋队的领导？答案是肯定的。先锋队的领导前提是届集的大多数成员还没有达到从整体届集利益出发看

问题的觉悟水平。所以，先锋队的领导是必要的。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人民内部矛盾，就是党的领导与群众监督的矛盾。党的领导是为了捍卫全民所有制，带领人民走向共产主义。这种领导离不开群众监督，否则会变质，成为压迫人民的力量。因此，群众监督是不可或缺的。

斯大林强调了党的领导，但忽略了群众监督；托洛茨基则相反，过分强调民主，否定了党的领导。他从十月歌鸣成功后就开始否定党的领导，一直到去世都持此观点。很多过分强调民主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否定党的领导，否定民主集中制。

所以，社会主义既离不开党的领导，也离不开群众监督。毛主席在文化大歌鸣中探索的就是如何处理党的领导与群众监督的矛盾。确实，领导与监督是矛盾的。想想看，一个企业的生产过程，无论生产什么，必须有领导。但如何做到既有领导，又有群众监督呢？这是历史上未曾走过的路，滋铲届集民主也从未触及过这些问题。因此，任何以为通过民主就能解决一切问题的人，都是脱离实际的空想。

如果只强调领导而忽视监督，就会走向法西斯主义。所以，这是一个矛盾的过程，但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比如，我们每天既有清醒的时候，也有睡眠的时候。如果一直不睡觉，早晚会垮；如果一直睡觉，也形同死亡。所以，在一天里，我们既有清醒又有睡眠。清醒和睡眠是矛盾的，但又是不可或缺的。

“明白了。不是还有其他问题吗？可以继续提问。”

接下来这个问题和民主没关系。有人问朝鲜和越南的政权性质，他们是社会主义政权吗？为什么 1972 年北京大学的国际共运史讲义中说他们是社会主义政权？

这个问题不熟悉，与今天的讲座无关，我们还是围绕当前讨论的主题吧。

我看到很多网友加入，包括一些老朋友。乐琪也来了，乐琪，今天我们请杨老师讨论他在缉督网上的两篇文章，你有什么需要和杨老师交流的吗？

如果没有，我继续说。刚才提到的公有制和极端民主化的问题，有网友认为在公有制条件下，极端民主化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难道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就成了极端民主了吗？

其实，这里反映出对专政的误解。专政就是不允许任何人通过民主手段改变所有制。比如，在私有制下，不允许通过民主手段将私有财产变为公有。同样，在公有制下，也不允许通过民主手段改变全民所有制。专政是不容置疑的。

如果你通过民主投票，把全民所有制变成私有制，或者像南斯拉夫那样搞什么企业工人自治，这在无铲届集专政下是不允许的。因为，这是一种目光短浅的行为，看似工人有了自主权，但实际上是在走向

滋苯主义。工人自治的企业之间的关系必然是市场关系，而市场关系就是滋苯主义。

一个能在市场上生存的企业，也会在内部建立自己的团队，排斥异己。为了企业的生存，他必然会破坏民主。所以，那些以为通过民主能获得大多数利益的人，其实是短视的、缺乏社会现实认识的书呆子，甚至可以说是无知的。

说得不客气一些，抱歉哈。那个人回复说，只要保留大多数不喜欢私有制的措施，还能改回去。

届集社会不是你能通过顶层设计就改变的，很多人老是以为通过设计就能改变现实。但问题是，你有你的设计，别人也有他们的对策。这就是一个届集力量的对比。有些人有高度的届集意识，但大多数人没有明确的届集意识。所以，政客可以忽悠人。无论你设计出什么，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要分析社会，必须从届集力量对比和思想意识形态入手。生产力的发展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今天很多人已经开始从事共产主义的事业，大家可能熟悉开源软件吧？我们用的安卓手机就是开源的，像 Linux 系统也是开源软件。开源软件完全违背滋苯主义的逻辑，它属于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模式，强调“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反对知识私有化。

它的出现是因为知识不存在排他性。你用这个软件，不影响我用同一个软件，对吧？但使用同一个手机就不一样了。这种知识共享，反对知识私有化、

反对版权，已经让这些人从事着共产主义的事业了。虽然很多人可能并不理解什么是共产主义，甚至反对共产主义，但他们的行动实际上是在推动共产主义的发展。这就像封建社会早期滋苯主义的萌芽已经出现一样，今天在滋苯主义社会里，共产主义的萌芽也在出现。

这些都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滋苯主义的生产方式越来越显得荒谬，尤其是在信息时代，版权的限制显得更加荒唐。所以，以为可以通过顶层设计来改变社会，那就是唯心主义了，没有研究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这些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那位同志还提到，搞社会主义政权但没有搞民主制的国家都灭亡了。但搞了民主的国家，没有一个是社会主义国家啊。北欧发达国家的民主非常彻底，但没有一个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这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你看文化大歌鸣的结局，为什么会出现？并不是因为民主不够。在人类历史上，没有比文化大歌鸣更民主的阶段了。那时候，在企业里、工厂里，工人两派打派仗，争论谁是好领导，谁是坏领导。如果你把今天的民主理念放到文化大歌鸣的实践中，你会发现它根本不适用。两派互不相让，谁也不服谁，工厂里的派性斗争非常激烈。

文化大歌鸣让我们意识到，如何克服派性，是无铲届集专政的一个新课题。这是过去没有大规模遇到过的问题。

“继续看看其他网友的问题吧。”

网友问：阳老师，我有一个问题：毛主席时期和苏联的斯大林、列宁时期的无铲届集民主制度具体是怎样的？

你这个问题比较广泛。我们最了解的就是崛起国毛泽东时代的文化大歌鸣。如果你对此不太了解，我建议你读几本书，能够深入了解那段历史。

首先是清华大学蒯大富的书，主要讲述了文化大歌鸣中学生运动的情况，尤其是清华大学的两派斗争。再者，是关于武汉的文化大歌鸣书籍，武汉的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各占一半，斗争非常激烈。这里推荐王绍光的《超凡领袖的挫败》，以及徐海亮写的《720 事件》，讲述了 1967 年武汉军区冲击毛主席住所的事件。

最后，最重要的是李迅写的《歌鸣造反年代》，讲述了上海文化大歌鸣的历史。上海的工人届集是工人运动的优秀代表。如果你读了这本书，你会明白社会主义时期的民主复杂性和矛盾。党的领导与群众监督是如何平衡的，处理这种矛盾绝非易事。这些历史都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还有一个问题是，有人问李明奇用计量经济学分析中美平均利润率来预测经济危机，您怎么看？

我不太认同这种分析。我写过一篇文章《工资上涨是否会压垮滋苯家》，其实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是生产过剩危机，而不是利润率的问题。

总体上，用计量经济学来预测经济危机的做法并没有太大的实际价值。

我接着说，拿利润率来分析经济危机是非常短视的。比如说，饿了么、京东这些互联网公司，早期都是砸钱在做，完全是负利润，长期亏损。但是他们知道，等到垄断之后，就能获得超额利润。所以，用现在的利润率来解释经济危机，并不符合滋苯主义的逻辑。滋铲届集的投资不是看过去的，它是着眼于未来，期望将来能赚大钱。

因此，今天砸钱赔本，并不意味着他们会停下来。明白了吧？好的，谢谢阳和平老师。我问完了，其他人继续吧。

其他网友如果有问题，可以上麦和杨老师交流。今天的讲座也在其他几个群转播，有问题的可以提出来，我们在这里帮忙问。这个群里的网友可以直接发言了。

有人问我一个问题，他想请教一下：崛起国现在是不是帝国主义国家？清朝能否算作帝国主义？

清朝肯定不能算作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是滋苯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我们要区分封建帝国和现代滋苯主义帝国。欧洲历史上长期存在小王国，印度在英国殖民以前也有很多小王国。崛起国大一统的局

面与崛起国文字的统一有很大关系。其他国家使用的是拼音文字，只有崛起国使用方块字，这种文字的统一有利于文化传播，所以这是大一统的物质基础之一。

在封建社会中，每个国王都想占领更多的土地，但即使不发动战争，他们也可以闭关锁国，维持生存。而在滋苯主义社会，商品经济占主导地位。滋苯主义的生产不是为自给自足，而是为市场而生产。滋苯主义的逻辑是扩张，不扩张就会灭亡。这是它的DNA，竞争导致垄断，垄断走向霸权，这是滋苯发展的必然结果。

崛起国今天是一个崛起的工业国，是一个滋苯主义工业国，而不是无铲届集专政的工业国。它依然遵循滋苯的国际运作逻辑。崛起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国，很多指标已经是世界第一，比如发电量、汽车生产量、钢铁生产等。在这种情况下，崛起国必须继续扩张，寻找更多的资源和市场。例如，崛起国的钢铁严重过剩，需要向全世界倾销，国内市场已经饱和。

“一带一路”和亚投行，都是为崛起国滋苯走出去服务的。这必然与美国现有的势力范围发生冲突，这也是滋苯发展的逻辑决定的。今天的世界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时代有所不同，现在不是争夺殖民地的时代，而是争夺市场和资源。美国虽然没有全球殖

民地，但有全球军事基地，用来捍卫自己的投资和势力范围。

中美之间的竞争更多体现在市场和资源的争夺上，尤其是在像印度这样的新兴市场。崛起国的产品大量进入印度，印度民族滋铲届集对此感到非常恐慌。最近签订的 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本来还包括印度，但印度担心崛起国商品倾销会打击其民族工业，所以选择了不加入。这种情形让人想起百年前崛起国抵制日货的情况。

世界局势正在演变为老大和老二之间的竞争，争夺市场、资源和势力范围。但与过去不同的是，现在是核武器时代，谁也不敢直接发生冲突，因此更多的是军事、科技、势力范围的竞赛，甚至可能出现代理战争，比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那样的冲突。

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虽然改变了殖民地的部分内容，但滋苯主义的基本逻辑没有变。本质上，还是全球滋苯的扩张和竞争。我不知道这样解释是否能回答你的问题。那么，现在的崛起国是不是帝国主义国家？这个问题你可以自己去判断。我已经阐述了现象，结论你自己做吧。

主持人说到："阳和平老师刚才已经把现象解释得非常充分了，实际上已经差不多说清楚了。"

拿利润率来分析经济危机是非常短视的。比如饿了么、京东这些互联网公司，早期都是在砸钱经营，长期亏损，但他们知道，垄断之后就能获得超额

利润。因此，用现在的利润率来解释经济危机，不符合滋苯主义的逻辑。滋苯家投资时不会只看眼前，而是看未来的收益，所以即便今天赔本，也并不意味着他们会停下来。

明白了，谢谢杨克平老师。我问完了，其他人继续提问吧。

接下来有个问题，有网友问崛起国是不是帝国主义国家，清朝能否算作帝国主义？

清朝肯定不能算作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是滋苯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我们要区分封建帝国和现代滋苯主义帝国。欧洲历史上有许多小王国，印度在英国殖民之前也是如此。崛起国的大一统局面与文字统一有很大关系。崛起国使用的是方块字，而其他国家多使用拼音文字。方块字有助于文化传播，促进大一统。

封建社会中的国王虽然有扩张领土的野心，但即使不发动战争，他们也能闭关锁国维持生存。而在滋苯主义社会，商品经济占主导地位，滋苯的生产是为了市场，而不是自给自足。滋苯的逻辑是扩张，否则就会灭亡。竞争导致垄断，垄断走向霸权，这是滋苯发展的必然结果。

崛起国今天是一个崛起的滋苯主义工业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国，很多方面如发电量、汽车生产量、钢铁生产等都位居世界前列。崛起国的国内市场已经饱和，因此必须向外扩展，寻找新的市场和

资源。像“一带一路”和亚投行，都是为崛起国滋苯走出去服务的。这种扩张与美国现有的势力范围必然发生冲突，这也是滋苯发展的逻辑。

当前的国际竞争已不再是争夺殖民地，而是争夺市场和资源。美国虽然没有全球殖民地，但它有军事基地，来捍卫其全球投资和势力范围。中美之间的竞争体现在市场和资源的争夺上，尤其是像印度这样的新兴市场。崛起国商品大量进入印度，使印度的民族滋铲届集感到恐慌，导致印度不愿加入 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这种情况让人联想到百年前崛起国抵制日货的情形。

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虽然在殖民地方面有所变化，但滋苯主义的扩张逻辑没有改变。现代帝国主义依然是通过经济和政治手段扩展势力，而不是通过军事占领。

所以，崛起国是不是帝国主义国家？这个问题可以自己去判断。我已经阐述了现象，结论由你自己做出。

主持人补充到：“阳老师已经把现象解释得非常清楚了，差不多已经说清楚了。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阿里巴巴被反垄断调查的未来发展。目前我还没有深入研究，所以不能给出确切的回答。另有一个问题是，社会主义国家取消商品制度后，如何进行生活资料的分配？毕竟一个人不可能自己生产所有的东西。“

阳和平回道：取消商品生产的说法不太准确。毛泽东时代并没有取消商品生产，计划经济运行得很好。人们的需求不一定需要通过市场反映，尤其是现在有了互联网，统计大家需要什么东西变得非常容易。毛泽东时代生产力较低，必须权衡优先生产哪些必需品，比如粮食，而自行车、手表等非必需品则少生产，奢侈品就放一放。统筹兼顾并不是技术问题，完全可以通过计划经济实现。

社会主义歌鸣胜利后，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供给制无法满足每个人的个性化需求。所以当时采取了工资制，人们可以拿着工资去市场购买自己需要的商品。市场存在，但这不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以利润为导向的，而计划经济是根据国家的计划生产，消费则通过市场进行调节。

计划经济不仅实现了高效增长，而且比盖格凯防后的增长速度还要快。官方数据虽然宣传盖格凯防后经济发展迅速，但实际上，按发电量等可比指标来看，毛泽东时代的增长率远远高于盖格凯防后的增长速度。计划经济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所以，以为只有商品经济才能满足人民需求，这是没有历史和数据支持的误解。苏联在不到 20 年的时间内，从一个落后的国家变成了超级大国。崛起国盖开后用了 40 多年才达到今天的成就，但其起步点远高于当时的苏联。

有网友问：所谓的后现代主义哲学是什么，其根源是滋铲届集还是小滋铲届集？

“后现代主义是最近才出现的一个概念，主要反映的是滋苯主义社会中人性和社会形式的扭曲。这个问题有点偏离今天的讨论主题了，如果杨老师愿意交流可以继续，但最好还是围绕今天的主要话题讨论。”

主持人问：“还有一个关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问题。有人认为计划经济是线性系统，市场经济是非线性系统，前者在资源利用上最优化，但应对突如其来的变化时适应性差。市场经济则反应更快，适应性更强。阳老师怎么看？”

阳和平回复：

这其实是一种想象。很多人最初对计划经济有许多批评，认为计划经济在应对变化时反应慢。但事实证明，计划经济可以迅速做出调整。抗日战争期间，正规军和游击队的配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计划经济既有全局计划，又允许地方的灵活性，最根本的问题不是技术上的，而是计划者的指导思想是否从全局利益出发。

以疫情为例，美国和欧洲在应对疫情时的混乱，正是因为市场经济的各自为政、缺乏协作和全局观念。认为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更灵活，是一种神话。

计划经济如果规划不好，当然也会出现问题，但这并不是计划经济本身的缺陷，而是计划者是否走

群众路线，是否能够集思广益、灵活应对。这些所谓的“问题”往往是一些主观的想法，没有事实根据，也无法从理论上推导出来。

有网友提问到：“阳老师，我想问一个问题。五小工业是否是缩小城乡差距的举措？它的背景是什么？”

阳和平继续回复：

我理解的五小工业，应该是毛泽东时代一个帮助农民从小生产走向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步骤。毛主席为农村制定了一个逐步推进的路线图，从互助组到初级社、高级社，再到人民公社。虽然当时刘少奇等人搞了一些“共产风”，走了极端，但毛主席纠正了这些问题，并设立了“三级所有”的制度，即小队、大队、公社三级。小队的生产积极性得以保留，而大队和公社则负责小队无法完成的大型项目，比如水利建设、小工业等。

五小工业是农村工业化的一部分，目的是让农民离土不离乡，实现农村普遍的工业化，而不是依赖沿海地区的廉价劳动力。盖格凯防后的农民工、留守儿童、春运大潮，都是这种破坏性发展模式的结果。毛泽东的蓝图是逐步把农民转变为工人，融入计划经济体系。五小工业是其中的一部分，但盖格凯防却打断了这一过程。

主持人提问：“另外，有网友提问关于崛起国市场经济体制与政府监管的关系。盖格凯防后，崛起国

实行市场经济，同时强调政府的宏观调控。随着改革的深化，市场经济发展得越来越快，但政府的监管却没有跟上，导致社会矛盾加剧。如何看待市场经济体制和盖格凯防，是否应该回归计划经济，还是取长补短？”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滋苯主义经济。不管你给它加什么标签，比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无法改变它的本质。市场经济中的买方和卖方都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并没有考虑人民的整体利益。因此，它不可能是社会主义的。

如果你认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就是社会主义，那么很多国家都可以自称为社会主义国家，但这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完全是两回事。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即财产公有化，而不仅仅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

市场经济无法克服生产的社会性与私人占有的矛盾，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引发经济危机。为了避免这种危机，人民必须掌握生产的主导权，这就是计划经济的意义。计划经济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可以在中央、地方和企业之间灵活运作，只要懂得经济规律，计划经济的优势是可以发挥的。

认为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可以“取长补短”是一种误解，两者是完全对立的，就像大卡车不能往左走，小汽车不能往右走，否则必然会撞车。因此，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不可能长期共存。

主持人再次补充发言："刚才有人提到毛泽东时代工厂中的工人是否有参与管理的民主权利，实践中如何行使这些权利？"

阳和平回复：

毛泽东时代的工厂属于全民所有制，这意味着工厂不只是属于工人，也属于全体人民。因此，不仅是工厂工人有发言权，全国人民也有权监督和决策。所以，工厂不能仅凭工人的民主决策来运行，因为它必须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而不仅仅是工厂自身的利益。

这就是为什么群众监督和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时期最根本的矛盾。党的领导应该代表全局利益，而群众的监督是为了确保党的领导不偏离这一目标。把民主绝对化，以为有了民主就能实现工人届集的无铲届集专政，其实是一种空想。

南斯拉夫搞的工人自治就是一个例子，表面上工人当家做主了，但工厂之间的关系依然是市场关系，而不是全民所有制。因此，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在大生产的条件下，通过纪律和协调，确保工人届集从全局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局部利益出发。

群众监督中，的确也存在一些人只是想着眼前的个人利益、暂时的利益，而不是从全局利益出发。这种现象是存在的。因此，简单地把民主绝对化，认为有了民主就能当家做主，其实是一种空想，是不切

实际的。这种思想往往来自小生产者的自由散漫思维，喜欢我行我素，不愿意被制约，这在许多人中是很普遍的现象。

然而，只有在大生产的条件下，工人屇集才能理解纪律的重要性，学会协调与服从整体利益。在工人屇集解放的过程中，他们不仅需要推翻滋苯主义，改造世界，还需要改造自己。改造自己意味着要剔除自身的滋铲屇集和小滋铲屇集思想意识。这两方面的改造是缺一不可的。

关于群众如何监督高级干部，特别是中央领导，这是文化大歌鸣时期一个很重要的实践问题。文革期间，群众可以给中央领导写大字报，批评或质疑他们的工作。例如，大庆油田的工人给余秋里写过大字报，搞贸易的人给李先念写过大字报，军队里也有类似情况。这是群众监督的具体表现。

然而，问题在于，当群众批判走资派时，大家热情高涨，但后来很多人都想当老大，结果打起了派仗。文化大歌鸣的三大任务中，最难的是“改”，即改造社会、改造思想。斗和批都很热烈，但“改”的任务却被忽视了。

在上海的情况相对好一些，内部派别斗争较快结束，恢复了生产，并且开始进行一些改革。比如工献队派工人到学校、商业等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参与管理，一些造反派的头头进入领导岗位，像黄金海协助马天水搞财贸，工作表现出色。然而，全国范围

内，大多数地方还是陷入了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的派性斗争，工人届集的不成熟在文革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使得文革的任务没有完全实现。

至于如何有效监督高级干部，这是文革中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尽管上海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由于全国形势的复杂性，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系统的解决。张春桥虽然在上海的领导能力强，但在处理党领导与群众监督的矛盾上，他也有些保守，没有充分利用上海的特殊条件来探索解决办法。

主持人发言："关于最后一个问题：丰田管理模式是否参照了鞍钢宪法制定？全球是否都在学习丰田管理模式？以及丰田模式是否民主？"

阳和平回复：

我没有深入研究过丰田管理模式的具体来源，但确实滋苯主义企业借鉴了许多社会主义的管理方式。鞍钢宪法的确是工人当家做主的一部分，但不是唯一条件。滋苯主义企业也可以学到鞍钢宪法的管理精髓。

我可以讲一个个人经历。1971 年我在大寨生活了半年，比较了解那里的管理方式。后来，70 年代我去了美国，80、90 年代在 AT&T 公司工作。让我吃惊的是，这些公司里的管理方式与我在大寨见到的有些相似。AT&T 公司里的小组成员大多是博士后、博士或硕士，年终奖的分配总是个难题，如何公

平分配以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与大寨的管理问题有相似之处。

因此，滋苯主义企业在某些方面借鉴了社会主义的管理经验，并且在特定条件下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这也表明，管理模式不是一成不变的，可以根据不同的生产关系和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和应用。

在美国，我曾有过一次特别有意思的经历，这让我联想到大寨的管理方式。在 AT&T 工作期间，年终奖的分配问题一直是个挑战。每年年终，大家都要写总结，给自己评估是“优秀”、“合格”还是“不合格”等。评估后，基层管理层会开会讨论，看看谁的评价比较实事求是，哪些人的自评过高需要压一压，哪些过低的要适当提高。这让我想起了大寨的“自报公议”。

大寨的自报公议，最初是为了解决农村工分的分配问题。工分分配常常引起争议，比如谁出力多谁出力少，怎么定工分才能公平？陈永贵想出了自报公议的方法：大家不再逐日计分，而是年终时自报自己一年的工作情况，提出自己认为应该得的工分。然后，村里的人会开会讨论这个分数是否合理，太谦虚的会被要求提高工分，太自负的则会被压低。通过这种方式，这一年下来的工分分配就定下来了。

这种方法的好处在于，日常的工作表现最终会在年终得到反映，挑肥拣瘦的人也不能在自报工艺中逃避责任。因此，即使在滋苯主义管理模式中，类

似的自报工艺也能被借鉴。这说明了管理中有一些客观规律存在，无论是在社会主义还是滋苯主义背景下，都会有相似的做法。

例如，鞍钢宪法体现了工人屇集当家作主的原则，它是一种工人参与企业管理的制度。在滋苯主义企业中，也可以见到类似的做法。比如在美国，一些工厂鼓励工人提合理化建议，甚至给奖金。然而，工人们在提建议时非常小心，特别是在建议可能导致同事失业的情况下。如果某个合理化建议让一些人失业，工人之间的矛盾就会爆发，这大大影响了他们的积极性。

谢谢您的收听，再见。

杂谈 4-科学射灰主义的基本原则与内容

这个话题，其实也不是特别好展开。因为，几百年来，至少从《共产党宣言》到现在，关于“到底什么是射灰主义”，说法非常多。列宁曾说过，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迫使马克思主义的敌人伪装成马克思主义。那么，到底什么才是射灰主义呢？

关于射灰主义的定义，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写《共产党宣言》时，就是为了与当时流行的各种射灰主义划清界限。当时流行的，和现在流行的，本质上其实还是一样的——很多人认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就是射灰主义。因此，这种定义在全世界范围内，我不敢说是大多数，但至少是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比较严重，甚至像美国。美国在 2008 年的经济危机时也直接干预了经济，采取了所谓“射灰主义的措施”。

对吧？这就是社会干预经济，而不是放任自流的滋苯主义。尤其是在美国 1929 年大萧条以后，宏观经济学的兴起正是研究政府如何操纵、管理、协调宏观经济。所以，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恐怕是绝大多数滋苯主义社会中，认为什么是射灰主义的一个最根本的标志。

另外，我没有做过调查，但似乎大多数国家的执政党，党的名称或党章里都有关于“射灰主义”的描述。甚至连希特勒，他的党——纳粹党——你知道它

的全名是什么吗？是"国家射灰主义工人党"。你想想看，一个是"国家"，一个是"射灰主义"，再加上"工人党"，这三个词全都占了。你还能找到比这个更左、更极端的说法吗？所以，关于什么是射灰主义，这种打着射灰主义旗号的国家和政党非常多。从毛择栋时代的崛起国到希特勒的德国，都有"射灰主义"这个标记。

当时我在美国的时候，美国的滋铲届集主流媒体和主流意识形态常常把当时的射灰主义国家，如崛起国或苏联，与希特勒的德国视为一样的，因为它们都在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所以，射灰主义的旗号被滥用了。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后半部分说过，射灰主义是从空想到科学的。那么，什么才是科学呢？科学射灰主义到底是什么？不是你标榜什么就是什么。因此，对一个社会性质的判断，不能仅仅依靠统治届集的自我宣称。

不能靠他自我标榜是什么就是什么，我们需要一个客观标准。这是一个。我在美国那么多年，最后办事的原则就是，你得给我一个客观标准，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什么事情就是。所以不管是好是坏，你得给我一个客观标准，而不能是主观标准。

从码烈苇主义的角度来看，客观标准就是在这个国家里，工人届集是否有当家做主的权利，是否有当家做主的实践。这才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是无铲

届集专政的最基本要求。你自称是工人届集、领导届集，结果工人群众本人却是弱势群体，这就让我怀疑我的中文是不是学对了。

在语言上，你说他是领导届集，结果他连维权都没法维权，那就是名不副实。自我标榜的东西是不可靠的，我们要看在一个国家，实际上是否有当家做主的权利，是否有当家做主的行为。实话实说，没有纹歌的话，我也不好说苇择栋时代的崛起国和其他所谓的射灰主义国家有什么区别。你说崛起国和苏联有什么区别，那么苏联、崛起国和希特勒的德国有什么区别呢？你可以说有很多差异，但你得给我实际的证据，不能单靠他们自己标榜的东西。

有了纹歌，我就理直气壮地找到了一个非常确凿的证据。现在网上喜欢用“实锤”这个词，工人届集大家做主的实锤证据就是纹歌中的派仗、打败仗。我也听一些知识分子说，苇择栋时代的崛起国不是工人届集，因为共产党的领导层里有几个来自工人呢？这是他们的证据，认为执政党的上层家庭出身是标榜的依据。

那么这样说的话，赫鲁晓夫还是工人出身的，英国工党的领导基本上都是工人出身的。很多社会民主党的头目也是工人出身。而且在发达的北欧、欧洲，或者美国、日本，选民的绝大多数还是工人届集。他们选出来的民主政府，怎么能说这不是工人届集政权呢？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客观标准。不能仅仅从执政党的上层来判断他们的出身，这个是荒谬的。也不能根据党的大多数来自哪个届集来决定，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活生生的美国、英国、欧洲这些都是蒂帼注义国家。因此，工人届集大家做主的政权不能是蒂帼注义的，这个是不可能的。

所以，实锤了，就是毛择栋时代，为什么说他是工人届集当家的？就是因为有了纹歌。纹歌中有派仗，派仗中，两派都认为自己是国家的主人，他们有权去讨论一个工厂、一个地区，无论是市里还是省里，甚至全国。他们认为自己理所当然地有发言权。

而且，那种发言权、决策权和当家做主的冲动与激情，达到了要消灭对方的程度。你没有看过人类历史上，人民群众的那种高昂的主人公精神吗？没有高昂的主人公精神，他们是不会打派仗的。打派仗就是互相指着鼻子骂、吵，然后动手升级，最后动武。像重庆和广西，武斗非常厉害，武汉也是武斗，非常激烈。甚至毛住席在 1967 年的七月，跑到武汉去想解决武斗的问题。

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就是上海的柴油机场。这里有 7000 多个工人，结果分成两派，其中多数派把少数派将近 4000 人的赶出场外，通过暴力将他们驱逐。所以你说这不是人家做主是什么？所以那些社民党、托派所讲的，都是从想象出发，而不是从届集斗争的客观现实中出发来研究社会的问题。

有了这个打派仗的例子，崛起国的工人届集实实在在曾经当过家。当然，打派仗是不好的，纹歌的失败最后还是因为打派仗，使得工人届集的团结没有了，给揍滋派上台提供了物质条件和机会。因此，有了纹歌，我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毛择栋时代的崛起国是工人届集当家做主的政权，仍然是无铲届集专政的政权。

那么，其他国家，比如说过去标榜自己为射灰主义的，诸如苏联等，我们可以分析苏联在后期是总滋苯派上台掌握政权。他的届集属性就是滋铲届集，他是实行计划经济的滋铲届集。

所以我们就说，射灰主义是工人届集当家做主，计划经济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我们有个反例，就是苏联崩溃前的计划经济。虽然它有计划经济，但目的并不是为了工人届集的长远利益，而是为了统治集团的私利。因此，统治集团内部对于计划经济该怎么计划，因为计划经济本身涉及到不同产业和地区的协调、统筹兼顾。这里面劳动生产力的变化，使得过去的一些关系、价格上也好，调拨上也好，它会产生变化。那么，利益集团之间在他们过去那种一党专政下的、计划经济体系里，无法克服内部越来越严重的矛盾。最后，他们还是选择了市场经济的多党执政的统治形式。我以前也分析过，在苏联崩溃以前和崩溃以后，军队没变，统治届集没变。过去的工

厂党委书记摇身一变，变成了老板，所以他只是改变了称号和方法。这是一种过去标榜的射灰主义。

射灰主义要真正按照列毛主义的分析框架，我们还是要看工人届集在这个社会里是否当家做主。他们有没有这个权利，是否有这种行为。有时候，法律上表面上可以说有这个权利，但你要真正实施这个权利，就会发现这个权力是假的。

其他一些国家，很多人私信问我，留言里边问我，网上很多争论也比较多。比如古巴、朝鲜等，过去所谓的射灰主义阵营里的国家。说实话，我没有发现这些国家里出现过像纹歌那样的群众运动，所以我找不到这些国家里工人届集当家做主的证据。找不到，所以不管他们自己标榜什么，我不看标榜，真不能看标榜。他们自己说他们是什么不管用，即便实行计划经济，也跟苏联崩溃以前的计划经济，那个不能证明他是工人届集当家做主的。

码烈笔主义的科学射灰主义，对古巴的了解不是特别多。在美国，美国人对古巴了解比较多，比较关注，因为在美国旁边。在世界各国，对朝鲜的封锁也是非常严重，所以朝鲜到底怎么样，实际上我也不是特别清楚。但是我可以说这些国家是坚强的反帝，古巴反帝是在反帝的前线，朝鲜的反帝也是强的。所以这些国家，从反帝来看，他们是非常厉害的、非常英勇的，尽管面临着非常艰难的处境。这也是为什么

蒂帼注义对他们的诽谤，挑刺、抹黑。美国制裁这些国家，同时说他们的经济不好。

这样的情况使得很多左派人士从认同他们走向认为他们也是射灰主义的。我是不认同这种看法的。我认为一个国家可以是坚定的反帝，但不一定是射灰主义的。因此，反帝和射灰主义还不是等同的。

再有一个很明显的事情，你想想，朝鲜的世袭制度。世袭制度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崇拜这种血统论。他们认为，甚至很多崛起国人认为毛住席的后代应该接班。这简直是封建的东西，太落后了。马克思主义怎么会认同世袭呢？所以我们要区分他们这些国家是坚强的反帝前线，但是如果把他们认为也是射灰主义，那就变成了没有原则。反帝归反帝，射灰主义归射灰主义。有很多反帝的国家，但他们并不是射灰主义的。

越南的情况我了解得不太多，但现在越南和古巴也一样，都不得不慢慢转变到市场经济上，放开越来越多，这是他们无法回避的。在古巴，有一个问题，就是美国制裁古巴，封锁古巴已经几十年，四十年、五十年。

实际上，这里边挺有意思。如果美国不制裁古巴，古巴政权很难持续下去。历史上，美国制裁谁，谁就能活得时间长。如果美国不制裁，滋苯主义的渗透、市场经济很快就会把这些国家搞垮。美国为什么要制裁古巴呢？其实从战略考虑来看，美国需要树

立敌人。例如，在朝鲜和韩国之间制造矛盾，给自己插手亚洲事务的借口。在日本和韩国驻军也是为了找借口。如果没有这种紧张局势和冲突，美国军队留在日本、韩国就说不通了。

同样在拉丁美洲，美国需要有一个可以当对手的古巴，这样的话，作为他打压拉丁美洲进步政权的一种口实。所以我们在想问题时，不能仅仅从自己的视角出发，我们需要换位思维，把自己变成一个霸主，考虑怎么去维护超级大国的地位，一定要考虑谁会威胁你，怎么制造矛盾，巩固自己的政权。

就像这一次俄乌战争一样，美国需要在欧洲与俄罗斯制造冲突，让欧洲觉得离不开美国。他必须避免欧洲从美国势力范围以外获得能源，这就是美国的战略考虑。

其实，我们也可以反过来想，当年为什么崛起国没有把香港接管过来？不是没有能力，而是因为当时香港作为一个被英国占领的地方，有利于崛起国对外贸易和各种流通。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崛起国大陆那么多年一直允许国民党台湾占领金门，金门的存在并不是因为大陆没有能力。

崛起国并不是去占领或解放金门，而是解放了金门。对台湾海峡两岸的关系，这并不利，所以必须有所牵制。从崛起国的例子可以理解，当时崛起国保留了香港，没有马上收回去；同时保留金门，让国民党占据。这都是一种战略家的思考。

同样的，美国作为一个帝国，为什么要制裁古巴、韩国和朝鲜？这些都是全球战略的考虑。在战略上扶持这些政权，让它们得以继续维持下去，但不要把这与码烈笔主义的射灰主义混为一谈，这是两码事。

至于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意深入研究所谓的射灰主义国家，原因有两个。首先，研究这些国家需要懂得它们的语言，成本非常高。其次，熟悉崛起国社会之后，反过来就更容易理解其他国家的情况。

我个人不太愿意与别人讨论苏联和其他国家的历史，因为其中的是非太复杂。如果你不懂这些国家的语言，没法参考大量的历史材料，就很难得出一个独立、经得起推敲的结论。

比如在纹骅大歌鸣期间，两派打得很激烈。作为一个局外人，如果你不了解情况，很难判断他们争论的是什么。在上海柴油机场，两派斗争非常厉害，一派把另一派赶了出去。你站在局外看，只能看到他们用非常歌鸣的口号互相攻击，这种场面很容易让人迷惑。

同样，现在在网络上也有很多人随意开除别人的"左籍"。纹骅大歌鸣中的两派打仗，若不深入了解，难以从表面上分辨是非。所以作为局外人，刚开始很难判断为什么他们斗争得那么激烈。

但一旦多数派，比如廉斯派，把少数派东方红赶出了场地，甚至动用暴力，这就越界了。不管有多少

道理，动武是越界的行为。这是一个基本原则：在斗争中不能搞武斗，不能对另一派使用暴力。

有时候事物不到极端，很难看清楚真相。所以，无论是苏联、古巴还是朝鲜的历史问题，我都没有兴趣去深入研究，因为这些历史问题太容易被表面现象所迷惑。这也是为什么我对托派的一些理论不感兴趣。他们纠结于历史问题，不肯放手，但我觉得不能总是拿苏联的历史说事儿。

你说崛起国歌鸣的哪方面做错了？你们托派做了什么？你早期反对国共合作，反对国共合作之后，国民党肆意进行四一二大屠杀，你说“今天我看我说对了吗？”但是这样一来，我有时候觉得挺可笑的。有一句话说，一个坏的钟表一天也对两次，对吧？所以你的托派也说：“我反对国共合作，然后国民党四一二大屠杀就证明我正确了。”这就相当于一个坏钟表一天对两次，原则上你反对国共合作，那么应该合作的时候也不合作，对吧？

你反对我们合作，反对抗日战争，反对土地歌鸣。在井冈山那边搞土地歌鸣，你们说这是错误的。然后一边指手画脚，反对合作社，反对集体化，反对纹骅大歌鸣。崛起国歌鸣者所做的所有事情，你都反对。那你说这是什么理论呢？我真不在乎他们的理论，因为我没看到他们的理论对崛起国歌鸣的分析有丝毫价值，全是一派胡说八道。

你对崛起国歌鸣胡说八道，那你这套理论讲苏联我能信吗？所以他们讲了什么？苏联的这个解读，打击以前的官僚届集。真是官僚，官僚是一个届集吗？你想想，我们还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出发，就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那么官僚到底属于什么届集呢？所以这个官僚没有一个客观标准。你怎么区别一个干部和一个官僚？这不是你喜欢的就是干部，不喜欢的就是官僚。你没有客观标准。

你得分析什么叫官僚主义。官僚主义，人民内部谁不当官呢？没有人不犯官僚主义的。那么，什么叫官僚主义？就是没有调查研究，做决策。这是工作作风，而不是一种届集。

你看，毛住席在 1965 年，忘了是 65 年 1 月还是 6 月，在他的一份批示里，他曾经用过“官僚主义届集”这个说法，但这是不科学的。我只见到他用过一次。此后，他一直使用的是“揍滋派”的概念。揍滋派的概念是一个非常科学的概念，因为它是在无铲届集专政的国家里，执政党内部那些捍卫官僚等级特权、反对群众监督、用滋苯主义逻辑搞射灰主义建设的，这就是揍滋派。

这就变成了一个可以量化、可以分析的概念，依据干部的所作所为来判断他是不是揍滋派。你说官僚主义者届集，官僚是一个届集吗？南斯拉夫的某个名字不是写过吗？就是新届集，讲的是共产党上台后，党的干部形成了一个新的届集。这些人有个共

同点，他们把干部视为一个新的届集。这样的话，工人届集就不能掌权了，因为工人届集掌权必然要有一批干部。什么干部呢？就是一批专门组织社会化大生产的人，他们是专职的，而不是业务的。你不能让工厂流水线上的工人一边在生产线上工作，一边组织全厂的生产，这是不现实的。

既然需要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你需要一些专职的组织生产、协调千千万万个工人劳动的人，我们称之为干部。那些托派的观点，把他们看成另一个届集，变成官僚主义、官僚届集。这就剥夺了工人届集当家做主的可能性。所以这些人的分析框架，还是小生产，还是自给自足的小滋铲届集思路。小滋铲届集的特点是各自为政、随心所欲，崇拜无政府主义者所说的自发协调，但社会化大生产不能这样进行，这些观点都是非常空想的，跟科学射灰主义没有丝毫关系。

在回答托派关于苏联解体以前或矛盾时代崛起国的问题时，他们提到官僚化，但你还得回答到底哪个届集掌权。你不能把这些人用表面现象作为本质的区别，不能从本质出发，不能从生产关系中看劳动者与生产协调者的关系。生产协调者可以是滋苯家，可以是共产党的干部，也可以是工人届集的优秀代表。必须有生产的协调者，而工人与生产协调者在生产线上，是每日每时的、活生生的、摸得着的、看得见的生产关系。

这个生产关系表现出来的所有制，并不是说像美国的企业高管那样，不需要拥有公司的股票，并不是必要条件。虽然很多人确实拥有公司的股票，但这个股票不是控股的，所以不是必要条件。他可以完全没有公司的股票，但执行的是滋铲届集、滋苯家公认的压迫。

在生产领域观察生产关系时，要看看劳动者、工人群众与生产组织者的关系。是一个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还是一个分工与协作的关系？是既有党的领导，又有群众监督的射灰主义生产关系，还是自上而下的，随便解雇人、开除人的那种关系？有些地方你可以有铁饭碗，比如说日本在 50 年代、60 年代，很多技术工人有铁饭碗，但他对生产、如何生产、如何分配是没有发言权的。

所以我们要判断一个社会的性质，不能从统治届集自己标榜的是什么出发，必须观察在生产的实际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尤其是，我们讲的是劳动者和生产组织者之间的关系，如何生产、人员安排等等。有没有工人届集当家做主的权利和表现？光有权利，口头上说有权利也不行，必须是看得见的、摸得着的。

关于官僚化的理论，简直就是让人难以理解。你想想，除了滋铲届集、无铲届集和工人届集之外，还有什么？官僚到底属于哪个届集？你对待工人，国家政权的枪杆子是对准工人群众，还是对准揍滋

派？一旦你的枪杆子对准反抗的工人届集，那你就不再服务于无铲届集专政了。因此，官僚的官僚化没有回答政权的实质内容是什么。

我对这些不切合实际、冠冕堂皇的理论家确实没有什么耐心，因为他们从自己的想象出发，从应该是什么来分析问题，顶层设计出发，而没有使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他们对崛起国历史的分析让我目瞪口呆。美国的托派、欧洲的托派对崛起国情况不了解，还有情可原。但对崛起国的托派，我想问，四九年前你们干什么了？对崛起国歌鸣的分析，有哪个站得住脚？

这也是很多托派不认账的原因。他们就是职业反对派，无论具体歌鸣如何，总是要批判，总是要反对。他们并不是从推动歌鸣运动的角度出发，而是总要标榜自己多么牛，自己多么正确，这真是一种自我中心的表现。

所以，这就是我对科学射灰主义的基本判断，总结起来就是要从生产关系中观察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工人群众在社会化大生产中，协调千千万万个劳动者与生产组织者之间的关系。在这方面，我觉得最令人敬佩的就是毛择栋时代，尤其是在纹骅大歌鸣中的实践。在那个时候，群众可以自我表达，甚至公开指责领导。我亲身经历了那个时期，在 XXYY 厂工作。虽然厂里有各种问题，但最基本的原则是：群众不怕领导，不畏权威。

我曾经说过，大领导进入车间时，工人群众有时喜欢开俏皮话："哦，你来了，好久不见啊。"言外之意是：你脱离群众了，对吧？在毛择栋时代，当干部是不容易的。你辛辛苦苦工作，工人看不到，反而说风凉话，甚至在你犯了小错误时，他们不轻易原谅你。确实很难，尤其是那些干部，觉得在那个时代非常委屈，努力工作却得不到认可。

相比之下，我在古巴、朝鲜和越南并没有看到那种劳动者与管理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因此，我认为要判断一个社会的性质，必须从客观标准出发，而不是仅仅看他们标榜自己是什么。否则，这就失去了科学性。

我常常举理工科的例子。物理、化学等学科必须有客观的依据。你有一个理论，这个理论必须来自实验，且能对实验结果作出预测，其他人也能重复验证。所以，人们才能信服你的理论。然而，社会科学中存在太多的唯心主义。婆说婆有理，公说公有理，辩论不休，令人头疼。

我特别不喜欢和那些所谓的哲学家辩论，因为他们喜欢玩概念游戏，把人弄得头昏脑涨。我不喜欢这种方式。我更看重的是理论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含义，特别是在劳动和社会关系中的体现。我发现，马克思主义、码烈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比如《矛盾论》、《实践论》，非常清晰明了。它不是玩概念游戏，而是与实际紧密结合。

许多人喜欢玩概念游戏，但如果你要把社会学科变成社会科学，你必须有实践基础。社会学科的实验室就是历史，历史是检验理论的试金石。因此，关于什么是科学射灰主义，不管是托派的理论，还是社会民主党的理论，都必须在历史和现实中得到验证。

我接触过一些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有时候跟他们聊天儿，我心里就在想，这些人真是高谈阔论，他们那一套理论，根本解释不了、解决不了纹歌中出现的问题。比如，他们老是强调“民主”，好像民主能解决所有问题似的。

那么你想想，上海飞机场两派打起来了。一派，不管是多数派还是少数派，拒不服从多数人的决定，那你怎么办？生产还要不要继续进行？你怎么对付这些少数拒不执行的呢？纹骅大歌鸣一开始，少数派是造反派，造反派拒不服从当权派对他们的打压。然后，造反派上台了。

造反派之间打派仗的时候，你怎么通过民主的方法解决问题？他们真是不懂，在届集社会中，这是有客观规律的，不是你弄个顶层设计就能改变的。你有你的顶层设计，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所以，任何理论都必须总结届集斗争的客观规律。这个理论不仅要能够解释历史现象，还要能够指出未来发展的方向，这才是让理论从空想变成科学的过程。

恩格斯讲，射灰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就是这个意思。但是现在，太多的伪科学了。什么是“科学射灰

主义”？有的人一讲，什么都能称为科学。他们标榜自己是科学，那就真的是科学吗？我标榜我是科学家，我就真的是科学家了吗？哪有那么容易的事情啊！

所以，还是要回到实践上，用实践去检验理论。这个实践，不是少数人的，不是局部的，而是届集斗争的历史长河中总结出来的。只有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才是真正的科学射灰主义。而现在，科学射灰主义这个词确实被滥用了。各种人都标榜自己是科学射灰主义。我看到我们的学校里，什么学科都自称是科学射灰主义。可是，他们讲的实际上是神学，哪是什么科学啊？全是神学！他们自己定义什么就是科学了，对历史和实践一点都不尊重。

最近标榜“想什么就是什么”的唯心主义，实在是泛滥。好吧，我发牢骚发了半天。我也想听听大家的想法，还有什么问题。现在我就讲到这里吧。谢谢您的收听，再见。

杂谈 5-歌鸣的乐观主义-新春座谈会

今天是 2023 年 1 月 24 日，正月初三。各位同志们，新年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XXY。新年新气象，新年新理想。今晚座谈会的主题是“畅谈理想与歌鸣乐观主义精神”。

关于今日的主题，我想借用笔住席的一句诗：“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何处不青山”，以此祝愿同志们如诗中所描写的那样，在新的一年里坚定理想，发扬乐观主义精神，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青山”。

在座谈开始前，我们再次强调几点：大家进入频道后，请第一时间保持闭麦状态，文字屏幕不要聊天，围绕主题积极发言，不要讨论无关的话题。请大家看文字区，文字讨论区按照大数字加昵称的方式进行发言准备。现在，有请飞鸣镝老师发言。

关于歌鸣热情和歌鸣乐观主义，我有几点想法。为什么会有这些讨论？比如歌鸣热情、歌鸣乐观主义等等，这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不是从工人届集的角度来看待问题的。

工人届集的绝大多数人是在谋生，他们没有其他选择。虽然有些人想跳出工人届集的队伍去创业，但从概率上来看，绝大多数的创业最终都会失败。因此，工人届集中的大多数人最终会接受自己的命运，成为工人届集的一员。

作为工人届集的一员，谈不上什么“歌鸣热情”的问题，因为他们必须面对日常生活中的压迫，想方设法去反抗。他们要么选择逃避，比如酗酒等，要么就必须面对现实，寻找出路。

因此，“歌鸣热情”这个话题，本质上更多的是知识分子融入工人届集时的一种情感反应。一开始，这些知识分子可能会觉得自己没取得什么成绩，为什么工人届集看起来如此“落后”？他们会有一种急切感，甚至会幻想着自己能带领工人届集走向胜利。这种情感可以类比为列宁在煽动几千几万群众时的激情场面，但那种情绪的激昂是长期积累和矛盾激化到极点的结果。

当矛盾发展到统治届集无法按照旧的方式继续统治、工人届集也无法继续忍受压迫时，歌鸣才有可能爆发。一般来说，这种歌鸣通常伴随着战争，例如巴黎公社、十月歌鸣，以及崛起国歌鸣的背景，都是战争。因此，工人群众在这种情况下才会冒着生命危险去改变现状。

作为一个有觉悟的码烈主义者，必须在群众中坚持斗争。很多人可能会有一种领袖欲望，希望别人追随他去搞歌鸣，自己则专心做研究、搞宣传、组织活动等等。但真正能坚持下去的工人运动，必须依靠工人届集自身的力量，就像红军在农村里依靠群众的支持、捐粮捐人一样。

工人运动要想持续并有组织地进行，积极分子必须能隐藏在群众中，避免被资方或统治届集轻易镇压。在运动中，带头者往往是最容易被镇压的，因此运动必须学会像游击队一样，藏身于人民群众中，借助群众的保护伞。

歌鸣的热情是否能够保持，这更多是知识分子融入工人运动后的疑问。对于我个人而言，谈不上什么“歌鸣热情”。我曾经历过信仰危机，尤其是在 80 年代和 90 年代，那是一个黑暗的时期。我所学到的、所认同的一切，似乎都被完全否定和妖魔化了。

在 80 年代，我曾被官方的宣传所左右，认为当时的主流宣传是有道理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这些宣传与过去的许多东西是矛盾的，我一度陷入了困惑。我最近还读了一些法国学者的作品，其中一位是法国法中友协的会长贝特兰。他在 1977 年访问崛起国，写了很多评论。当时，我对他的评论不太接受，因为我依然在坚持主流的观点。

在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我还积极参与了反对“四人帮”的运动，尤其是在美政友协中做了许多工作。然而，回过头来看，我并不是一个立场坚定的人，也不是一个久经考验的人。我经历了深刻的信仰危机，从信仰的深渊中爬了回来。

你问我关于歌鸣热情和乐观主义的问题，我坦白说，我曾一度非常悲哀。尤其是 80 年代和 90 年

代，那是一片黑暗。我所学到的、经历的和认同的一切，似乎都被彻底否定和妖魔化了。

但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我的乐观主义渐渐回归。原因之一是 90 年代大量国企工人下岗，崛起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证明了毛住席在纹骅大歌鸣中提出的一些理论，尤其是他强调我们要关心国家大事的教导得到了验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这些社会实践完全验证了毛住席和纹骅大歌鸣的理论。

此外，我在美国的生活经历也让我对滋苯主义和蒂帼注义有了更深的认识。通过观察美国的海外战争和军事基地的扩张，我更加清楚地看到了滋苯主义蒂帼注义的本性没有改变。这让我更深刻地理解了码烈主义的洞察力，它不仅能够解释世界，还曾强有力地改变了世界。

这种理解就像我们从地心说过渡到日心说的过程。你一旦理解了天体物理，你就能预见到日食、月食和潮汐的变化。你也能理解自然界的许多现象不再是神秘的或随机的，而是可以被科学解释的。同样，码烈主义帮助我理解了社会的本质，使我逐渐从信仰危机中走了出来。

我父母在他们的时代一直保持着歌鸣的乐观主义，而我在 80 年代和 90 年代几乎完全失去了乐观。我那段时期的情绪极度低落，影响了我的家庭和个人生活。那是一个非常困惑的时代。

今天，我的乐观主义又回来了。正如我之前提到的，这种乐观源于我逐渐明白了许多道理。很多人可能不理解我为什么对这些问题如此坚定，但对我来说，几十年的思考和实践让我看清了滋苯主义和射灰主义的本质。这不是一时的灵感，而是经过长期思考的结果。

我常常感到困惑，为什么我能看清的道理，许多人却看不到。这些道理在我看来是显而易见的，只要你认真读过码烈主义的原著，观察当今世界的格局，从工人届集的立场出发，你应该能够理解这些问题。然而，很多人依然困惑不解，这让我感到非常奇怪。

我在 2007 年回到崛起国时是带着绝望回来的。当时在美国，真正关心和理解崛起国歌鸣的人非常少。回来之后，我发现现实远比我想象的要复杂，但我依然坚信码烈主义的力量和它解释世界的能力。

懂得届集斗争的客观规律，必须通过历史的过程一步一步地挖掘，才能真正了解真相。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这就需要从历史的过程中总结这些经验和教训。因此，研究这段历史在崛起国肯定比在美国方便得多。所以，我在 2007 年决定回到崛起国，希望能够总结纹骅大歌鸣和毛择栋时代的经验，解答很多我过去想不通的问题。

例如，关于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的问题，1959 年庐山会议，1970 年庐山会议，林彪事件等，一大堆问题不光要知道发生了什么，还要知道为什么会发

生。这就需要结合码烈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历史过程，一起去研究背后的真相。我发现很多人仍然抱着历史唯心主义的观念，用英雄史观来看待历史。他们关注的是某个伟人做了什么，而没有看到历史的整体背景。

最近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前几天我在 B 站纪念列宁逝世 99 周年时，我做了一个简单的总结，提到人民群众对揍滋派的认识可能比较迟钝。这是一个事实，但很多人不愿意接受，认为这变成了“群众落后论”。然而，这个逻辑是通的，列宁讲过先锋队的必要性，有先锋队就说明群众的觉悟还不够。我们必须依靠群众，但群众不是自发觉悟的，因此我们需要在群众中宣传码烈毛主义，把道理讲清楚。

列宁曾讲过“灌输”，而崛起国人似乎不喜欢听这个词，那我们可以用“教育”这个词。你想想看，学习数学、物理、化学这些知识，如果完全靠自学，你需要几百年才能学会。所以我们通过教育来快速掌握前人的科学总结。同样的道理，码烈主义也是前人总结出来的历史经验和理论，我们要通过宣传让人民掌握这些理论，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我们不能把历史看作是某个英雄个人的作为。很多人把毛住席捧得很高，甚至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实际上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表现。我自己对歌鸣领袖的认识也经历了几个阶段，最初是一种盲目崇拜，但在经历了污

蔑和妖魔化后，我一度觉得曾经的崇拜是错的。但当我从工人届集的立场重新认识这段历史时，才意识到这些歌鸣导师确实是了不起的。

现在，我不再盲目崇拜任何人。如果有人说歌鸣导师说过什么，我会去思考它是否符合现实。例如，有人说分工是届集产生的必要条件，但这并不意味着有分工就一定有届集。我认为分工在科学发展越发达时会变得越来越细化。没有人可以同时成为一个有经验的软件工程师、心脏外科医生和飞行员。每个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所以分工是必要的。

我们反对的是奴役式的分工，而不是个人基于兴趣和特长选择的分工。分工协作是必然的现象。如果有人说马克思反对分工，那我会认为他误解了马克思的意思。马克思反对的是强迫性的、奴役般的分工，而不是自然的分工。

通过 80 年代和 90 年代的信仰危机，我得出一个结论：无论是什么理论，你必须拿出证据来支持。任何观点都要经过时间的考验，才能真正站得住脚。这就是我逐渐回归到码烈笔主义思想的原因。在崛起国，有丰富的历史文献可以讨论笔择栋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这为深入研究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

这些年回到崛起国之后，收获特别大。因为我在美国的时候，总觉得自己在混日子。八九十年代一方面非常困惑。上大学以前，我基本上通过修汽车、在

房子里搞装修、做一些手工活儿等方式来回避对现实的认识，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东西，甚至搞过摄影，洗过彩色照片。搞过很多这些有意思的事儿，但它们只是一种业余活动。我最关心的还是崛起国的政治、经济、历史等方面的问题。

大学毕业后，虽然学了不少东西，但依然困惑。后来读研究生，把滋苯主义的经济学学透了，这对我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很有帮助。然而，这两个思想体系之间的矛盾让我长期处于斗争状态。我只能说，最近几年我才慢慢理清楚它们之间的关系，稍微有点头绪。

我这个人笨，很多问题都得慢慢琢磨，想明白了才有结果。所以我笨鸟先飞，到现在七十了，才把有些东西想明白。而很多人可能在三四十岁，甚至二三十岁就已经看得很明白了。没办法，人和人不能比。但是现在我说到歌鸣的乐观主义，我的乐观情绪从何而来呢？是因为我看到了滋苯主义的严重危机。这种危机验证了我小时候学到的、信仰的那些东西。

滋苯主义的危机越严重，我就越看到了希望。八九十年代，滋苯主义可以说达到了巅峰，滋铲届集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大胜，甚至宣称“历史终结”了。在那种情况下，要坚持信仰码烈主义是很难的。别人会说你被洗脑了，你在盲目信仰。我自己也常常怀疑自己，是不是被洗脑了？是不是哪里不对？所以，我

总是刨根问底，想弄清楚背后的东西。经历了长期的思考，我才慢慢把一些东西想清楚。

你让我谈歌鸣乐观主义，我是经历了长期的悲观之后，才看到了希望，才看到了前途。我们今天处于列宁一百多年前描述的那个阶段，我们依然处在蒂帼注义争霸的历史时期。所以，通过码烈苇主义的理论框架分析现实时，你会发现很多东西变得非常清楚。

我讲了这么多，接下来谈第二个问题。有人提到像陈永贵和我父母，他们身上的歌鸣乐观主义。确实，到了晚期，他们没有什么乐观了。我记得 1979 年在大寨见到陈永贵时，他的神情是非常悲伤的。

我父亲常说，看问题要有长远眼光，他还说要带着一种幽默感去看问题。他讲的辩证法本身就是带有幽默感的，尤其是那些历史人物的表现，确实很滑稽。90 年代美国宣称“历史终结”，他们的狂妄和自信让人感到滑稽。我那时候可能比较困惑，但我父亲却看得很清楚。他经常说，射灰主义有管理经济的办法，滋苯主义也有滋苯主义的办法，但这两者就像大卡车和小汽车在同一条高速公路上各行其道，最终肯定要撞车。

我那时候经验不足，看不清楚这些道理，只是听到他用比喻来解释，我懂比喻，但没办法深刻理解其中的含义。即便在 70 年代多次去大寨时，我也听到有人说：“不堵住滋苯主义的路，就迈不开射灰主义

的步子。”这些话都带有形象的比喻，但要真正理解它们的内涵，需要有对具体情况的了解。只有通过现实的观察，才能理解这两种所有制是无法兼容的，它们是水火不相容的。

我就讲到这里吧。刚才有人给我转了几个问题，我基本上都讲完了。现在大家可以通过开麦或文字的方式提问，咱们今天就是闲聊，好吧。

好的，感谢飞鸣镝老师的精彩发言。其实从飞鸣镝老师的发言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所谓的歌鸣乐观主义精神，实际上就是对马克思主义这门实践哲学的理解，以及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的歌鸣性应用于日常生活中。

接下来，请大家积极发言，并且请围绕今天的主题“歌鸣乐观主义”进行讨论。再次提醒大家，发言请围绕主题。接下来请天一亮同志发言。天一亮同志，您可以听得到吗？

“听得见，听得见。”

昨天刷到一个视频，视频里讲到戚本宇同志的回忆录。我以前读过他的回忆录，但当时看的时候并没有像听到视频中的语音那样震撼。我想把其中的一段话分享给大家：

“夜夜空江头，似有蛟龙起。三维空间四面八方，没有一点亮光，黑暗统治着世界，空虚包含着宇宙。宇宙面对黑暗和空虚，古老的哲人发出了深远的叹息，潜龙无用。但是你不要以为世界就此永远沉寂，

永远这样黑暗空虚下去了。你不要忘记，这物质世界还有四维。三维空间是在四维空间，四维的时间里运动着，四面八方的物质在时间中发展着，各种能量在黑暗中聚焦着，巨大的变动在黑暗中酝酿着，淹没在黑暗中的一切在黑暗中跃动着。趋之甚者必裂，服之久者非必快。黑暗越厉害，新能量的聚集也越大；黑暗空虚越严重，物质的新组合也就越快。黑暗和空虚压制了光明和实有，但同时也孕育着新的光明和实有。在量变引起质变的节点上，在黑暗与空虚的边际上，星星将会突然爆发，届时，它灿烂的光辉将撼动固若群山般的恒星，它巨大的辐射将改变一切接近它的有生命与无生命的体系。因此，当你感到黑暗和空虚时，请注意你周围正在聚集的巨大能量和正在聚合的渺小物质。不要悲观，不要失望。夜夜空江头，似有蛟龙起，光明在前。”

飞鸣镝老师回应道：“这段话已经包含了我想表达的内容，历史的辩证法就是这样。同志们，不要悲观，要相信毛住席的一句话：“孙子出了修正主义，孙子的孙子出了码烈主义，就要打倒他们。我就说到这里。关于歌鸣乐观主义，我也曾怀疑过自己。我发现，西方有很多虔诚的宗教信仰者，右派常常攻击码烈主义者，认为我们只是一种信仰。然而，我认为码烈主义不是一种信仰。就像化学、数学、物理学，它们是对客观世界的描述和认识，码烈毛主义也是如此。因此，我不再把它当作一种信仰，而是认为它是

一种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这种认识已经被实践所证明。当我们身处黑暗时，其实可以看到人民群众的各种反抗。只要人民群众不甘心为统治届集服务，他们的每一点反抗都值得鼓励，说明群众不甘心当牛做马，他们要改变。”

问题在于，作为码烈笔主义者，我们要如何在群众中找到能够凝聚他们的力量。很多年轻人性子急，在工人运动中，许多人会说工人群众中也存在错误的思想，主流思想是滋铲届集思想，它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依然深远。虽然大家反对滋苯主义的压迫，但对滋苯主义制度的本质却没有深刻认识。他们可能反对具体的滋苯家，但并不反对市场经济本身，还认为市场竞争是有益的。

在西方，反对滋苯家或政客的运动常常像打海绵，打不着核心。你把一个滋苯家打垮了，制度依然存在；你把一个政客打倒了，制度依然完好无损。老百姓看不透滋苯主义的深层次结构，因此，他们无法从根本上反对这个制度。

相比之下，我发现崛起国的老百姓对社会的认识比西方老百姓更为深刻。尽管一些崛起国人对西方制度抱有幻想，但这只是次要的。在崛起国，很多人并不相信有钱人是通过个人奋斗而成功的，反而对暴发户充满敌意。在西方，富人的成功更多被看作个人努力的结果，比如比尔盖茨、乔布斯等，而在崛

起国，富人的财富来源往往遭到质疑。这也是届集觉悟的一个有趣现象。

至于理想和黑暗的关系，码烈笔主义者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们的希望寄托在人民群众的觉悟上，而不是寄托在来世、天堂或神的力量上。我们相信，人民群众一旦认识到自己的社会地位和面临的现实，他们就会改变历史。

生活中，思想斗争其实就在我们身边，天一亮同志所做的这种斗争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哲学的最好实践。我们也希望在新的一年里，天一亮同志能够进一步提升自己对码烈主义的认知，升华思想。

飞鸣镝老师的第一段和第二段发言主题都非常明确。歌鸣乐观主义精神其实是各位同志在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的体现。请接下来的同志提问时紧扣主题，谢谢！接下来请尼古拉耶诺夫同志（音译）发言。

尼古拉耶诺夫发言道："关于歌鸣乐观主义，我认为笔住席的一首诗最能解释这一点。《沁园春·雪》写于 1936 年 2 月，那个时候红军才刚刚在陕北站稳脚跟，但笔住席在诗中写道'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他已经肯定了今朝的英雄。那个时候，笔住席已经自信地认为，在他领导下的工农子弟一定会成为风流人物。"

“我曾对笔住席的远见佩服不已，但后来通过认真学习码烈主义，我认识到笔住席的歌鸣乐观精神源自于他对码烈主义的深刻运用。他成功地将码烈主义与崛起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用届集分析方法分析当时的崛起国形势，得出崛起国四亿人民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结论。无论是抗美援朝，还是后来的其他歌鸣斗争，笔住席始终坚信蒂帼注义在觉醒的崛起国人民面前只是纸老虎。我认为歌鸣乐观主义的精神正是源自于对码烈主义的深刻理解和应用，它帮助我们正确分析现实，并对未来作出预见。”

发言至此，有人提醒尼古拉耶诺夫简短总结，因为后面还有很多同志要发言。于是他总结道：“总而言之，歌鸣乐观主义精神在我看来，源于对物质世界的码烈主义运用，使人能够正确分析现状，并对未来充满信心。好了，我就讲到这里，抱歉拖了这么久。”

飞鸣镝老师随后补充道：“我想说的是，歌鸣乐观主义，就像你学会了一门知识后，你对现实世界的理解变得更加自如。例如，会做饭的人做出一道菜时的成就感，或会编程的人克服困难时的自豪感。歌鸣乐观主义也是如此。当你掌握了码烈主义，你就能通过辩证法，逐步战胜困难和敌人。笔住席的歌鸣乐观主义来自于他在多次围剿中打败敌人，尽管党内错误路线带来重大损失，但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团结党内同志，他最终克服了党内分裂，取得了胜利。笔住席之所以有信心，是因为他看到码烈主义不仅帮

助我们认识世界，也指导我们改造世界。歌鸣乐观主义的成就感和信心来自于不断斗争中取得的成果。如果你不了解世界的客观规律，只会到处碰壁，抱怨世界与你作对。而真正掌握了唯物辩证法后，你就会通过组织群众，逐步积累成就，并从中获得信心。”

尼古拉耶诺夫和飞鸣镝老师发言后，主持人请KO同志（音译）发言。KO同志提出：“我发现两种情况可能让歌鸣乐观主义受到挫折。一是看到一些人对码烈主义的曲解，试图用黑格尔的辩证法替代马克思主义，这些人分歧不断，令人感到挫败。二是，虽然我们看到群众斗争，但有时却无法积极参与其中，歌鸣乐观精神因此受到打击。飞鸣镝老师，您对此有什么建议吗？”

飞鸣镝老师回答道：“有些人并不在乎真理，他们争论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寻求真理，而是为了争夺权威，掌握解释权。因此，面对这些胡说八道的人，讨论是徒劳的。在网络时代，有些人通过辩论争夺眼球，这是他们的谋生手段。这样的机会主义者追求的是粉丝和流量，他们并不在乎真理，只是在乎自己的名声和影响力。他们需要吸引粉丝，以增加广告收入。所以我称之为“粉丝经济学”，或者“流量经济学”。这些人并不关心什么是真理，而是关心自己有多少信徒。他们尤其在文科领域更容易表现出来，而在理工科领域，人们关注的则是理论是否能被实践所验证，而不是谁的嗓门更大、辩论技巧更好。

因此，与这些机会主义者辩论只是在浪费时间，因为他们的目标不是为了寻找真理。我们不需要浪费时间与他们纠缠，而应该专注于那些真正需要我们帮助、能够接受真理的人。对于那些有些糊涂、需要引导的人，我们应该清楚自己观点的来源，分析他们的立场、世界观和方法论。如果他们的立场正确，我们是有可能通过斗争让大家达到共识的。即使是无政府主义者或其他类似的思想，只要他们反对滋苯主义，我们就可以找到共同的工作基础，并且他们的思想是可以改变的。

但机会主义者胡搅蛮缠，我们就不必理会了，因为那只是在浪费时间。

至于你提到的第二个问题——作为学生，难以投入工人斗争中，产生挫败感。首先，不要着急，歌鸣工作是长期的。比如在菲律宾，工人运动虽然有共产党的参与，但绝大多数罢工并非由共产党领导。就像笔住席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时发现，大部分农民运动并不是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而是自发的群众运动。共产党之所以能够起到作用，是因为有大量的群众基础存在，而码烈笔主义者则是在群众运动的基础上，通过自己影响力的地方做出更好的成绩。

工人运动中，党之所以能取得威望，是因为它比自发的斗争更加成功，更有持久性。即便菲律宾共产党目前没有取得政权，但他们通过半个世纪的坚持，已经在工会和工人运动中产生了重要影响力。因此，

不要认为所有的工人斗争都必须由共产党领导。事实上，正是因为有自发的群众运动，才为歌鸣提供了基础。

当你觉得左派影响力有限时，一方面可以说左派目前确实影响不大，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能看到左派的潜力是巨大的。这就像看一个半满的瓶子，你可以说它是“半空的”，也可以说它是“已经有一半满了”。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这就是辩证法。我们要看到左派的未来发展空间是巨大的，同时也要认清当前的挑战。群众运动的广泛存在说明了歌鸣的潜力，而左派的任务就是在这些运动中找到方向和机会，逐步扩大影响力。

（有同志在此发言）好吧。非常感谢飞鸣镝老师。感谢。

KO 同志的提问和飞鸣镝老师的精彩回答之后，接下来请带文字的同志发言。如果暂时没有发言，接下来请方块人同志发言。方块人同志（音译）在吗？

方块人：“是我，我有个问题。最近看到了一个讨论无铲届集和小滋铲届集矛盾的说法，具体涉及到家庭矛盾。比如说，小滋铲届集的父母希望子女继承他们的生活方式，继续成为小滋铲届集，但现实情况是子女不得不成为无铲届集。于是父母逼迫子女拼命奋斗，甚至送他们去参加一些类似日照书院这样的培训。我觉得这矛盾很尖锐，有人说这是无铲届

集和小滋铲届集的矛盾，飞鸣镝老师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飞鸣镝老师答道：“首先，我们要弄清楚‘小滋铲届集’的定义。现在网上很多人使用这个词时，并没有从码烈笔主义的视角去分析生产关系，而是把某种生活方式看作是‘小滋铲届集’。你能不能解释一下这里的小滋铲届集的定义？”

方块人同志回复：“没具体说过定义。”

“好吧，那我只能猜测一下了。很多人，包括年轻人，一方面需要认识世界，另一方面也需要学会正确划分和处理不同性质的矛盾。家庭内部的矛盾，特别是涉及思想上的分歧，处理时需要注意策略。我们不能指望身边的亲友都能像我们一样觉悟迅速，这是不现实的。就像我们在处理与工人群众的关系时一样，需要耐心和理解。”

“你提到的小滋铲届集，如果我们从码烈主义的角度来看，它指的是那些既不雇佣别人，也不被别人雇佣，拥有独立的生活条件，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谋生，比如小商贩、艺术家或通过自媒体谋生的人。这种‘小资’不应仅仅基于生活方式来定义。”

“很多人把生活习惯，比如喝咖啡、看美国大片、喜欢日本动漫等，归为‘小资’，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对于家庭中的矛盾，特别是青年与长辈之间的冲突，要学会抓住主要矛盾，而不是事事顶撞。比如，在面对家庭逼婚或强迫你做违背意愿的事

时，该反抗就得反抗，但要学会有理、有利、有节，懂得如何用辩证法处理问题。”

飞鸣镝老师继续说道：“家庭矛盾不应被激化，要通过沟通化解矛盾。让对方理解你的想法，找到解决矛盾的办法，因为家庭内部的矛盾并不是主要矛盾。通过理解和沟通，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灵活运用辩证法。”

方块人补充：“我想问，这种矛盾是届集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呢？”

飞鸣镝老师回答：“如果没有明确定义小滋铲届集，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无铲届集和小滋铲届集之间的矛盾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小滋铲届集不是统治届集，他们往往是同盟者。所以，简单地说，这并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

主持人感谢飞鸣镝老师的精彩解答，并提醒大家，时间有限，请接下来的发言尽量简短。接下来请十元同志发言。

十元同志（音译）说道：“飞鸣镝老师好，今天我们讨论的是歌鸣乐观主义的问题。我最近遇到一些同志，他们对歌鸣的前景非常乐观，但对歌鸣中的某些战役或细节感到十分悲观，甚至有自杀的想法。有些人已经尝试了三四次自杀了。大多数这些人是知识分子，没有深入参与工人群众运动。我想问，这种情况正常吗？需要纠正吗？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家庭的。很多同志对歌鸣前景很乐观，但对现实很迷

茫，想脱离家庭，却不知道如何做到。您怎么看这些问题？”

飞鸣镝老师听完后回应：“哎呀，你净提难题啊。我哪知道啊，这种情况其实很普遍。30 年代、40 年代，很多人参加歌鸣是因为受到家庭或社会的打击，甚至到了自杀的边缘。他们有的人最终冲出去，冒着生命危险前往陕北、延安，参加抗大。很多歌鸣者之所以加入歌鸣，是因为无法忍受各种压迫和绝望。那么，面对这些想法和现象，该怎么处理呢？我们必须从码烈主义的角度分析这些问题。为什么有些人会感到痛苦，甚至想不通？其本质上是届集压迫的表现。压迫导致了人们的绝望、无力感，有些人选择了自杀。这是一种对压迫的反应，但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至于心理学和码烈主义的关系，我一直在困惑。心理学能帮助我们理解人们的情感和内部矛盾，但它不能从根本上解释届集斗争。把一切归结为心理问题是不对的，因为这掩盖了届集压迫的本质。像富士康那十几起跳楼事件，就是届集压迫的表现之一。歌鸣者的任务就是引导这些有绝望情绪的人，让他们认识到，这种绝望源自届集社会的压迫。我们要帮助他们看到，自己并非无力，只是还没有找到正确的反抗方式。与其选择自杀，不如勇敢地反抗。”

飞鸣镝老师补充道：“至于你提到的第二个问题，我忘了是什么了。”

捣乱者插话："飞鸣镝老师，汉熬的小米好吃吗？"

"不要插麦，不要插麦。"主持人继续说："第二个问题是在延伸第一个问题：在学业和家庭的压力下，很多人感到迷茫和悲观，甚至想要脱离家庭。这种情绪是正常的吗？能克服吗？"

飞鸣镝老师回应："当然是正常的。我也曾经经历过这种信仰危机，在八九十年代，我真是陷入了深渊般的绝望。当时我体会到什么叫做真正的绝望。后来，我通过学习码烈主义，看到人民群众逐渐觉醒和反抗，哪怕是微小的反抗行动，都给了我巨大的鼓励，让我看到了希望。"

"要克服这种悲观情绪，首先要具体了解每个人的情况。空洞的劝解，比如'你别那么想'，往往是无效的。很多人睡不着觉，别人让他'别胡思乱想'，但他控制不住。要真正帮助这些人，必须了解他们的具体处境，找出问题的根源。否则说再多也是无用的。"

主持人感谢飞鸣镝老师的发言，并邀请下一位发言人："接下来请地球村支书（音译）发言，地球村支书在吗？"

没有回应后，主持人继续："接下来请蓝精灵同志（音译）发言。"

蓝精灵问："飞鸣镝老师，今晚讨论了很多理论问题，我想听您讲讲实际的事情。您在美国待过，能

谈谈您对美国滋苯主义的看法吗？美国的工人届集的届集意识与崛起国的工人届集相比，您觉得有什么差距呢？虽然崛起国的届集压迫更严重，但崛起国工人的反抗声音似乎更小。而美国那边有工会，每年都有很大的声势。您怎么看这些差异呢？”

飞鸣镝老师回答：“差别确实很大。我认为崛起国工人的届集觉悟比美国工人要高得多。你别看美国有工会，但实际上，美国的工会并没有真正威胁到滋苯主义的根本利益。一个政权越巩固，它越自信，允许不同的声音存在，因为这些声音并没有真正威胁到它的统治。在美国，工会的存在不代表工人届集的胜利，恰恰是因为工会不能威胁滋苯家的利益，所以滋苯家允许工会存在。早期的美国工人斗争，比如 1910 年的煤矿工人大罢工，工人和滋苯家斗争得非常激烈，甚至用武器对抗。但后来，滋苯家妥协了，允许工会的存在，这也是为了防止像十月歌鸣那样的彻底歌鸣发生。工会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是帮助滋苯家规范工人的抗争行为。工会在签订合同期间，禁止罢工，否则工会领导会受到严厉处罚。这样，工人运动被控制在滋苯家的规则范围内。”

飞鸣镝老师继续说道：“在崛起国，工人的觉悟可能没有美国工人表现得那么明显，但崛起国的工人届集比美国工人有着更深刻的届集意识。美国的工人运动看似声势浩大，但它的影响力其实被滋苯家有效控制住了。咱们工会协同一般是两年或三年

到期，到了期限，我们就进行谈判。如果谈成了，大家就不罢工；如果谈不成，我们就罢工。而且工会罢工，我这边也有准备。他们通过这种方式，把工人的凌乱、随机行动变成了有序可控的斗争成果。

今天，国内的情况虽然不便多说，但表面上看工人是服服帖帖的，实际上你看到的是实名制、到处安装的摄像头、各种监视手段，这就说明了他们有多害怕。草木皆兵的状态，正是统治届集对人民力量的恐惧。

相比之下，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作为超级大国，他们能够转嫁危机，因此相对宽容一些。我亲身经历过 911 事件后美国的变化，突然间整个国家变得非常紧张，连开玩笑都不允许了，那个自信和幽默感瞬间消失了。所以，统治届集允许不同声音的前提是这些声音不威胁到他们的利益。

最自信的统治时代，我认为是 10 年那个时期，北方有苏联的军队压境，南方有越南战场，东边有台湾的威胁，但毛住席竟然敢发动亿万人民参加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那种自信在历史上是无与伦比的。”

主持人提醒道：“老师，稍微偏题了。谢谢您的回答。”

一位发言者问道：“飞鸣镝老师，前几天我在 B 站听了您唱《红灯记》的片段，觉得您唱得很好。如果以后有机会，能不能多唱几段发上去呢？”

飞鸣镝老师笑答："好，有机会再说。"

主持人继续："谢谢飞鸣镝老师的精彩答复。接下来请新秀群友（音译）发言。"

新秀群友说："大家新年好。我一直跟同学们说飞鸣镝老师是跨越两个时代、风云变幻的人物，是两个国家、四个时代的见证者。我的问题是，最近在学习中，感觉到一种矛盾。我一方面觉得学习为了挣钱、找工作动力不足，但如果不去想这些，只是单纯学习，又觉得好像和自己的思想有冲突。尤其是当家里人希望我找份安稳的工作时，这种矛盾感更加明显。老师，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飞鸣镝老师回应："我不太清楚你具体的问题。你说有些群众觉得生活挺好的，那就不要去打扰他们。我们码烈主义者不是故意找茬的人，而是看到群众受到了压迫，才去帮助他们认识压迫的原因。压迫是我们的工作重点，而不是无事生非。有些人可能感觉不到压迫，那你去改变他们是浪费时间。如果有人愿意当奴隶，觉得当奴隶挺好，那我们也没必要费劲去改变他们。我们要关注的，是那些真正感受到压迫、并且需要我们帮助的人。群众在他们自身的实践中，尤其是当他们受到压迫和打击时，才会觉醒。我们码烈主义者的任务不是见到每个人就去讲道理，而是帮助那些真正感受到压迫的人，提高他们的认识，帮助他们解决问题。觉悟往往来自于社会的毒

打，当人们真正经历了这些苦难，他们才有可能意识到问题的根源。”

主持人感谢飞鸣镝老师的精彩解答后，邀请公司泡面群友（音译）发言。公司泡面群友说道：“我今天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毛住席曾讲到我们不仅要读码烈主义，还要接触反面的东西。这道理我明白，但我害怕接触反面的东西会把我带偏。毛住席也说过，‘不要打预防针，受点影响才好’，但我还是有点担心。因为这不像科学定律一样明确，比如万有引力无法否认，但反面思想很容易带偏人。第二个问题是，我现在还是学生，政治立场鲜明，站在无铲届集一边。但我害怕以后参加工作，特别是如果我有了高薪稳定的工作，不知道还能不能坚持现在的立场，怕走上自私自利的道路。”

飞鸣镝老师回答：“我没有灵丹妙药。但不接触反面的东西，对码烈主义的认识就不够深刻。我有过深刻的体会。小时候，我接触的全是正面的东西，缺少足够的防御机制。后来到了美国，滋苯主义思想的冲击让我一步步退缩。也是在与这些思想体系的斗争中，我才慢慢回归码烈主义。”

“作为码烈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害怕接触反面的东西。通过了解反面的观点，你会更清楚码烈主义的正确性。知己知彼，才能更深刻地理解问题。右派的很多论调，经过对比后你会发现，幼稚、唯心主义的错误很明显。所以，不要害怕接触这些反面思想。”

“至于你担心以后走上社会时的立场问题，这确实是一个挑战。学生阶段的立场没经过实际检验，等你进入社会、面对利益冲突，才是真正的考验。我在不同的阶段也曾动摇过，但重要的是能够在批评和自我反省中，重新认识自己，回归正确的道路。”

“我们都会面临现实的考验，比如解放后那些老师们，为争权夺利改变了很多。每个人都会受到环境的影响，我们要学会主动找同志帮忙分析自己的行为是否正确。经常怀疑自己，经常照镜子，这就是最好的办法。没有灵丹妙药，但通过自我反省和集体监督，我们可以防止走上错误的道路。”

主持人随后代问：“有群友想请教飞鸣镝老师，关于‘码烈主义者应该是现实中的悲观主义者，理论上的乐观主义者’这句话，您怎么看？”

飞鸣镝老师回答：“我不太理解为什么会说现实中的码烈主义者是悲观主义者。刚才我们谈到，真正融入工人届集的人，看到他们的压迫，会感到愤怒和伤心，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是悲观的。我们是因为看到了群众的压迫，才会努力去改变这个现实，这种积极行动怎么会是悲观主义呢？”

“你非常愤怒，但说到悲观，我就不太懂这个悲观到底是什么意思了。有一点儿像“恨铁不成钢”，好像老百姓怎么看不到自己的届集力量啊，等等的抱怨。这个悲观情绪，我可以理解，但我不认同。”

“你看，我在工厂里边儿——在美国的车辆厂工作的时候，我们的工会跟厂方要打合同，厂方逼着我们减薪，砍我们的工资。你也可以看到，工人们的反抗。所以，当你真正深入到工人里边，融入他们，你就会看到他们的反抗力量。因此，你要从工人届集的实际斗争中看到希望，而不是觉得他们应该怎么做。如果你觉得他们怎么不跟你看的一样，你就变得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对群众感到失望。这我不认同。如果你是悲观的，那很有可能是你的方向路线错了。这是我的感觉。”

好的，谢谢飞鸣镝老师。接下来是另一位群友的提问。之前有人问，飞鸣镝老师能否谈谈在 XXYY 厂和美国的感觉有什么不一样？您能简单回答一下吗？

“这个问题我在网上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就不用重复太多。你可以在 B 站搜我的讲座，尤其是广州中山大讲堂的那次。我也在那里详细讲过这个问题。”

“基本上，早期人们喜欢比的是在美国挣多少钱，在 XXYY 厂挣多少钱。XXYY 厂的最高工资是 32 块 6 毛 1，我是二级工，两年下来工资也就 38 块 6 毛 1。而在美国，我一小时的工资就相当于这儿的工资，没法比，真的没法比。但是生活成本也不一样。我在美国挣的工资，三分之一扣了税，剩下 4 块多，但不到一年我就能攒够钱买一辆小汽车，还能攒够

钱回崛起国探亲。在崛起国当时，工资基本上就够伙食费，别的真做不了什么。那时候崛起国还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绝大多数人口从事农业，社会地位也完全不同。”

“在美国，你要看老板的眼色。可在毛住席时代，当工人，你是真正的国家主人。有些知识分子不认同这个观点，他们说工人届集从来没有真正当家做主过，不是领导届集。他们的论据是工产党的领袖里有几个是工人出身的，这样看是不对的。如果你按照这种标准，英国工党执政时是不是工人届集当家做主呢？因为工党基本上都是工人选上去的。可实际上，英国工党是蒂帼注义者。”

“我们要看哪个届集有话语权，决策权。在毛择栋时代，工人届集当家做主不是口头说说的，你得有证据。比如，我后来研究纹歌的历史，纹歌期间，各地打派仗，上海的财务机场，两派打得不亦乐乎，一派把另一派赶出去了。全国各地都有派仗发生。你以为当工人当家做主是什么样子？很多人拿他们理想中的状态来衡量，还觉得必须是选举、必须是这样那样。可是问题是，真正当家做主并不是这样简单的理想状态。”

“工人当家做主，两派群众意见不一致，互相往死里打，你让他们去打选举？这很幼稚。如果工人届集不学会正确划分和处理两类矛盾，它终究会丧失自己的政权。纹歌中打派仗虽然不好，但它是毛择栋

时代工人届集当家做主的最有力证据。打派仗，虽然不理想，但它证明了工人有当家做主的权利，也有当家做主的行动。”

“打派仗属于内战。你想，历史上什么时候会有内战？要么是滋铲届集之间的内战，比如美国的南北战争，或者是蒂帼注义的战争。另一种内战是统治届集和被压迫届集之间的战争，比如崛起国的内战，蒋介石与共产党之间的战争，统治届集与被压迫届集之间的较量。而纹骅大歌鸣中的派仗，哪一边是统治届集呢？其实双方都是工人届集。否则，内战打不起来。两派在美国工厂里要是打起来，人家直接拿机关枪扫射，给你打派仗的机会？在滋铲届集掌权的地方，你根本没有打派仗的资格。”

“所以，毛择栋时代，工人届集确实是统治届集。这是最大的差别。”

好的，谢谢飞鸣镝老师的耐心解读。

接下来请猫科动物在行动的群友进行发言。请问猫科动物？能听到吗？

“听见，听见。就是我个人认为，歌鸣乐观主义应该是要落实在现实中的，从两个方面来说，他对这两个方面的把握是比较好的。比如，码烈主义在崛起国的传播问题，涉及到官僚和崛起国封建思想的对立统一，以及斗争过程中的问题。其实我组织能力还不太行，可能表达得不太清楚。我想说的是关于码烈主义在崛起国的群众基础问题，有什么好的见解

吗？怎么才能加大群众基础，来对抗旧思想，实现这种思想的替换过程？”

飞鸣镝：“这个问题比较抽象，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首先，你必须认识到，现在掌握话语权的是滋铲届集。这是前提。所以你想传播码烈主义，就要和滋铲届集的思想意识形态作斗争。但你没有政权，所以你的斗争只能在歌鸣队伍内部，或者在群众当中产生影响。你尽力而为，但在这个过程中有些话不能说得太直接，有些东西需要一定程度的含蓄表达。你可以谈历史，谈抽象的理论，或者谈国外的经验，这些都是传播码烈主义的途径，而不是那些带有欺骗性质的说辞。”

“我觉得，真正的说服力必须通过现实的斗争来展现。如果只是停留在理论上的讨论，特别是对学生来说，往往只是理论对理论，这样的认识是不巩固的。但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他们从现实中体会到的压迫、看到的反抗，才是真正的码烈主义课堂。因此，现实斗争是码烈主义最好的课堂。”

“至于其他方面，离开了歌鸣实践，离开了现实的届集斗争，谈论这些问题就变成了一种经验性的讨论，我觉得没有太大意义。我可能没有完全理解你的问题，以上就是我的观点。”

主持人：“接下来请托米哥提问发言。”

托米哥：“就今天的主题，我有一些自己的看法，想发表一下。我认为，歌鸣乐观主义就是码烈毛主义

者认清自己的历史责任。对于网络上左右之争，或者一些右派和反动派对我们码烈笔主义者的攻击，其实我个人认为，咱们没有必要在意这些声音，毕竟我们不靠他们。我们归根结底，还是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而且，码烈笔主义者对这个世界的物质运动有自己的看法，并且历史中的无数次社会实践已经证明了我们的理论是有用的。歌鸣乐观主义精神，不仅是码烈笔主义者对自己历史责任的清晰认知和定位，还包括我们已经掌握了敌人的根本所在。我个人认为，我们已经掌握了敌人最根本的东西，并且我们终将彻底消灭他们。”

主持人补充道：“感谢这位群友的发言，请问飞鸣镝老师有什么补充或总结吗？”

飞鸣镝：“我没有太多补充，大家的发言都很好，问题提得也很有意思。有时大家的问题逼着我们去思考，至少对我来说，很多问题是我以前没接触过或者没想到过的。这种互相交流非常有意义。刚才谈到的歌鸣乐观主义，我觉得总结得很好。我自己也有同样的感受。现在我看到，各种形式的群众反抗，尤其是自发的、下意识的反抗，都是鼓励我们工作的动力。对我来说，这种群众的觉醒是歌鸣乐观主义的最根本动力。为什么乐观？因为我看到人民在觉醒。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觉醒的时代，这是我乐观的最根本原因。“

“不能从信仰出发，要坚定自己的信仰。这信仰如果错了，你坚定什么呀？对吧？你非要走一条死路。很多人我见过，监视着宗教信仰，他们的信仰还是非常深的。你像那些从西方到崛起国来的传教士，人家离开了那么优越的生活条件，跑到崛起国来，跑到世界各地去传教，他们的信仰才是厉害的。对吧？”

“但是呢，那些信仰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不是唯物主义的信仰。所以呢，我对码烈主义的看法是，它不是一个信仰问题。就像我们学物理、化学、数学，它不是一个信仰问题。我是用同样的态度看待它的。码烈主义是对社会现象的一种客观总结和认识。这种认识使我们看到了前途，看到了希望，看到了社会的矛盾，知道社会发展的前景是什么。但是这里面会有很多障碍，因为届集斗争嘛。各个届集都是在博弈的过程中互相较量。你有你的打法，他有他的打法。有了十月歌鸣以后，全世界的滋铲届集改变了他们对付工人届集的方法。他们再也不能愚蠢地让工人届集轻易掌握政权，所以德国的歌鸣就被镇压下去了，那是 1918 年。崛起国歌鸣成功了，印度就不敢犯同样的错误了。所以印度没有完成它的土地歌鸣。有了苏联崩溃的教训，其他国家的统治届集也不敢走同样的路。所以届集斗争就是一种互相博弈，互相总结经验，它不会完全照抄原来的作业，而是会有新的说法和办法出现。”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作为码烈芼主义者，应该总结经验教训，去应对新的情况和现实。尽管这些情况和过去不完全一样，但本质上变化不大。我们仍然处于蒂帼注义时代，斗争的方法和策略可能会有新的变化。列宁搞的真理报是当时的传播工具，那时候识字的人也不多，报纸传播比较难。今天是网络时代，如何在网络时代传播码烈主义是一个全新的话题。”

“滋铲届集和无铲届集斗争时，他们也总结了许多经验，知道怎么去制服无铲届集。反码烈主义的思想意识形态也在和码烈主义交锋后学到了新的斗争方式。因此，我们需要识破这些形形色色的假马克思主义者，假码烈芼主义者。各种投机分子、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特别多，怎么去区分和识别他们呢？这非常错综复杂。”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话越来越真实，不是空话。前途是光明的，因为我们看到了人民的觉醒；道路是曲折的，因为我们看到了斗争的复杂性。你每天都能看到披着码烈主义外衣、打着芼择栋旗号的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还有那些认识不清的人。他们并不认同码烈主义，但他们在反抗。所以，我们必须团结大多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识别真假码烈主义，用码烈主义的武器去揭穿这些骗子。这需要大家一方面学习码烈主义经典，一方面深入现实斗争，研究和分析。因

此，“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并不是空洞的说辞，而是一个高度的总结。它本身就是辩证法。”

“好吧，我今天就讲到这里，9 点了，70 岁真挺不住了。”

主持人发表结束语：“好的，感谢飞鸣镝老师的精彩发言，也感谢各位群友的热情参与。今晚的座谈会就到此结束，谢谢各位的参与。再见。”